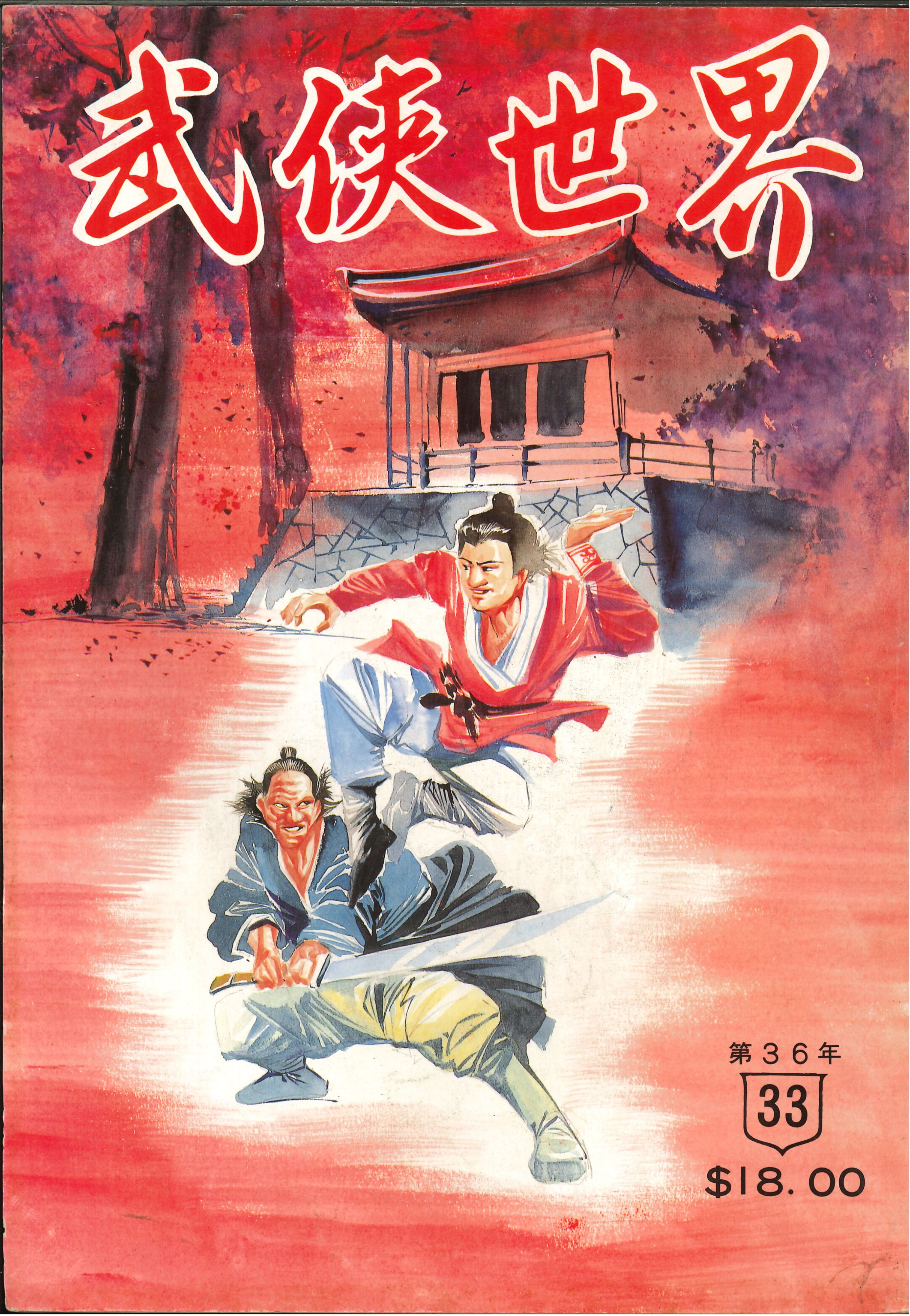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6年
33
$18.00

編者話 今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郭子儀傳奇之二「青龍白虎」。郭子儀等三師姐弟十年學藝，已足可縱橫天下，無極神僧心知「天龍地龍血煞」將屆，拯救天下蒼生之重任將落在幾個徒兒身上，臨走密示李梅花勘察李世民陵墓後，放膽入長安求取功名……熟知歷史故事的讀友定知道「安史之亂」，蕭玉寒先生用偈詩、讖語輔以生動活潑的題材，描繪了一幅波瀾壯闊的宮廷之變，將演變的來龍去脈闡述得有聲有色，欲知郭子儀等人如何建功立業，請欣賞本文。

* * *

今期選刊余破浪先生繼「斧霸征歌」的惜玉天王故事「天王傳奇」。葉璧天敗在千般恩怨，萬種情仇，翡翠城一戰後他亦不知所踪，請繼續欣賞未完的故事。

石破天先生撰著的短篇「鷹飛龍騰」精采的大結局刊於本期，切莫錯過。

* * *

下期將刊石中奇先生撰著的「末路王孫」。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3.12.21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33期
(總號184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青龍白虎

郭子儀傳奇故事之二／蕭玉寒・文　可飛・圖



天龍地龍

華州（今陝西省）禮泉縣城東北五十里外的梁山，高達四百丈，孤峯突兀，高聳迴絕。遠遠望去，形似龍盤，又如虎踞，氣勢孤高險絕。

這梁山之巔，聳立一座雄偉皇陵，便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

秋高氣爽，清風陣陣，在這絕佳郊遊時節，二男一女，三條飄幻身影，正風馳電掣般向梁山掠去。這三人便是一代高僧無極神僧的三位高足——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

三人自辭師下崑崙山，因無極神僧揭示，梁山上隱伏驚天奧秘，三人的人世歷練，首先便選定梁山了。

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輕功極高，不消片刻，便掠上高達四百丈的梁山巔。

煞氣化聚

放眼望去，但見梁山東面兩翼略低，山巒起伏，溝壑縱橫，三峯突兀而立，倚山傍水。主峯正北面，高聳一座宏偉皇陵，皇陵正中一門闕上金漆書「昭陵」二字，四周更有「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門捍護。於陵前望去，羣山逶迤，十分廣闊，更顯主峯昭陵的孤聳傲視，猶如君臨天下的威雄氣勢。

郭子儀自小飽讀經書，涉獵甚廣，他一見「昭陵」二字，便對李梅花道：「大師姐，這豈非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嗎？」

李梅花微笑點頭，郭子儀又道：「這一代英皇的陵墓，到底隱伏什麼驚天奧秘呢？」

李梅花沉吟道：「師傅確有揭示，但到底是甚奧秘，尚須仔細勘察。」

李梅花說罷，即掠上高處，縱目向四周遠眺。但見梁山面向莽莽崑崙，北有涇河環繞，南有惠水廻曲；東面更氣勢磅礴，但見黃河自北向南，形如黃龍直下，至風陵渡作廻環向東而去，成了一個偌大的曲環袋底，在袋底之頂，射出一道黃水，便即渭河，形如黃龍起伏盤旋，直向梁山這面奔騰而來。

李梅花目睹之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按「九玄秘笈」上「地脈篇」所論，地脈以山爲骨，以水爲脈絡，梁山本身已風骨崢嶸，再面向莽莽崑崙，崑崙乃中華地脈之祖，梁山根骨之渾厚，已達巔峯境界。再者二面環水，九曲縈廻，東面渭河，起自黃河廻環之袋底，直奔梁山而來，盡得黃河磅礴之血脈，則梁山風水根骨之佳，已堪稱登峯造極矣！李世民得此陵墓，可謂眼光獨到，唐朝李氏江山，自可保國運長久，怎的卻有驚天異變發生呢？

李梅花轉而又思忖道：想唐朝自高祖李淵登基，唐太宗李世民繼位，他可算一代明君，終有貞觀之治；再傳其子高宗李治，中規中矩，可惜優柔寡斷，致有「武則天之亂」，李氏子孫除武則天嫡出者外，幾乎死絕。再而由武則天嫡子中宗李顯繼位，復有韋后亂世，再傳於睿宗李旦，因第三子李隆基平亂有功，立爲太子，繼位爲玄宗。玄宗李隆基繼位至今，已達二、三十年，其治世亦可稱英明，致有「開元盛世」，天下太平，爲甚師傅卻預示行將有驚天劇變呢？其兆應於何處？又如何印證？如何化解呢？

李梅花苦思之下，到底一時難明究竟。她沉吟良久，忽地取出隨身携帶的「九玄盤」，按「九玄秘笈」之「地脈篇」所示，依五行八卦方位，在昭陵四周測度起來。

郭子儀、李光弼二人，但見李梅花手執那小圓盤，在昭陵周遭游走，俯仰起伏，掠行不息，均甚感驚奇，暗道：大師姐這是弄甚玄虛呢？

李梅花此際已沉迷於勘察地脈中，根本不知亦不理郭子儀、李光弼二人的驚疑。她手執「九玄盤」，從昭陵的北面起測度，再掠去東面，轉到南面，「九玄盤」上均並無異狀。

李梅花深信師傅無極神僧的判斷，因此毫不猶豫，從南面一掠，轉到西面。她展開「九玄盤」，在昭陵的「白虎門」前面一放，突然「九玄盤」上的「天、地、時」三針，重疊成一線，呼地旋轉一周，然後定定的指向西面，絲毫不再移動了。

李梅花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按「九玄秘笈」上所述，凡於龍脈結聚之地，「天、地、時」三針不向裏而向外，則所指方向，必有一股足以尅制該處龍脈風水地的强猛煞氣，兩者相衝相撞之下，其所牽動的子孫血脈，必有一番驚世劇變！如此豈非預示西面暗伏一股足以尅制李氏血脈子孫的强大煞氣嗎？

李梅花心念電轉，她也毫不遲疑，身形驟起，呼地一下，便風馳電掣地向西面掠去了。

郭子儀、李光弼二人一見，更感驚駭，又唯恐李梅花有甚兇險，只好連忙縱身跟上前去。

李梅花在前，郭子儀、李光弼二人在後，一路向西面掠去，快如電奔。

不一會，只見前面的李梅花毫不猶豫地掠上一座山峯。

郭子儀、李光弼二人隨後跟了上來。兩人縱目一看，只見一座陵墓，依山修築，規模宏偉，氣派不凡，陵墓前卻豎了兩塊墓碑。一塊墓碑上刻「唐高宗李治陵寢」七字，另一塊併立的卻是一塊空空如也

的「無字碑」。而大師姐李梅花此刻正佇立於「無字碑」下面，凝神目注，卻默然不語。

郭子儀雖不精於「地脈」之道，但他博覽羣書，一見「無字碑」，便輕聲叫道：「這無字碑，不就是唯一做女皇武則天所豎麼？」

李梅花也不答話，她也無暇理會郭子儀的疑惑，因爲此時她手執的「九玄盤」，「天、地、時」三針重疊成一線，正筆直指向那「無字碑」！

至此，李梅花心中已再無懷疑，可作斷然結論了。她暗道：當今朝廷坐帝位的，按血脈溯源，均是李世民的嫡傳血脈，而李世民又與武則天有過妃嬪之緣，如今「煞氣」發自武則天，直犯李世民的「昭陵」，則凡屬李世民的嫡傳子孫血脈，均難逃此威烈煞劫矣！

李梅花轉念之際，那「無字碑」上，忽然冒出一道紅光，異常猛烈，色艷如鮮血，嗤的一聲，向東面電射而去，其威勢令人驚心動魄！

李梅花一見，立刻嬌叱一聲道：「快！追踪赤光，且看其射落何地！」

話音未落，李梅花已飛掠而起，快如閃電，向那赤光追踪而去。

郭子儀、李光弼二人亦連忙展開輕功，隨後飛掠追趕。

此時，赤光在前，李梅花緊咬不放，後面是風馳電掣的郭子儀、李光弼，一女二男，追光電奔，其狀簡直駭人聽聞。

三人追了一會，前面那「赤光」忽地在一個山坡上一沉一廻，打了個旋，又嗤嗤的向東面射去。

李梅花的身形驀地一頓，她運功極目一瞧，只見「赤光」已逕直射向廿里外的昭陵上去了。至此，李梅花已毫無疑惑，確證原自武則天與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正有一股威烈的煞氣，直侵李世民的「昭陵」，但屬李世民嫡系子孫血脈，均難逃一場驚天浩劫了！但到底是甚驚天浩劫呢？李梅花仍感迷惑，她怔怔的在「赤光」廻沉旋轉的山坡上凝立不動。

郭子儀、李光弼此時亦追了上來。郭子儀忙道：「大師姐！剛才那赤光分明在此山坡上一沉，然後再射向東面的昭陵，到底預兆什麼呢？」

李梅花一聽，她知郭子儀功力之高，絕不在她之下，他既然亦有此發現，那便斷無差錯的了。她因此不由暗道：不錯啊！那「赤光」沉旋此地，必有所預兆，絕不可輕輕錯過了！李梅花忽然問道：「子儀弟！你認得赤光沉旋之處麼？」

郭子儀略一察辨，便決然的道：「我認得了！赤光剛才沉降之處，便是右面百丈遠的那塊赤石上面！」

李梅花一聽，毫不遲疑，向那赤石掠去。她走近赤石一看，但見赤石的一面，被燒得烏黑一片，猶如被電光劃過似的。她伸出手去，摸一摸被燒焦的石面，一層石粉隨手掉落，上面竟現出幾行字跡！李梅花仔細一看，不由怔怔的呆住了。

此時郭子儀和李光弼亦湊近來，李光弼急道：「大師姐，到底有甚驚人發現？」

李梅花伸手指指石上的字跡，喃喃的道：「哎！讖語現世，浩劫降臨，只怕已避無可避了！」

郭子儀向赤石上看，只見石上的字跡道：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毡，毡上有千錢。

郭子儀自小文才不凡，但卻竟然無法悟悉這十七字的含意。他無奈向李梅花問道：「大師姐，這十七字到底有甚隱意？」

李梅花微歎口氣，道：「這十七字，乃『赤光』掠過，留下的讖語，其中隱喻有一人物，本來小如『燕』，卻欲一飛衝天，而由此將引發天下一場劇變，非常慘烈，以至連『天上之女』，亦躺於『白毡』之上，亦即亡逝於此劫！」

郭子儀若有所悟道：「雖然有此劇變，但爲甚斷認異常慘烈呢？」

李梅花苦笑道：「子儀弟，你試想想，所謂『天上女兒』，是否尊貴無比？若非皇孫公主，便是帝皇妃嬪矣，既然連此女亦亡於此劫，可知這一場浩劫的慘烈了！」

郭子儀一聽，不由大吃一驚，道：「不錯！假如連皇族亦受如此浩劫，則天下百姓，豈非白骨遍地嗎？如此則蒼生危矣！大師姐，莫非這便是師傅揭示的驚天奧秘麼？可有甚辦法化解呢？」

李光弼亦接口道：「是啊！梅花姐姐，若漢人有難，我李光弼怎能坐視不救呢？快說出解救的妙法啊！」

李梅花一聽，不由意味深長的笑了笑，然後才道：「師傅果然料事如神，他早就有一話要我待機而說了！」

郭子儀、李光弼二人忙道：「師傅有甚吩咐？」

李梅花微笑道：「師傅吩咐說，若於初悟驚天奧秘，欲求拯世化解之法，那便放膽東入長安，求取功名，爲國爲民，濟世救危！且不必猶豫，毅然決然，歷練去吧！師傅便如此吩咐呢。」

郭子儀、李光弼聽了，半晌作聲不得，兩人畢竟初涉世事，乍遇如此玄妙之秘，一時間尚感迷惑不

已。好一會，兩人才終於異口同聲道：「是，大師姐，既師傅如何訓示，不敢違逆，我等這便東入長安城，先行求取功名，打好濟世救危的根基吧！」

李梅花欣然一笑，也沒再發話。三人認準東面的唐都長安城，一路說說笑笑，一路欣賞八百里高原平川的風光，滿懷雄心大志決然去了。

* * *

唐都長安城，游人仕女，在灞橋兩岸、終南山下，春遊踏青；處處盛開碧桃丹杏，聲聲鶯歌燕語，一派開元盛世的太平景象。

距此時的廿六年前，長安城武則天兄弟武攸之的府第，忽然發生了一宗怪事。武攸之因武則天貴爲女皇之故，年僅二十五歲，便被封爲恒王，「恒」字是武則天親自賜封的，取其「永恒榮耀武家」之意。由此可見武則天與這位小弟弟的關係非同尋常了。同時武則天又不讓武攸之拋頭露面，干預朝政，因此直到武則天去世，與高宗李治合葬乾陵，高豎「無字碑」時武攸之尚可保住「恒王」的封祿，此時他已年登五十歲中晚年了。

武攸之一生安穩順遂，唯一的不足，是年過五十，尚無子嗣。夫人王氏，因自己老無所出，便極力主張武攸立之連娶了三房妾侍。可惜三位妾侍仍無所出，就連武攸之自己也心灰了。

但他最近新討的四夫人楊氏，卻不甘心，因此年僅二十歲深知若自己無所出，日後在武家無法立足。於是便極力主張武攸之想個「求子」的辦法，並對武攸之說，她聽說已仙逝的姑姑武則天，得葬高宗的乾陵，那是一處風水極佳的眞龍地脈，若得武則天的蔭庇，或可爲武家延續香燈血脈呢。

禁不住四夫人楊氏的鼓動，武攸之自己也心動了。於是揀了一個吉日，便與楊氏一道，偷偷潛上長安西北面的梁山，拜祭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但武攸之和楊氏拜的絕非高宗的陵碑，而是形如「無言問天」的武則天「無字碑」。

因爲武攸之深信，高宗李治雖與皇姐武則天合葬，但這位「姐夫」蔭庇的，決非武氏一脈，而是他李家的血脈子孫。而「皇姐」亦決不甘心她武氏血脈中落，因此假若有靈，必蔭武氏血脈無疑。

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正月，八十二歲的武則天在一場突發的宮廷政變中下台，她和高宗李治的第三子李顯復帝位，還政於李氏，武則天驚恨交集。到當年的十一月，武則天便孤清凄寂的死於洛陽西南的上陽宮仙居殿。

武則天去世後，有知機者極力反對武則天入葬高宗李治的乾陵，說若如此，必對李氏血脈子孫不利。但中宗李顯認爲，武則天是他的生母，斷無害兒的陰靈，與父親李治合葬，可收父母共蔭子孫血脈之奇效。因此不理反對，下旨爲武則天入葬乾陵，又爲她在陵前立了一塊「無字天碑」，取其「是非功過但無言問天」之意。

中宗李顯此舉固然有孝母之心，但他卻忽略了武則天爲了權力、榮譽，可比虎更毒食兒的本性，她在生時尚且殺盡李氏子孫血脈，她死後的「靈氣」，豈會佑庇李氏子孫呢？中宗李顯一步之錯，便給自己的兄弟、侄子輩，埋下驚天浩劫、禍根了。而武則天的胞弟武攸之，携妾楊氏，上乾陵求武則天蔭庇賜子嗣，便是這一場驚天浩劫的肇端了。

當下武攸之與四夫人楊氏，潛上梁山乾陵，悄悄跪於武則天的「無字天碑」前面，滿懷誠心崇敬，叩拜起來。

武攸之正與楊氏叩拜，忽然楊氏在抬頭之際，驚呼了一聲：「王爺！快看！無字碑上有血字呢！」

武攸之仰頭向高豎的無字碑一看，只見無字碑上，湧出絲絲赤紅的液體，更滙聚成字，分明是「吾將重臨李氏宮殿！嘿嘿呵呵！」這十二血字，於巨聳的無字碑上，顯得格外鮮紅、恐怖。

武攸之再細看時，無字碑上的血字已忽然消失不見。

楊氏不由驚得目瞪口呆，好一會才失聲叫道：「王爺！這是什麼兇兆？」

武攸之惶然的道：「哎！血字現於皇姐的無字碑，必定是皇姐的陰靈不息，向我示意了！但爲甚不露重臨武家之意，反而又再欲降臨李氏一脈呢？這到底是甚意思？好不教人驚疑！」

武攸之到底猜想不透，無奈只好與四夫人楊氏先行下山，返回長安的府第。武攸之深知此十二血字，與當今李氏皇脈有極大牽連，因此更不敢向外洩漏了。

不料自武攸之和楊氏上梁山乾陵祭武則天無字碑後十五個日夜，楊氏在一晚的子夜時分，突然在臥榻上一躍而起，掩臉驚呼道：「王爺！嚇煞妾身了！」

武攸之對這位年輕的小妾特別寵愛，聞聲忙道：「你夢見什麼了？」

楊氏道：「妾身正熟睡中，忽聞一陣怪嘯聲，把妾身驚醒了，抬眼一瞧，窗外西北面天際，忽然射來十二道血箭，每一道箭均鮮血淋漓，可怕之極！妾身大驚，欲張口呼喚王爺，不料口一張，那十二道血箭，竟嘯嘯的射入妾身的口中！

又颯颯的滾進腹中去了！王爺啊，這不是教人嚇煞麼？」

武攸之心中驚疑不已，他猛然醒起，窗外西北面，不正是皇姐武則天入葬的乾陵方向嗎？而且當日上乾陵拜祭求賜子嗣，無字碑上湧出的血字，又恰恰是「十二」之數，這到底是甚大兇兆呢？武攸之百思莫解，無奈只好安慰了楊氏幾句，摟着她重行入睡去了。

不料自這一晚的一個月後，楊氏忽然嘔吐大作，去請城中有名的郎中診視，郎中卻向武攸之恭喜說：「如夫人有喜！且已有孕近一月矣！」

武攸之一聽，猛地想起月前的那晚，楊氏所見的「十二道血箭」，他不由一陣發呆，暗道：這到底於我武家是吉是兇呢？但這是武攸之第一次有子嗣之喜，無論如何，哪管日後是吉是兇，也是令他狂喜的。因此武攸之以後想也不敢想那兇兆，只全心全意照料楊氏，冀求一胎得子，以延續武氏的香燈。

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十個月後，楊氏誕下一嬰，但非男丁，而是一位嬌艷非凡的女嬰。令武攸之萬分驚奇的是，這女嬰的樣貌，竟酷肖他的皇姐武則天！武攸之當下也不知是驚是喜，他納悶了幾天，終於恍然大悟似的對楊氏道：「這嬰兒必乃是皇姐武則天所賜！無論如何，她總是武家的血脈，也不管她是男是女了！」

楊氏心中本來不安，一聽武攸之所言，大喜道：「是啊！王爺，你不看你的皇姐，雖然是女兒之身，卻貴爲一代女皇，其尊貴猶勝男兒萬倍呢！」

武攸之也點頭稱是，因爲他明白，就連他自己的王位利祿，也不過是叨皇姐武則天的福蔭而已。

武攸之再細看女嬰，見她果然艷麗非凡，比之皇姐武則天亦有過之而無不及，心中欣喜，便衝口而出道：「美！美！美極了！就叫『艷』吧！」

從此，武家之女嬰，便叫「武艷」了。

眨眼十數年過去，武艷已是一位十四歲的少女了。她不但樣貌酷肖武則天，就連心性也與武則天少年時代十分相似，這一點武攸之最清楚不過了。

武攸之清楚記得，皇姐武則天年僅十四歲，便決然的用「鐵鞭、鐵錘、匕首」去降服烈馬，甚至不惜用匕首刺穿烈馬的咽喉。而武艷在一次玩金魚時，嫌金魚不聽她的呼喚遊走，竟不惜用尖針把金魚穿成一串，吊在魚缸，任金魚垂死掙扎，她卻樂得格格大笑。由此而知，武艷的心性狠辣，與她的姑媽武則天簡直如出一轍。

就在這一年，當今皇帝玄宗李隆基正臨朝聽政，殿外忽有一個稱「九宮神尼」的女尼求見。李隆基心中好奇，便把九宮神尼宣進殿中，九宮神尼長揖不拜，李隆基也不生氣，反而和顏悅色的問「有何教朕？」

那九宮神尼似被李隆基的氣度折服，便坦然的說出她的一個判兆，道：目下長安城中，有一姓武的王府，忽然瀰漫「帝王之氣」，恐對朝廷不利，爲保天下蒼生安寧，故特來轉告一聲。

李隆基又驚又喜，欲留九宮神尼於朝中爲國師，九宮神尼淡然一笑，即身形無風自動，快如閃電的射出殿外而去。

李隆基甚迷這等仙道之術，他一聽便斷認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於是下令審查長安城中姓武王府，發覺姓武之王，只有武則天朝代遺留下來的「恒王」武攸之一家了。李隆基於是下令，擺駕出宮，親赴武攸之的府第，決心以自己的「眞命天子」氣，壓制武家的「帝王之氣」。

當李隆基突然駕臨時，侍駕的宦官高力士，先行入武家宣旨，把武攸之一家嚇了半死。李隆基入府，下旨讓武家所有人出來面聖，李隆基這才發覺，武家上下，除了年已老邁的「恒王」武攸之之外，子孫血脈竟無一男丁，心中不由暗鬆口氣。

但李隆基心中立刻又突然一跳，因爲當武攸之唯一的女兒武艷，奉旨出來面聖時，李隆基差點失聲而叫，因爲這武艷的長相，竟十分酷肖李隆基的皇祖母武則天！其艷麗姿容，比武則天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李隆基的心，已深深被武家女兒武艷迷住了，他哪還顧得理會那什麼「帝王之氣」瀰漫武家？而且武家上下，只有一位年過六十四的男丁武攸之，又成得什麼氣候呢？

於是在李隆基返宮不到半月，他便不顧朝臣的反對，下旨奉武艷爲妃，召入宮中，正式定名爲「武惠妃」。

武艷——武惠妃甫入宮，她的身世來歷便成爲朝中、宮中關注的焦點。武惠妃十分聰明，立刻便明白，自己在宮中如坐火山口，又如伴着一頭老虎，她唯一自救自保的方法，便是令這頭老虎馴服於她。

武惠妃又深知，李隆基這頭老虎是「雄性」，她令其馴服的唯一法寶便是「女人的武器」，因此她從第一晚被李隆基寵幸，便施展渾身解數，把「女人的武器」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便令李隆基這位風流皇帝，登時神魂顛倒起來，與武惠妃朝歡暮樂，特別愛憐。

武惠妃初戰告捷，更獻盡艷媚。很快，她便把玄宗皇帝李隆基弄得昏頭轉向，與她形影相依，所有原來得寵的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等，統統相形見絀，漸而失寵。到後來就連曾與李隆基患難共渡的王皇后，也被冷落了。

武惠妃開始恃寵生驕，不但輕視趙麗妃等，就連入謁正宮王皇后，也意態驕傲，頗多失儀之處。王皇后忍無可忍，便當面訓斥武惠妃。

武惠妃懷恨在心，同時她又忽然明白，在后宮中欲保住自己的地位，甚至更進一步統掌后宮，便必定要先除去王皇后。於是，武惠妃便三番數次，趁李隆基與她歡娛時，在枕邊向李隆基哭訴，說王皇后如何因妒生嫌，如何故意欺辱她。

李隆基大怒，入后宮痛斥王皇后，甚至恨恨的道：「若再如此，朕早晚把你廢了！」

王皇后哭道：「妾不過得罪了陛下的寵妃，並未得罪陛下，陛下不念結髮之情猶可，難道竟忘了當年太上皇被幽禁時，家無隔宿之糧，妾父脫下衣衫，換來米麵，爲陛下作生日湯餅的事麼？」

李隆基聽了，無言以對，也不禁清醒了幾分，不忍再逼迫王皇后，於是默不作聲，不再提及廢后之事了。

武惠妃眼見憑自己的「媚力」，尚不足以扳倒王皇后，便決心以另一種更有力的武器——子嗣，去戰勝王皇后，因爲王皇后多年來並無所出。若自己有子，則不但可以固寵、廢后，甚至進一步晉封爲皇后，而自己的兒子，便是日後繼皇位的太子，自己便是猶如當年的皇姑武則天了！

武惠妃極工心計，她於是在數年來忍隱不發，全副身心均放在子嗣上了。她終日祈求上蒼賜子，果然不久她便有孕了，十月滿足，生下一兒，面目嬌秀，酷似乃母，不但武惠妃喜出望外，就連玄宗也得意極了。三朝命名，叫「嗣一」，即「長嫡之嗣」的意思，已大有立爲「長兒」的用意。

而玄宗二子，名「嗣謙」(即太子)；其他子「嗣初」封爲鄂王；「嗣琚」封爲光王；「嗣昇」封爲忠王，嗣昇排行第三，一直居於宮外，不爲人注意。

從玄宗李隆基的命名來看，他一開始便有立武惠妃之子「嗣一」爲「長」之意了。但偏偏「嗣一」剛及一歲，便嗚呼夭折。李隆基十分悲痛，追封爲悼王。

此後，武惠妃又連生一男一女，但均難逃夭折的運命，武惠妃三次生兒女而不育，此事古怪之極。有人判斷，這是與武則天合葬乾陵的高宗李治，其陰靈蔭庇子孫血脈，再加上唐太宗李世民的蔭佑，兩大風水，終暫把武則天的「邪煞」風水尅制住，因此得「武氏風水蔭庇」的武惠妃，便生而夭折，令她未能很快在后宮站穩腳跟。

到數年後，武惠妃終又誕下一子，取名「嗣清」，封爲「壽王」。從玄宗李隆基的命名意思看，由於武惠妃的前三兒女接連夭折，他對這位「嗣清」並不存厚望，只是希望他能長壽而已。因前三子女的夭折，竟逆轉了武惠妃本來的「女皇」運命，而前三子女的夭折，又是因李氏祖宗的地力對武則天「煞氣」的尅制，風水地脈的玄奇，令人驚疑不已。

而武惠妃所生的「壽王——嗣清」，終於活下來，漸而長大。武惠妃終得子嗣，更加驕恣，與王皇后更不相容，時常在玄宗面前搬弄是非。王皇后並無子嗣，因此更令玄宗李隆基生厭。李隆基已年登四十，他不得不考慮「繼位太子」之事，朝廷律例，卻是「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王皇后並無所出，因此無「嫡子」，令李隆基頭痛不已，廢后之心因而又復熾了。只是苦於難尋借口，一時尚未作決斷。

不料王皇后求子心切，與她的兄長王守一商議。王守一有一寺僧明悟，乘機迎合，說只要王皇后拜祭南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皇上名字，合佩身上，便可得子，日後更可直追則天女皇帝。王皇后一時失察，果然照辦，把霹靂木佩於身上。

豈料那寺僧明悟，卻是武惠妃所密使，她接明悟密報，知王皇后已上當，便立刻把此事告知玄宗李隆基，力言王皇后以巫術加害玄宗。

玄宗不由大怒，立刻親自駕臨后宮，在王皇后身上搜出霹靂木，上面果然刻有自己的名號。李隆基勃然大怒，他終於尋到廢后的借口了。當下李隆基也不容王皇后分辯，下旨道：「皇后王氏，天命不佑，華而不貴，且有欺君之心，無以承宗廟，母儀天下，着旨廢爲庶人。」

接而又爲絕後患，下旨賜死王皇后的兄長王守一。王皇后被打入冷宮，恨怒交逼，懨懨成病，不久便亡逝了。

王皇后平素待宮中妃嬪甚善，宮中妃嬪聞王皇后死訊，均齊悲慟。但武惠妃卻得意的笑了，因爲她突然想起她少女時，以針線吊金魚的往事，武惠妃亦知道，王皇后既除，后宮便是她武惠妃的一人天下了！從此，武惠妃的目標開始向「太子」之位突進。武惠妃心性及

處事之狠辣，似乎是一代女皇武則天的化身，武則天的「靈氣」，似由她的「無字石碑」滙聚到武惠妃身上了。

「哈哈！」武惠妃放懷大笑，她的笑是大計初捷的笑，是洋洋得意的笑，是挫敗對手的狂笑。

雖因宰相張九齡這老匹夫的反對，武惠妃欲封后的野心被挫折，但她很快便在朝中安插了另一位副宰相李林甫，不久勢必取代張九齡，屆時有李林甫的配合，她武惠妃的親生子李清又名「瑁」，必可取代太子李瑛爲儲君！到繼位之日呵，哼哼，我武惠妃，便是堂堂的唐皇太后，甚而像皇姑武則天一般，臨朝稱帝，一統江山，重歸吾武氏！

武惠妃已與李林甫聯成一黨，不久張九齡果然被貶流放鎭南，李林甫正式出任爲宰相。在李林甫的讒言下，太子李瑛其位日漸勢危，只是因朝臣，甚至連李隆基最寵信的內侍張力士，亦因張九齡的被貶，察覺武惠妃與李林甫內外勾結，有謀奪「太子位」之心，極力反對廢太子李瑛，玄宗這才勉强按捺下來，未作決斷。

武惠妃至此，斷定太子李瑛、光王李琚、鄂王李涓，三人是她圖謀「東宮太子位」的最大障碍。於是，一場預兆玄宗李隆基運命逆變的宮廷浩劫便發生了，而浩劫的挑動者，便是身受「武則天靈氣」幻生的武惠妃，這一場浩劫，令玄宗原受李世民「昭陵龍脈」、高宗李治「乾陵龍氣」蔭佑的「帝運」頓生逆變……

太子李瑛，早年被册封爲「東宮太子」，此時已年近三十，聰明好學，有才藝，且一向安份守己，極忠於君父。李瑛與異母弟光王李琚、鄂王李涓感情十分融洽，三人時常在一起練武讀書，論說忠君處政之道，因此三人均成了武惠妃的眼中釘、肉中刺。

這一天，是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日皇帝曲江賜宴。太子李瑛，在東宮與李琚、李涓正開懷暢飮父皇御賜的一缸美酒，賜贈東宮八百壯士。一時間，東宮上下，笑語喧天，一派歡樂景象。

看看已近黃昏時分，就在此時，東宮西面傳來一陣喊殺聲，而且越來越急驟。

鄂王李涓吃驚道：「西內苑靠近父王寢宮，莫非有事發生麼？」

太子李瑛忙道：「宮使！快去西內苑探明動靜！」

東宮宮使派出去不久，便氣急敗壞奔入東宮內堂，向有點驚惶失措的太子李瑛報道：「啟奏太子殿下！凌煙閣內有謀逆之徒！」

李瑛心中一沉，急道：「事勢危急，不容拖延，快去平亂吧！」鄂王李涓、光王李琚齊聲答應。

「執甲胄、持槍備馬！」李瑛知道皇帝遠在望賢宮，宮禁之亂要盡快剪滅，他根本不容再細思熟慮，他猛一跺脚，便下令道：「着東宮左右將，即領禁衞兵將，隨孤疾往凌煙閣平亂！」

太子李瑛、鄂王李涓、光王李琚披掛甲胄，東宮左右將，率東宮衞士，由鄂王李涓、光王李琚、左右東宮將四馬當先，擁着太子李瑛，衝出東宮，馳經宜春院，闖過宜秋宮門，殺入西內苑太極宮。

緊靠西內苑東側的凌煙閣內，戈矛相撞、馬嘶人吼之聲，清晰地傳入東宮衆人耳中。光王李琚已有三分酒意，他一揮手中利劍，威武的大叫一聲：「剿殺逆賊！」兩腿一夾馬肚，坐騎長嘶一聲，四蹄騰空而起，像一團青黑色的火球，躍向凌煙閣護院牆。

「剿殺逆賊！殺呀！」應着光王李琚的喊聲，數百東宮將士，也挺槍揮刀，緊催坐騎，齊聲吶喊，衝向凌煙閣。

錦衣將軍陳立禮，早年曾助玄宗李隆基滅韋后、太平公子、武三思之亂，甚受李隆基的器重，任他爲宮內錦衣將軍，手統一萬宮殿禁軍，權責之重，猶如將帥。

在昨晚，陳立禮便接武惠妃意旨，要他留心保護凌煙閣，因她和兒子壽王李清，要到凌煙閣沐浴致齋，以表緬懷功勛之意。

突然，正策馬前往東宮巡防的陳立禮，卻突聽前面傳來喊殺聲。他猛地勒住馬韁，一下拔出佩劍，屏息分辨格鬥之聲，到底來自何處？

「錦衣將陳將軍何在？快來凌煙閣救惠妃娘娘鳳駕……」就在陳立禮止步靜辨時，從長樂門方向，傳來宮女尖叫聲。

陳立禮大吃一驚，因爲他知道武惠妃是玄宗皇帝最寵愛的妃子，若有任何不測，他陳立禮便必人頭落地了！他也不及細思，即猛地一揮佩劍，喝令錦衣將士：「速去凌煙閣救鳳駕！」

於是，前隊錦衣將士接令，縱開馬韁，揮劍揚戈，高聲吶喊，向長樂門飛馳而去。

「陳將軍快來救駕！」

「惠妃娘娘、壽王殿下在此！」

當錦衣衞人馬接近長樂門時，一股人流從長樂門湧了出來，這股人流一見錦衣衞的宮兵，便大聲呼喚起來：「逆賊從後面追來了！」

陳立禮一聽，也顧不得下馬參拜被宮女、近侍擁護着的武惠妃，便向前隊喝道：「分隊列陣，伏於長樂門兩旁，張弓搭箭，格殺勿論！」

前隊錦衣衞立刻一分爲二，埋伏於長樂門前寬闊的宮街兩旁、松柏林中。人人刀出鞘、箭上弦，向長樂門目不轉睛的注視。

人馬之影未見，喊殺之聲卻已傳出，隨着那喊殺聲，一隊戰馬揚塵踏煙，衝到長樂門前。

陳立禮連忙收刀歸鞘，從近衞手中接過黃楊木雕弓，拈弓搭箭，向長樂門出口處灼灼注視。

就在此時，長樂門出口處閃出一團青黑色火焰，埋伏於宮街兩旁松柏林中的錦衣衞只覺眼前一亮，也不及細辨，緊張萬分的錦衣衞將軍陳立禮，已拉滿弓，奮力一箭向那火光處射去！

原來青黑色火焰是一匹青鬃龍駒，隨着「颯」的一聲飛箭離弦鳴響，一下子從半空中跌下，前蹄齊齊跪折在地，把馬上執韁揮劍大呼的主人一下甩離馬背！他身軀剛一觸地，便急叫道：「門外有逆賊埋伏！」但他尚未喊出第二句話，松柏林中一下子衝出數十名錦衣將士，如狼似虎，把落馬者拖入松柏林中了。

「殺！剿滅逆賊！」隨即長樂門如被洪流冲開的水閘，人馬怒濤，猛傾狂瀉，直撲門外。千百支箭矢，如暴雨般向人潮射去，一下便倒地十數人。

陳立禮見衝來的人馬受阻，便丟開弓箭，接過他的成名兵器鐵柄大刀，大喝道：「捉拿逆賊！」

話音未落，卻又有人大喝道：「大膽陳立禮，太子在此！說甚捉拿逆賊？」

陳立禮一聽，不由大吃一驚，猛地一勒韁繩，穩住戰馬，向前一望，喝斥他的，竟是鄂王李涓！

陳立禮被弄得昏頭轉向，目瞪口呆的叫道：「這……這是怎的了？」他身後的錦衣衞，也立刻驚駭的勒馬後退，不知所措。

鄂王李涓大喝道：「太子殿下被甩馬下，爾等還不快去挽扶？」

衆錦衣衞這才發覺，太子李瑛果然被倒撞的人馬甩翻在地上！陳立禮不由一陣發呆，他決計意料不着，事情怎地會變成這般樣子！

「陳立禮！你還不下馬解救太子殿下，愣着作甚？」鄂王李涓又大喝道。

「是！臣立刻下馬！」陳立禮忙道，他正欲抬腿下馬。

就在此時，卻又聽一聲嬌叱道：「陳將軍！逆賊就在你身後，還不捉拿，更待何時？」陳立禮聞聲一看，原來竟是武惠妃和壽王！

陳立禮回身一望，武惠妃所指的，竟是太子李瑛、鄂王李涓、光王李琚等人！他不由呆住了。

武惠妃等人在陳立禮等人身後出現，鄂王李涓也驚疑得失聲叫道：「怎麼？我等剛才追殺的，原來竟是惠妃娘娘母子啊？」

此時，武惠妃的近侍牛貴兒大喝道：「陳立禮！娘娘已下懿旨，捉拿逆賊，還不立即動手？」

陳立禮不由一呆，他向長樂門前中箭倒地的太子李瑛、鄂王李涓等人掃了一眼，無奈向武惠妃躬身道：「娘娘，彼等乃太子殿下啊！末將怎敢動手？」

武惠妃冷笑道：「嘿嘿！彼等披甲操兵，殺入凌煙閣，追殺哀家母子，乃你目睹！不是你等錦衣衞即時趕到，哀家母子已作彼等刀下鬼矣！你尚不知行事，是否維護這一干逆賊？」武惠妃一頓，再厲聲喝道：「速速捉拿逆賊！違令者與逆賊同罪！」

陳立禮此時萬般無奈，他深知武惠妃的話，亦即皇帝李隆基的旨意，得罪了她，亦即逆皇帝旨意，自己以下等一衆錦衣將士，勢必無一倖免！他只好緩聲應道：「末將領懿旨……」說着揮刀領錦衣將士向李瑛等人撲去。

此時，先前被執推入松柏林內的光王李琚，已一躍而出，扶起倒在地上的太子李瑛，厲聲喝道：「太子殿下在此！誰敢無禮？」

衆錦衣衞士定睛一看，站起之人，果然是太子李瑛，登時拋下刀槍，向長樂門方向跪了下去。

武惠妃一見，氣得跺足怒罵道：「反了？爾等不知好歹的東西？」

牛貴兒應聲大喝道：「爾等敢逆旨麼？六宮主人在此，竟敢向逆賊禮拜！」

錦衣衆將士回頭一看，但見最受皇帝寵愛的惠妃娘娘，正怒容滿臉地立於宮街心，便紛紛轉身向武惠妃跪拜下去。

武惠妃嬌叱道：「爾等跪拜什麼？還不快快捉拿逆賊！」她伸手向太子李瑛等人指去。

牛貴兒亦接口大叫道：「這伙逆賊，竟欲行刺娘娘、壽王殿下，速速拿下呀！」

陳立禮身爲錦衣大將軍，他此時忽然若有所悟，武惠妃此舉，似是衝着太子李瑛而來，她決定不肯善罷甘休了。但太子李瑛等人，又似乎絕不像眞的欲行刺武惠妃，此事如何處之，他心中一片迷茫。

此時鄂王李涓見勢頭不對，連忙分辯道：「今日孤與光王殿下奉太子之詔，入東宮共度寒食節，忽聽凌煙閣方向，傳來喊殺之聲，又傳來西內宮使的急告：吾凌煙閣內，有逆賊圖謀不軌。太子才下詔剿殺逆賊！不料追到長樂門，卻才發覺，所追的竟是惠妃娘娘……」

武惠妃冷笑道：「好一派胡言！今日本宮往凌煙閣沐浴致齋，並已傳旨錦衣衞士，着

陳立禮加意防範西內，陳將軍，本宮之言又是屬實？」

陳立禮無奈道：「娘娘之言，句句是實！」

武惠妃立刻又冷笑道：「哼！本宮剛才正在凌煙閣奠祭先賢，卻被逆賊追殺，分明圖謀不軌，欲行刺本宮！幸虧錦衣衛士拚死護衛，本宮母子才逃出虎口，令爾等奸計，化作泡影！」

鄂王李涓欲分辯道：「啟奏娘娘……」

武惠妃尖叫一聲道：「奸賊休再狡辯！爾等剛才說太子李瑛斬殺逆賊，陳將軍速派人至凌煙閣，把被殺之人搬到此地，由本宮親自檢驗！」

陳立禮一聽，認爲有理，便向錦衣衛下了命令，一名將官，領一小隊錦衣衛，飛馳而去。

不一會，錦衣衛把數十具屍體搬了出來，陳立禮上前一看，竟是他派去凌煙閣護衛武惠妃、壽王的錦衣將士！

武惠妃指着鄂王李涓冷笑道：「爾還有何話可說？」

鄂王李涓此刻也被弄迷糊了，他不由一陣發呆。太子李瑛，尚倒地昏迷不醒，無法分辯。

武惠妃下旨道：「陳將軍！如今人證物證俱在，逆賊衣甲裹身，分明圖謀不軌！將彼等綁了，速奏報皇上，聽候旨意發落！」

陳立禮無法，只好吩咐把太子李瑛、鄂王李涓、光王李琚等人綁了，押到一旁。一面派人入宮，奏報玄宗李隆基，候旨發落。

武惠妃不再逗留，匆匆趕返宮中，先一步向李隆基哭訴去了。

第二天一早，李隆基下旨，廢太子李瑛、鄂王李涓、光王李琚爲庶人，收押宮牢待決。但武惠妃仍不肯放過，她勾結李林甫，說動玄宗李隆基下旨賜三子自盡。於是，太子李瑛、鄂王李涓、光王李琚，均死於李隆基的上方寶劍之下。武惠妃爲爭奪東宮太子位的計謀，已成功大半，餘下的，便是如何教兒子壽王李瑁取悅李隆基，得以最後穩坐東宮太子之位了。

* * *

武惠妃——武艷，因其母楊氏感受武則天「無字天碑」龍靈煞氣而降世，她的心性、志向、手段，與武則天簡直如出一轍。武惠妃憑她的美貌與智慧，迷倒皇帝李隆基，因而幾乎可以隨心所欲；武則天亦同樣以她的妖媚迷昏了高宗李治，最後成了中華國土上的第一位亦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武惠妃的權力慾，與武則天同樣强烈，她爲達至「女皇」的目標，使出女人的渾身解數，把玄宗李隆基哄得團團亂轉。她親手逼死王皇后，放逐賢相張九齡，安插心腹李林甫爲相，最後與李林甫合謀，人爲製造「宮闈之亂」，假手李隆基之手，把李隆基的三位親生兒子殺害了。至此，武惠妃的「女皇之夢」已達成了大半，因爲最受李隆基器重的親生兒子，留在宮中的，便只有她的兒子壽王李瑁，因此東宮太子之位，幾乎非壽王李瑁莫屬了。

此時尚差的，便是再下功夫，說服李隆基正式下旨册封李瑁爲東宮太子，只要李瑁坐上此儲君之位，日後她武惠妃便是堂堂的「皇太后」，進而垂廉聽政，進而登上皇帝的龍座，如她的姑母武則天一樣，成爲一統山河的女皇帝！

武惠妃深信這一切均可望可及，她興奮之餘，便在夢中也狂喜大笑。

不過武惠妃卻不知地脈與運命的奧秘，她無疑身受武則天「龍靈煞氣」的蔭庇，行事幾乎無往而不利。但李隆基的兒子，卻屬李氏的血脈，爲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高宗李治的「乾陵」兩大龍脈蔭佑，雖然不敵武則天的「龍靈煞氣」，以至李氏血脈——太子李瑛、鄂王李涓、光王李琚，三人皆死於武惠妃的手上，但因李氏血脈的橫死，血流大地，與李氏的兩大「龍脈靈氣」滙聚，陡變亢奮，龍靈之氣暴熾，以至把武惠妃身上强猛的「龍靈煞氣」亦尅制下去，武惠妃——武艷的運命，便因此而不可抗拒的逆變了。

就在三庶人（即被廢爲庶人的太子李瑛、鄂王李涓、光王李琚）死後的半月，七月七日七巧節的晚上，武惠妃忽然興致勃發，召六宮妃嬪到她的西宮聚會，比賽「七巧穿針線」。

武惠妃心靈手巧，竟勝於六宮妃嬪，登時被尊上座，接受六宮妃嬪的拜賀，其情景便如皇后接受六宮妃嬪朝賀。武惠妃高興萬分，狂笑不已。

不料這一晚就寢，武惠妃睡夢中忽然大笑不止，原來她在睡夢中感覺自己已被正式封册爲皇后，順理成章，她的親兒壽王，亦被封立爲東宮太子，她正接受六宮妃嬪的朝賀……忽然又大叫道：「三庶人怎的在階下出現？哎喲，三庶人滿身鮮血，索命來了！三庶人饒命……」武惠妃狂笑狂叫不止。

自這一晚起，武惠妃便狀似瘋癲，忽醒忽狂，滿口譫言，所說皆是「三庶人饒命……三庶人饒命」等語。

玄宗李隆基接報，心中也驚疑不已，因此暫時也不敢動改立太子之意。

李隆基召巫祝爲武惠妃祈禱，又改葬三庶人以王禮，不過武惠妃

的狂病始終無法消除，甚至白日呼鬼，弄得宮中妃嬪，人人驚惶不已，李隆基不禁懊惱萬分。

一天傍晚，玄宗李隆基入西宮探視武惠妃。武惠妃忽然清醒過來，她向李隆基道：「皇上欲臣妾病癒，何不效法太宗請猛將爲吾守護宮門呢？猛將守門，寃鬼怪魂皆不敢近，如此臣妾或會康復。」

李隆基驚喜道：「愛卿此議甚妙！但如此鬼神皆畏的猛將，何處尋覓？」

武惠妃在病榻上長呼口氣，道：「臣妾昨晚正被三庶人追撲索命，忽見一位體格魁梧的將軍，自外飛降宮中，神威凜凜，三庶人亦立刻掩臉悲啼，爭相逃避！可惜這位猛將，卻被五花大綁，押入天牢，因此那三庶人今天早上又出現了！皇上救我！」

李隆基驚喜道：「如此猛將，分明是天降應夢賢臣於朕，誰敢把他綁入天牢？愛卿放心，朕即提天牢囚犯仔細審辨，若有愛卿所言猛將，朕即下旨派他入宮爲你守護宮門便了！」

李隆基說罷，心情興奮，也不再逗留，立刻出宮，移駕便殿，着近侍高力士傳旨，把天牢死囚，押入殿中，由他親自審決。

按天牢死囚的名册，李隆基逐一審視。一連審視了十數名死囚，均是身裁精瘦的漢子，並無什麼「體格魁梧」的人。

李隆基爲救武惠妃的生命，卻絕不氣餒，審查了大半晚，依然打起精神，逐一審視下去。看看已到子夜時分，玄宗李隆基終於審視到「天土牢」的囚犯了。原來唐代的天牢，按天字號下面分爲「金、木、水、火、土」五大牢，「天水牢」是排名最後的天牢，專門收押一些需由京官審決的非漢人重囚，因此把「天水牢」排到最後。

李隆基向協助他審視的刑部尚書方正，取來「天水牢」囚犯的名册，抱姑且一試的心情，審視了一遍。在名單上的第十七名次上，李隆基心中忽然一動，目光凝注於上面的「安祿山」三字上。他沉吟一會，才向方尚書問道：「名册上的『安祿山』，此人身材如何？」

刑部尚書方正奏道：「回皇上，此人身材魁梧，頭大肚大，形相甚爲奇特。」

李隆基一聽，心中又一動，忙追問道：「其身世來歷如何？爲甚押在天牢？卿快奏來！」

方尚書忙道：「臣遵旨，查安祿山乃營州胡人，因部落失散，投入幽州節度使張守珪麾下，受張守珪重用，任爲討擊使，兵敗於契丹，守珪將其押送京師大牢，待審明待決。」

玄宗急道：「刑部如何審決？」

方正奏道：「張節度使採應誅而未誅，送入京師。前任宰相張九齡曾有批決，道：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人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因此臣尚難作決。」

李隆基本來甚爲賞識張九齡，但因武惠妃的讒言，他對張九齡的好感已大爲減退，此時不由冷笑道：「豈能以貌取人，枉害忠良！且把此人押來，待朕審決！」

刑部尚書方正遵旨，派人把「安祿山」押進便殿。李隆基見安祿山身材魁梧，頭大肚大，形貌奇特，與武惠妃所夢不謀而合，心中不由大爲興奮。

李隆基親自問安祿山道：「安祿山，你肚子大如波鼓，裏面是甚東西？」

安祿山不假思索，衝口而出道：「罪將雖爲胡人，但心向漢邦，肚子所裝，實對聖上的一片忠心啊！」

玄宗李隆基一聽，不由更喜，他目注安祿山，沉聲道：「好！安祿山，朕現有一重任，托附於你，乃把守宮門之責，以拒邪氣，你敢肩承麼？」

安祿山大肚子一挺，朗聲道：「罪將爲聖上可赴湯蹈火，何懼把守宮門拒邪氣乎？」

李隆基大悅，當即下旨道：「朕即赦免你喪師失律的死罪，官復討擊使。但今回討擊的並非敵軍之旅，而是邪靈煞氣，若有奇功，朕再重重有賞！」

安祿山欣然道：「末將遵旨！」

於是，第二天晚上，安祿山便果然被派去把守武惠妃的西宮門。李隆基尚不放心，派錦衣衛暗中監視。

安祿山此時尚年僅二十，年少氣盛，他挺立於西宮宮門，果然毫不畏懼。

到夜半時分，西宮門外數十丈遠處的竹林，陡地刮起一陣寒風，呼嘯作聲，寒風直刮西宮門而來，吹到安祿山身上，他突感心頭一凜，隨即遍體生寒。但說也奇怪，他但感奇寒難擋之際，丹田中忽地湧上一股强大的煞力，立刻傳遍周身，把奇寒驅散了。

安祿山膽氣大壯，他定睛向寒風瞧去，只見在寒風中，隱約露出三條人影，均滿身鮮血，三番數次衝上宮門，但剛觸及安祿山的軀體，又呼嘯而退，其聲凄厲，似極不甘心。

安祿山側耳傾聽，呼嘯悲號聲隱約可辨。只聽三條人影中右面的一條人影猛烈一搖，極不甘心的尖嘯道：「可恨啊！吾兄弟三人，慘死於妖婦毒計，本已發誓擾得她六宮不寧！難道便就此罷休麼？」接

而已聽中間的一條人影道：「哎，八王弟有所不知，妖婦不知從何處請來此異人把守宮門，其人身上有地龍之氣，只有天龍之氣方可尅制，吾等已成孤魂野鬼，如何敢攖犯其鋒，若貿然接近，必遭其地龍之氣衝散魂魄，永世不得超生也！又何來再向妖婦索命呢？」

安祿山心知彼等口中所說的「異人」，是指自己，他心中不由一陣狂喜，暗道：我安祿山原來有「地龍之氣」！連孤魂野鬼亦須迴避！日後何愁大事不成？

轉而又聽左面一條人影悲呼道：「二王兄，不料妖婦尚有此異人守護，吾等慘死之仇，只怕再難伸報矣！」再聽中間的人影道：「不然，八王弟，妖婦身上的『龍靈煞氣』，已被吾等的『血煞』衝散了！因此才容得吾等接近索命。而由此足證，妖婦的命數已盡，必難延活於世上矣！妖婦一死，吾等從此亦魂有所歸，超生去了！不必悲凄，且容妖婦多活數月吧！」

呼嘯悲凄聲未落，安祿山眼前一花，三條鮮血淋漓的人影，已忽然一晃不見了。

安祿山心中又驚又喜，他早就聽說皇帝李隆基，下旨要三子自殺的事，但直到此時才知道，原來太子李瑛、鄂王李涓、光王李琚，是武惠妃施毒計害死的。三人冤魂不息，竟聯袂向武惠妃索命來了！這驚人的宮廷秘密，竟被安祿山這位胡人知悉了。

安祿山轉念又暗道：原來女人在宮廷中的作用如此威猛，簡直一人抵千軍萬馬，因爲就連堂堂的儲君東宮太子，亦非一位婦人——武惠妃的對手！嘿嘿，只要善於利用女人的威力，我安祿山何愁大事不成呢！況且據剛才「太子鬼魂」所洩，我安祿山原來是「地龍之身」，連神鬼亦須迴避，有道「魚躍龍門即成龍」，那「地龍升天豈非成天龍」嗎？呵呵，我安祿山的運命前程，原來殊不簡單也！

安祿山心念電轉，登時雄心萬丈，他放眼回顧，彷彿眼前宏華的宮廷，也成了他安祿山日後的囊中物了。

原來這位獲罪待決的邊關將領安祿山，便是與郭子儀和李梅花曾有一面之緣，郭子儀更親眼目睹其「猪頭龍身」眞形的安家怪嬰——安祿山。在郭子儀和李梅花等於崑崙山拜師學藝，艱苦歷練的十數年中，安祿山亦長大成人了。

安祿山天生神力驚人，他十八歲便投入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的軍中，甚得張守珪賞識，任爲討擊使。出征契丹，安祿山雖然違軍法敗兵，張守珪仍不肯誅殺，只是押送京師，推脫自己的責任而已。不料安祿山被收押天牢，初以爲必死，卻遇上替武惠妃把守西宮宮門的天大奇緣。

當下安祿山雖然已悉武惠妃將不久於人世，卻深隱不洩，以討玄宗李隆基的歡心。

說也奇妙，自安祿山把守西宮宮門這一晚起，西宮的主人武惠妃，竟便安然入睡到天明。而且一連七日七夜，再不見她發狂呼鬼喚怪了。

玄宗李隆基十分興奮，當面誇讚安祿山道：「卿果然是惠妃娘娘的應夢賢臣啊！」當即下旨晉封安祿山爲「平盧兵馬使」，暫留朝中效力。自此，安祿山便一飛衝天，從天牢死囚，一躍而成朝廷重臣了。

武惠妃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竟然引出安祿山這位「地龍梟雄」，又因安祿山把守西宮宮門數月，武惠妃身上的「武則天龍靈煞氣」，經潛移默化、無形交滙，竟與安祿山的「地龍之氣」融爲一體，遂成爲一股威力强大的「地龍煞氣」，終於把大唐江山搞得天翻地覆。這是後話容後細述。

在這數月中武惠妃雖然每晚均可安睡，也沒再狂言狂語，但她的身子卻日漸消瘦，玉骨支離，到這年的殘冬，武惠妃自知時日無多，不由替自己的親生兒壽王李瑁擔心起來。

武惠妃死前七日，她把壽王李瑁召到病榻前，以手撫李瑁的雙手，流淚不止。李瑁驚問道：「娘娘有甚話對兒臣說呢？」

武惠妃摒退左右，連近侍牛貴兒亦趕了出去，這才對李瑁道：「你知道你爲甚可以保住王位，及保住生命麼？」

李瑁生性懦弱，一聽惶恐的搖頭道：「兒臣不知，請娘娘訓示。」

武惠妃長歎呻吟道：「你當然不知，娘親爲了你，付出多少心血精力啊！因此你必須牢記，只有女人，才可以保住你的王位和生命！知道麼？」

李瑁惶然道：「兒臣知道。但除了娘娘，尚有誰個女人可以保護兒臣啊？」

武惠妃微哼一聲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爲求達到目的可不擇手段！此乃你的姑祖母留下的處事法旨！你忘了，吾之王媳，你的王妃玉環，正是唯一可以保住你王位及生命，甚至可以躍登東宮太子位的最佳人選，哀家去後，你仔細思想，自會明白吾之一番苦心訓誨！」武惠妃說罷，再不作聲，喘息呻吟去了。

七日後的一天傍晚，武則天的侄女——武艷武惠妃，這位一度叱咤后宮風雲的奇女子，便最終香消玉殞了。她去世時年僅三十七歲，

她入宮不過是十七年，但由於她身上潛伏的「武則天龍靈煞氣」，卻已把李唐宮廷弄得亂七八糟了。在她死前數月，她身上的「武則天龍靈煞氣」，又進而與「猪頭龍身」的地龍安祿山滙合化聚，更進一步把大唐江山搞得天翻地覆！風水地脈的靈異，當眞不可思議。

* * *

武惠妃之死，令唐玄宗李隆基非常悲悼。散朝之後，回返後宮，總是樂少憂多，幾乎食不知味，睡不安蓆，身子日漸消瘦，形神恍惚，雖仍是五十壯年，但數月之間，竟呈老態了。

近侍高力士對李隆基十分忠心，這位宦者少年入宮，侍候的便是李隆基。李隆基的一生，與高力士簡直有如形影密不可分。

高力士見李隆基如此憂傷，甚爲不安，便向他探問情由。

玄宗李隆基歎道：「汝是朕之長侍，尚不知朕之內心意念麼？」

高力士試探道：「聖上莫非爲儲君之事煩憂麼？哎！」高力士故意同情的長歎口氣，以示對這位半明半昏的皇帝尊崇。

李隆基卻若有所思的點點頭，又搖搖頭，道：「此其一也！」

高力士一聽，心中突突一跳，他極忠心於這位皇帝，因此對武惠妃的圖謀，早已心生警惕，久欲向李隆基進言，只是難尋機會而已。如今見他口氣已不再迴避，便不失時機的進言道：「聖上難道忘了九宮神尼當日之推斷麼？」

李隆基一聽「九宮神尼」四字，心頭亦不由一震，當日九宮神尼之誡語，此時一一浮上腦中來了。

九宮神尼當日曾道：「老尼近觀天象，見有熒惑災星，首蔽軒轅，犯天闕，躍躍欲入紫微！慎之、慎之！」

李隆基想起九宮神尼當日的誡語，忙問高力士道：「卿知否那預料主何吉兇呢？」

高力士心中一動，便按照自己的見解，代九宮神尼釋解道：「聖上，『軒轅』乃帝星之座，『熒惑』蔽『軒轅』，乃指有人迷惑帝星；『躍躍欲入紫微』，『紫微』乃太子星座，即有人欲圖謀太子之位也。請聖上明察。」

李隆基曾親眼目睹九宮神尼之能，心有所觸，便也不敢忽視，目注高力士，輕聲道：「然則依卿之意，儲君之事，如何處之？」

高力士見時機已至，連忙回道：「聖上何必爲此事虛勞心血呢？祖宗有遺制，推長而立，誰敢復爭啊！」

李隆基一聽，心中不由又一動，暗道：推長而立，不從經營得東宮，甚合太宗遺制，按此推斷，現存十七王子之中，大子李琮，乃趙麗妃所生，趙麗妃出身寒賤，立其子不合朝制；二子李瑛已亡，餘下的便是三子李亨矣！三子李亨，少封忠王，其貌酷肖太宗，平素也仁孝恭謹，久離皇宮，絕無刻意經營東宮太子位之意。看來甚合天象示彼於朕之意也！但武惠妃臨終有托，意屬壽王李瑁爲東宮太子，朕又已親口答允，不便悔約，此事卻如何裁決呢？

玄宗李隆基心中委決不下，只好含混的對高力士道：「卿所言天象示警之意，朕尚有疑惑之處，待朕三思後，再作決斷吧！」

高力士一聽，便知李隆基的心思，他在忠王李亨，及壽王李瑁之間，立誰爲東宮太子，尚左右爲難，委決不下了，而多半的原因，是李隆基尚難忘卻武惠妃這妖姬對他的迷惑！顯然，若不能令皇帝淡忘武惠妃，則「東宮太子」之位勢必懸而難決，徒增變數之亂。

高力士心中轉念，一個使他以爲極妙的主意，便在他心中決定了。高力士此刻所想到的，竟然是壽王李瑁的王妃楊玉環！高力士斷認，後宮佳麗近千，但唯一能令李隆基這位風流皇帝回心轉意的，便是他的皇媳楊玉環這位絕世美人兒！

經一番刻意的籌劃安排，高力士終說服玄宗李隆基，赴驪山溫泉沐浴來了。高力士的解說只有一個，就是當年的秦始皇，在驪山溫泉曾與一位神女相遇，故賜名爲「神女溫湯」。「神女」二字，似乎便把李隆基的興趣勾起來了。

松柏滿山，郁郁葱葱，形如一匹青蒼驪駿的驪山，溶入了淡淡的暮靄中，轉而又被夕陽的餘暉，染抹得一片嫣紅。在山嶺北麓，有一泓清泉噴瀉，滾滾的熱流，騰起縷縷白霧，在奇花異草叢中蒼松翠柏間飄繞、飛昇。整座秀麗的驪山，似也被雲托霧浮，冉冉昇上九天去了。

這一座名山，這一泓溫泉，歷來皆爲帝王聖地。歷代帝王皆以爲這溫泉是地脈的龍氣，只要沐浴一番，便得龍氣的蔭庇，欲福得福，欲緣有緣，神妙之極。因此唐玄宗李隆基抱着欲求「神女之緣」的念頭，也上驪山溫泉沐浴來了。他並不知道，在高力士的秘密安排下，他的衆王兒王媳，也被悄悄安排上驪山伴駕，其中自然有壽王李瑁的王妃楊玉環。

李隆基躺在沸沸揚揚的溫湯中，心思一陣浮蕩。他不由浮想起歷代帝王，皆如他一樣，浸沐於這帝王之湯。李隆基長吁口氣，心道：自唐興以來，曾祖太宗皇帝、祖父高宗皇帝，將此溫湯營造得如此

富麗，並賜名「溫泉宮」。但如今列祖列宗安在？前代君王，今又在何方？眞有瓊樓玉宇，瑤池仙宮，朕爲甚未見顯現？五十三年來，朕自朝廷秘本「地脈墳典」中見無數天驕，空留名於世；親見數位人君，人去魂滅；更見幾許絕世嬌娃，轉眼香消玉殞！哎，朕半生操持，辛勞至今，天下萬事俱足，開創大唐中興之世，萬邦悅服之天下，可惜後廷不幸，愛妃驟歸泉壤，放眼後宮，竟再難覓一位如意佳人！

就在此時，遠處隱約傳來一聲女子的嬌呼，其聲如玉落銀盤，悅耳迷人之極。李隆基心中一蕩，心道：朕這禁衛森嚴的「溫泉宮」，何來這迷人嬌聲？莫非眞有「神女」降現麼？唐玄宗李隆基心中動念，便起來換了家居便服，又摒退左右，僅帶高力士一人隨行，竟步出「溫泉宮」，追索那「神女嬌聲玉音」來了。

傳出「嬌聲玉音」的所在，竟是「飛霞宮」。李隆基由高力士引領，一路步向飛霞宮而來。通向飛霞宮的御道兩側，是一排石榴叢林，葉綠如洗，月華下懸掛的果子，形如張張紅艷的嬌臉，向路過的君王點頭頷首的致意。在如此美景夜色中，李隆基憂傷的心神亦不由一振。

就在此時，一聲嬌呼卻又在不遠處的飛霞閣傳了過來：「環妹小心！那是聖上禁地，去不得呢！」

李隆基凝神向前一望，桐蔭上，分明有一位紫衣神女，在追逐另一位長髮披肩的綠衣神女！李隆基忽然童心大發，他示意高力士隱下，獨自一人，弓起身子，悄悄的尾隨那闖入禁地的「神女」身後。

突然，一聲兵器撞擊聲，在前面響起。李隆基連忙隱入御徑的松柏林，向前打量。原來是守飛霞閣的衞士，架起刀槍，擋住了「神女」的去路。

此時紫衣「神女」走上前去，與守閣的衞士理論。李隆基悄悄接近，這才驟然看淸「紫衣神女」的形貌，他不由在心中啊了一聲。但見此女蛾眉淡抹，眼眸顧盼，嫵媚之態搖人心魄；檀口微啟，嬌嬈意態似不勝羞，體沐淸輝膚如白雪，身子高挑渾圓，在月華下如仙如神，李隆基不禁瞧得目搖心蕩。

在李隆基心神浮蕩之際，站在後面的「長髮綠衣神女」，忽地轉過身來，似不屑與那守閣衞士理論，仰頭觀月，神色冷傲之極。

「長髮綠衣神女」這一轉身，便恰好與李隆基打了個照面，李隆基心頭一陣狂跳，因爲後宮佳麗近千，他竟從沒見過有女子如此美艷！

但見「綠衣神女」披肩的長髮，竟如股股清泉，沿胸而下，幾欲委地；髮色光若丹漆，更顯肌膚勝雪形似玉柱。兩彎細眉，色如翠柳，豐潤兩頰，宛如出水秋蓮。李隆基此時才忽然發現，「綠衣神女」身上所披，竟僅是一襲綠色輕紗，似是剛從浴池出來的芙蓉仙子！忽然，她望月一笑，這一笑千嬌百媚，李隆基不禁瞧得痴了！

「聖上，可知飛霞閣上，兩女是誰麼？」

唐玄宗李隆基心神飄蕩時，他的耳際忽地響起輕輕呼喚。李隆基不必回頭，便知是他最信任的內侍高力士了。他不由喃喃的反問了一句道：「如此麗質天生，到底是誰？是仙還是神？」

高力士微微一笑，輕聲道：「聖上，閣上穿紫衣者，乃是壽王妃的姐姐楊玉瑤，是中寡之身；穿綠衣者，便是壽王妃楊玉環本人呢。」

李隆基神思昏亂，喃喃歎道：「如此麗人，怎會是王兒之婦？又怎會於此禁地出現？」

高力士道：「奴才該死，爲讓聖上解煩憂，特地安排衆王子殿下、衆王妃家小，齊聚驪山溫泉，以供聖上同享天倫之樂。望聖上恕罪。」

玄宗李隆基神思恍惚，不由含笑罵道：「你這奴才，主意雖妙，但天降麗人，令朕神思，卻可望而不可及，往後只怕更添煩憂！你快再想妙法，以解朕之困擾！」

高力士一聽，便明白李隆基已被楊家之女迷住了，他當下笑嘻嘻的回道：「聖上放心，奴才自會周密安排，管教聖上稱心如意！」

回宮之後，高力士果然立刻四出活動。他第一個找的人，便是李隆基之子壽王李瑁。也不知高力士私下問對李瑁說了什麼，在他告辭後，李瑁心中充斥的便只有他娘親臨終前的一番話：只有女人才可以保住他的王位和生命，甚至是東宮太子的寶座……

壽王李瑁送走高力士後，一直呆呆的站着，許久一動不動。直到王妃楊玉環悄悄走近，他也沒有察覺。

楊玉環心性嬌野，她一見李瑁的情狀，便一下子掀開帷幔，向壽王李瑁呼道：「九郎！」不料李瑁卻被這一聲嬌喚，弄得惶然後退！

機敏的王妃立刻感到夫郎神態異常，她焦慮的向他靠過去，輕聲問道：「九郎！有甚要緊的事麼？」

不料李瑁卻仍連連後退。王妃發覺，夫郎的雙眼微紅，分明是暗自流淚了。她不由心跳加劇，急道：「殿下！你快開口說話呀！可把玉環急煞了！」

李瑁眼直直的盯着王妃，似乎

欲把她的天姿國色永留心中，但卻久久不語，似乎害怕一開口，眼前這「天生麗質」便會被他的口氣吹走了。

過了好一會，李瑁耳際忽然響起高力士的笑語聲：「殿下，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況聖上受命於天，富有四海，凡有所欲，皆可遂意！望殿下盡忠孝而割己愛，向君父獻上這一方治病妙藥！」李瑁呆了，君父殺太子李瑛等三王兒的事，他尚歷歷在目，他不幸既爲臣子，又怎抗拒得如此千鈞重壓呢？

終於，李瑁忽然張開雙臂，把王妃楊玉環扶到寢帳中，尊她上座，自己卻忽然噗地跪下叩頭道：「請王妃答允孤王所求！」

王妃楊玉環萬料不到夫郎有此一着，她不由又驚又急，忙道：「九郎，彼此夫妻，有話快說無妨啊！」

李瑁猛一咬牙，把心一橫，道：「孤……孤請王妃乞度爲女冠！孤亦從此與王妃訣絕！」所謂「女冠」即女道士，亦即宮中的修道女子。

王妃楊玉環萬料不到，夫郎所請，竟是與自己從此訣絕！她不由哭道：「妾妃並無過錯，殿下爲甚如此待我？」

李瑁此時腦中一片空白，耳邊盡是那「聖上賜死王兒之事，你忘了嗎？」的話，他眼圈一紅，流淚道：「王妃並無過錯，乃孤無福無緣與你長相廝守而已！哎，此事並非孤意，實父皇的聖旨啊！」

楊玉環大悲道：「皇上爲甚要逼妾妃入度女冠？」

李瑁長歎一聲，道：「王妃難道忘了，你曾於驪山溫泉，夜闖飛霞閣之事麼？當夜恰好聖上見到王妃的仙姿，驚爲天人，思念成病……因此只好求請王妃去救救父皇！你……你該明白了吧？」李瑁實在無法說得更清楚了，因爲「父佔子媳」的話，他又怎能啟齒？

楊玉環冰雪聰明，至此她已清楚明白她自己的運命了。她也沒再說話，也沒去哀歎，她只是大笑三聲，又大笑三聲，便把她的貼身侍婢念奴喚入，立刻收拾行裝，準備皇然入「女冠」居住的「太眞觀」去了。

武考奪魁　併列狀元

宮內女道觀——太眞觀，位於禁苑西內的林濤中。萬株金菊，映着夕陽的餘暉，把這本屬幽靜之所，襯得一片華麗輝煌。特別是觀內新近入住的一位「女道士」，依然帶髮，因此一襲道袍，難掩她的「麗質天生、千嬌百媚」，也把「太眞觀」變得更旖麗柔媚。

這位「女道士」，便是新近「請旨入度」的壽王妃楊玉環。她因爲已「請旨入度」，因此「王妃」之名份已去，此時的身份是一位「待度」的女道士，道號「太眞」，因而楊玉環又名「楊太眞」。經此「待度」，她的「王妃」身份似已消逝，回復女兒家的地位，可以任由帝王爲所欲爲。宮廷的禮制，有時便是如此的虛僞。

果然，在「楊太眞」入「太眞觀」後的半月，堂堂的大唐皇帝玄宗李隆基，便由他的心腹內侍高力士，引導到「太眞觀」中來了。李隆基以平裝便服與這位「兒媳」相會，當晚便與這位「兒媳——女太眞」同床共寢了。

過了半月，玄宗李隆基便下旨，迎楊太眞入宮，賜封「貴妃」，因此楊玉環便正式定名爲「楊貴妃」了。從楊玉環到王妃，從王妃到「女太眞」，又從「楊太眞」到「楊貴妃」，同樣一位姓楊的女子，卻演出了一幕唐宮風流艷史。

玄宗李隆基自正式迎楊貴妃入宮，他的身心便全副投入在「貴妃宮」，不分日夜，甚至連皇帝的例行公事「早朝」也抛到腦後去了。楊貴妃簡直成了李隆基的第二生命，楊家的兄姐，也因此全部步入無尙的榮華富貴。楊玉環的兄長楊釗，先由監察御史升侍御史，又自請更名爲「國忠」，進而出任宰相，與李林甫一道，把握朝政，把大唐江山弄得天怒人怨。

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中，又進而造就了另一位梟雄，那便是野心勃勃的胡人——安祿山。安祿山因守護西宮門有功，已晉封爲「平盧節度使」一位堂堂的「封疆大吏」，但他絕未滿足，他所冀圖的，絕不止一個小小的「平盧節度使」，而是「一統山河」的「九五之尊」。

安祿山靠「女人——武惠妃」起家，他自然深知女人的威力，特別是皇帝身邊的女人，若這女人受皇帝的寵愛，她的威力，簡直勝於千軍萬馬。因此安祿山的下一個目標，便自然而然的放在「楊貴妃」這「天下第一女人」的身上了。

安祿山爲討好玄宗和楊貴妃，想到了一個極妙的主意，那便是由「鸚鵡進言」。安祿山心道：鸚鵡最善學舌，由彼等傳話，只怕比任何人的口更動聽百倍，威力更厲害千倍、萬倍！

於是，安祿山派人携重金，去海南尋購回一頭鸚鵡，命名爲「白衣使者」。

在安祿山的長安行府，特地設了一間廂房，排列三道屏幃。在第一扇屏前，懸着一面橢圓形、十分明亮的銅鏡。銅鏡前面，一副金鑲

花鳥架上，用小巧的金鏈，鎖着一隻鸚鵡。這鸚鵡渾身羽白如雪，只有那張鈎嘴，油紅發亮，兩爪淡黃，頭頂的鳳翎，順着凸出的額頭向上微翹，恍如一朵白色火焰。「白衣使者」的名號，倒也取得十分貼切。

安祿山又特別選購了十位小女孩回來，教鸚鵡說十句話，每位小女孩教一句，非教會不可。

第一位小女孩教的是「恭祝聖上萬歲！萬萬歲！」

第二位小女孩教的是「開元聖君萬壽無疆！」

第三位小女孩教的是「天寶洪運萬世長！」

第四位小女孩教的是「三郎當殿坐，聽唱得寶歌。」

第五位小女孩教的是「貴妃舞霓裳，四海慶安康。」

尚有五句分別是「萬邦來朝，千秋萬壽。」「聖駕回宮來啊！」「貴妃舞得妙啊！」「祝聖上、貴妃福壽康寧啊！」「聖壽綿長！」

爲敎會這十句話，安祿山一共殺了二十位小女孩，嚇死了十位，每一句話均以三條小生命換來。

安祿山把這頭「白衣使者」改名爲「雪衣妙使」，晉獻給唐玄宗李隆基和貴妃楊玉環，把李隆基和楊貴妃逗得大樂。李隆基高興之下，即封安祿山爲「營州都督」，更把他留在京師，長侍左右，視爲心腹。呼安祿山爲「祿兒」。安祿山也十分識趣，立刻跪拜楊貴妃，呼爲「阿母」。於是，年僅廿二的楊貴妃，倒有了一位二十三歲的「乾兒子」了。

李隆基心中大悅，又晉封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一身三職，手握重兵，這位「猪頭龍身」的胡人，已隱隱有「王者之風」了。

不久，朝廷於長安舉行全國武考，安祿山竟被任命爲主考官。安祿山接此重任，十分高興，因爲這是一個網羅心腹手下的千載良機。但他稍有不滿，因爲副考官竟是「謫仙人」李太白。李白文武雙全，一首「公孫神劍舞」詩震動京師，李隆基亦尚有三分清醒，因此任李白爲「武考」的副主考官。同時，李隆基又任命楊貴妃的兄長，如今貴爲宰相的楊國忠任監考官，在安祿山的眼中，「謫仙」李太白過於精明，在考場必定碍手碍脚；而楊國忠安祿山根本就瞧不起他，認定他不過是一個「裙帶之臣」，靠他的妹妹楊貴妃的「蔭庇」，安祿山對楊國忠又忌又恨。

不過，安祿山心中雖然不滿，但這是皇帝的意旨，他此時尚不敢公然違逆，只能於暗中謀劃。

大唐朝廷，危機四伏，崑崙神僧和九宮神尼當年推斷的「驚天浩劫」，眼看便要降臨人世了。亦就在此時，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等三位少年男女，自下崑崙，目睹乾陵武則天「無字天碑」的異兆，心懷「濟世救民、消弭浩劫」的雄心大志，毅然決然的步進大唐的京師長安城中來了。

三人進入長安皇城南面的朱雀街，這是商市混集的繁華地方，市集大小共有二百二十個，店舖三千五百間，可知長安城的繁華，實已至甲冠天下的程度了。

三人身上所帶的財物，只有李梅花上崑崙山時，從哥哥李白處偷來的銀子，這五兩用剩的銀兩，經崑崙山十多年歲月的洗煉，已變得烏黑斑斑了，也不知是否可作銀子使用。但李梅花卻毫不以爲意，引領郭子儀、李光弼兩位師弟，先盡情遊玩了一番。到中午時分，她才忽然問愁眉苦臉的李光弼道：「三師弟，爲甚悶悶不樂，老不說話啦？」

李光弼拍了拍肚皮，苦笑道：「大師姐，誰說我沒說話？只是肚子搶着作響，我便有口難言吧了！」

李梅花笑道：「你二人想必肚子餓了？」

李光弼苦笑道：「這還用問麼？自昨晚吃了幾個野果，到此時早已空空如也啦！」

李梅花笑道：「既然肚子難受，那就揀一家上等的酒館，先大吃大喝一頓再說吧！」

李梅花說着，抬眼四顧，忽見一間高三層的，上書「聚仙樓」的大酒館，便格格一笑，毫不猶豫的走過去。

李光弼大喜，他也根本不去思量什麼，只要能塡飽肚子，此時便教他殺人也肯幹了。

郭子儀卻皺眉道：「大師姐！等一等！」

李梅花笑道：「二師弟，你不覺肚子餓嗎？還等什麼呢？」

郭子儀道：「我肚子自然餓啦！但這等大酒館，價錢必貴，你看進去的人多半錦衣華服，非富則貴！我等只怕進去容易出來難呢！哪來銀兩結賬？」

李梅花格格笑道：「放心！放心！我尚有偷哥哥的五兩銀子也！」雖然連她自己也不敢肯定，這十多年前的發黑銀子，是否可作結賬之資；而且也絕對不敢肯定，就算可用，這五兩銀是否足夠付三人一頓酒菜的賬目。但她依然十分從容鎭定，更胸有成竹，也不知她打甚主意。

李梅花說罷，從容走進「醉仙樓」。

郭子儀，李光弼二人亦跟了上去，李光弼肚子餓急了，他也根本

不去思想吃這一頓酒菜的後果。郭子儀卻暗暗驚疑道梅花姐姐心腸甚好，她不會爲了一頓酒菜而殺人吧？若殺了人呵，便必定要逃走，雖然大可逃掉賴賬，但「武考」在即，我等入長安的目的，豈非功未成身先退嗎？

郭子儀驚疑之際，李梅花已領先走進「醉仙樓」的地下大堂。李光弼毫不猶豫，也緊隨而進。郭子儀無奈，只好亦隨後走進。

「醉仙樓」的大堂，果然貴客滿座，人人錦衣華服，前來光顧的，果然非富則貴。相形之下，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風霜滿臉，衣衫古樸，便顯得寒傖極了。

三人進來時，吸引了多半人客的目光，就如忽見這三頭年輕怪物，不知好歹，走入人世間似的。

李梅花卻渾不在意，認準一處空下的桌子，便從容之極的走過去坐下，又大剌剌的吆喝道：「店家！有甚好吃好飲的，快送上桌來！」聽她的口氣，瞧她的神氣，只怕就連官家、富家的小姐，也自歎弗如。

「醉仙樓」中，今日坐鎭的，恰好是「醉仙樓」的老闆徐展堂，徐展堂經營酒館業已有數十年，在酒館業中首屈一指，在長安城的商販中也甚有名氣。唯一不足的是缺了一點「貴」氣，在此時此地，雖富而不貴，是很難立足的。因此徐展堂極力主張自己的大兒子徐琿，參加今科的「武考」，希望考取武將，那「醉仙樓」在城中，便可以屹立長存。徐展堂雖然富有，但心性豪爽，且十分喜歡結交江湖上的英雄好漢。這也是「醉仙樓」屹立不倒的生存之道。

此時李梅花大剌剌的叫嚷，在座人客立刻哄的一聲大笑，有人忍不住笑罵道：「這女娃兒瘋了！入此酒館，竟敢喊最好的酒菜，更要上一整桌！她也不知道，一桌最好的酒菜，抵得上她這等窮娃兒一年口糧呢！」不但是人客驚疑，連店小二也呆着不動，眼睛直向徐老闆瞟去，似在詢示，是否答應這三位「男女怪物」的要求。

李梅花見無人答應，又叫了一聲。李光弼見李梅花被人冷落，肚子又餓得慌，不由大急，他生氣的一拍桌面，大叫道：「店家！爲甚不理睬我等？休要把人看扁了！你等可知道，在座中有一位今科武狀元嗎？」

李光弼話音未落，在座的人客又哄的大笑道：「這小子好大的口氣！今科武考，是十年一度，天下英雄好漢雲集，且距今尚有十日，他便自誇有『今科武狀元在此』！這豈非貓兒身獅子口嗎？哈哈、呵呵……」

但笑聲未落，忽然又戛然而止，酒館中如遭悶雷震過，一片死寂。原來李光弼剛才情急之下，拍桌子時，不覺用上二分內力，他的「無極神功」已甚有火候，這二分的內力，便非同小可，足以令人震驚，他所拍的桌子，響聲輕微，但桌子的木身，已被他的掌力震得粉碎，外表完好無缺，人客的笑聲，卻已把桌子笑塌了。衆人但見那「三怪物」面前的桌子，忽然無風自動，向下塌倒，「嘩」的一聲，堅固的檀木桌子，竟化作點點木屑，撒在地上，就如被猛雷劈碎了！

李光弼自己也怔了怔，因爲連他自己也意料不到，師門「無極神功」，竟有如斯威力！

在場人客均神色一凜，心中均明白，眼下這「三怪物」，絕非等閑之輩。徐展堂的眼神卻一亮，但卻沒任何表示，只目示店小二，不必追究，過去招呼，店小二會意，無奈走過來，向李光弼陪笑道：「對不起，敝店的桌子或許被蟲蛀而不自知，倒塌了，累客官受了虛驚。請過另一枱桌再用酒菜好了！」

店小二說着，陪着笑臉，把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引領到大堂的一角，在一張不太惹人注目的枱桌前，招呼三人坐下。店小二的用意，是就算萬一再有塌桌子事，也不會把在座人客嚇驚。

李光弼也再沒任何焦躁的表示，他怔怔的坐下。郭子儀已知剛才李光弼不經意的露了一手師門「無極神功」了，幸而在場人客似非江湖中人，不識武功，否則必有一番激烈爭拚，郭子儀絕不希望見到任何人的死傷，因此到此時才暗地鬆了口氣。

李梅花卻毫不以爲意，她從容鎭靜的格格笑道：「不要緊！小二哥只須以最佳的美酒珍餚作補償便是了！」

店小二眼見徐老闆似乎十分看重這三位少年男女，便知他的心意，徐老闆似乎有結交這三人的打算。於是也不敢怠慢，也不管這三人是否有錢銀結賬，答應一聲，轉身便向廚房奔去。

不大一會，店小二果然已捧來八大盤熱氣、香氣騰騰的菜餚，分別是一主盤、四葷、四素、四花、八大菜。

一主盤是「雁塔晨鐘」，四葷是「燒鷄、鳳尾魚、香腸、醬牛肉」，四素是「紅、白、黃、綠四色鮮蔬」，四花是「牡丹叉燒、荷花蛋白、菊花葱絲、梅花鴨舌」。而大菜則爲：華松扒熊掌、晚霞映牛舌、霸柳雪花雞、曲江雛鶉飲、金棗晨鐘糕、渭水團魚湯、草堂燒八素，雪山燉金魚。

李梅花因自小隨兄李白生活之

故，對天下美酒佳餚甚有見識，但此時除四葷的「燒鷄、鳳尾魚、香腸、醬牛肉」等常見菜式稍有認識外，其餘的主盤、四素、四花、八大菜，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她望着滿滿一桌的菜餚，竟微微的怔了怔。

而李光弼更目瞪口呆，只會猛吞口涎。

郭子儀不由微歎口氣，他雖然並不認識桌上的菜餚，但從其色、香、味判斷，已知價錢非同小可，只怕光這一桌菜餚，便抵得上窮人家一年的活糧，又豈是區區五兩發黑銀子所能結賬？待會只怕眞要「大鬧醉仙樓」啦！

郭子儀暗暗驚心間，店小二又捧上一瓶精緻的酒。

李梅花一見，大喜道：「小二哥，是甚美酒？是『蓮花白』麼？不然怎配得上這一席佳餚？」

店小二見李梅花一副積年酒怪的神氣，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單這一瓶酒，便抵得上一席佳餚了，待會你等結賬，便知此酒的名貴啦！但他不明白徐老闆到底有甚用意，因此也不敢開罪這三位年輕人客。他陪笑道：「姑娘，你所說的『蓮花白』，乃京郊小鎮的上品；而這瓶卻是京師素負盛名的『西府鳳翔』啊！兩者相較，猶如小巫見大巫也。」

李梅花一聽，猛地憶起她哥哥李白，曾有「柳林酒、東湖柳、七姐手」的詩中名句，登時大喜道：「小二哥！莫非這便是名聞天下，產自西府鳳翔柳林的佳釀嗎？」

店小二奇道：「好啊！姑娘果然好眼力，一下便猜出此酒的來歷了！姑娘莫非來自西府鳳翔柳林之地麼？」

李梅花格格一笑，並不答話。

郭子儀心中好笑，暗道：我這大師姐既然有一位酒中之仙李太白哥哥，她雖然未曾見，卻已早聞，對天下的名酒佳釀，又怎會陌生？但郭子儀心性淡靜，不欲張揚惹事，自然絕不會開口洩露李梅花的身世。

店小二見李梅花神神秘秘，不肯回答，知三人必大有來歷，便不敢追問，識趣的退開了。

李光弼奇道：「大師姐怎知這酒的來歷？」李梅花悄聲笑道：「猜的！幸而命中！」她一頓，又笑着大聲道：「美酒佳釀，不可遠觀，只能近嚐！還等什麼？且放開心懷抱，大飲大嚼吧！」

李梅花說時，已毫不猶豫，伸手抄起酒瓶，倒了三杯，也不禮讓，先自一杯灌入口中去了。李光弼也不再遲疑，立刻狠吞虎嚥起來。郭子儀的肚子也餓慌了，暗道：事已至此，不吃白不吃，不如先塡飽肚子，待會也好奔跑溜逃，於是也舉筷吃喝起來。

李梅花的酒量驚人，她一人便飲了六大杯酒，俏臉上僅呈一抹紅霞，顯得更嬌美艷麗，但卻依然神清氣爽，單是這一點酒量，在座的人客中，便多半自歎弗如。李光弼的食量也十分驚人，他既然可以一口氣吞掉四頭「麵虎」，區區一席菜餚，又怎在他的眼內？再加上一位郭子儀，三師姐弟中數他內力最强，他可以三日三夜不吃不喝，但吃喝起來，卻一人可容十八人的食量、酒量，只是他此刻心中仍存驚疑，沒有盡情吃喝。

不多一會，三人面前的滿滿一席美酒佳餚，便全部一掃而空了。

三人的食相喝相，直把在座的富貴人客瞧得一陣目瞪口呆。有人更忍不住喃喃低聲語道：「沿街乞討的丐兒？監倉放出的小囚？還是地獄鑽出來的餓鬼？」

這人喃喃低語，聲音極輕微，但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身負師門「無極神功」，內力之高，天下罕有，因此百丈之內，飛花落葉，也難逃脫三人的耳目。那人客的喃喃低語，三人分明已清楚的聽入耳中。李梅花、郭子儀渾不爲意，但李光弼的目中卻精光一閃，他身上有契丹人的血脈，自然難忍有人如此侮辱。

李光弼正欲拍桌而起，耳際忽然鑽入郭子儀的聲音道：「光弼稍安毋躁，且看大師姐如何應對。」

李光弼對郭子儀最爲敬服，知此乃郭子儀的「眞氣傳音」示意，不敢相逆，無奈猛吸口氣，拚命把怒火吞回肚子裏去。

李光弼並不知道郭子儀不僅擔心李光弼鬧事，更擔心這一席美酒佳餚的結賬的銀子呢！

果然不待李光弼發作，那店小二已神色狐疑的慢慢挨近來了。他先向李梅花陪個笑臉，便試探口風的道：「姑娘好酒量、好食量啊！」

李梅花一眼便瞧破店小二的來意，她從容之極的笑道：「小二哥過獎了！」

店小二卻毫不客氣，立刻緊逼一句道：「當然啦，敝店的酒菜是全京師最出名的啦！只是價錢方面，自然也比其他酒館貴了點！」

李梅花也不待店小二把「來意」說出口，便搶先笑道：「不貴！不貴！出名的酒館、出名的酒菜，自然有出名的價錢嘛！」

店小二一聽，神色更狐疑不定，但深知自己職責所在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便陪笑道：「姑娘好酒量、好食量、好眼力啊！如此美酒佳餚，敝店所要的價錢也確實不貴，一主盤、四葷、四素、四花、八大菜，外加八瓶『西府鳳翔』美

酒，合計也不過是五十兩銀吧了！」

店小二的話音未落，郭子儀已倒抽一口冷笑，心道記得當年娘親帶着我過活，一年也不過是花五十兩銀而已，如今一頓酒菜便吃掉了！

李光弼此時也猛吃一驚，他決沒有料到，這席酒菜竟要五十兩銀子，他自小流落江湖，就連足一兩的銀子也沒見過呢！他亦知李梅花身上只有五兩銀，而且是早已發黑的銀子，也不知人家是否會接受，就算接受，也尚差四十五兩銀子，如何了賬？李光弼自知理虧，便連發怒也忘記了。在李光弼的心中，除了趕緊溜逃，簡直再無任何法子可想了。

不料李梅花卻欣然一笑，在郭子儀、李光弼的眼中，這千嬌百媚的笑容，此刻卻變得詭秘極了。只見李梅花笑道：「好說！好說！區區五十兩銀，有甚要緊呢？」

店小二陪笑道：「五十兩銀子足夠窮人家過一年生活了！爲甚不要緊？」

李梅花格格大笑道：「小二哥沒聽說一句名言，叫『千金散盡還復來』麼？」

郭子儀一聽，以爲李梅花又欲重演當日飲「蓮花白」，抬出她哥哥李白的名號來抵賬的故事了，心道此乃京師之地，你這一招只怕不靈了！

果然店小二立刻狐疑的搖頭道：「小的沒聽過！小的只知道『欠賬還錢、公平交易』八個字意而已！這『千金』了不得呢，怎可『散盡還復來』呢？」

李梅花卻笑意不變，從容的一笑。她忽然目注剛才嚷叫「乞丐、監犯」的人客一眼，便伸手向那中年華服男子一指道：「呵呵！千金有甚了不起，例如那位大叔，他空有萬貫家財，富之極了，卻難以換回家中兒郎的一條生命，如此看來，這『千金』啊，豈非『不要緊』麼？」

李梅花這一大聲叫嚷，店小二的臉色不由嚇得一變！因爲李梅花所指的「華服中年男子」，姓楊名祿，是當今宰相楊國忠的堂侄子！如今凡與「楊國忠」沾點親的人，均非富則貴，不要說他小小店小二，就連老闆徐展堂，也不敢惹他一根小指頭呢！這姑娘不知死活，惹到楊祿的頭上，只怕是活得不耐煩了！

店小二大感驚駭，不料那華服中年男子——楊祿，乍聽李梅花的嚷叫，臉色先是一變，但卻沒發作，反而一躍而起，快步向李梅花這面走過來，不惜紆尊降貴的向李梅花一揖道：「請問姑娘，如何判斷楊某人的隱衷？」

李梅花故意顯露一下她的「神數奇學」，便也不推辭，朗聲道：「閣下的子嗣宮低凹暗陷，主兒女多刑多傷；且印堂發黑，必主近日多災多難也！」

李梅花話音未落，楊祿已連連點頭，又急道：「不錯！不錯！楊某的小兒刻下正病急，雖投下千金，延醫診治，卻絕無奇效，眼看生命不保，當眞是千金難換小生命也！」楊祿一頓，又逼不及待的向李梅花打恭作揖道：「姑娘好眼力，果然非同凡響！既已瞧出楊某的隱衷，尚請點明禍根，指點解救妙法！」

李梅花見楊祿憂急如焚，心中不由格格一笑，她也不着緊，卻忽然微歎口氣，道：「這解救之法麼，本來並不難，可惜眼下碰上我姑娘家憂急之事，便什麼妙法也想不出來啦！」

楊祿大急道：「姑娘有甚憂急之事，快說出來，世事有楊某不能解困的，只怕也並不太多哩！」

李梅花微微一笑道：「也沒什麼，本來一頓酒菜，區區五十兩銀子，也並不在我眼內，可惜我等時運不濟，身上所携大筆銀兩，被歹人偷了，到此時才猛地發覺，因此正爲如何付這一席酒菜賬憂心呢……」

楊祿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原來姑娘爲這憂心，竟連妙法也想不出來了！這算得什麼？區區五十兩銀，便算在楊某賬下便了！」他一頓，卻又立刻加了一句道：「只是姑娘的憂心事既去，未知是否便可以想出解救的妙法呢？」

李梅花笑道：「憂心之事既去，妙法自然就想出來了！請問令郎是否自小進補不絕呢？」

楊祿點點頭道：「不錯，小兒自小多病，爲保生命，唯有以人參作湯，燕窩作藥，山珍海味輪番補養。可惜卻依然瘦弱不堪，疾病纏身，眼看生命難保！哎！」

李梅花一聽，便呵呵笑道：「閣下可知，如此進補，並非愛兒，反而把他害死了！」

楊祿大驚道：「爲什麼？」

李梅花微笑道：「閣下兩顴赤紅，乃屬火性，所出之人，一脈相承，亦必爲火性。而大補之物，皆屬旺火之質，『火火相衝』，焉有不毀之理？」

楊祿見李梅花說的似是似非，不由又驚又奇，無奈道：「然則有甚妙法相救小兒？」

李梅花神秘的一笑，突然伸出手去，把楊祿的掌心攫住，在上面疾速的寫了一行什麼，然後即含笑道：「閣下速依此行事，自有奇效

矣。」

楊祿怔了怔，將信將疑，但到底抵受不住「救兒生命」的誘惑，當下便悶聲不響疾奔出「醉仙樓」去了。楊祿是當今宰相楊國忠的堂侄，亦即是當今最尊貴的楊貴妃的堂侄兒，在長安城中，誰敢說他半句不是？他就算欠賬而去，任何人也不敢向他追討。

「醉仙樓」中，登時一片寂靜。店小二早已瞧得呆如木鷄，連話也不會說了。連老闆徐展堂，此時也忍不住，快步走了過來，向李梅花拱手道：「姑娘說話小心！萬一有甚欺弄，得罪了楊老爺，不但姑娘吃不消，連敝店也難逃干係呢！」

李梅花目注徐老闆一眼，見他神色端莊，絕非奸惡之人，便不想令他擔心，笑道：「徐老闆放心，我並沒開罪這位楊老爺啊！」

徐展堂道：「然則爲甚姑娘不知對楊老爺說了什麼，楊老爺便虎着臉孔急急而去呢？」

李梅花笑道：「他已得救兒妙法，自然便火急溜星的去了！」

徐展堂一聽，不由大驚道：「壞了！姑娘你不知自己已闖下彌天大禍了！」

李梅花尚含笑不語，她身邊的李光弼卻已怒道：「這楊老爺便眞的如此可怕，人人畏他如虎狠嗎？哼！」

徐老闆微歎口氣，悄聲道：「可怕的並非楊老爺本人，而是他的後台靠山啊！這位哥兒，你可知道？楊老爺的叔父便是當今宰相楊國忠？他的姑姑便是當今最尊貴的楊貴妃娘娘？這位姑娘爲爭一頓酒菜的銀兩，教其救兒之法，若有奇效，則皆大歡喜，萬一有差，只須楊老爺一句話，你等便死無葬身之地也！哎，其實姑娘也不必出此下策，便付不出賬，向徐某說知，徐某也不會留難三位，犯不着惹到這馬蜂窩身上啊！」

徐老闆一頓，又眞誠的催促道：「姑娘！快帶你二位同伴溜逃吧！待會楊老爺轉回，尋不到三位，也就不了了之，那一頓酒菜的賬，也不必計較，就當徐某請客吧了！快，趕緊逃命去吧！」

郭子儀見徐老闆一番誠意，又擔心李梅花那「救人妙法」不奏效，他深知「武考」在即，不欲在此時出事，便向李梅花道：「如何？大師姐。」

郭子儀雖沒明說，李梅花卻已明白他所示意，李梅花格格笑道：「二師弟，難道連你也不信我李梅花的能耐嗎？」

李光弼替郭子儀辯解道：「不然，大師姐，二師哥他只是不欲在此時鬧出事來，壞了我等入京師的目的吧了！」

李梅花有點不高興了，嗔道：「好啊！李光弼，連你也懷疑我李梅花的神數本事啦！」

三師姐弟正悄聲商議，李梅花話音未落，「醉仙樓」外，已匆匆奔進四名家丁模樣的大漢，進門便大聲吆喝道：「奉楊老爺令，務請剛才與老爺對話的姑娘留步！」

徐老闆一聽，臉色不由一變，他向李梅花示意，切勿聲張，由他上前應付，又暗地作了個逃走的手勢，暗示李梅花萬一勢頭不對，不必擔心他，只管自己逃命去吧。徐老闆的古道熱腸，倒也令人佩服。

但李梅花卻一派從容，紋風不動，就如發生的一切，均與己毫不相干。

此時徐老闆已向四名家丁迎了上去，他向四名家丁道：「請問四位大哥，未知楊老爺要那位姑娘留步，有甚要緊之事呢？」

家丁道：「我等奉楊老爺之命而來，並不知老爺所爲何事。但老爺吩咐，無論如何須留住那位姑娘！」

徐老闆一聽，心下更慌，又忙道：「然則楊老爺返家後，貴府是否有事發生呢？」

家丁道：「我等見楊老爺匆匆返回，二話沒說，便吩咐楊夫人親自煎藥，然後灌給二公子飲喝。二公子飲用後，即大瀉不止；楊老爺又立即把二公子浸泡到熱水中去！正忙亂時，楊老爺着管家出來下令，我等便趕來醉仙樓了！詳細情形，我等並不知曉。」

徐老闆一聽，暗叫一聲「壞了！」心道：「這女娃兒不知好歹，亂下藥方，令楊家公子大瀉不止；據聞楊家小兒，患的乃熱癥，再把他浸泡到熱水中，豈非生生奪命麼？此刻派家丁前來，必是楊祿大興問罪之師了！試問在長安城中，誰敢惹楊家這個馬蜂窩？這女娃兒必兇多吉少了！甚至連醉仙樓亦難逃停業的厄運了！

徐老闆心中惶然，但倒有一股義氣，慌亂中依然不忘李梅花等人的安危，向後面連連搖手，示意李梅花等趕緊逃命。

不料李梅花不但不溜逃，反而走前一步，格格笑道：「喂！四位楊家家丁，剛才與你家老爺對話的本姑娘在此，汝等犯不着爲難徐老闆也！」

楊家四名家丁一聽，登時捨棄徐老闆，向李梅花這面疾奔而至，成四方形把她圍住，再向李梅花拱手道：「姑娘萬請留步，莫令小的爲難啊！」

李梅花從容之極，紋風不動，格格大笑道：「本姑娘爲甚要走？我還等着你家楊老爺回來代付酒菜賬呢！」



史思明躍馬橫槍挑戰手執開山斧的程猛……

四家丁一聽，這才大鬆口氣，齊聲道：「如此甚好！一切且待我家楊老爺前來處置便是了！」

醉仙樓內，衆人正喧嚷之際，醉仙樓外，已奔進一位興衝衝的華服中年人，正是那離開小半天的楊老爺楊祿。只見他快步走到李梅花身前，俯身便深深的一揖道：「多謝姑娘施贈救人妙法！小兒經一番調理，此刻不但百病全消，且生蹦活跳了！姑娘絕妙的神技！」

徐老闆一聽，不由亦大鬆口氣，他擔心的一場災劫，總算有驚無險渡過了！

不過李梅花此時卻淡然一笑，道：「微末小技，算得什麼？本欲早去，只是賬銀未付，心中不安，才等楊老爺回轉罷了！」

楊祿忙道：「好說！好說！區區五十兩賬，楊某代姑娘支付便是！只是尚請姑娘明示，小兒現下已安然脫險，日後當如何調理，方可保長命百歲呢？」

李梅花已不想再與楊祿糾纏，只見她微微一笑，道：「楊老爺稍安毋躁，令郎自可安然成長，至於日後百年之事，誰可輕斷？閣下只須富而不奢，貴而不驕，多替世人盡一分力，我保你一家自可長命百歲是了！」

楊祿先是一怔，仔細思忖李梅花話中的深意，終於點了點頭，道：「楊某承教，告辭了！」他沒再追問什麼，替李梅花等付了賬，便與四名家丁匆匆離開了。

楊祿剛離開醉仙樓中，便騰起一片讚歎聲道：「姑娘好本領！三言兩語，竟把長安巨富楊祿弄得服服貼貼！」

徐老闆此時滿臉歡容，對李梅花又奇又佩，他忍不住打探道：「姑娘到底以甚妙法，救了楊家兒郎一命？」

李梅花格格笑道：「其實也沒什麼，我從楊祿的命宮判知，其乃『火旺』之人，其子孫血脈亦必屬『火』性，不幸他竟以大補之物，補養病兒，乃『火上加火』，焉得不危在旦夕？我便以攻下藥之大黃、玄明粉、牽牛子三味，令其下瀉，盡洩體內『火』氣；此時其火氣盡去，必成『虛冷之體』，再以熱水浸泡，『熱水』乃陰陽互濟之物，自然可令楊家小兒康復矣！」

在場人客一聽，不禁又大讚道：「姑娘不但精通陰陽五行神數之學，更精醫理，眞濟世救人的天仙女俠啊！」

徐老闆此時卻沒半句誇讚，忽然趨前一步，誠心誠意的對李梅花道：「姑娘既有如此神通本領，可否替徐某人解釋指點心中疑難呢？」

李梅花甚喜徐老闆的熱腸心

性，她也不推辭，含笑點頭道：「徐老闆有甚疑難之處？」話停她目注徐老闆一眼，但見他的命宮子嗣位忽紅忽青，閃爍不定，便忽然又加了一句道：「莫非亦為兒孫輩憂慽麼？」

徐老闆的心事，果然被李梅花一口喝破，他不禁怔了怔，心道：這女娃兒果然非同凡響，就如人家肚子裏的蟲兒，把世人的五臟六腑均瞧透了！

徐老闆也不再猶豫，坦然的點點頭道：「是啊！徐某正為小兒徐琿，是否應赴今科武考之事傷神呢！」

郭子儀一聽，不由接口道：「徐老闆，令郎若有本領，自可赴考，擔心什麼？」

徐老闆——徐展堂一聽，臉上神色一變，向四下瞧了一眼，忽然道：「三位少俠，若不嫌棄，請到舍下一聚，以盡地主之誼，三位可肯賞面？」

李梅花憑她的「師門神數奇學」，雖弄了一頓吃的，但正愁在長安城中住宿之事，一聽便不待郭子儀是否答應，先就格格笑道：「徐老闆盛情難卻，我等自然恭敬不如從命啦！」李梅花自小跟隨她的哥哥李白，自然出口成章。

徐展堂見李梅花文武雙全，極富文采，心中更喜，他連忙含笑道：「既三位少俠答應，這便應隨老夫到舍下敘會吧！」

徐展堂說罷，引領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快步離開了醉仙樓，他便連生意營生也顧不得做了。

徐老闆離開，店小二不由喃喃的道：「老闆的大公子徐琿，天生神力，又得異人傳授武功，等閑三五十人難近其身，武考講究眞本領，只要有眞材實料，還去擔心什麼？徐老闆只怕是多慮了！」

店小二嘟嘟嚕嚕，但他是店中最得力的伙記，老闆不在，店中營生，便全靠他打點，因此他也不敢怠慢，連忙吩咐其他伙記，小心招呼人客去了。

* * *

徐展堂領着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一直向街東走去。徐展堂的住家，原來位於朱雀街的街角，徐家後面，便是一個偌大的演武場，也是今科武考的考場。

徐展堂走進大廳，李梅花等亦隨後跟進。立刻便見一位年約十五的粗眉虎腰壯男兒，迎了出來，一面大笑道：「爹爹！想必是怕琿兒寂寞，引領三位伙伴回來陪我玩幾手功夫麼？呵呵！好極了，正好讓孩兒作武考的熱身賽啊！」這壯男兒原來是徐展堂的大兒子徐琿，他說話直爽，毫不做作。

郭子儀不由暗道：這姓徐的小子，倒是一位可造的將材啊！郭子儀在崑崙山所學，不但盡得崑崙神僧的「無極神功」，且精於兵法韜略，例如「孫武兵法」，郭子儀便為之花了三年的苦功。因此他乍臨長安京城，他深潛的救國救民大志，便不由更為强烈，所思所想，便也不離為國征戰、領將統兵之事了。

李梅花目注徐琿一眼，似有所判斷，欣然一笑，卻沒發話，李光弼見李梅花、郭子儀均很欣賞徐琿這憨小心，心中便不大服氣，他與徐琿握手相見時，不由便暗發內勁，「無極眞氣」運聚三成，再加上他獲自「九宮神尼」的「四虎神力」，這一暗吐內勁，等閑的武林高手亦未必禁受得住。

不料徐琿卻呵呵笑道：「這位哥哥，手力甚大，千萬別跟女孩兒家握手，否則必把人家小手兒揑碎了！」說時他體內的一股內勁疾然湧至，李光弼但感手腕一震，幾乎把握不住，脫手而離！

李光弼心中一凜，暗道：這憨小子倒大有斤兩啊！他並不服氣，猛一運力，功力提到四成，又把徐琿的右手緊握住了。李光弼的四成功力，已非同小可，若用於擊物，便硬石亦可揑碎。

不料徐琿微一皺眉，倒亦感受到來自李光弼的强大壓力，但他絕不畏怯，力隨心生，一股更强的反擊力，自腕中的「合谷」穴一躍而出，令李光弼的手腕一抖，又幾乎把他的手腕震脫了！

李光弼不由微生嗔怒，他身上有契丹人勇悍的氣質，快如閃電，已凝運五成功力，壓向徐琿的腕部。

徐琿此時也不知道厲害，少年傲氣，又欲反擊，只要他的內勁吐出，便非要手腕折斷不可。因為李光弼五成「無極四虎神功」，當世能抗禦的，只怕已少之又少了。

眼見一場歡會，便要變作悲劇。就在此時，忽見郭子儀右掌一翻，形似一朵盛開的蓮花，以五片花瓣，拂過李光弼和徐琿的手腕，又呵呵一笑道：「三師弟，何必與這位小弟弟鬥氣？你的『無極四虎神力』，又豈是世人所敵？」

郭子儀若無其事的說時，李光弼但感一股無可抗拒的吸力，已把他的五成「無極四虎神力」吸走了。另一面徐琿這憨小子的手腕一垂，他所受的震驚，似乎決不比李光弼小。

只見李光弼怔了怔，已然醒悟，他向郭子儀扮了個鬼臉，笑道：「二師哥好厲害的『無極蓮花神功』啊！光弼並非存心鬥氣，只是這小子的內勁也驚人極了！」

郭子儀微笑道：「試試便可，

不必把他的手腕壓斷呢。」

李光弼臉一紅道：「是，二師哥！小弟又犯魯莽的毛病了！」

徐琿這憨小子目瞪口呆，他此時才知道，他剛才已幾乎被人震斷手腕，幸虧另一位大哥哥出手救助，這位大哥哥的功夫，顯然又比與他握手的哥哥厲害。他忽然明白此點，便懊怒的嚷道：「不好了！爹爹，琿兒的功夫竟連尋常人亦不如，還去武考什麼呢！不去！不去！決不去了！」

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相視一笑，也沒說什麼，因為三人忽然明白，參加今科「武考」，並非徐琿這憨小子的本意，全是他爹爹徐老闆的主意罷了，三人也不明白，徐老闆既然極力主張兒子去應考，但又擔心什麼呢？

徐展堂有點不好意思的向李梅花笑道：「我這憨小子說話沒遮攔，三位少俠休要見怪，這便請進廳中用茶吧！」

徐展堂招呼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坐下，又要兒子徐琿坐下來相陪。佣人獻上香茗，待三人喝了，徐展堂才忽然長歎一聲道：「三位少俠，想必十分奇怪，徐某為甚既想兒子去參加武考，但又十分擔心啦？唉，這可當眞一言難盡啊！」

李梅花微笑道：「有甚難言之處，徐老闆但說無妨。」

徐展堂長歎一聲道：「李姑娘有所不知，目下長安城有一句俗話，叫『窮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普通窮苦人家，因受盡官府欺凌，連有等商家富戶，若在官府中無依靠，亦一般要瞧官府的臉色做人，稍有差錯，輕則罰收財產，重則判囚坐牢，亦一般苦不堪言！因此老夫才不得不冒險讓琿兒去參加武考，冀求考取一份武官之職，在官場中有個照應，否則，醉仙樓雖在長安是首屈一指，亦難支撐下去了！」

李光弼怒道：「為甚官府敢如此無法無天？難道天子脚下，那皇帝老兒不作處置嗎？」

徐展堂雖處家中，但依然四下一瞧，確信「隔牆無耳」，這才小心翼翼的道：「李少俠說話小心，目下玄宗帝，已被迷於貴妃楊娘娘，亦即那楊祿的姑姑楊玉環，三千寵愛盡在其身，君王從此不早朝呢！朝廷大事，全附托於楊貴妃的胞兄楊國忠，他一身集宰相、尚書十六要職，朝政幾乎在楊國忠一人手上，楊國忠極貪財物，只要有路子打通楊家的關節，那便大小弄個官兒出任，因此上至京官，下至地方官府，多為楊家安排之人，上下串通一氣，誰敢說個不字？就連玄宗皇帝，也被女色迷得神魂顛倒，那還有精神氣力去理會朝廷政事、民生疾苦呢！目下的世界，乃只許官府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啊！」

李光弼怒道：「這楊國忠如此可惡，大唐江山豈非要喪在此人手上嗎？」

徐展堂苦笑不語，似乎不願多說亦不敢多說。

李梅花微笑道：「因此徐老闆為尋個靠山，便犯險讓令郎去武考，以圖考取功名啦！既然如此，為甚又如此驚恐不安呢？」

徐展堂又向四下一瞧，才悄聲道：「李姑娘，你是否知道，現今的朝政盡在楊國忠的手上，但軍權卻在各大節度使手中？各大節度使均乃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大唐朝廷的命脈，便揑在各大節度使手上了！」

郭子儀若有所思道：「這與現下武考之事，又有何相干呢？」

徐展堂長歎一聲，道：「郭子儀，朝廷所置的有十大節度使，如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平盧、隴右、劍南、范陽、嶺南等，各統兵五到十萬不等。而其中又以一人勢力最大，一身集平盧，范陽、河東三大重鎭節度使，統兵合計近三十萬之衆，其餘七大節度使所統兵力亦不過二十萬，再加上朝廷的京師軍，合計亦不過三十萬兵力，因此那人手握三十萬大軍，已佔唐軍的一半兵力，亦即大唐江山，已有一半在其手中矣！此人稍有異志，則天下危矣！」

郭子儀皺眉道：「難道玄宗皇帝不察覺此中伏潛的危機嗎？」

徐展堂苦笑道：「此人神力驚人，驍勇善戰，又善於逢迎玄宗皇帝和貴妃楊娘娘的歡心，更不惜裝神弄鬼，拜貴妃楊娘娘為『娘親』，玄宗皇帝為『爹爹』，亦即皇帝夫婦的『義子』；又聽說與楊貴妃有曖昧之情，楊貴妃自然極力維護於他，因此雖惹楊國忠的忌恨，卻穩如泰山，扳他不倒！唉，大唐江山，早晚便是此人的了！」

郭子儀肅然道：「如此奸佞小子，若天下落入其手，則天下百姓如置水火矣！此人到底是誰？他與今科武考有何干連？」

徐展堂道：「此人姓安名祿山，目下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重鎭節度使，手握重兵三十萬，權勢之大，連朝廷重臣亦退避三舍！今科的武考主試官，便是安祿山奉旨親掌啊！以前歷屆武考，擧子均點到即止，但安祿山却要擧子立下生死狀，非勝即死，武考場陡變殺人大屠場！徐某又怎能不憂心忡忡呢！」

李梅花一聽，心中突突一跳，忙問徐展堂道：「徐老闆！請問這安祿山，是否營州胡人呢？」

徐展堂不答，李梅花又追問道：「徐老闆又是否知道，安祿山爲甚能如此平步靑雲呢？」

徐展堂道：「詳情徐某亦不太清楚。只知安祿山原投軍於幽州張守珪麾下，因出軍失敗，被押解京師，打入天牢候決。後不知如何，被玄宗皇帝親召入宮，聽說是入宮替病重的武惠妃娘娘把守宮門，因護鳳駕有功，當即被封爲平盧兵馬使，其地位猶在幽州提督張守珪之上，續留宮護駕。自貴妃楊娘娘入宮後，安祿山更晋封爲三鎭節度使，權傾天下！至於內中有甚因由，徐某便不知道了。」

李梅花與郭子儀此時不由均微歎口氣，因爲兩人均憶起當年在營州安家的一幕，其中那姓安的「猪頭龍身」怪嬰來了！

郭子儀喃喃的道：「莫非這便是那『猪頭龍身怪嬰』作祟嗎？但世事竟如此不可思議！」

李梅花此時的「神數奇學」，已足與她的哥哥李白併駕齊驅，她不由猛地憶起李白刻於猪龍山石片上的偈詩，不由若有所悟的吟道：「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淸。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台，高揖衞權卿。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嘿！果然是胡怪作祟天下哩！」

李梅花說時，郭子儀當年已略有所聞，因此也不太驚奇，但李光弼卻是第一次乍聞，他又深知李梅花這位大師姐精於「神數奇學」，對她話中流洩的意思，自然大感驚駭了。李光弼急道：「大師姐！這似乎是一首揭示日後天下氣運的偈詩！其中似乎隱示他日作祟的，必是一胡族人無疑！嘿，這胡族人到底是誰？大師姐快直點明白，趁他尚未成事，光弼先行一掌把他劈了！」

李梅花尚未答話，郭子儀已微歎口氣道：「三師弟，稍安毋躁！哎，若浩劫如此輕易可以化解，那便不成驚天浩劫了！」

李光弼不服氣道：「爲什麼？二師哥！難道憑我師姐弟三人之力，尚不能消滅這將作祟的胡人麼？」

李梅花此時接口道：「三師弟太天眞幼稚了！莫說憑我三人之力，難撼此人分毫，此刻就連大唐朝廷，亦對此人畏懼三分了！因爲此人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一飛衝天，如今已貴爲三鎭節度使，手握三十萬大軍，軍力足與大唐朝廷分庭抗禮，鼎足而立，莫說凡夫俗子，就連大羅金仙，只怕亦難挽回此番驚天浩劫啦！更何況此人不但有當今皇上最寵愛的貴妃娘娘作大靠山，又深得皇帝老兒的信任，其根基之穩，當世已無人敢於亦決不能夠撼搖了！」

李梅花忍不住詳釋一番。李光弼此時才忽然醒悟，吃驚道：「大師姐、二師哥！這胡族人，莫非便是那三鎭節度使、今科武考主考官安祿山麼？又莫非大師姐於乾陵無字天碑所見，武則天的『赤血煞氣』，竟應驗於此人身上了？」

李梅花微歎口氣道：「哎，二師弟，當日未經師傅指點深造，我亦難明天機竟如此博大精深，天機如此，便只能順其勢再引行導之，速使其逆轉，而決不能以人力去違逆也！如今一切果然如此。至於是否與乾陵無字石碑所示兇兆有關連，連我亦難判斷。可惜師傅和九宮前輩皆隱世不出，否則或許可加以透析。」

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等三師姐弟一番議論，可把坐在旁邊的主人家徐老闆弄得目瞪口呆，甚至神思昏亂了。因爲一方面他對李梅花的「神算」本事已深信不疑，因此她所判斷的，自然不會虛渺；而因此另一面就教徐展堂更驚慌不已，於此驚天浩劫之下，今科武考主考官又是那「可怕胡兒」安祿山，自己的兒子前去赴考，豈非如赴刑場受死？徐家只得徐琿這一點血脈，這教徐展堂怎不驚心動魄呢？

徐展堂喃喃的道：「老天！按李姑娘等所述，姓安的竟與一場將臨的驚天浩劫有關連！那武考場豈非慘變屠場嗎？琿兒是否仍該去赴試？」

郭子儀忽地決然的道：「去！徐老闆，令郎該去赴今科武試！」

徐展堂驚道：「郭少俠，事勢既如此兇險，爲甚要去赴試？這不是捲入漩渦，以生命作賭注嗎？」

郭子儀慨然的道：「浩劫在即，國家有難，百姓頻危，如此刀尖浪口，匹夫有責，何況是吾等練武之士呢？徐兄弟武藝造詣不凡，正好趁此時機，挺身而出，爲國爲民效力，以圖消弭此驚天浩劫！」

徐展堂吃驚道：「郭少俠壯志凌雲，教人佩服，但徐家只他琿兒一點血脈，他若有甚閃失，則吾徐氏一脈勢必香燈斷絕矣！天啊！這教吾如何面對列祖列宗呢？」

郭子儀道：「不然！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國之將亡，家園安在？因此救國救民，亦即救己也！」

徐展堂尚未有所表示，他的兒子徐琿已大叫道：「不錯！不錯！若有戰禍，則家園必難保住！既然如此，何不立定決心，先救國難，再重建家園！」

郭子儀一聽，不由欣然一笑，他心中更喜歡徐琿這憨小子了。但

徐展堂依然沉吟不語。於此生死關頭，似乎極難決斷。好一會，徐展堂才忽地向李梅花深深一揖，惶惑的道：「李姑娘，你精於『神數』之學，請替在下測算一下，小兒是否該去赴試？又是否可保平安？務請李姑娘如實相告，吉兇禍福請不必隱而不宣也！」

李梅花尚未答話，徐琿已樂得大笑道：「好啊！原來李姐姐精通神算之術！日後有甚疑難未卜，只須找李姐姐指點便可解答啦！」

李梅花此時目注徐琿一眼，但見他雙目烱烱有神，印堂豐滿，山林飽潤，知已得祖宗風水地脈福蔭，絕非夭折之相。李梅花不由微笑道：「徐老闆，令郎前途雖然艱辛曲折，但一切可逢兇化吉，不必擔心什麼。」她一頓，瞥一眼郭子儀，見他神色欣然，又微笑道：「況且他甚得我那二師弟的歡心，只要有他相助扶持，令郎何愁不成大將之材呢！」

徐琿亦十分佩服郭子儀的俠義心胸，更驚歎他的超凡本事，因爲剛才他竟可以五指爲蓮花五瓣，閃電之間，便把他與李光弼的「惡鬥」化解了。徐琿自小得異人傳授武功，年方十五，其修爲已足入高手之列了。他自然識得功夫的好壞，深知他與李光弼的比試，以力鬥力並不難，若能以柔制剛，方是上乘的神功。因此他一聽便大喜嚷道：「好啊！這位姓郭的哥哥原來瞧得起我徐琿，不如乾脆一道前去赴今科武考之會吧！」

郭子儀亦向徐琿含笑點頭道：「好！吾等入長安，正是爲赴武考而來，若徐兄弟決心赴考，吾等便聯袂而行便了！」

徐展堂此時才暗地吁了口氣，終於有一半放心了。因爲一來李梅花的判斷，他相信絕無差錯；二來彼等三師姐弟，竟然亦是赴今科武考之人，徐琿跟着彼等，萬事皆有照應，一切或可逢兇化吉。他長長的吐了口氣，道：「蒙三位少俠不棄，相助提携琿兒，徐某感激萬分，一切便多多拜托啦！」

李光弼此時亦甚喜徐琿的憨直爽快，他呵呵笑道：「徐老闆放心吧，剛才我偶然相試，發覺令郎內力甚强，必可自保有餘，不必爲他擔心。」

徐琿笑道：「光弼哥哥的神力，決非小弟所及，今科武考，武狀元之位，只怕非光弼哥哥莫屬啦！」

李光弼呵呵大笑道：「徐兄弟莫亂抛高帽，也不必討好我李光弼，若論那什麼武狀元，我那二師哥郭子儀，才是名副其實的主人也！」

他兩人正說得高興，徐展堂忽然想起一事，皺眉道：「不好！考場有規例，不准女兒家赴考，因此李姑娘只怕難進武考場呢……」

李梅花一聽，不由大笑道：「放心！放心！天下事難得倒我李梅花的，只怕並不太多也！且看屆時李梅花如何昂然而進那男子漢武考場，大破那重男輕女的見鬼規例吧！」

徐展堂不知李梅花有甚妙法，但知她智計過人、神算術鬼神莫測，她既有把握，便自然有應付的妙法，因此也不再追問，安排酒菜，盛情招待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徐琿也十分知機，抓住這數日的時間，纏住郭子儀，求他指點他的武功長短。郭子儀已把徐琿視作自家兄弟，因此也有問必答，精闢指點，毫無保留。短短三數日間，徐琿但覺獲益不淺，竟勝於他自己苦練半年的進境。

* * *

眨眼十數天過去，明天一早，便是滙集天下精英的武考之期了。

當晚，李梅花早早便進入徐老闆特別爲她安排的少女閨房，竟一反常態，沒與郭子儀等談論武學，也不知她心中有甚疑難未決。

第二天一早，當郭子儀、李光弼、徐琿三位少年，齊集徐家大廳時，卻忽然發覺多了一位英俊之極、迷死天下少女的美男子。原來這人是李梅花女扮男裝，她甚至連姓名也改了。只見她向郭子儀等拱手道：「吾李泌是也，見過三位兄弟！」

郭子儀等人大笑。徐展堂也暗暗誇讚，道若這位美男子眞有其人，那什麼「粉面三郎」張昌宗，只怕也喊糞土了！不料李姑娘的化裝術亦精湛如斯！

李梅花「化名李泌」、郭子儀、李光弼、徐琿等四位少年男女，裝扮上卻是四位神清俊朗的少年男子，離開徐家，轉到後街，便是今科擧行武考的演兵場。

四人順利進入演兵場，但見演兵場甚大，方圓近千丈，正中的帥台高達三丈，居高臨下，甚有氣勢。場內人山人海，均是各路練武之士，前來參加武考的擧子。

四人到演武場的班房，簽了應考册，便算正式報名參加，也不必問參加人的身世、來歷及條件。李梅花自然是以化名「李泌」去塡報。

不一會，但聽三聲炮響，鼓樂齊鳴。今科武考主考官三人已進場並登上帥台，只是由於不准接近，因此無法瞧淸三人的面目。

又過一會，三聲炮響，下了千斤鐵閘，場門登時關閉，四面高牆，等閑人難以逾越。沿高牆更佈了三重御林軍，刀槍併擧，整座演武場猶如銅牆鐵壁。

帥台上，三位主考官祭過大旗，把聖旨正中供放，又將今科的狀元御賜盔甲印信，陳列案上。三位主考坐下列座，侍衛獻上香茗。

再過一會，宣令官走到高台前面，向下面的千百舉子大叫道：「傳令下去，衆舉子列於台前，聽主考大人訓示武考規條！」

衆舉子均列隊上前。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徐琿四人，因爲四人齊報名，因此被分排一隊。這一隊又恰好排列於帥台的正中二十丈外。憑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的功力，如此距離，已足可把帥台上的一切審察清楚，連徐琿也可瞧清大概。

就在這時，宣令官又大聲道：「主考官安祿山大人，宣示武考規條，汝等不許喧嘩，仔細聽大人訓誨，違者輕則逐出考場，重者立斬毋赦！」

李光弼不由微哼一聲，暗道：這主考官好大的架勢，說一句話，便犯上殺頭死罪，哼，也不知此人是否眞有主考之材也。

李光弼轉念間，一面錦羅傘已張揚而出，一隊御林軍，簇擁一位錦衣華服大將走了出來，於高台正中站定，威嚴的宣示道：「汝等各人聽清了，今科奉旨開考，選拔英材，歷屆武考規矩一律作廢，本座只有八字規條：非勝即死，能者爲材！汝等不必留手留力，盡平生絕學，生死認命毋得怨悔？」原來此人便是今科的主考官、三鎮節度使安祿山。

安祿山此令一出，衆舉子登時一片死寂，人人心中皆感惶恐。因爲歷屆武考，均是點到即止，甚少死傷，但今科卻是「非勝即死」，如此兇險的生死戰場，尚感從容的，只怕也不多了。

郭子儀在台下暗暗皺眉，他也不敢肯定，台上的安祿山，是否便是他當年驚遇的「豬頭龍身怪嬰」，同時心中忽生一種不祥之兆，暗道：今科武考，似乎非爲大唐朝廷，而是主考官安祿山的私人武考、搜羅天下英才似的，若然如此，則勝者固然不利於唐朝廷，死者就死得更冤枉了，郭子儀心中不由緊張思忖，如何化解武考場上這一番慘酷大屠殺戮。

李梅花運目力向帥台上望去，在正宣示令旨的主考官安祿山身上凝注，但感此人身周，有一股忽赤忽青的煙氣籠罩，令人莫測高深，神秘之極，這種異象，並非常人可察，李梅花憑她的師門神數絕學，才可辨認得到。李梅花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赤」氣者乃殺戮之兆，「青」者乃「暴烈王氣」，兩者本來難於融合，爲甚竟於此人身上混匯而現呢？此人到底是否那「豬頭龍身怪嬰」之身，乾陵武則天無字石碑所示現的驚天血劫，與此人又是否有關連呢？

李梅花心念電轉，但一來彼此相距甚遠，難於細察，二來李梅花的功力雖有根基，但實踐的閱歷尚淺，一時間竟難清楚分辨。

李梅花心中微歎口氣，視線越過那主考官安祿山，落在帥台後面的兩位副主考官身上。其中一人，年剛三十，文臣打扮，神色閃爍不定，李梅花並不認識。而另一位副主考官，卻令李梅花心中突突狂跳，但見此人衣飾半文半武，神色沉郁屈結，並不理會考場中的動靜，只是連連舉杯，往自己的口中猛灌。

「……會須當飲三百杯，與爾同消萬古愁！」

李梅花的耳際，突然迴響二句憂憤之詩，因爲雖然隔了十多年，但李梅花的哥哥謫仙人李太白的音容形貌，忽地便活現於李梅花的眼前，「壯懷激烈、憂國憂民、天馬行空、飄逸如仙……哥哥啊哥哥，你的一切竟絲毫未變！」李梅花在心中喃喃的叫道，因爲帥台上那「飄逸如仙」、此刻又「憂傷」的年輕副主考官，便是李梅花的胞兄李太白。

李梅花心念電轉之際，帥台上的主考官安祿山，卻不容她思忖下去。只見他挺立於錦羅傘下，右手一揮，厲聲喝道：「汝等既已清楚比武規條，即速列隊歸位，武考開始！」

安祿山話音甫落，場上三聲炮響，揭開了形如屠場的武考序幕。

炮聲剛落，一名身穿異色戰袍的猛將，便拍馬飛馳而出，把手執的皓皓銀槍一舉，即厲聲大叫道：「某家史思明，誓奪今科狀元之位，有不怕死活的，只管上前接戰！」

史思明喝罷，又向帥台上的三位主考官拱手道：「史思明甲胄在身，不能參拜，望多多包涵！」

已入正中的帥座，主考官安祿山向台下的史思明瞥視一眼，欣然喝道：「好！史兄弟不必多禮，且施展渾身解數，戰敗天下舉子，令本座大開眼界。」

安祿山左面主考席上的文官，原來便是當今最受寵幸貴妃楊玉環的兄長楊國忠。他身處宰相的高位，今科武考，奉旨爲副主考官，只是抱湊熱鬧的心思赴任，他素與安祿山不和，各自爭寵，相互排斥。因此對安祿山主持的武考，他根本不感興趣，成功對他毫無好處，倒是若失敗鬧出亂子，他便可以著實在皇帝面前重重的參安祿山一本。而因此他對台下那「史思明」的驍勇，不但不欣賞，反而重重的

哼了一聲。楊國忠單就從花名册上獲悉，史思明是夷州突厥人，與安祿山一樣同爲「夷敵」，心存戒意，自然就絕無好感了。

安祿山右面的副主考官李太白，此時正拿酒杯沉吟，不知他正思忖什麼，對台下的史思明，以至千百舉子，均不屑一顧似的。

台下演武場上，史思明剛向帥台上禮拜畢，右方的舉子陣中，已衝出一人一騎，手執一柄開山巨斧，風馳電掣的向史思明衝來，一面大叫道：「某家洛陽程猛，乃千歲程咬金後裔，瞧不過你這小子的狂妄，特來向你挑戰。」

史思明瞥一眼疾衝而來的程猛，嘿嘿冷笑道：「原來是一代莽夫程咬金的後人，憑他那三板斧成不了氣候，何況是這莽夫的後世不屑子孫也。」

史思明話音未落，那程猛的馬快，已疾衝而至，手中的開山斧一沉，便向史思明劈去，這程猛不愧是程咬金的後裔，性猛力大，又十分魯莽，甫交手便使出家傳絕學「程咬金三板斧」，其意是立敗史思明，以教訓他狂妄的大口氣。

不料史思明卻渾不爲意，甚至連手中的銀槍也不擋架，視程猛沉猛的開山斧如無物，待斧刃劈到胸前，才猛地疾出左手，伸指向程猛握斧柄的右手腕掌一彈。立刻，程猛但感腕部有如一枝利箭穿過，他的腕掌，竟被史思明的指勁射穿了，程猛大叫一聲，手執的巨斧轟地掉到馬下，他赤手空拳，衝到史思明的前面三尺。

史思明瞧一眼程猛驚慌的臉孔，獰笑一聲，左掌一揚，順勢向程猛的天靈蓋一拍，程猛登時悶哼一聲，倒栽馬下，連動也不會動了。

監場官立刻奔近，伸手向程猛的鼻孔一探，便冷漠的高聲道：「程猛天靈蓋被震碎，已然死去，第一場史思明勝出。」隨即，便有士卒跑出來，把程猛的屍體搬走了。

史思明挺槍大叫道：「今科武狀元，非吾莫屬，有不怕死的只管出來爭奪。」

又有不怕死的三名舉子，先後拍馬而出，接戰史思明，但僅一會工夫，武考場上又拖走了三具血肉模糊的屍體，這連屠四人的驚心一幕，直把在場的衆舉子嚇呆了，竟再沒人敢出場應戰。

史思明呵呵傲笑，挺槍躍馬，威風八面。

帥台上安祿山十分高興，他親自向台下發話道：「史思明英勇無敵，眞乃大將之材，汝等若無人敢應戰，本座便判史思明得武狀元矣！」

演武場上，此時已併排四具屍體，令人觸目驚心，竟無人敢出場向史思明挑戰。

此時，與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三人一道的徐琿，見郭子儀等亦悶聲不語，不由大怒，他猛地斜刺躍出，飛上一匹戰馬，拔出隨身的利劍，便拍馬向史思明衝去，一面大叫道：「姓史的，休得狂妄，視天下人如無物，我徐琿偏不信邪，領教一下你的奪命屠夫本領。」說時雙腿猛地一夾坐騎，他內力甚强，猛夾之下，戰馬負痛，便如箭似向史思明射至。

李光弼一見，不由大吃一驚，低叫道：「不好！徐兄弟決非史思明的對手，姓史的武功招式古怪兇險，連我亦無把握克敵制勝，徐兄弟貿然而出，豈非白白去送死嗎？」李光弼說時，見郭子儀沉吟不語，並無出手制止徐琿的魯莽，不由跌足歎道：「二師哥怎的了，難道連你也瞧不出徐兄弟去白白送死麼？」

郭子儀目中精光灼灼，目注場上的徐琿和史思明，但並沒作聲。

李光弼情急之下，不待郭子儀有所表示，便欲飛身而出救助徐琿。

李梅花卻突地伸手阻止李光弼，輕聲道：「三師弟稍安毋躁，二師弟正思忖應對之策呢！」

李光弼急道：「史思明招式狠毒，決非徐兄弟所能敵，再稍緩，便多添一位冤魂野鬼矣！」

李梅花卻微微一笑道：「不然，徐兄弟的武功造詣，雖非史思明之敵，但必可接其三數十招，再者徐兄弟絕非夭折之相，怎會輕易便成冤鬼呢？」

三人說時，徐琿的戰馬已驟奔到史思明身前不到一丈了。徐琿年僅十五，但年少氣盛，十分痛恨史思明狠毒殺戮，因此出手便絕不留情，只見他手中利劍一抖，疾削向史思明脖子，快如閃電，他學自異人的一套劍法，果然不同凡響。

史思明卻渾如不見，待徐琿的利劍逼近，也不用銀槍擋駕，嘿的一聲，左手臂暴長，一伸一吐，竟向劍鋒攫去，這一下以肉手迎劍的怪招，當眞匪夷所思。

徐琿亦知厲害，劍鋒突迴，疾削史思明的中腰，快如靈蛇吐舌。

史思明目中精光一現，再不敢輕覷對手是一位大娃兒了，他目露兇光，手中銀槍一沉，迎風一抖，一根銀槍，竟化作十八道槍刃，寒光閃閃，直向徐琿射至。這是史思明學自突厥人一套奪命槍法，名爲「幻影銀槍十八變」，每出一招，銀槍均含十八種殺著，任對手武功蓋世，亦決避不開連環十八殺招，當眞驚人之極。

徐琿驟然碰上如此厲害的「奪

命槍法」，不禁呆了！因爲他所學的劍法，雖然亦十分厲害，名爲「弧圈幻劍」，劍鋒一出，已抖出五個劍圈，快如閃電。可惜碰上史思明的「幻影銀槍十八變」，向他擊射而至的竟有十八道槍影，「弧圈幻劍」只能近擊五槍，其餘的十三槍，每一槍均可以立置他於死地，徐琿畢竟年僅十五歲，閱歷尚淺，甫出道便遇上如此可怕的槍法，震駭之下，「弧圈幻劍」的威力，根本發揮不出，眼見武考場上，立刻又多添一具橫屍了。

「哎！眼看徐兄弟死得太冤枉了。」

此時，灼灼目注場上動靜的李光弼，忽地長歎一聲。因爲李光弼深知史思明「奪命槍法」的厲害，連他自忖亦僅能接得「十八奪命槍刃」的其中十五殺著，尚有三變殺著無法破解，除了以輕功躍避，李光弼簡直不知尚有甚法子可保生命……可惜徐琿的劍法雖然精妙，但實戰的經驗太淺，震駭之下，竟不知死活，硬以劍招去迎擊，這便連一絲逃生的機會亦失去了。

就在此時，李光弼耳際突然傳入一聲「眞氣傳音」道：「光弼弟準備接應，待吾救下徐琿，即與大師姐速退！切不可戀戰。」叫聲未落，他眼前一花，身邊的郭子儀已身化電光，射向正命懸一線的徐琿那面。

郭子儀身法之快，就連場中的史思明亦難察覺，他正施殺著，立斃徐琿於槍下，不料一道灰色的電光已一劃而至，恰恰插入史思明與徐琿的中間。

郭子儀身法不變，於虛空突出一腳，踩在徐琿的戰馬肚側，戰馬受驚，斜刺便衝，把徐琿帶離險境。郭子儀的手中，已多了一柄劍器，人如電光，劍如光電，向射來的銀槍一抖，一抹寒光，竟化爲七彩光華——赤、橙、黃、綠、青、藍、紫……七道光華分迎「十八變銀槍幻影」，一道光華竟可迎擊三變銀槍，六道光華全數接住銀槍幻影十八變，尚餘一道光華，青光閃閃劃向史思明的脖子，劍法的奇幻精妙，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史思明亦不由大駭，連他亦不敢托大硬碰，雖然他的內功已達金剛不壞的境界，敢於以肉手迎擊徐琿的利劍，卻決不敢以肉頸接這道光華閃電一擊，因爲對手的劍法實在太精妙，太快了，青色光華未至，他豈會愚蠢到以脖子迎敵，史思明心頭大駭之下，不得不撤了槍法，「銀槍幻影十八變」不爲殺人，而先求自保了。只見史思明渾身上下，均爲槍網所罩，把逼近的青色光華擊退三尺。

史思明正暗自慶幸，不料郭子儀用以迎擊史思明「銀槍十八變」的六道光華，既驟失阻力，便如六道電光，向史思明的周身上下三十六處大穴射去，劍法幻變之快，連電光劃過的速度亦稍有不如。

史思明嚇得心膽俱裂，他簡直連迎擊反抗的勇氣亦失去了，他絕望的尖叫道：「這……這到底是甚劍法？天啊！莫非史思明今日命喪於此麼？」

原來郭子儀爲救徐琿生命，因太急逼，只好決然施展他學自「九宮秘洞」的「分光劍法」，去迎擊史思明的「銀槍幻影十八變」奪命槍法，事實上，亦只有這一套博大精深劍光可一分爲七的「分光劍法」，才可克制史思明的奪命槍法。而且郭子儀以他悟創的「無極蓮花神功」爲根基，施展出來，當世中人，自然少有匹敵了。

郭子儀此時見徐琿已脫出險境，史思明又已陷入絕望境地，他也不欲取其生命，便沉喝一聲道：「放下殺人槍，滾下馬背，容你全身而退！」

不料史思明卻硬挺不動，既不撤槍，也不滾下馬背，因爲史思明深知，若如此退縮，他便即被敗挫，今科武狀元之位，已然失去，敗於眼前的無名小輩劍下，這簡直比殺了他更感羞辱，因此他寧願死掉也決定不退。

郭子儀見史思明如此硬挺，死不肯退，不由冷哼一聲，他本意只要史思明肯落馬而退，便不再爲難他，令他稍存面子。但此時見他如此卻心中氣惱，暗道：你這突厥夷州小子，竟如此狂妄狠毒，連殺四位舉子，尚不知好歹，死活不退，簡直視天下如無物，若不給點教訓，只怕日後更狂更毒。

郭子儀心念電轉，手中的「分光劍」劍勢略緩，左手卻運「無極蓮花神功」，沉喝一聲，拍向史思明的前胸。這一擊郭子儀雖然僅用了五成功力，原本難以擊倒史思明，但史思明此際已被郭子儀的「分光劍法」震懾，毫無反擊的勇氣，這一掌便足夠史思明嚐到苦頭了。

只聽一聲悶響，史思明哇地噴出一口鮮血，翻身滾下馬背，掉到地上掙扎不起，呻吟喘氣了。

郭子儀趁勢躍上史思明的戰馬，挺立馬背，形如臨風玉樹，身姿英武極了。

武考場上，千百舉子登時發出一陣怒叫道：「殺！把敗將史思明立斃劍下，以替四位無辜慘死舉子報仇！」

郭子儀卻肅然道：「不然，武考乃爲國民選拔將材，非爲殺戮，若彼此屠殺，便非武考，而是屠場也！史思明雖然狠毒，但死者已簽下生死狀，不可要他以命相賠

啊！」

場上的千百舉子，原被史思明的兇勇震駭，已失去爭雄鬥勝的勇氣，此時見有人替他們狠狠的出了口氣，均不約而同齊聲大呼道：「這位英雄，胸襟廣闊，神武無敵，今科武狀元，非英雄莫屬，我等心悅誠服，再無競逐之意也。」

千百舉子這一聲大叫，場上果然再無人出馬挑戰，演武場上，便只剩下郭子儀勝出，今科武狀元果然是非他莫屬了。

郭子儀本意乃在救人，不料卻令衆舉子心悅誠服，不再競逐，郭子儀無意追求武狀元之位，但卻恰恰是他不爭而奪。

此時徐琿已退回李梅花、李光弼的身旁，他僥倖拾回生命，此時不由向李光弼作了個鬼臉，笑道：「光弼哥哥，今科武狀元若非子儀哥哥所得，我徐琿就第一個不服！老天爺，子儀哥哥的本領，只怕比我那『異人師傅』更厲害十倍呢！」

李光弼亦笑道：「當然啦！我這二師哥不鳴則已，一鳴必驚人麼！但徐兄弟推舉他爲今科武狀元，只怕是因他救你生命之故吧！」

徐琿笑道：「有一點吧！但就算他救的不是我，我既知他的本領比我的師傅猶勝十倍，我連做他的徒弟也不配，還有臉面去跟他爭逐麼？」

李光弼見徐琿滿臉眞誠，知他乃是誠心而發，便不再向他逗笑了。而且李光弼也早就確信，今科武狀元非郭子儀莫屬，因爲李光弼這位契丹人的後裔，甚少向人拜服，唯一的例外便是他的二師兄郭子儀。

不料李梅花卻微歎口氣，悄聲道：「哎，只伯事情絕非如你等所想。」

李光弼知大師姐的「無極神數」的厲害，不由吃驚道：「爲什麼？大師姐，此時場中再無人敢與二師哥競逐，武狀元爲甚不是二師哥的？」

李梅花沉吟道：「倒並非有人出面競逐，那夷州史思明剛才連殺四人，早把衆人的心弄寒了，又怎會有人再敢出馬呢？不過二師弟的運命乃晚成之象，尚要經歷無數艱辛磨折，方可有大成，又怎會如此一帆風順？」

李梅花沉吟之際，李光弼正欲反駁，不料就在此時，主考帥台上的「三鎭節度使」安祿山，忽地把手向四面狠狠一壓，厲聲道：「來人啊！先把夷州舉子史思明扶去養傷，再把武考場四面重重圍困，不准任何一人離去。」

安祿山軍令發下，立刻便有御林軍近萬從四面衝出，對準場上的千百舉子，任何人敢稍有異動，立刻便會圍捕。

武考場上的千百舉子，均被這驚人的突變嚇呆了！

此時安祿山又宣令道：「場上姓郭的舉子，不守考規，值舉子史思明比試之際，竟行偷襲，意圖不軌，先把他拿下，待試後重重懲處！」

安祿山軍令如山，立刻便衝出數十名御軍，如狠似虎的向郭子儀撲來，身手敏捷，顯然均是訓練有素的安祿山親兵。

李光弼、徐琿二人一見，不由大怒，正欲衝出搶救，二人耳際忽地傳入郭子儀的叫聲道：「三師弟、徐兄弟切勿輕舉妄動，否則便正中安祿山的奸計也，他分明已內定武狀元非史思明莫屬，任何不滿意者，必殺毋赦！若然輕出，必墮入其殺人圈套。」李光弼深知二師哥郭子儀處事穩重，聽他這麼一叫，不由猛地一頓。

此時郭子儀竟毫不反抗，任由安祿山的親兵將他綁了，押到一旁。

李光弼不由恨道：「安祿山分明是偏袒史思明這小子，爲甚二師哥竟乖乖受制？憑他的武功，雖或鬥不贏衆軍將，但逃走總綽綽有餘啊！」

李光弼卻微歎口氣，伸手向四面一指，道：「三師弟且看四面的形勢，便知二師弟的良苦用意矣！」

李光弼向四面一瞧，有近千弓箭手，萬箭齊發之下，只怕就連飛蠅也難逃脫了，何況是人？

李光弼驚駭之際，耳邊又傳入李梅花的聲音：「在如此險惡情勢下，我等若有任何輕舉妄動，便給安祿山製造鏟除天下精英，保護他的心腹愛將借口，千百舉子，立刻便成爲箭下冤魂也！」

李光弼怒道：「二師哥的用心良苦，捨一己而存大衆，但難道便眼睜睜瞧著安祿山加害於他麼？」

李梅花沉吟道：「三師弟稍安毋躁！且看情勢如何，再待機而動。」

二人說話時，帥台上的安祿山見郭子儀已乖乖受綁，不由呵呵大笑道：「總算你知機，莫讓千百小輩替你陪葬！」他一頓，便又厲聲道：「郭子儀與史思明這一場比試，因郭子儀違規犯上，意圖不軌，已取消其參試資格，此一場比試便屬無效，依然是史思明勝出，汝等若有不服氣者，可再上前挑戰，但生死自願，與人無尤，絕不許再有偷襲之舉，否則本座決斬毋赦！」

史思明此時又再躍身戰馬，挺

槍大叫，狂態逼人：「有人不要命者，只管出馬受死。」

史思明耀武揚威，一連大叫了數聲，衆舉子畏懼史思明的狠毒，殺人不眨眼，主考官安祿山又明擺著偏袒史思明，就算僥倖勝出，也一如郭子儀受綁待罪的下場，若再出馬挑戰，無疑白白送死，因此衆舉子竟黯然無聲，誰也不敢出馬應戰。

史思明見狀，不由更得意洋洋，他仗恃有安祿山作靠山，根本不把衆舉子瞧在眼內，狂傲的大笑道：「嘿嘿！千百漢人精英，竟怕了吾一根銀槍，如此畏怯，還敢與吾爭奪武狀元麼？」

史思明此話大辱漢人，衆舉子凡有血性者，均咬牙切齒，但又深知出馬應戰，必白白送死，因此敢怒不敢動，恨恨不已。

安祿山眼見史思明已把千百舉子震懾住，竟如寒蟬，寂然無聲，心中大喜，他霍地一躍而起，便大聲宣示道：「既無人敢於應戰，本座便裁決武狀元之人選矣！今科武狀元是……」

「等一等，武狀元乃國家將材，豈可如此草率而決！」

安祿山尚未說出武狀元的人選，帥台左面的副主考官楊國忠，已忽地高叫一聲，阻止安祿山的裁決。

安祿山環豹眼猛地一瞪，盯著楊國忠，冷笑道：「嘿嘿！楊大人，依你之見，如何方算不草率？楊大人可別忘記，你雖然是相國大人，但在武考場上，只是位居吾後的左考官，有甚資格評判吾之裁決！」說罷冷笑不已。

楊國忠的喜怒不形於色，他心中本已恨怒不已，但外表卻深藏不露，楊國忠雖然是憑藉其妹楊貴妃登上宰相的高位，但他亦十分聰明，善於揣測李隆基的心思，因此這才長寵於玄宗皇帝。今科的武考，他本來抱著可有可無的心態，並不著意，但武考場上，突然出現一位突厥人史思明，兇狠絕倫，連殺四人，安祿山又特別偏袒於他，心中便猛然醒悟，識破安祿山主考是假，趁此良機收羅心腹，栽培愛將是眞，而一切均隱藏著一個驚人的野心，安祿山此人委實不可輕覷了。

楊國忠心中轉念，他既然憑藉貴妃妹妹和皇帝妹夫而飛黃騰達，自然十分忠心於這位皇帝妹夫了。但凡對皇帝妹夫不利的事，楊國忠便非要消除不可，他與安祿山固然爭寵，早已暗鬥得不可開交，而安祿山與楊國忠各有所恃，因此誰也不怕誰，雖非明刀明槍，但暗中早已是你死我活的絕局。

楊國忠此時不動聲色的沉聲道：「不然，安大人此言差矣！吾雖爲左面副考官，但亦是聖上欽定，須向聖上盡忠，怎能任人爲所欲爲呢？」楊國忠說得不緊不慢，但話鋒犀利，已隱隱揭示安祿山深潛的用意了，這一招後發制人十分厲害。

安祿山自然深知楊國忠的心思，亦知他是玄宗皇帝眼中的寵臣，一身兼宰相之下十數職，朝政幾乎無出其右，權勢之大，天下側目。但唯一不足的是楊國忠乃文官出身，從未涉足軍旅，因此沒有軍權，這是安祿山的最大長處，亦是楊國忠最致命的弱點，況且此時是在武考場帥台，主帥是安祿山而非楊國忠，因此安祿山根本沒被楊國忠的權勢懾住。

只見安祿山嘿嘿一聲冷笑，道：「嘿，然則楊大人有何高見？今科武狀元究屬何人呢？」

楊國忠非武將之材，他對武學之道根本不知深淺，因此他只知剛才的確是郭子儀中途出手偷襲，以二攻一，史思明才落馬敗挫，但史思明又的確連勝四仗，連殺四人，雖然狠毒，但畢竟是連勝四場，衆舉子又再無人敢向他挑戰，因此今科武狀元之位，似乎是屬於史思明的了，楊國忠對此點竟難反駁。

不過楊國忠又極不甘心，讓安祿山的心腹奪去武狀元之位，假如被史思明獨佔鰲頭，高中武狀元，授以大將之職，對安祿山必死心塌地，那安祿山便如虎添翼，他的野心必是更熾熱了，這可是楊國忠決不願見到的危機，但如何制止，楊國忠卻甚費思量。他心中一動，目光落到右面副主考官李太白的身上，忽然便有了主意，暗道：李白這醉仙人，不是一副憂國憂民的心胸麼？既然如此，他目睹眼下的潛伏危機，必然會有所表示，只要他出面制止，安祿山的野心詭計便必定不能得逞！

楊國忠微微一笑，忽然目注李太白，道：「李大人身爲朝廷欽定的副主考官，難道對武狀元之選，沒有一己之見嗎？」

李太白此時仍在痛飲不止，他一聽，醉薰薰的呵呵笑道：「呵呵！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向天悲。鳥鳶啄人腸，銜飛上枯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百戰死。兵者乃兇器，何必爭不息……呵呵，武狀元屬誰，不提也罷！」

李太白此言一出，聲音雖然輕微，但卻傳遍四下，就連遠在數十丈外的李梅花、李光弼等，亦清楚聽到了。

李光弼尚不明所以，迷惑的瞪大眼睛，李梅花卻不由嘿嘿冷笑一聲：「榮華富貴，京師繁盛，竟把

他的古道熱腸變得如冰寒凍冷了。」

李光弼奇道：「大師姐說的是誰？誰的古道熱腸，變得冰寒凍冷了？」

李梅花哼哼道：「我自然知道此人是誰，哼哼，此人就算化作灰塵，我也認得他呢！」

李光弼更奇道：「那這人到底是誰啊？」

李光弼話音未落，耳際便忽地鑽入一縷尖音道：「喂，你這小子，怎的如此愚蠢？你那大師姐，說的便是我『醉仙人』李太白呢！呵呵，梅花，一別十三年，妳竟做了人家的大師姐啦！」

李光弼不禁又驚又奇，他自然知道，這是那自稱「醉仙人」的「李太白」，在以「眞氣傳音」發話了，但後半句卻似乎是對大師姐李梅花說的，他分明早就知道李梅花的身世來歷了，李光弼不知底細，自然十分驚奇了。

李梅花此時亦微微一怔，顯然她也聽到那「李太白」的傳音，其中的含意顯然已知她李梅花的眞相了，須知李梅花此時化名「李泌」，又女扮男裝，能夠識破的，當世已十分罕見，由此亦足證那「李太白」的功力不但沒有退減，反而更精進了，李梅花忽然明白此點，心中不由一陣欣喜，暗道：他並沒被繁華富貴弄濁，相反更銳敏犀利，顯然他的雄心壯志仍牢牢盤踞啊！

李梅花心中欣喜，因爲她早就認出，今科武考的副主考官，竟是她的胞兄李太白，自小與他相依爲命，她最尊仰的兄長哥哥——謫仙！李梅花正思忖如何與李白相見，求他設法解救郭子儀，不料李白原來早就留意到他四人的動靜了。

李梅花心中欣喜，便亦與「眞氣傳音」，直射李白的耳中道：「好啊！哥哥，你的功夫並沒消退啊！梅花女扮男裝，化名『李泌』，入武考場赴試，竟被你一眼便窺破了。」

李梅花話音未落，耳際便立刻傳來李白的回音道：「梅花，妳好大的膽量，竟敢女扮男裝，潛入這個男子屠場，妳不怕成爲刀下鬼麼？哼哼！」

李梅花格格笑道：「哥哥放心，當今之世，能令梅花成爲刀下鬼的，只怕不多呢！」

李白道：「妳好大的口氣，知否京城重地，臥虎藏龍，武功高絕之輩，何止萬千，怎可如此魯莽？哼，妳這十三年來，拜了何人爲師，變得如此自負？」

李梅花笑道：「梅花所拜的師傳，其中一位是哥哥的舊知故友，另一位卻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有洞天徹地之能，連師傅他老人家亦自歎不如呢！師傅他老人家啊，其中一位便是隱身於崑崙山的一代高僧。」

李白的「傳音」立刻道：「梅花，莫非妳拜的師傅便是崑崙無極神僧麼？呵呵，妳能拜他爲師，是你天大的福氣也，但另一位師傅是誰？當世中有誰能令無極神僧亦自歎弗如！」李白與無極神僧有一段淵源，在李白的眼中，無論武功與禪機，無極神僧均是當世巔峯，而有人能令無極神僧自歎不如的，的確能令李白聳然動容。

不料李梅花卻得意的笑道：「這位師傅，本是無極神僧的師妹，因早年的一段情債，兩人鬧得水火不容，那師妹一怒之下，發誓要勝過無極神僧這位師哥，師妹果然成功了，成爲絕世高人——九宮神尼，她的本事，連師傅亦被難倒呢！」

李白道：「但那九宮神尼又怎會是妳的師父？」

李梅花笑道：「其實我也沒見過九宮神尼，她只是一位無形授藝的隱形師父而已。」

李白起初一派從容，此時才有點興奮的道：「九宮神尼授妳什麼？莫非是她的『九宮神數』奇學麼？」

李梅花道：「是啊！不但如此，九宮神尼還贈我九玄盤，這寶貝十分神驗，竟連國運氣象亦可測也，當眞是驚天動地的大寶貝。」李梅花以爲，她這般一露，必定會令她的哥哥李白吃一驚。

不料李白卻淡然的道：「原來是九宮前輩，此人吾亦見過，當時她曾面聖，於朝廷上直評大唐國運，其言與吾所觀亦大爲吻合，均顯示大唐國運危機在即，浩劫兇兆將臨了！」

李梅花一聽，不由大奇道：「你知道了亦不吃驚麼？這可是關乎百姓蒼生安危的驚天大事啊！」

李白微歎口氣道：「吾憂慽又如何？衆人皆醉吾獨醒又怎樣？單拳獨臂，李白並無回天之力，哎，一切皆天意，勢格如此，夫復何言！」對朝廷目下楊、安獨大，玄宗皇帝老而昏庸，沉迷酒色，國家危機四伏，李白又怎會不知道，可惜滿朝文武百官，皆畏懾於楊、安二人的鐵掌，誰敢妄語，李白明知已勢難挽回了。

李梅花此時的神數奇學，已不在乃兄之下，又初出茅廬，對世途的險惡絕不畏懼，因此一聽便不以爲然的哼哼道：「不料哥哥竟變得如此頹喪，須知天運機兆如此，亦並非不可因勢利導，以求逆轉也，放眼天下，有志之士大不乏人，只要積極進取，匯合天下精英之力，

則上可令天機大勢行而逆轉，中可保家衛國，下可拯救蒼生百姓，盡力而爲，怎知事不可行？」

李梅花朗朗而道，猶如連珠炮發，直把李白的心亦擊得陣陣跳蕩。終於，李梅花的耳際，傳入李白的沉吟音響道：「如今楊、安二人，獨攬軍政大權，勢大如天，玄宗皇帝自納寵貴妃楊玉環，終日沉迷酒色，已從不早朝矣，一切皆楊、安二人統治，朝臣稍有異議，輕則放逐，重則斬殺，已無人敢道出不字了，如此勢格，尚有甚作爲？哎，並非李白意氣消沉，實是蚍蜉撼樹，不自量力也！」

李梅花微一搖頭道：「不然，勢雖艱難，但亦不致無所作爲，導行天機大勢事容從長計議，目下便有一位保國安邦的良材在哥哥眼前，怎不先行設法營救？若能集合天下有志之士，便有化解驚天浩劫的穩固基礎啦，哥哥，快設法救出我那二師弟郭子儀啊！」

李白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妹妹李梅花既拜無極神僧爲師，又蒙九宮神尼傳授九宮絕學，她此行長安，似是有備而來，莫非無極神僧已洞悉天機，化解將屆危機的重任，便着落在李梅花以及她的師弟身上嗎？唔，若然如此，我李太白倒不可坐視不理，以至痛失國家棟樑，無論如何勢須與安祿山鬥上一鬥了。

李白心念電轉，終於決然的傳音道：「梅花，欲救你的二師弟郭子儀，妳千萬不可輕舉妄動，一切見機而行，否則不但救不了妳的師弟，反而累及場中千百舉子無辜慘死。」

李梅花一聽，便不再作聲，因爲她深知她的哥哥李白，智計識見均超人一等，他既然已答應營救郭子儀，便必定已有萬全之策了，她向李光弼、徐琿二人悄悄示意，切勿輕舉妄動，且看她的哥哥李太白如何施妙計救助郭子儀。

李光弼此時才知道，帥台上一直飲悶酒毫不理會武考場中的副主考官李太白，竟是李梅花的胞兄，李光弼暗道：既有「謫仙」李白相助，二師哥必會化險爲夷，因此也稍稍放心了。

此時武考場帥台上，安祿山正與楊國忠虎虎對峙，兩人均各有所仗恃，因此誰也不怕誰，也誰也不服氣，安祿山已打定主意，今科武狀元非屬史思明不可，因爲史思明將是他安祿山日後的一大臂助。

楊國忠也決然阻止讓安祿山因而坐大，如虎添翼，也決意制止武狀元之位授予史思明，只是一時間難尋藉口，作聲不得。

就在此時，忽見李太白把手中的杯酒一飲而盡，呵呵笑道：「楊大人、安大人，其實何必爲武狀元之位傷和氣呢？李白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李白話音未落，楊國忠、安祿山均急忙道：「李大人有何高見？快請說明！」楊國忠與安祿山正爲此事相持不下，李白的決定，對兩人的決定誰的勝負，自然是非常關鍵，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爲朝廷的律例規定，若主考與副考意見相異，以主考官之意爲決，但若兩副主考的見解一致，便足以抵消主考的決定了。因此此時若李白兩面不支持，則安祿山的決定最終確立，但若李白支持楊國忠，則憑兩副主考官之力，楊國忠便佔了上風了，因此兩人都十分急切。

只見李白微微一笑，即從容的道：「依李白之見，舉子史思明固然已連勝四場，但第五場與徐琿之鬥，因舉子郭子儀中途插入，徐琿與史思明均一退一下馬，兩人之勝負已難裁決。而此場按武功而論，則勝出者屬郭子儀，但郭子儀有違考規，亦不能獨佔鰲頭，因此啊……」李白故意一頓，並不立刻說明。

楊國忠與安祿山均不由大急道：「因此如何？李大人快直道己意。」

李白這才呵呵一笑道：「因此郭子儀雖勝而不能獨佔武狀元，史思明亦不能算爲落敗，徐琿亦同一道理。這樣按情而論，今科狀元應爲雙冠，亦即郭子儀與史思明同列武狀元之冠吧，而舉子徐琿，因未能算敗，按名次排列，應屬武探花之次席。上述所判，未知兩位大人意下如何呢？」李白從容而道，他這般裁判，不但兼顧了楊、安二人的利益，且趁機以此來解救郭子儀脫險，又爲大唐江山、天下百姓安危保住了一根棟樑，一箭三雕，神妙之極。

李梅花此時亦正凝運功力，聚於帥台，因此李白的說話，竟被她聽清，她不禁欣然一笑，因爲她終於證實，哥哥李白仍是一位憂國憂民的熱血男兒，而且此計甚妙，必可替郭子儀脫險。

果然，在李白發話後，不到片刻，便傳來安祿山的哈哈笑聲：「李大人之意兩全其美，本座便依李大人之意而行吧！」他一頓，又轉向楊國忠道：「楊大人，你大概亦不會再反對了吧？」

李梅花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因爲楊國忠一言便可以決定郭子儀的生死，楊國忠固然與安祿山爲難，但也並非乃爲國爲民的心胸，於他自己不利的事，他怎會答應？

不料楊國忠欣然笑道：「呵呵！既然兩位大人均一致贊成，老

夫又怎會再持異議？只是該讓郭、史二舉子知悉，此乃聖上的欽點，着二人莫負聖上的恩寵呢！」原來楊國忠極工心計，他既知安祿山決意提拔他的心腹大將史思明，此事已不可逆轉，便立刻想到以「將制將」的辦法。他又親眼目睹郭子儀的神勇，足以克制史思明的狠毒，便趁機來個順水推舟，欣然替郭子儀開脫，又用「聖旨」來鎮壓安祿山，令他不敢再生反悔，同時也可讓郭子儀日後對他楊國忠感恩圖報。

安祿山卻沒再反悔，因爲他的心腹愛將史思明，已按他的心意平步青雲，一躍而成武狀元，他又何必要太露鋒芒，而且他安祿山身爲今科主考官，郭子儀既亦成爲武狀元，他必會對他安祿山感恩涕零，日後收羅己用，諒必亦非難事，只要史、郭兩人，肯效忠於他安祿山，那時何愁大業不成。

只見安祿山一躍而起，以今科武考主帥的身份，向台下的衆舉子宣示道：「奉天承運，聖上欽旨，選拔將材，經五場比試，本座裁定，夷州舉子史思明勝四場，敗一場，本來不屬武狀元之列，但華州舉子郭子儀，雖比試勝出，但有違考規，本該取消武狀元資格，更要重重治罪，本座姑念郭子儀初涉考場，年少無知，特許其將功折罪，與夷州舉子史思明併列武狀元，又長安人徐琿，年少英勇，雖敗於史思明手下，但亦屬將材之列，本座特許其列於武狀元之後，掛武探花之冠，汝等不得異議。」

安祿山這一宣示，即表示今科武考已有結果，武狀元是夷州史思明與華州郭子儀併列，武探花則是長安人徐琿。台下衆舉子眼見郭子儀義氣干雲，英勇無敵，史思明又狠毒非常，誰也不想拿自家腦袋開玩笑，因此再無異議。

郭子儀既被列爲武狀元，他的違規之罪便自然免究。當下親兵鬆了他的囚綁，讓他與史思明一道，戴上武狀元的桂冠，各騎高頭大馬，繞場一周。衆舉子齊聲歡呼，多半是爲郭子儀而發的，相反郭子儀卻一派淡然處之的神態。

協助大唐　冊封太子

三日後是玄宗李隆基賜見武狀元的日子。

本來這是每科武考的例行公事，但不知爲甚，今科卻特別隆重其事，武狀元面聖的這一天早朝，文武百官不但被召集齊全，連武狀元郭子儀的同門師弟、師姐，亦格外開恩賜見。

文武百官見玄宗李隆基忽然如此重視政事，一早臨朝，均又驚又喜，不知發生了什麼重大變故，但亦爲玄宗重新振作而暗欣慰。

玄宗李隆基此時已年登五十，近年沉迷酒色，已不復當年的英明幹練，這時他登上御案，向下面叩頭參拜的文武百官宣道：「朕今日臨朝，乃聞丞相楊國忠之報，稱今科出了兩位武狀元，均英勇之士；又聞大學士李白奏報，道武狀元郭子儀尚有二位同門，均本領高強，有能之士，朕心甚喜，將於殿上賜見，以便由朕親自考證。」

玄宗話音甫落，宣旨官即大聲道：「聖上有旨，宣武狀元郭子儀、史思明，武探花徐琿，及武狀元同門師兄李泌（即李梅花的化身），師弟李光弼等五人晉見。」

郭子儀等五人，早已在殿外候旨，聞宣即由太監引領直至階前，向玄宗李隆基參拜。

李隆基定睛向五人一望，目光先落在郭子儀身上，但見他儀表堂堂，身長七尺，體格雄偉，貌極英武，心中欣然，宣道：「武狀元郭子儀平身！且稍候片刻，朕於殿上面試。」

郭子儀從容回道：「臣郭子儀遵旨。」

李隆基又目注史思明一眼，見他面肉橫生，勇悍絕倫，心道：此人若駐守邊關，則四夷必望而生畏，於是也宣道：「武狀元史思明且候面試。」

史思明也應諾一聲「遵旨」，接而又嘉勉了武探花徐琿幾句，讚他年少英雄，好好爲朝廷效力，卻先不封賞。

李隆基的目光，這才落在李泌（李梅花）、李光弼身上，但見李光弼目中精光灼灼，李隆基青少年時亦曾習武，因此識得此乃武功極高之象，便向李光弼問道：「汝乃武狀元郭子儀師弟李光弼麼？」

李光弼回道：「草民正是李光弼。」

李隆基又道：「汝祖籍何處？」

李光弼道：「草民是營州契丹族人，但自小與娘失散，幸蒙師兄郭子儀等救助，得拜崑崙無極神僧爲師，學成之後，立誓爲大唐朝廷效力，以報漢人助我之恩。」李光弼這話倒是有感而發，出於一片眞誠。

李隆基人本英明，只是近年沉迷酒色，才變得昏庸，但當他提起精神，他的目光依然十分銳利。他目睹耳聞李光弼，心中不由一陣欣喜，含笑道：「李光弼，你既有此大志，爲甚於武考場上，不以眞本領與人爭鋒較量呢？」

李光弼呵呵笑道：「李光弼視郭子儀如同胞兄長，他既已獲武狀元桂冠，亦恰如我李光弼得到一般無異，我日後又跟隨師兄，亦即爲

大唐君民效力，既然如此，李光弼還去爭什麼呢！」

李隆基一聽，因李光弼的率直而大喜，他不禁微笑點頭道：「好，你身為契丹族人，尚且如此忠心於朕大唐朝廷，比起有等逆子忤君之漢家亂臣賊子，你猶強勝多了，朕且允你提出所謀，欲朕封你何官職，你但直道無妨。」

李隆基金口一開，殿上文武百官，包括「三鎮節度使」安祿山，今科武狀元史思明，均聳然動容，安、史兩人暗道：這豈非太便宜了李光弼這小子嗎？他不必花費什麼力氣，竟蒙皇帝開金口，任他求索利祿功名，特別是若李光弼求索的是武職，那將大失安祿山獨攬兵權的策略，因此安祿山不由緊張起來，密切留意李光弼的動靜，只要李光弼稍稍露出有爭兵權之意，安祿山斷然決定反對到底。

不料李光弼卻淡淡的回道：「多謝唐皇恩典，但草民的師兄郭子儀，已蒙朝廷欽點為武狀元，助師兄即助大唐君民，因此草民願追隨師兄郭子儀，請皇上不必再向草民封賞。」

李光弼此言一出，在場之文武百官有的點頭暗讚，有的微笑示敬佩，而安祿山也終於微鬆口氣，因少了一個勁敵而稍稍安心。

玄宗李隆基見李光弼如此忠心於師兄郭子儀，心中不由又一陣欣喜，暗道：郭子儀有師弟如此忠心，其人必定有其過人之處，看來似不失為朕的大將人選，李隆基心中轉念，但卻沒明白表示，因為他尚要當面考證兩位武狀元的本領。李隆基清醒處政時，竟與他沉迷酒色時判若兩人，顯得十分精明。

李隆基此時又把目光落在李泌（女扮男裝的李梅花）身上，只見他（她）神采豐盈，俊朗之極，心中十分欣賞，破例的含笑道：「唔，你便是武狀元的大師兄李泌麼？」

李泌——李梅花此時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自己一時興之所致，女扮男裝，化名李泌，入武考場湊熱鬧，不料惹出如此多風波，今日更要以「李泌」身份面聖。哎，從此之後，只怕再難脫身，回復我李梅花女兒家的身份了，今回當眞是弄巧成拙，騎虎難下啦，李梅花無奈回答道：「是，草民正是武狀元郭子儀的師兄李泌，李泌參見聖上啦！」

此時，文華閣大學士李白，亦在文臣班中，他一聽李梅花竟如此回話，心中不由大吃一驚，暗道：梅花眞的膽大包天，你女扮男裝，入武考場湊熱鬧，也還罷了，今日面聖，正好趁機向皇帝請罪，以求寬恕，卻又不肯認錯，甚至一錯到底，在皇帝面前仍堅持「李泌」的身份，須知這是「欺君犯上」的死罪啊！此事卻如何化解？

不料李隆基見了李梅花，心中十分欣悅，見她回話得體，又添了幾分喜悅，含笑目注李梅花道：「好，那朕問你，李泌，你精於何種本領呢？只管大膽如實奏上，待朕量才擢用。」

李梅花（李泌）正欲回話，李白已搶先一步，出班奏道：「皇上，臣聞今科舉子李泌，雖乃武狀元郭子儀同門，但武功拚鬥，非其所長，因此不必面試擢用此人也！」

李白之意，乃不想李梅花陷得太深，假如她眞被封賞官職，那她無意中犯下的過失，便造成「欺君犯上」的彌天大罪了，因此李白極力阻止李梅花的進一步胡鬧，希望此事很快便不了了之。

不料玄宗李隆基卻不肯放過，他又含笑問道：「唔，李泌既是武狀元郭子儀的同門，名師出高徒，他雖不擅長武學之道，但想必亦學有所成，到底有何本領，快奏上朕知！」玄宗李隆基又特別加了一句道：「李卿家，你莫非隱而不奏，不欲朕得上乘人才嗎？」

李白無奈道：「臣不敢！臣聽聞舉子李泌，曾習九宮神數之學，若皇上欲試其才，可從此入手也！」

李隆基平生甚迷玄學之道，他一聽大喜道：「好極了，李泌，你且於朕面前，試演你的『九宮神數』之學吧！」

李梅花（李泌）此時已騎上虎背，退縮不得，無奈呵呵一笑道：「既皇上如此有興趣，草民便試試獻醜吧！草民盤上有字十個，皇上只須着人親手撿拾，草民便可據其所拾之字，測其身世來歷，以及時下的吉兇禍福也。」

李隆基欣然道：「衆卿家，汝等若有疑難未決，可上前試試其能。」

果然有一位翰林學士徐正上前，伸手拈了一個字，湊前一看，原來是一個「酉」字，便遞給李泌（李梅花），一笑道：「請測吾心中疑難。」

李梅花（李泌）看了徐正所拾之字，微一沉吟，便微笑道：「大人必於昨晚飯時分飲酒，必有所遺失，所失亦必甚巨，未知是否？」

翰林學士徐正一聽，便不由呆了呆，尚未及答話，李隆基已急不及待的問道：「徐卿家，是否如此也？」

徐正不敢隱瞞，連忙奏道：「是！是！神驗之極，微臣昨晚果然與友好重逢，痛飲一番，不慎卻把百兩黃金遺失，本來欲送友好作急用，不料卻空空如也，微臣正為此事為難呢！」

李隆基一聽，樂得大笑道：「好！好本領，李泌，你是如何測字的？」

李泌（李梅花）微笑道：「簡單之至，『酉』加『水』，即一個『酒』字，由此可判徐大人必飲酒也；又『酉』屬午後六、七點時分，因此再可判其飲酒於晚飯時；再者『酉』乃『酒』字失水，『水』即『金錢財物』也，因此當可判知徐大人已失財物。草民不外依實而判吧了！」

李梅花此言一出，翰林學士不由連連點頭，連稱：「神技！神技！當眞神乎其技也！」

李隆基更高興了，他仍想再考試，便把目光轉向武臣班中，含笑道：「有哪位卿家願上前測算？」

武臣班中，有西平郡王哥舒翰，年登花甲，此時正在長安療養，今早亦被召上朝廷來了，尚有都尉封常清、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等。安祿山以「三鎮節度使」的地位，居武臣之首。哥舒翰、封常清、高仙芝等人，均久經戰陣之將，不大相信這等玄學之道，因此均沒任何表示。

安祿山為討好李隆基，又欲親自出面，挫一挫郭子儀同門的銳氣，便出班大笑道：「好！那安祿山便遵旨一試吧！」安祿山說罷，果然伸手在盤中拾起一字，他一看，亦是一個「酉」字，心中不由大樂，暗道：剛才你已判「酒」，此時絕不能再重復所判，且看你如何收場。

不料李梅花（李泌）向安祿山所拾的「酉」字一看，略一思忖，便朗聲道：「安大人早年必曾經營鐵匠之業，力氣驚人，憑此而投軍，才有今日之成也！」

安祿山一聽，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心道：這小子好厲害的測算本事，吾少年時因衣食無著，果然曾去當鐵匠，練成一身力氣，再去投入張守珪麾下，幸而終有今日之榮貴，但這是隱秘之密，絕不會有人知悉，這小子怎的一口便喝破了呢，這簡直是活見鬼了。

安祿山正驚奇聞，玄宗皇帝已向他含笑道：「原來祿兒曾做過鐵匠，練就一身力氣本領，效忠於朕，這身世經歷原來也瞞不過李泌也，祿兒，你的身世來歷到底是否如此？」

安祿山見李隆基稱讚，無奈的回道：「回皇上，祿兒少年時果然做過鐵匠，李泌所判，十分靈驗，倒教皇上見笑了。」

李隆基大笑道：「好！很好！李泌的本領固然驚人，祿兒也夠坦率，足證皆忠心於朕也！」

李隆基一頓，又目注李梅花（李泌），滿面含笑道：「李泌，你欲求朕封賜什麼呢？」皇帝向臣屬詢問封賜，這是皇帝對臣屬十分欣賞的隆遇，天下人能拒絕的，只怕已不多見。

不料李梅花卻不假思索，朗聲道：「草民不想做官，也不想求甚封賞，但願能為國家、天下百姓盡一點力，則於願足矣！」

李隆基卻絕不肯放過李泌這等人材，他此時猛然想起，直到此時太子之位尚虛懸而未決，便肅然認眞的對李泌（李梅花）道：「很好，你既有為國為民之心，那朕便成全你此願，朕先封你為『太子太傅』，待朕不日冊立太子，即全力輔佐，使勤政愛民，令天下長治久安，你為國家、天下百姓盡力的心願，不就完全滿足了嗎？李卿家幸勿推辭！」

李隆基此言一出，朝殿上一片肅靜，因太子是日後的皇帝，「太子太傅」之職非同小可，皇帝從不輕易授人，如今太子之位未決，李隆基竟先行封賞李泌（李梅花）為「太子太傅」，這次是來得突然之極。此時不但滿朝文武百官愕然，連李隆基身後的內侍高力士，亦暗暗稱奇，心道：我高某人正為皇上冊立太子之事擔憂，不料太子未立，「太子太傅」卻已降臨，莫非此乃天意，化解天兆兇危的重責，便著落在這位少年郎君身上嗎？

李白一聽，心中不由又驚又喜，驚的是李梅花竟有幸成為未來國君的師傅，肩負令天下長治久安的重職，這可是連自己亦難企求的良機也，但李梅花畢竟是女兒之身，她如何出任「太子太傅」之職？此職歷來不容女子插手的啊！就連女皇帝武則天朝代也決不能，將來萬一露出破綻，這極可怕的後果如何收拾，李白心念急轉，當眞為難之極，也不知如何替李梅花開脫這困局了。

一時間，朝廷之上，竟陷入一片如驚雷過後沉寂，朝中有識之士均預料，這或許是暴風雨降臨的前奏了。

此時，頗感驚愕的李梅花尚未有所表示，大感震驚的宰相楊國忠，三鎮節度使安祿山，尚未來得及反對，殿外已有傳候太監匆匆進奏：「啟奏聖上，外面有回紇國狼主安骨達，遣使朝賀，並上貢四大寶物，祈聖上裁決。」

李隆基一聽，不由沉吟道：「回紇國久未來朝，如今忽然降臨，是甚用意？所貢又是何寶物呢？」李隆基的疑問，文武百官皆無人敢於回答。

原來回紇國主安骨達，有國師長眉眞人進言道：「大王，臣長眉昨夜觀天象，見中原帝星昏暗，主有喪國之兆，臣特獻上四大法寶，以考驗大唐君臣，若無能人，則大

王可趁勢起兵，搶奪中原國土，甚或取而代之，何樂而不爲啊！」

狠主安骨達一聽，大喜道：「國師此言，甚得吾心，吾亦久有圖取中原之意也！既然如此，吾便派使攜同四大寶物，藉入中原大唐朝賀之機，探聽虛實，以圖起事進取吧！」

於是，回紇國師長眉眞人，便率百人親隨，攜同四件寶物，以朝賀爲名，渡海入中原唐都長安城來了。

當下李隆基沉吟半晌，見羣臣無人敢回答，無奈只好下旨道：「傳旨請回紇國使臣進殿朝見。」

不一會，傳旨太監引領一位長眉番服之人，神色陰沉，不卑不亢，見了皇帝李隆基，亦只長揖不拜，道：「回紇國師長眉眞人，奉吾大王之命，入唐都朝賀，願唐皇萬歲！」

李隆基見長眉眞人，雖揖而不拜，但亦是一番朝賀之意，便沒有深究，轉而道：「唔，免禮！聽說狠主向朕獻上四大寶物朝賀，怎不見呈上？」

長眉眞人一聽，伸手一拍，立刻殿外便有他的親隨數十人抬了一個大鐵籠進來，籠中竟囚著一頭兇猛的怪獸，身高三尺，獅頭豹尾，狀甚溫馴，不知是何怪物。

長眉眞人說罷，從親隨帶來的錦盒裡面，取出三樣東西，呈上玄宗皇帝，高力士走下金階，代李隆基接了，隨又呈上李隆基過目。

李隆基先向其中一錦盒的「美珠」一瞧，只見原來是一顆大如雞蛋的明珠，光華燦爛，五色霞光，莫名其貴，亦莫名其妙。另一錦盒是一把玄弓，通體烏黑，也不知有多大勁力才可拉動。第三個錦盒內裝一封書函，函中的文字古怪之極，或如蟻行，或似蛹伏，有的半圓近扁，有的如絲網如水草、東歪西斜、牽連不斷，竟無一字可以辨悉。

李隆基心中又驚又喜又怒，複雜之極，他深知這是回紇國有意考驗大唐這「中原之國」了，若不能識破，必被他輕視，則從此邊關便危矣！李隆基雖能文能武，他也莫識其妙，這卻如何是好？李隆基心中沉吟不決。

此時那回紇國國師長眉眞人又奏道：「啟奏唐皇，吾主有話奉上：此四樣東西，皆回紇至寶，若能通悉書函，辨察寶珠，拉動弦弓，降伏神獸，則回紇國甘拜下風，臣服大唐，世世朝賀，歲歲進貢！」

李隆基一聽，便不悅的插口道：「若不能辨到呢？」

長眉眞人微哼一聲道：「若堂堂中原之國，亦不能辨番邦之物，則豈能自稱『天子之國』？就算唐皇以武示威，吾異邦之人，亦口服心不服也！」

李隆基一聽，作聲不得，他深知回紇與胡人、契丹等異邦饒勇非常，若被其輕視大唐，則大唐江山勢必永無寧日矣！李隆基沉吟半晌，心中似乎有了主意，神色亦不由一鬆。

只見李隆基目注階下的安祿山，滿懷希望道：「祿兒，你出自胡族，當可辨悉此回邦之文，快上前爲朕辨悉！」

安祿山一聽，先目注回紇國國師長眉眞人一眼，兩人瞬間心領神會。安祿山一反常態，並不刻意討李隆基的歡心，回奏道：「皇上，兒臣小時家貧，曾當鐵匠謀生，此點已由李泌證實。因爲兒臣識字不多，只精武藝，辨文察字，實非兒臣所長，望皇上恕罪！」

安祿山竟肯自暴其短，一口回絕，李隆基心中不由一涼，但又不便責安祿山，因爲他畢竟只是一員武將。

安祿山瞥見李隆基爲難的模樣，立刻趁機進言道：「皇上，兒臣素知宰相楊大人精通文墨，請他辨認，必奏奇功！」

李隆基一聽，目光霍地落在楊國忠身上，沉聲道：「卿家身爲文臣首輔，快替朕繹此異文！」

楊國忠無奈出班，由高力士捧著那份「異文」，展現於楊國忠眼前。楊國忠定睛一看，只見「異文」上蛇行蟻動，又如萬箭穿心，楊國忠連冷汗也冒出來了，因爲他竟連「異文」上的字跡也瞧不清，更休說破解釋辨認了，楊國忠冷汗直冒，心中又恨又驚，他深知已被安祿山這大對頭推入火坑，若不能脫困，便必被烤灼而亡，絕無倖免，楊國忠幾乎急瘋了。

此時，回紇國國師長眉眞人見堂堂大唐宰相，竟亦一派惶急無措的神氣，料定他必不能翻繹「異文」，不由微哼一聲，不屑的道：「哼！大唐號稱天朝，君是天皇，臣是天星匯聚，嘿嘿，是眞是假，立刻便可見分明也，好，好極了！」

唐玄宗李隆基狠狠的瞪了長眉眞人一眼，又恨恨的盯著不知所措的楊國忠，氣惱得說不出話來。被異邦如此羞辱，竟無法發作，這在李隆基登基以來還是第一次碰上，他心中的恨怒無以復加，他此時就連他最寵信的宰相楊國忠亦想殺了，誰叫他竟不能替大唐天子挽回面子。

長眉眞人的狂傲，不料卻激起了一位一直微微冷笑的文臣，他站列於文臣班中，自回紇國使臣進殿後，他冷眼旁觀，並無任何表示，甚至目睹李隆基恨怒交集，楊國忠急如熱鍋之蟻，亦無動於衷。不

過，當長眉眞人口出狂言，當廷羞辱國體時，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此人便是大學士李太白。

李白於文臣班中運眞氣聚於雙目，隔了近丈，向高力士手捧的「異文」一看，微一思忖，便從容的呵呵笑道：「番邦異物，竟敢如此輕覷我中國麼？偌大中國，臥虎藏龍，怎容汝異邦如此狂妄！」

李白此言一出，李隆基不由大喜，忙道：「李卿家，快替朕解困，朕當重封賞。」

宰相楊國忠也大大的鬆了口氣，視李白爲救命恩人，他深知假如無人釋解「異文」，玄宗皇帝羞惱之下，必殺他以消心中之恨，剛才片刻之間，他幾乎已踏進鬼門關了！而拉他回來的竟是這位他楊國忠一直輕視爲「狂妄無知酒鬼」的「謫仙」李太白。

只見李白步出班中，向李隆基微笑道：「臣斗膽而出，非爲皇上封賞，實不容異邦之人，輕覷我中華炎黃子孫、大唐天下也！」

李隆基又驚又喜，忙道：「是，是，李卿家快展示你的八斗才華吧！」

李白從容一笑，隨即朗聲道：「啟奏皇上，此表之文，並非時下回紇通用的『薛延陀文』，而是曾於回紇流行一時的『烏羅渾文』。」

李白此言一出，玄宗李隆基尚難分眞假，但長眉眞人已臉色一變，沉聲道：「噢！李大人好銳利的眼力，隔了一丈，竟可道出吾邦之文字來歷也！哼，但李大人何以知之，只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吧！」

李白絕不生氣，從容之極的呵呵笑道：「汝回紇一部，原於薛延陀北境，居近婆陵水，距我大唐京師六千九百里，約有兵五萬，人口十萬，先屬突厥，國主乃女性，名烏羅渾主，創『烏羅渾文』，通行於回紇，後烏羅渾主死，其主菩薩爲主，菩薩甚有膽識，於太宗貞觀二十一年率其部臣附大唐，方正其部名爲『回紇』，又廢『烏羅渾文』，另創今日通行之『薛延陀文』，因此，『烏羅渾文』於汝邦能書、能識者，只怕亦屬鳳毛麟角也！」

長眉眞人一聽，額上不禁滲出冷汗，因爲他自己也並不認識表上之文字，全靠邦中長老解釋一番，他才勉强知悉表中之意，不料卻被一位不到四十歲的中原文臣一口便喝破了，他心中不由一陣發虛了。

玄宗李隆基一聽，不由大怒道：「汝回紇竟敢以湮沒之文字書表呈朕，存心戲弄、侮漫朕之大唐，不怕朕之大軍把汝回紇踏平嗎？」

長眉眞人的傲氣，此時已被稍稍打消，但仍硬挺道：「啟稟唐皇，回紇並無戲弄、侮漫大唐天朝之意，只要貴國能破釋表文及寶物，回紇自然臣服，世世來朝貢賀也！」

李隆基此時膽氣大壯，因爲他知李白之才，他既知「異文」來歷，豈有不知其文之理？他嘿嘿一聲道：「好！汝視朕天朝如無物，如今朕便讓你立刻貼服，李卿家，且爲朕宣讀此異邦之表文，汝異邦之人，快洗耳恭聽吾天朝能人之音。」

長眉眞人半虛半怯，但事已至此，只好硬著頭皮道：「小使自然恭聽貴邦大臣釋此異文。」

李白微微一笑，即朗聲而宣讀，原來他過目不忘，記憶力驚人之極，剛才凝運眞氣一瞥之間，「異文」內容，便已全數攝入眼中了。

只聽李白朗聲道：「此回紇表文乃曰：回紇大可汗安骨達書致唐朝天子，自你據佔饒樂、松漠、逼趕奚與契丹二邦之後，復向孤部逼近。然而孤聞：如有智謀，就敢把手放於獅子頭上；若有膽量，就可將老虎的腰子拿到手裡。我回紇兵多將廣，足智多謀，豈似奚與契丹，甘受你之驅逼，今遣使遞表，請先破釋此文，再請能人拉玄弓，馴神獸；若能成功，明珠一顆，呈奉唐皇，回紇將世代稱臣；若不能者，回紇請將關內，河北二道割讓吾邦，否則孤將令大唐北疆永無寧日……回紇可汗安骨達呈上。」

李白朗朗而讀，李隆基越聽神色越沉，末了哼了一聲道：「哼！回紇使臣，汝邦好大的膽量，竟敢向朕索要疆土，哼哼，朕先踏平汝回紇小國，讓汝等於地獄去評估我朝虛實！」

李隆基氣怒，不過回紇國使臣長眉眞人卻毫不畏懼，他再向玄宗李隆基揖拜道：「啟奏唐皇，小使尚有話呈上。」

李隆基怒道：「汝尚有甚話說？」

長眉眞人朗聲道：「天朝大國，果然人材濟濟，片刻破釋吾回紇秘文，小使佩服。但此乃文科，未知武備，吾主表中不是呈奏唐皇，若有能人，拉玄弓、馴神獸，則明珠一顆呈獻唐皇，更保證永世臣服嗎？唐皇若揮軍北犯回紇，回紇國雖小，必奮力抵抗，屆時必死傷甚衆，何不於此時表現神功，拉玄弓、馴神獸，若能辨到，則可免卻大軍征戰之苦，省卻一場慘酷殺戮，何樂而不爲哉？望唐皇愼而處之。」

玄宗李隆基一聽，尚在沉吟未決，安祿山會意，即向玄宗李隆基進言道：「皇上，兒臣以爲，回紇雖然無禮，但彼邦小國，不悉天朝威

儀，也不必與之計較。若能令其臣服，當可除北彊之患，皇上也可永享太平，實不戰而勝之上策啊！」

李隆基一聽，他對安祿山的忠心並無絲毫懷疑，因此便向安祿山道：「唔，祿兒所言也有道理，但如此鐵弓，如此怪獸，誰可拉動，誰可降服？祿兒有甚人選？」

安祿山與回紇國師長眉眞人，原來早有密議，彼此結盟，日後若安祿山起事，長眉眞人必說服回紇國主安骨達，發回紇兵響應。此時安祿山不但要暗中救護長眉眞人，更欲趁機讓他的結拜兄弟史思明更獲皇帝的寵信，只見安祿山毫不猶豫，即朗聲道：「兒臣舉今科武狀元史思明，此人天生神力，饒勇非凡，必有能耐拉鐵弓、馴神獸，望皇上恩准！」

李隆基一聽，大喜道：「祿兒所言甚佳，朕正欲面試今科武狀元的本領，正好以此爲考題，且讓兩位武狀元盡展其能！」李隆基一頓，又道：「望全力施爲，莫失了朕的天朝顏面。」

史思明亦正躍躍欲試，他一聽便立刻道：「臣遵旨！」只見他大步上前，先目注那柄「玄弓」一眼，但見「玄弓」之把，乃以「玄鐵」所造，要拉動非要天生神力不可，史思明並不畏怯，猛吸一口氣，伸手取過鐵弓，勁運雙臂，大喝一聲，鐵弓猛然一震，竟被史思明拉開了一半，其形如一鈎新月，倒也贏得一陣喝彩，特別是安祿山，更大聲叫好，以替史思明助威。

殿中的李梅花「化名李泌」、郭子儀、李光弼、徐琿四位少年男女，均若無其事，從容而立，似不屑與人爭甚恩寵。李白瞧著，不禁暗暗點頭，心道：這四人寵辱皆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隱隱已有大將氣度，這才是國家的驚天棟樑啊！李白心中已有定奪，他決心不惜一切，亦要向玄宗皇帝保舉四人，以爲彼等打好日後爲國爲民、拯救蒼生的堅穩基礎。

就在此時，史思明挽著鐵弓，走到囚著怪獸的鐵籠前面，運力一拉，仍然僅拉開一半，史思明卻當作已拉開了鐵弓，向怪獸大喝一聲道：「汝尚不臣服麼？」

不料那怪獸似已通靈，如電光的雙目射向史思明，見他手中的「玄弓」僅拉開一半，忽地一躍而起，四蹄撐開，毛衣一抖，大吼一聲，這一聲怪吼，威猛之極，直震得似地動山搖，連金鑾殿上的琉璃瓦亦格格作響。文武百官，皆臉色蒼白，驚惶失措，玄宗李隆基因近年酒色過度，亦被震撼得手足發抖，心蕩神搖，驚怒道：「史思明，你這算馴獸？簡直令牠更兇惡也，快快退下，讓有能者上前降獸。」

史思明滿臉羞慚，無奈只好放下「玄弓」，退到一旁去了。

回紇國國師長眉眞人，此時臉露不屑神色，哼了一聲道：「哼！原來所謂武狀元，於天朝中千挑萬選之武將，其技亦不外如是哉！」

長眉眞人的諷刺，卻把一直從容而立的郭子儀激怒了，他疾速上前，決然向李隆基奏道：「皇上，末將願爲大唐降服此獸。」

李隆基回過神來，目注郭子儀，喜道：「好！郭卿家亦今科武狀元，且上前施展神通，莫被異邦之人瞧扁了我大唐人材。」

郭子儀毫不遲疑，疾步走到鐵籠前面，抄起「玄鐵弓」，他猛吸一口眞氣，把「無極蓮花神功」提升到七成，一般强渾如洪流的柔力，聚於雙臂，綿綿不絕，他緩緩一拉，玄鐵弓竟漸彎曲，終於拉成大滿貫，猶如手抱一輪明月。

此時殿上也並無喝彩聲，因爲文武百官吸取了史思明的教訓，心知拉得開鐵弓，亦未必可令怪獸馴服。

只是鐵籠中的怪獸，果然亦一躍而起，雙目如電，射向郭子儀。牠雖見郭子儀已把玄鐵弓拉了滿貫，但仍不服氣，如獅如虎的怪獸頭一昂，又發出一聲更威猛的怪吼，這一聲怪吼，比剛才更有震撼力，文武百官中，有膽小文弱的，竟有二、三人不支倒地昏過去了。

就在金鑾殿上，大唐君臣一片驚惶中，只見郭子儀沉嘯一聲，猛地把拉滿貫的玄鐵弓一放，作勢向怪獸射去！只聽嘯的一聲尖鳴，那威風凜凜的怪獸突地渾身一抖，牠的吼聲竟減弱了幾分。

郭子儀猛然醒悟，原來鐵弓拉滿貫後，再彈回原位，所發的嘯鳴是怪獸最畏懼的，他已不再遲疑，猛地再拉滿鐵弓，再放開彈回，又一連拉了二次，發出三下嘯鳴。說也奇怪，「玄鐵弓」每發一聲響，怪獸的吼聲不但完全沉寂，而且竟伏在籠中一動不動，只有如鐵鞭的尾巴，向郭子儀一擺一搖，就如向馴狗的主人致敬似的。

這一驚人變化，令大唐君臣，從玄宗李隆基到文武百官，均震懾住了，好一會，殿上才騰起一片喝彩聲道：「郭武狀元神通蓋世，連拉鐵弓三次，令怪獸神服，眞大唐天朝的棟樑啊！」

李隆基此時亦轉憂爲喜，他竟忘了自己是萬乘之尊，走下金階，親手挽住郭子儀的手臂，動情的道：「卿家且起，讓朕仔細看看你。」

郭子儀心中亦不由一陣激蕩，他早聽說當今玄宗皇帝李隆基，在他中、青年之時，曾有一段光輝政史，且慧眼識人，如賢相姚崇、宋

璟、張九齡等，皆一代相材，與李隆基一道，勤政愛民，終開創了長達三十年的「開元盛世」，百姓蒼生著實過了一段安樂太平的日子。後來聽說李隆基沉迷酒色，特別是寵幸楊貴妃後，從此不再早朝，荒廢政事，受奸人迷惑，才致今日危機四伏的局面，不料玄宗皇帝今日尚能如此紆尊降貴，厚待於己。郭子儀的心中，對大唐天子的忠心，不禁又添了幾分了。

李隆基只見郭子儀驀地抬起頭來，目中精光灼灼，英武極了。李隆基心中十分欣喜，他連連點頭，仔細問了郭子儀的祖籍、家世、來歷，聽說他是華州郭姓族人，又連聲道：「朕早年落難，亦到過華州，可不乏義氣干雲的英雄好漢啊！好，很好，天幸今日賜卿於朕也！」

李隆基說罷，轉身重登御案。神色一沉，目注回紇國國師長眉眞人，厲聲道：「汝尚敢輕覷我大唐天朝嗎？」

長眉眞人眼見郭子儀大展神威，把回紇異獸獨力降服，心中已驚奇萬分，因爲這頭異獸，在回紇集千軍之力，佈下天羅地網，才勉强把牠收押入籠，但其怪嘯聲，依然令回紇君臣魂飛魄散，被回紇人視爲如「天神」一般的神物。不料郭子儀年紀輕輕，竟令神獸降服，猶如馴狗見了主人，此時長眉眞人心中早就變得虛怯萬分，此時一聽唐皇厲聲責問，不由雙膝一軟，當場跪下叩拜道：「小臣愚昧，冒犯天威，今日親眼目睹天朝之邦，文臣博古通今、才高八斗，武將神功蓋世、忠心耿耿；但有如此賢臣勇將健在，回紇小邦從此不敢萌異心矣，望唐皇恕罪。」

玄宗李隆基見回紇使臣終於拜服，心料北彊從此可保安寧，不由大喜，他緩緩的下旨道：「回紇使臣，朕本欲治汝輕慢之罪，姑念異邦不知天朝禮儀，不加深究，汝回故土，著實向汝回紇國主曉以大義，莫生異心，貴邦四大寶物，朕已收下，今賜你黃金千兩，美酒十桶，攜回回紇，讓汝等君臣同樂，汝去吧！」

長眉眞人心驚膽顫，傲氣全消，見唐皇有如此厚禮轉贈，又喜出望外，連忙叩謝，拜辭出殿去了。長眉眞人甚至連安祿山亦不敢再瞧上一眼，恐怕他給自己帶來可怕的殺身滅國之禍。

玄宗李隆基此時向御案上的「大明珠」瞧一眼，但見光彩耀目，暗道：若把它轉贈貴妃美人，必可令她嬌媚百生，想到妙處，李隆基不禁呵呵而樂，笑畢，他才目注郭子儀，滿心喜悅的道：「郭卿家，朕欲留你在朕身邊，與左錦衣大將軍陳立禮並列，任右錦衣大將軍之職，你可樂意？」

李隆基此言一出，文武百官均聳然動容，因「錦衣大將軍」統御京城禁衛、御林三軍，權責之大，與宰相亦不相伯仲，由此可見，李隆基對郭子儀的隆恩浩蕩了，安祿山更恨得牙癢癢的，心道：這尊崇之位，本由我安祿山出任才是，如今卻白白殺出這姓郭的小子，日後的大計，只怕又平添阻困了，他不禁有點後悔，當日同意讓郭子儀並列武狀元，哼哼，當初一刀把他殺了，不就除掉日後的心腹大患嗎？

宰相楊國忠卻是另外一種心態，他暗自慶幸當初力主讓郭子儀並列武狀元，當時的用意是爲了制衡安祿山的心腹史思明，不料誤打誤著，郭子儀果然本領驚人，大受皇帝賞識，更委以重任，一旦他貴爲「右錦衣大將軍」，自己再稍加拉攏，郭子儀必感恩圖報，合力牽制安祿山這胡人小子，必可令其動彈不得也。

想到如此妙處，楊國忠也不待郭子儀回話，先就出班奏道：「恭喜聖上，今日喜獲能人，封任『右錦衣大將軍』，當眞慧眼識人，足令京城穩如泰山，郭子儀，快上前叩謝聖恩啊！」楊國忠末了又加一句，他似乎比郭子儀更焦切熱心。

郭子儀緩步上前，先行叩謝，卻又朗聲道：「末將郭子儀，有心願啟奏皇上。」

李隆基含笑道：「郭卿家，你尚有甚心願？只管奏上朕知。」

郭子儀毫不猶豫，朗聲道：「皇上，末將以爲，郭子儀閱歷尚淺，功績微薄，驟升如此高位，不但三軍不服，末將自己也深感汗顏，因此叩請皇上收回聖令，另行委派，則上合朝廷律例，下合末將心願也。」

郭子儀此言一出，文武百官又一陣嗡然迴响，有人低議郭子儀眞不識抬舉，連如此尊崇之位亦甘願謝絕，有人爲他擔憂，暗道近年從來無人敢如此違逆皇上的旨意，且此旨乃皇恩浩蕩，郭子儀竟不肯領情，要皇上收回聖旨，這豈非自取殺身之禍麼？

大學士李白卻欣然一笑，暗道：郭子儀果然虛懷若谷，絕不恃功生驕，果然不失爲一代將帥之材，只是未知他的心願是什麼，皇上又是否恩准？

李白轉念之際，玄宗李隆基已有所反應了，他不但不生氣，反而因郭子儀的虛懷坦蕩而欣喜，他含笑道：「噢！郭卿家既如此以爲，朕也不想勉强，你且向朕奏上，你欲求的心願是什麼呢？」

郭子儀毫不猶豫，朗聲道：「啟奏皇上，末將願求捍衞戎邊，爲

國爲民，保國安邦，末將亦趁機歷練軍事本領，以不負君皇黎民所望。」

李隆基一聽，欣然點點頭道：「好！保國安邦，乃男兒本色，沙場拚戰，乃將帥必經之途，郭卿家心志高尚，朕又怎會拒絕？只是目下四邊昇平，軍將之位不缺，朕安排郭卿家往何處好呢？」

安祿山一聽，正中下懷，連忙出班奏道：「啟奏聖上，兒臣以爲，郭子儀既是兒臣今科選拔的武狀元，正該安排做兒臣的下屬，平盧節度下有一空缺，乃軍使之下軍鎭使，郭子儀可委任此職。」

李隆基聞奏，正沉吟未決，宰相楊國忠已搶先出班，奏道：「皇上，不可委郭狀元到安節度使的軍中。」

李隆基見自己最寵信的文武大臣，爲此事各持己見，相持不下，不由驚奇又爲難的道：「楊卿家，爲甚不可？平盧節度軍鎭使，亦是戎邊之將領，此乃郭卿家自己的心願啊！」

楊國忠立刻道：「不然，皇上，戎邊之軍，最忌恃寵生驕，切不可任由將帥選將領，否則必難統制，屆時便有危機潛伏矣！因此依微臣之見，一切應由聖上裁決，萬萬不可任由求取。」

李隆基微笑點頭道：「唔，楊卿家爲朕著想，說的也有道理。但一時之間，有哪兒可以封任郭卿家呢？」

楊國忠並不熟軍務，一時間竟回答不出，但見安祿山幸災樂禍的冷笑，楊國忠心中大急，更想不出來，就在此時，他耳際忽地傳入一縷吟詠之音：「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楊國忠聞了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天山」不是「橫塞」之地麼？唔，正好是封委郭子儀的最佳去處！當下楊國忠已有主意，因爲他雖然出身文官，但亦知世上有一種「眞氣傳音」的功夫，而能出口成詩，又身具如此功力的，除了謫仙人李太白，只怕再無別者矣！而李白似又十分欣賞郭子儀，他的暗示提議，想必出自一番好意，不須懷疑。

楊國忠心念急轉，也不再遲疑，決然的向李隆基奏道：「啟奏聖上，微臣聞橫塞邊關，正好缺一大將之材，因此請聖上恩准，封任郭狀元爲橫塞軍使，既保國安邦，又可讓其歷練。」

李隆基一聽，欣然點頭道：「好！依卿所奏，朕便封郭卿家爲橫塞軍使，並賜你統制三軍兵符，任你挑選下屬將領，刻日赴任，不得遲延。」

郭子儀欣然叩謝道：「末將郭子儀領旨！」不但郭子儀心中欣然，李光弼、徐琿亦十分高與，因爲如此一來，他二人便可名正言順，跟隨郭子儀戎邊歷練了。但李梅花卻悶不作聲，因爲郭子儀既已出任邊關軍使，遠出塞外，她女孩兒家，又怎能跟隨，大唐律例規定，軍屬不准隨軍，更何況她是師姐的身份，郭子儀千挑萬選隨行將領，亦決不會挑上她李梅花的了，她心中一陣氣惱，不由恨恨的暗道：了不起麼，你等男兒能幹的，難道我李梅花便不能嗎，哼哼，你等著瞧瞧，我李梅花偏要幹一番比你等男兒更轟烈的大事兒。

＊　＊　＊

郭子儀被封橫塞（今新疆、內蒙）軍使，又由皇帝親口答應自選隨行將領，郭子儀心中不由亦十分感激，忠君報國、爲國爲民的雄心大志不由亦更強烈了。他當即選任李光弼爲副軍使，徐琿爲副軍使之下的軍鎭使，玄宗李隆基也果然當殿上恩准了。

不過，安祿山也不甘示弱，向李隆基請求自選史思明入他的軍中任「平盧節度右兵馬使」，地位猶在郭子儀的「橫塞軍使」之上，李隆基心情高與，竟也一口答應。

此時，奉旨上朝面聖的五人中，便獨剩一位少年郎了，此人不必說就是女扮男裝、化名爲李泌的李梅花，她眼睜睜的瞧著郭子儀、李光弼、徐琿，甚至那狠毒的史思明，紛紛向皇帝謝恩，與高彩烈，赴任去了。李梅花心中不由又恨又失落，心道：偏我李梅花要被冷落嗎？這無非是因爲我是女兒之身罷了，哼哼，我偏不相信，你等男兒能幹的事，我女兒家便須退避三舍？

李梅花氣惱之下，忽地決然的向玄宗李隆基道：「奏皇上，請問皇帝說過的話，是否如金口一開，永不收回？」

李白見李梅花突然搶奏，心中不由大吃一驚，但李梅花此時的功力與他已不相伯仲，李白便欲阻止也決不能了。

只見李隆基欣然一笑道：「噢！李泌，你欲求朕什麼呢？」

李泌（李梅花）朗聲道：「啟奏皇上，李泌不求甚麼，只求聖上莫收回已開的金口也！」

李隆基十分喜歡「李泌」的豐神俊朗，他含笑打趣的道：「唔，李泌，朕一時疏忽，忘了說過甚麼了，你且奏上朕知，好麼？」

「李泌」肅然的道：「啟奏皇上，草民亦聞皇帝金口一開，便不能收回，因此皇上答應草民爲『太子太傅』之事，亦不可反悔啊！」

李隆基一聽便欣然而笑，他目注「李泌」，鄭重其事的道：「朕當

然不會反悔！朕還擔心你不肯接受朕的封賞呢……只是啊……」

「李泌」毫不畏怯，朗聲道：「只是甚麼？皇上。」

李隆基沉吟道：「只是有關太子冊封之事，朕一時尚未能決斷……因此任卿爲『太子太傅』，是否稍嫌早一點呢？」

李梅花呵呵笑道：「皇上，這還不容易麼？皇上先行速決太子冊封之事，我李……泌這個『太子太傅』，不就恰到好處，有職有權了麼？」李梅花不知天高地厚，朝廷之上，竟如此論議「冊封太子」驚天大事，她也的確膽大包天了！

她的胞兄李白，此時亦不禁捏了一把冷汗，暗道：假若皇帝翻臉降罪下來，梅花呵梅花，只怕神仙老祖也救不了你啦……吾亦正憂慮太子冊封之事，但目下安祿山屬意武惠妃之子壽王李瑁，宰相楊國忠卻堅決反對，皇帝一時尚難決斷，文武百官無一敢開口說話，你李梅花竟於今時今日，當廷之上，一口便道破了，你必定是吃了豹子膽、獅子心矣。

李白正替妹妹李梅花擔心，不料玄宗李隆基竟不但不生氣，反而有所思的點點頭道：「唔，李卿家所奏亦有道理，你且掛任太子太傅，冊封太子之事，尚請爲朕分憂籌策便了！」

李梅花一聽，不再糾纏，因爲她亦深知，冊封太子之事，關乎大唐的氣運，天下百姓蒼生的安危，萬萬不能魯莽草率。她之所以突然萌生這「太子太傅」之職，正是爲了在另一方面着手，化解行將降臨的「大唐血煞兇劫」。她一本正經的向玄宗李隆基謝恩拜領「太子太傅」尊崇要職。

李隆基又下旨，讓李泌（李梅花）於東宮，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居停，待正式冊封太子後，便由李泌全力扶持。從此，李梅花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化名李泌，留在皇城中的太子宮——東宮。她一派從容鎭靜，毫無破綻，連她的胞兄李白亦暗暗稱奇。

李梅花頭頂「太子太傅」的桂冠，這大大方便她在皇宮中隨處走動；而且她又身負皇帝親托的「籌策冊封太子」的重責，她的身份地位，便更超然了，這恰恰正中李梅花的下懷了。

李梅花當日辭師下崑崙，臨別師傅無極神僧已有囑咐，途中又於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目睹武則天「無字石碑血煞」先兆；再於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勘悉昭陵龍脈地力未衰，其綿綿龍氣，已向其子孫血脈融滙，這很可能是助李氏子孫化解這一場「血煞兇劫」的龍脈地力。

不過，武則天「無字石碑血煞兇兆」貫注應驗於何人身上？李世民「昭陵龍脈」地力與李氏子孫誰人融滙？這兩大懸疑，李梅花直到此時尚未能確判。她深知這兩大懸疑，關乎大唐的國運、天下百姓蒼生的安危，她又怎敢輕忽？怎能置之不理？她之所以忽然爭取「太子太傅」這尊崇之職，唯一的目的便是借機勘察京師皇城以及李氏子孫血脈，以解釋這兩大驚天懸疑。

李梅花自入皇城東宮居停，便不休不眠，日夜四出探訪留在宮中的王子大臣，堪察京師長安、皇城皇宮的地脈勢格。她既身掛「太子太傅」的桂冠，又身負替皇帝「籌策冊封太子」的重責，出入京師皇城宮，自然十分方便，絕對無人敢加阻撓。甚至連皇城中的錦衣大將軍陳立禮，因目睹李梅花（李泌）三師兄弟的本領，對她亦十分禮敬，他向錦衣衞下令，但「李泌」出現的任何地方，均不許阻延追問，因此李梅花京師皇城出入，簡直如入無人之境。

眨眼數月過去。在這數月中，李梅花踏遍了京師長安城的山川形勝，勘察了皇城中的中宮、西宮、東宮、南宮、北宮。又拜訪了玄宗李隆基諸子等十多位王子，再在朝廷上暗中審察自宰相楊國忠、三鎭節度使安祿山等以下的文武百官。

至此，李梅花對那兩大驚天懸疑，才有初步的判斷，但遠未完整，因爲她心中尚有甚多的疑惑懸而未決。

這一天深夜，李梅花獨坐東宮客室書房，正默默沉思心中未釋的懸疑。就在此時，她耳際忽然傳入一聲如醉酒的笑响：「呵呵……嘻嘻！好一位太子太傅李大人，凝神思忖天機國運，竟連師傅駕到，也不知迎迓了啊……」

李梅花心中不由突突一跳，因爲她分明聽出，這一聲如醉酒的笑聲，普天之下唯有她的哥哥李白才能發出，因爲任何人醉酒必糊塗，偏他李白卻是越醉越精神，功力也越高，因此才被冠以「醉仙人」的稱號，這笑聲既是李白所發，那他透露的訊息，便絕無虛假了莫非師傅無極神僧降臨嗎？

李梅花心念電轉，她也不聲張，凝運內力，側耳細辨，果然聽聞在哥哥李白的如醉酒笑音之外，尚有一縷綿長如江海的呼息聲，能夠發出這等呼息的，李梅花相信，除了師傅他老人家，當然亦決無第二人了，因爲那是內力已達出神入化境界的「龜息大法」啊！

李梅花確證此點，這才毫不猶豫的以「眞氣傳音」道：「師傅！怎的與哥哥李白一道，藏頭露尾，不肯降臨見徒兒呢？徒兒正有萬千疑

惑要請示你老人家啊！」

立刻，一縷綿綿如江海的音响便傳了下來：「梅兒，老衲下崑崙，與故人李白相會，他說起梅兒之事，老衲才知你原來是李白的胞妹……不但如此，尚知你膽大包天，女扮男裝，化名李泌，大得玄宗皇帝歡心，委以太子太傅之職，於東宮居停，禁宮重地，老衲又怎好擅自闖進呢？梅兒你好大的膽子也！」

李梅花笑道：「師傅你說笑了，憑你的本事，休說皇宮禁地，就是千軍萬馬，師傅也出入如無人之境也……況且還有一位『醉仙哥哥』引路？欲臨東宮，還不是易如閑庭信步了……徒兒李梅花，恭迎師傅大駕。」

李梅花說罷，竟果眞跪地欲拜，不料她的身前，已飄然降下一人，正是她的師傅無極神僧，後面則是她的「醉仙哥哥」李太白。無極神僧伸手一托李梅花，不讓她叩拜，輕聲道：「梅兒免禮，你如今乃太子太傅的身份，怎能叩拜山野之僧？」

李梅花欲硬是叩拜道：「不然，師傅，一日爲師，終生爲父，梅兒便做了皇帝老子，拜師也是天經地義的事也！」

李白在後面呵呵笑道：「好！很好！果然尚是不忘本源的好妹妹，恭喜無極大師，果然是名師出高徒呢！呵呵，好一位太子太傅，連我李白，亦夢求不到！」

李梅花請師傅無極神僧、哥哥李白坐下，才格格笑道：「好啊！這數月來，幾乎把我李梅花活懋死了，在你們面前，我才能恢復女兒之身啊！若非爲了探索那兩大驚天懸疑，我才不披這見鬼的官袍，當這見鬼的『太子太傅』呢！」

李白一聽，與無極神僧相視一笑。李白輕聲對李梅花道：「梅花，你知道麼？無極大師正是因你那兩大懸疑而夜闖禁宮呢！」

李梅花一聽，不由大喜，忙道：「眞的嗎？師傅，你眞的已知悉那兩大驚天懸疑嗎？快向梅兒詳釋啊！」

無極神僧微笑道：「梅兒稍安毋躁。你心中的兩大懸疑，老衲已知，不外是一爲武則天『無字石碑血煞之兆』，二爲唐太宗昭陵的『龍脈兆應』罷了！」

李梅花此時也來不及敬佩師傅的先見，忙追問道：「不錯……但未知那『無字石碑血煞兇兆』應於何人身上？『昭陵龍脈兆應』又落在誰人身上呢？」

無極神僧微笑不語，李白呵呵笑道：「無極大師初步禁宮，未加細察，豈能憑空而斷？但梅花你身爲太子太傅，又有皇上重托，京師皇城禁宮，皆任你縱橫出入，難道這數月來，你便沒能堪察出甚麼隱兆嗎？」

李梅花一聽，這才醒悟自己太高興，竟忘了先向師傅詳述自己的所聞所見，只見她微吸口氣，這才正正經經的說道：「師傅，當日蒙你尊啟，梅兒於下山途中，在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武則天的『無字石碑』上面，先發現『血煞兇兆』；接而再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發現李氏龍脈已生兆應，爲探究明白，便與二師弟郭子儀、三師弟李光弼一道，闖入京師長安城中，郭、李兩位師弟入武考場赴試，梅兒一時好奇，便女扮男裝，化名李泌，同赴考場，不料竟惹出朝廷面聖的諸多事兒了！郭、李兩位師弟已受封邊疆大將，赴任去了。梅兒本欲偷偷溜走，但想起兩大沒決懸疑，便趁機接受了皇帝封的『太子太傅』官職，留在宮中，以便仔細察勘。經數月努力，幸而總算查察出一點眉目來了。」

李梅花詳細的解釋着，有條不紊，精練扼要。此時就連她的胞兄李白，亦不禁點頭微笑，他終於明白李梅花的用心，她絕非貪圖甚麼榮華富貴，她接受皇帝的封任，不過是借機探索國運而已，這等氣節，與李白自己簡直是不謀而合，兄妹二人，殊途同歸，終成一代憂國憂民有志之士。

無極神僧亦含笑點頭，輕聲道：「梅兒，你不必解釋，你的心性老衲豈會不知？你且說說，你到底查出甚麼來了？」

李梅花道：「是，師傅，梅兒已查證，不久前去世的武惠妃武艷，原來是武則天的嫡親侄女，可以說與武則天一脈相承；又聽說武惠妃未出世前，她的父母曾上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求子，返回京城不久，便懷孕武惠妃了。武惠妃入宮後，果然把玄宗李隆基迷得七癲八倒，武惠妃更親手害死王皇后，殺害太子李瑛以及光王李琚、鄂王李涓，在後宮掀起一場腥風血雨，那『無字石碑血煞兇兆』，似乎應驗於武惠妃身上了……但後來的事勢演變，顯示此『兇兆』又絕無如此簡單輕鬆呢！」

無極神僧微笑不語，李白卻呵呵一笑道：「梅花，事勢自然絕非如此簡易，否則無極大師也不會重返紅塵矣！」

李梅花道：「果然如此！那武惠妃殺害玄宗三子後，本來一切順利，她眼看便入主中宮皇后，她的兒子壽王李瑁也行將冊封太子儲君了，若達此目的，則『一代女皇武則天的勢格』，恐怕又再度重演了！但不知怎地，武惠妃卻忽然於此時瘋瘋癲癲，不分日夜嘶叫三王

子索命，把玄宗李隆基也嚇得不敢決斷冊封太子之事……不久武惠妃行將逝去，但在她去世前的一個月，卻在她身上，又引出另一宗可怕的兇兆……」

無極神僧微笑道：「只怕武惠妃的『血煞兇兆』，又轉移到另一人身上了……」

李梅花奇道：「是啊！師傅，你的判斷爲甚如此準驗……武惠妃臨死前，曾親口向玄宗李隆基推許一位『應夢之臣』，說此人能除去宮中的兇邪。經玄宗親自審查，武惠妃推許的『應夢之臣』，原來竟是囚在天牢的胡人安祿山……武惠妃平生絕不可能認識安祿山此人，她卻能向玄宗李隆基憶述夢中安祿山的形貌，且一一相符，此事當眞奇怪極了！這還不算，安祿山被玄宗李隆基親委任爲『西宮門禁』，負責把守武惠妃的西宮門後，武惠妃的中邪瘋癲竟然消失了，也不再叫嚷『三王子索命』了。安祿山因此立了大功，極受玄宗李隆基的寵信，從此平步青雲，直至貴爲玄宗和楊貴妃的義子，封三鎭節度使，權勢之大，天下側目……師傅，你說這是否非常奇怪？」

無極神僧沉吟道：「梅兒，你奇怪甚麼呢？」

李梅花道：「按武惠妃的運命推算，她必安置『武則天血煞兇兆』的應兆之人，但武惠妃在『血煞兇劫』的中途，卻忽然夭逝，顯然又並非『血煞兇劫』唯一應兆之人矣……但按安祿山的運命來看，若他是另一應兆之人，顯然又太不可思議，因爲安祿山與武則天一脈毫不相干，絕非武氏血脈，武則天的『血煞兇兆』，又怎會驗於安祿山身上呢？這豈非奇怪之極嗎？」

無極神僧再沉吟一會，忽然微笑道：「梅兒，那安祿山直至武惠妃去世，是否仍留在宮中呢？」

李梅花毫不猶豫道：「不錯，安祿山自被玄宗欽封爲『西宮門禁』，便一直留在內宮，甚至在武惠妃去世的當晚，安祿山仍留在西宮門外站崗呢！不過據宮中的錦衣衞透露，安祿山在武惠妃去世前刻的半個時辰內，竟直挺挺的站立睡着了……此事後來玄宗皇帝也知悉，但並沒降罪，相反稱讚安祿山忠於職守也！」

無極神僧一聽，意味深長的笑笑，忽然輕聲道：「梅兒，人逝去前的一刻，必有元神出竅，若功力高深或是應劫運命之人，其元神便可與人交滙，亦即其所應驗的運劫，已轉嫁到另一人身上了……這便是佛禪中的輪迴，道教中的移魂大法也……而此法之運行，有半個時辰亦足夠了！」

李梅花一聽，不由悚然而叫道：「咦？師傅！你如此暗示，莫非那武則天的『無字石碑血煞兇兆』，已從武惠妃身上，輪迴挪移到胡兒……安祿山身上嗎？這可不得了！」

李白亦吃了一驚道：「爲甚麼不得了？」

李梅花微歎口氣，道：「哥哥，難道你已忘了，你在營州猪龍山石板上，曾留下的偈詩麼？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淸。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而安祿山恰恰是營州猪龍山脚的胡人之嬰，我那二師弟郭子儀，曾親眼目睹安祿山出世時，安家屋外，曾現出一頭猪頭龍身的怪物！」

李梅花說到此處，無極神僧目中精光乍閃，追問了一句道：「梅兒，見猪頭龍身怪物現形的，只有郭子儀嗎？」

李梅花肯定的點點頭道：「是啊！但二師弟平生絕無虛話，他所說的，便絕無虛假呢！再者安祿山如今貴爲三鎭節度使，手握重兵幾十萬，佔了大唐朝廷兵力的三分之二，可以說是半壁江山，假如武則天的『血煞兇兆』，當眞輪迴挪移到安祿山身上，那天下必有一場驚天大屠殺劫矣！這不是可怕之極嗎？」

此時李白與無極神僧互視一眼，二人的神色均一派肅然。好一會，無極神僧才微歎口氣，道：「梅兒，武則天的『無字石碑血煞兇兆』，其實乃天機演行的元素之一，已不可逆轉矣！就算不轉移到安祿山身上，亦必另有人選，無可迴避，亦不可抗拒。因此，爲今之計，只有順其勢而促其變，待時機成熟，再決然令其逆變消弭，則天下又重復安寧。」

李梅花目灼灼的盯着無極神僧，焦切的道：「師傅！那如何『順其勢而促其變』呢？」

無極神僧微笑道：「天地初開，無極化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化八象，八象化乾坤，天地萬物，無非兩極而已。陰極而陽，陽極而陰，當其勢旺極，另一方衰極之時，逆變便會演生，吾等所能做的，便是促其盛衰生變……所謂人謀或可勝天，指的便是這一至理而已……」

此時李白插口道：「無極大師，那如何『促其盛衰生變』呢？」

無極神僧意味深長的道：「例如行將降臨的『血煞大劫』，必有盛衰兩面，亦必然盛極而衰，衰極而盛；把握此天機大勢，艱苦努力，製造時機，以令『盛』者因驕而衰，『衰』者因謙而盛，便是『順其勢而

促其變』矣。目下唯一可做的，便是爲將來的促變打下堅穩的基礎，小心培養，此乃促變的最重要的根基。」無極神僧緩緩的道：「說到此處，他忽然頓住，再不肯多言半句了。

李白尚在沉吟，思忖無極大師的深意。但李梅花卻忽地格格笑道：「師傅！梅兒明白，該如何行事了……」

無極神僧微笑道：「梅兒明白甚麼？」

李梅花決然的道：「爲將來促天機血煞之變而打穩根基……例如師傅當年替二師弟郭子儀妙點蓮花龍脈，終造就了一位爲國爲民的將帥之材……然則梅兒爲甚不利用『太子太傅』之位之機，替大唐宗室血脈尋出一位足以抵禦『血煞天機』的人選呢？當年武則天之亂，據說亦是異人何仙姑造就了玄宗李隆基，才有最後化解，這與今時今日的大唐運勢又何其相似也！」

李梅花朗聲而道，一派毅然決然的神氣，無極神僧目注李白一眼，饒有深意的微笑道：「李施主，長江後浪推前浪，看來吾輩中人，也大可以放心矣！」

李白笑道：「無極大師莫寵壞了梅花這丫頭，她女扮男裝、欺君犯上，已夠膽大包天的了，若再惹出甚麼禍端，屆時只怕連大師你也救不了她啦！」

無極神僧從容笑道：「李施主放心，梅兒心性淡泊，寵辱皆忘，視富貴如糞土，她的仙根比李施主你尚更穩固呢！」

李白仍不放心道：「但李白總怕她不知進退，弄出甚麼禍事，只怕須大師多多提點也！」

李梅花半嗔半笑的瞪了她哥哥李白一眼，但亦不生氣，反而向無極神僧笑道：「師傅，你聽到麼？我這謫仙醉仙哥哥，求你多指點梅兒啊！」

無極神僧微一沉吟，即點點頭道：「梅兒，你目下授受的太子太傅之位，不宜久留，待勘定抵禦血煞天機之人選，便須北上與你二師弟他們會合，盡快離開京師之地，以免陷入天機血煞網中而不可自拔，知道麼？」

李梅花深知無極神僧洞天徹地，鬼神莫測，他說得如此鄭重其事，她又哪敢輕忽，當下亦肅然點頭道：「是，師傅，梅兒謹遵吩咐！」

無極神僧與李白相視一眼，忽然呵呵笑道：「李施主空備『葡萄美酒夜光杯』，老衲只怕改日再叨光了……」

李白尚未答話，李梅花已急道：「師傅便要離去麼？梅兒尚有許多疑難求師傅指點啊！梅兒亦知難以留住師傅，但未知甚麼時候才再相聚？」

無極神僧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梅兒，血煞天機爆發驚變之日，便是吾等師徒相聚之時！吹，老衲亦是血煞天機勢局中人，只怕也避無可避呢！」無極神僧話音未落，身形一晃，已失了影踪。無極神僧功力之高，已近仙神幻化境界了。

李白亦知不便久留宮中禁地，他向李梅花沉聲道：「梅花，謹記師傅之言，一切小心進行！李白不久亦將掛冠入凡塵啦！」李白身子一旋，如輕風疾飄而出，眨眼也不見了。

這一晚的半個月後，李梅花便以『太子太傅』的超然身份，求玄宗李隆基賜見。李隆基十分欣賞李梅花『李泌』，特於便殿召見。又饒有興緻的與李梅花對弈。在對弈中，李隆基忽然輕聲吟道：「方如棋局，圓如棋子。動如棋生，靜如棋死！」

李梅花一聽，立刻醒悟玄宗皇帝之意，隨口回道：「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皇上，是思忖冊立太子之事麼？」

李隆基不由欣然笑道：「果然心思靈巧，一眼便猜中朕之心思也……但李卿家莫非已有屬意人選麼？」

李梅花微笑道：「果然如此，但未知陛下是否同意？」

李隆基笑道：「你已知朕心思，但有主意，直說奏朕又何妨呢？」

李梅花一聽，便毫不猶豫，決然的道：「啟奏皇上，臣奉旨密察，於皇上的十數王子中，逐一審辨，終有所判斷矣……」

李隆基急道：「是誰？卿快奏上！」

李梅花此時卻亦不直露，故意繞了一圈子道：「那請問皇上，皇上的十數王兒中，有哪一位王子的形神，得曾祖太宗李世民的眞傳呢？」

李世民是玄宗李隆基的祖父，亦是他少年時的最尊崇的偶像，因此他一聽便若有所思的道：「朕十數王兒中，多半不成氣候，處事畏縮，並無君王之風骨！獨三子李亨，其眉濃黑，鼻梁拱翹，眼如斂翅之蟬，唇厚而豐，鬢髮粗黑，臉形圓而正，軀體堅而結實，耳欲垂肩，掌節骨突，其形神倒與太宗有幾分相類！咦？李卿家莫非對李亨意有所屬麼？」

李隆基這一疑問，原意不過是有關「冊立太子」之事，但落在李梅花的耳中，卻令她心中一跳，臉上一紅，因爲她畢竟是女兒之身，這等「意有所屬」的意念，怎能不令她心跳臉紅。幸而李梅花功力深厚，微一運氣，已把心中的浮蕩抑止住了，這才沒有露出足招殺身的破綻來。

李梅花斷然的點點頭道：「皇上，果然如此！三王子李亨，依臣之見，是皇上冊對太子的唯一合適人選也！」

李隆基奇道：「李卿家爲甚如此決斷？」

李梅花微一沉吟，心道：爲造就一位化解「血煞天機」的人選，看來只好向玄宗皇帝略示『昭陵龍氣滙聚』之異兆了……她心念忽轉，再不猶豫，朗聲回道：「皇上，實不相瞞，臣於數月來，已踏遍京師形勝，更親勘皇上先祖各大皇陵，發現了皇陵龍脈兆應之象！」

李隆基十分迷信這等玄奇之學，特別是『龍脈福蔭』的地力奇術，更令他心思神往，因此他一聽便驚喜的急道：「李卿家……是哪座皇陵？是甚龍脈兆應？當主何人？卿快告朕！」原來李隆基雖年已近花甲，但仍戀迷皇位，堅信龍氣必然兆應福蔭於他，甚至連他的嫡親兒子也不容久享！

李隆基的心思，李梅花豈會不知？只是她從容一笑，順其勢而促其變的道：「皇上乃眞命天子，早已得祖宗龍脈福蔭，根基穩固，兆應因此決不會主兆皇上，因如此無利反有害也！」

李隆基一聽，這才轉憂爲喜道：「不錯！不錯！朕早獲祖宗龍脈福蔭，也不必再求甚麼！李卿家，你快奏朕知，那龍脈兆應到底降於哪一位王兒的身上？」

李梅花微笑道：「發生龍脈兆應的是太宗李世民的昭陵與李氏血脈相承，必有所兆應，皇上只須從形神察辨，便不難判斷矣。」

李隆基一聽，恍然悟道：「噢？李卿家所斷，莫非便是三兒李亨麼？若先祖太宗昭陵龍氣，果然兆應於三兒李亨身上，這對大唐江山有甚好處？」

李梅花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皇上得祖宗龍脈蔭庇，便有開元盛世之太平景象，根基牢固；三王子李亨是皇上的嫡子，一脈相承，若得龍脈兆應，大唐江山不也同保穩固麼？」

玄宗李隆基聽至此，連棋子也無心再下，他把棋盤一推，決然的道：「好！朕意決矣！明日一早，朕便下旨冊封太子！」

大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庚子日，李隆基於宣政殿，下旨冊封三子李亨爲東宮太子。

李梅花女扮男裝、化名李泌，利用「太子太傅」的身份，妙伏的這一着先機，恰好爲行將降臨的「無字石碑血煞兇兆」奠定了化解消弭的基礎。

崑崙六傑　青史名留

日落月升，星移斗轉，波浪沉浮，玄宗皇帝李隆基的江山，眨眼又過去十數個寒暑了。

唐都長安（即今陝西西安、咸陽一帶）西北面二百里外的一座山峯——梁山，山上聳有一座氣勢宏偉的皇墓——乾陵，是唐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天的合葬墓。此時在武則天的墓碑——無字石碑上面，忽地射出一道赤光，異常猛烈，色艷如血，嗤的一聲，向東面電射而去，其熾烈之勢，令人觸目驚心。

赤光一路向東面射去，東面便是唐都長安城，似乎便是赤光的目的地。但在電光火閃的飛射途中，距長安城百餘里的一座古木森森的山坡上，色艷如血的赤光猛地一沉，在這個山坡上打了個迴旋，其運行的路軌，便有如一個大大的問號，然後赤光又飛升而起，嗤嗤的直向東面的長安城射去。

於是，在這古木森森的山坡之上，黑雲蔽月的夜空之下，赤光的餘跡彷彿於天地之間，劃了一個巨大的疑問之號——「？」。

甚麼？爲甚麼？是甚麼？無盡的疑問，無窮的奧秘，無法解開的疑謎，無窮變幻的血煞天機。

夜，籠罩着大地，兩淅瀝淅瀝地下，雖然已近入夏時分，但寒氣依然逼人。

「唏聿聿聿……」，一陣馬嘶，此起彼伏，夾雜哄哄車輪輪鳴的隆隆響聲，劃破了寧靜的夜空。

響聲由遠而近，在郊野的泥濘路上，隱約出現一長串燈火，前後相接，形若貫珠，蜿蜒數里，又如長龍，閃閃發光，一路直向上懸「赤光問號」的山坡……馬嵬坡緩緩游來。

燈的長龍在緩緩行進，原來這是一支五光十色的人，馬、車的隊伍。當中有騎馬的，有坐五色華蓋車的，有步行的，有文官，有武將，有太監，有宮女，還有全副裝備的錦衣士兵。

沒有旗號，沒有呼喝，沒有生氣，猶如一尾垂死的遊龍。

就在此時，一匹高頭白馬從隊尾飛速馳過，馬蹄過處，濺起的泥水落到士兵的身上，立刻響起一陣如地下悶雷的叫聲。「哼……神氣甚麼？姓楊的有甚能耐？就曉得激反安祿山，害我等受這份活死罪！」

「嘿！他有何德何能？不過是牽着乃妹貴妃娘娘的裙腳坐上宰相高位麼？」

「蠱君誤國之賊！蠱君國之賊！」

這如悶雷的嗡叫聲，傳入隊尾壓陣的一位王服青年男子耳中，他的目中，登時閃出一縷光華。這位王服青年男子，樣貌酷肖唐太宗李世民，他便是已冊封十多年的太子李亨。

剛正縱馬而過的，便是當今宰相大人楊國忠。此時此刻，楊國忠的心情，就如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小舟，在翻浮起伏，他也不知道，甚麼時候一股巨浪壓下來，他便會葬身浪底，永世不得超生！

而這支五光十色的隊伍中，坐在五色華蓋車上的，便是年近花甲的玄宗皇帝李隆基，與他同車的便是最受李隆基寵愛的貴妃娘娘楊玉環。此刻，在李隆基和楊玉環的心中，他二人曾最寵幸的「義子」安祿山，已化作數十頭豬頭龍身的怪物，在尖厲獰笑，不時向二人的心上狠狠地噬上一口。

僅僅是大半年前，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大重鎮節度使，手握四十萬大軍的安祿山，於天寶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冬在范陽起兵作亂，並發檄文，歷數當今宰相楊國忠蠱君誤國，逼害忠良等罪行，打出「殺國賊、清君側」的旗號，竟迷惑不少文武大臣，於是一年來，安祿山在他的心腹大將史思明的全力奮戰協助下，安祿山的大軍涉太行，渡黃河，打得大唐官軍聞風喪膽。

就在半年前，安祿山留史思明鎮守范陽，自已親率所部兵眾和東北契丹等步騎兵二十萬，大舉南下，箭頭直指唐東都洛陽和都城長安。唐玄宗匆忙命令封常清率軍鎮守東部洛陽，十二月，安祿山即擊敗封常清，進入洛陽，並揮軍西向，高仙芝與封常清被迫率兵退守潼關，但唐玄宗聽信宦官之言，下旨誅殺了封常清、高仙芝二將，安祿山即在洛陽稱帝，國號「大燕」。安祿山隨即揮軍西進，直指唐都長安。楊國忠上奏本，令帶病在身的老將哥舒翰，率兵八萬，加上封常清、高仙芝二將的舊部，號稱二十萬，鎮守長安最後一道屏障潼關。楊國忠素來疑心極重，他又恐怕哥舒翰擁兵自重，與安祿山勾結，於是借玄宗之名，一日下三道令旨，逼尚未站穩腳跟的哥舒翰與安祿山的主力決戰，哥舒翰兵敗潼關，唐都長安危在旦夕。

此時，錦衣大將軍陳立禮，右丞相韋見素，均力主玄宗御駕親征，以重振軍威，收復潼關，但楊國忠卻深知，若玄宗御駕親征，太子李亨必留守監國，他與李亨太子素來不和，李亨根本瞧不起他這位「裙腳宰相」，他必定兇多吉少。經一番算計，楊國忠終於抓住玄宗貪圖安逸的心理，在勤政殿的廷議上，力主遷都西蜀，玄宗果然贊同。於是，便在數天後，從唐都長安悄悄走出了這一支五光十色的「遷都移駕西蜀」的神秘隊伍。

由於是「遷都移駕」，因此隨行保護的自然有龍武大將軍陳立禮，以及他統率的御林軍三千人眾，太子李亨亦自告奮勇，隨行護駕，但在李亨心中，卻甚恨楊國忠的「蠱君誤國」，又抱怨父皇寵信楊貴妃，以及寵用胡兒安祿山，才有今日倉皇出逃！因此李亨與陳立禮均不大熱心此行，只是礙於皇命難違，勉強隨駕罷了。

西遷的御駕，進了咸陽城，不料咸陽城的官民，畏安祿山的叛軍如虎，早已逃跑一空。城中並無任何食糧，下令到村落中重金購買，才僥倖得回一些糙米、雜糧。但饑不擇食，這些平日被帝皇視作狗、豬之食的東西，竟變作活命的靈丹妙藥。玄宗李隆基，眼見自己的妃嬪、皇子、皇孫，均如豬般搶食，不由眼睛一陣模糊了！

又一個夜晚降臨，玄宗的西遷大隊，已離開咸陽，再度西行，這一晚剛好駐紮在「赤光迴旋」的馬嵬坡的樹林之中。

太子李亨在後軍駐停，此時他的身邊，並無多少兵眾，只有他從太子宮親兵帶出來的數十人，繞着他的營帳，或站或臥，輪番值夜守衞。夜色淒惶，寒風呼嘯，營帳中的李亨，幾乎連熱血也凝結了。

李亨心潮起伏，他不由抽出一根隨身携着的長笛，就唇吹奏起來，笛聲竟隱含無盡的憂思，又透出絲絲的憤激，笛中的意韻，竟如當年曾隨他年餘的「太子太傅」——李泌」所授的「偈詩」意境。

「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台，高揖衞叔卿。恍恍與之去，駕鴻淩紫冥；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笛聲幽怨悲涼，於此寒風之中，份外淒惶。

忽然，李亨的耳際，傳入一縷凜冽如冰霜的尖音：「唐太子！此時此刻，幽怨嗟歎，難道便能洗脫國耻？挽救大唐江山？拯救百姓黎民於水深火熱嗎？」

李亨一怔，尚未及有所表示，眼前一花，營帳中已多了一老一少二位女子，老的目如寒星，灼灼生光，令人不敢逼視。少的卻俏麗如白雪紅梅，如秋水的俏目，隱含一絲頑皮的笑意，雖然她已年近二十多了，但其神態卻仍如童真未脫的小女兒。

李亨武功底子甚淺，但他亦知道，在四周太子宮親兵的禁衞下，竟能無聲無息的悄然而進，這老少

二女子，必定是武功深不可測的世外高人，彼等若要對他不利，那簡直不費吹灰之力。因此李亨倒鎮靜下來了，他並無驚恐的緩緩道：「二位深夜到此，有何賜教？二位又來自何方呢？」

只見那老婦目中精光一閃，卻沒作聲，那少女卻格格笑道：「你想必便是那位已冊封十多年的太子殿下了？嘻，你面對不速之客，倒還算鎮靜啊！難道不怕本姑娘把你殺了？」

李亨笑道：「國難當頭，人命危賤；國將不保，何況是區區一條生命？況且兩位必乃世外高人，若要取孤人頭，易如反掌，驚恐亦自徒然也……但孤與二位素未謀面，想必亦無仇怨，因此倒不如留些氣力，先行問清緣由，則李亨死而無怨！」

此時那老婦神色放緩，嘴角甚至露出一絲微笑，也不知她心中思想甚麼。她的神態，那少女卻似與她心有靈犀一點通，立刻便感觸到了，少女不由格格笑道：「師傅……那人選……你終於尋到了麼？」老婦微一點頭，意味深長的道：「彩兒，你且判斷此人的相貌與誰相像？」

少女向李亨凝視一眼，不由又笑道：「師傅！你曾帶彩兒上昭陵審察那太宗皇帝李世民的遺像，這位太子殿下，竟與那太宗皇帝的遺像十分相似呢，好啊！師傅果然目力超人，神機妙算，這一下啊，必定可把我那爺爺師傅比下去了。」

這老少二人，在李亨面前評論，話中甚麼「太宗皇帝的遺像」、「人選」、「神機妙算」，把李亨弄糊塗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老少二人，此行絕無惡意，相反卻是心懷驚人大計而來，這驚人大計，似乎牽連大唐的國運安危呢！李亨自經那位名爲「李泌」的「太子太傅」悉心授藝後，武功雖沒甚精進，但於洞察世情、治國處世等大學問上，卻甚有進境，因此他可以判斷老少二人的來意。

李亨心中不由一陣欣喜，他也忘了自己的太子身份，向老少二人倒身便欲跪拜。

少女一見，身子一晃便跳開避過，口中格格笑道：「受不得！受不得……有龍氣護身之人，被你一拜，只怕便拜出大禍來了！」

那老婦卻伸手向李亨一招，李亨立感一股渾厚的柔力，把他的身體托住，無論如何拜不下去了。這才又聽老婦淡然一笑道：「太子殿下不必行此俗禮，有話只管坦率相告吧！」

李亨一聽，無奈站直身子，道：「二位高人，大唐君民，已處水深火熱危難中，高人若有匡扶妙計，請教授李亨，李亨當感激不盡也！」

老婦目注李亨，微一沉吟道：「唔，老身聽說玄宗皇帝的十多位王子，爲爭太子之位，已多番血染宮廷，前太子李瑛等三人，亦作刀下之鬼，爲甚你竟可安然受冊封東宮太子之位？」

李亨一聽，不由心思神往的道：「高人面前，李亨不敢相瞞……十多年前，李亨尚處憂患之時，有一位名爲「李泌」的高人，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奉旨遍察吾等十數兄弟，以定奪太子人選。李亨蒙其選定，父皇欣允，才於十多年前受封爲太子之位……可惜這位高士已早離開京師，不知所踪了！」

老婦一聽，尚在沉吟；少女卻忽然追問了一句道：「太子殿下，這位『太子太傅』的高士，是何形貌？」

李亨心神俱往，由衷的道：「這位高士，丰神俊朗，目如秋水，美俊之極，他若是女兒之身，李亨必向他跪求婚配，得后妃如此，夫復何求……可惜長安一別，仙踪已杳，空留萬般思念情懷矣……」李亨所言，心神俱往，顯然實乃由衷而發。

少女一聽，卻又立刻問道：「那當日這位『太子太傅』現身之時，同赴長安的是否尚有二位少年人呢？這二人是否一位姓郭名子儀？另一位姓李名光弼？」

李亨十分清楚十多年前的「長安武考」，他一聽便聳然動容道：「不錯啊！姑娘所言二位少年郎，的確與『太子太傅』同時現身，據說彼等還是同門師兄弟，同獲絕世高人崑崙神僧的教授也……如今郭子儀已被封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又舉薦李弼爲河東節度使，郭、李二人，目下正奮抗安史逆賊，乃朝廷的中堅棟樑也！」

李亨一頓，忽又驚奇的道：「但姑娘爲甚如此清楚呢？」

少女心直口快，驚喜之下，正欲衝口而出，道破那「太子太傅」的身份，不料老婦已搶先微笑道：「知不知，不知亦知，一切無非天機兆應，太子殿下也不必深究矣……但可坦率相告，這位女娃兒，名寧彩兒，乃是崑崙無極和尚的小孫女兒，彼等之事，她又豈會不知？」

李亨一聽，不由大喜道：「原來姑娘是郭、李二位大將軍的師妹！對了！自然亦是『太子太傅』的師妹也，啊！不得了，崑崙神僧門下，竟然高徒，一門出四傑，匡扶大唐，實吾大唐君民的大福氣啊！」

太子李亨說得聳然動容，欣喜之極。

少女——寧彩兒卻幾乎笑跌了，但老婦卻無喜無悲，神色淡然安詳之極，也不知她到底是何方神聖？深夜闖入唐太子李亨的營帳有何目的？

＊　＊　＊

此時，唐太子李亨的逃難營帳中，充滿了一派神幻奇秘，與帳外蕭蕭的寒風相滙，令人倍感詭秘迷離。

好一會，李亨才忽然如夢初醒，連忙向老婦深深一揖道：「老婆婆必定是與崑崙神僧一般的絕世高人了？如蒙不棄，李亨敢請婆婆不吝賜告，李亨尚有大事向婆婆請教呢！」

老婦淡然一笑道：「何謂絕世？何謂高人？世間寵辱，老身早已忘卻矣！」

少女原來便是當年郭子儀以口吮毒，替其療蛇傷的女娃娃寧彩兒。日在「九宮神庫」神秘失踪，眨眼便十多年過去了，此時只見寧彩兒嬌憨之態未變，格格笑道：「太子殿下，你問得好不古怪也！甚麼與崑崙神僧一般的絕世高人？我這位師傅，比我那位爺爺師傅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呢！你知道她是誰嗎？她便是連你的父皇玄宗皇帝亦須下階以迎的『九宮神尼』哩！」

李亨一聽，聳然動容道：「婆婆便是當年面謁父皇，揭示『熒惑災，星首蔽軒轅，犯天闕，躍躍欲入紫微！』天機，隱示唐室宮廷驚變的『九宮神尼』麼？」

寧彩兒道：「哼，太子殿下總算有點記性！當今世上，能於廿多年前，揭示如此神秘天機的，除了我師傅九宮神尼，只怕不算空前，亦屬絕後矣！」

李亨此時已再無絲毫猶豫，他再向九宮神尼深深一揖，意態誠懇的詢道：「九宮前輩……實不相瞞，李亨此行，乃隨父皇移駕西蜀，以避賊鋒，安、史亂賊，已於洛陽稱帝，更揮軍直犯長安，長安重鎮潼關已破，安、史行將攻陷長安，大唐行將覆滅，天下亦將陷入賊手矣！國難臨頭，請九宮前輩坦白相告，大唐國運，是不是氣數已盡呢？」

老婦果然便是當年俗家姓名無嫦、九宮神庫的主人九宮神尼，她廿多年前已於長安大唐朝廷上神龍一現，不料廿多年，此時此刻，又與唐太子李亨，於逃難途中——馬嵬坡現身相見，唯一不同的是，此時九宮神尼的身邊，已多了一位寶貝弟子寧彩兒，寧彩兒是崑崙神僧的「義孫徒弟」，九宮神尼既收寧彩兒為衣缽傳人，她數十年來，與崑崙神僧的幽怨，似乎已消逝無踪了。

九宮神尼目注李亨，肅然道：「太子殿下，大唐氣數盡與未盡，一切便着落在太子殿下的身上了！」

李亨大吃一驚道：「九宮前輩！目下父皇尚健在，為甚有此判斷呢？」

九宮神尼道：「你父皇玄宗，曾受汝祖宗龍脈蔭庇，一度奮發向上，勤政愛民，重賢納士，遠者有宋璟、姚崇為相，近者有張九齡，均一代賢相，致有『開元盛世』之局面。但可惜近十年來，他已深受其祖母武則天的陰煞血兆侵擾，身上龍氣殆盡，致有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等一干妖孽出現……直至今日的安、史之亂，足證其氣數已消耗殆盡矣！因此汝父玄宗身上，亦再無李唐祖宗的龍氣血脈，他的存在與否，與大唐國運，已再無任何相干了，此乃目下的大唐國運要旨，太子殿下務必先行認清明瞭！」

李亨聽得冷汗直冒，他委實意料不到，同屬李唐祖宗子孫血脈，所生的兆應卻如此奇幻恐怖！他不由倒抽一口冷氣，喃喃的道：「如此……大唐江山，豈非行將傾覆不幸落入亂賊手上麼？天啊！若如此，則不但吾李唐血脈無一倖免，大唐百姓黎民，只怕亦慘受胡人荼毒之苦矣！李亨啊李亨，於此艱難時刻，又該如何自處，如何定奪？」

九宮神尼尚在沉吟不語，寧彩兒見李亨仍在猶豫不決，不由微哼一聲道：「哼！太子殿下有太宗皇帝之象，卻乏太宗皇帝的膽氣果斷！目下大勢，明擺着你的父皇已心灰意冷，鬥志全失，沉迷酒色，已把他的皇氣消磨盡了！天下安危，又怎能再寄托於你父皇身上哉！」

李亨半驚半喜道：「寧姑娘的意思乃指……」

寧彩兒毫不客氣，決然的道：「審時度勢，太子殿下勢必挺身而出，以太子儲君的身份，號召天下軍民奮起抗賊，重振軍威，激勵民心，以重建山河！捨此別無他途！太子殿下尚不知驚醒麼？」

李亨目中一亮，但隨又沉吟微歎口氣道：「寧姑娘大義凜然，令人佩服……可惜李亨雖為太子之身，卻無兵勇相助，單拳獨臂又豈可與強賊週旋？」

九宮神尼此時忽地接言道：「太子殿下，你難道忘了，時勢雖然艱難，但尚存擎天之柱嗎？例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彼等皆忠貞之士，只要太子殿下不畏艱險，勇赴國難，與彼等同心抗賊，則安、史二賊之亂，必可靖平也！」

李亨一聽，眼神不由又一亮，

他以手擊掌道：「九宮前輩所言，乃真知灼見也，李亨意決矣！但郭、李二位大將，遠在千里之外，李亨又如何與彼等會合呢？」

寧彩兒格格笑道：「少擔心啦，太子殿下！師傅早就伏下妙着也！太子殿下只須向你父皇交代一聲，師傅和我便保你安抵朔方，與子儀哥哥會合便是啦！」

李亨一聽，再無疑慮，他向九宮神尼和寧彩兒深深一揖道：「今日得二位鼎力相助，他日大唐國運得以重振，皆二位不世奇功，李亨必傾心圖報！」

九宮神尼一聽，卻微微冷笑，並不作聲。寧彩兒卻忍不住尖聲道：「大事未成，甚麼報不報的？我師傅連你父皇欽封『大國師』亦不屑一顧，於此艱難時世，難道還貪圖你甚麼皇恩浩蕩嗎？不必說此廢話也，日後太子殿下君臨天下，只須牢記汝祖太宗『民為水，君為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我師傅便欣然而笑啦！」

李亨凜然一驚，道：「寧姑娘所言甚是，祖宗遺訓，李亨不敢忘也！事不宜遲，明日一早，孤便向父皇辭別赴朔方抗賊吧！」

第二天一早，太子李亨，果然以親赴朔方抗賊為由，向玄宗李隆基拜辭，李隆基此時已心灰意冷，連國家安危也懶得去想，何況你太子的去留？當下李隆基長歎一聲道：「亨兒，汝有此勇氣決心，朕准奏便了！」僅此一句，再無二話。

於是，李亨便帶着他十數名太子宮親兵，在九宮神尼和寧彩兒師徒二人的暗中護送下，悄悄離開玄宗李隆基的「遷蜀御駕」，不遠千里，赴朔方去了。

太子李亨並不知道，就在他離開馬嵬坡的當天上午，一宗名聞萬世的驚天之變——馬嵬坡「天機血煞」便果然發生了，這或許是九宮神尼早已洞察先機，搶先一步救李亨脫此驚人「血煞」吧。

原來馬嵬坡屬興平地界，保駕西行的隊伍，進入此地，沿途所見，更令人觸目驚心，此地的男子全被徵募到戰場去了，留下的婦嬰老幼，成羣結隊向西面逃奔。路邊、樹下，到處散佈餓殍屍體，老鴉爭啄屍肉，見人不逃，死賴於樹上，依然擇屍而啄。

偏偏保駕的御林軍中，有不少是興平地方人，見此慘象，不少人便偷偷溜走了。有不少人被楊國忠派人抓回，楊國忠下令當衆斬頭示威，沿途又平添了不少無頭寃鬼。甚至連御林軍的大將軍陳立禮，亦不忍見部下被屠，曾出面制止楊國忠的殘屠，但楊國忠卻抬出皇上聖旨來訓斥陳立禮，這可把陳立禮氣得七竅生煙，陳立禮平日早已甚恨楊國忠「蠱君誤國」，此時又添新仇，因此「殺國賊」的念頭，已在陳立禮心中萌生了。

偏偏天色也風雲變幻，就在太子李亨離開不久，便下起雨來，馬嵬坡下的通路，變得泥濘潰爛，本不能行走車駕，玄宗李隆基這支「西行御駕」，便動彈不得，只好留在坡上，待天晴再作西行。

護駕的御林軍兵士，地位最低下，早已多日來未吃飽飯了，碰上陰雨，四下如死寂地獄，休說糧食，便連多一個活着的百姓也沒有，御林軍兵士們，均意料今回必死無疑，但並不甘心，於是便聚衆向陳立禮求請，派人到外地去購買軍糧。

陳立禮歎道：「三軍皆由楊國忠發號施令，他不准任何人離開，違者立斬，汝等休要拿腦袋去硬碰刀鋒也！」

御林軍將士一聽，均大怒道：「楊國忠這誤國奸賊！難道要我等活活餓死於馬嵬坡嗎？走！去跟楊國忠索糧去也！」一呼百應，立刻便湧出了數百御林軍，如潮水般向楊國忠的營帳衝去……這一股浪潮，如火如濤，擋者必死！

不料楊國忠竟不知好歹，當這股怒濤湧來時，不但沒好言相慰，反而端出丞相大人的官威，令手下把為首的御林軍將校抓去斬頭！御林軍將士本已餓急了，見楊國忠仍要施淫威殺人，也不知是誰突然振臂大呼道：「楊國忠動兵謀反！」立刻便有數百人呼應道：「把奸賊楊國忠殺了！為國除奸啊！」

楊國忠見狀，心知不妙，他正欲喝令他的丞相府親兵保護他去奏知皇上，不料他的丞相府親兵見勢不妙，早就抛刀棄槍，四散溜逃保住自家生命去了。

憤怒的御林軍將士一湧而上，揮刀劍劈，堅持把楊國忠斬成肉醬血泥，憤怒的御林軍眼見已殺楊國忠，心知若不除根，必有後患，便再湧入陳立禮的營帳，向陳立禮道：「國賊楊國忠已斬殺，禍根尚在，求陳將軍作主定奪！」

陳立禮自然知道，所謂「禍根」，指的便是正伴駕西行的貴妃娘娘楊玉環，亦即玄宗皇帝最寵幸的女人，楊國忠是楊玉環的兄長，兄長被殺，楊玉環豈能不報此仇？她果然是一大「禍根」！

陳立禮心念電轉，他自然亦知道楊國忠被殺，與自己難逃干係，除非他把部下全殺了！但於此艱難時勢，兵將寶貴，殺了誰來護駕？況且衆怒難犯，弄不好連他陳立禮亦必被亂兵所殺！終於，陳立禮決然的擊掌下令道：「六軍不發！先除妖妃！」

陳立禮這一定奪，便決定了貴

妃楊玉環的命運。因爲其時玄宗李隆基已接報，安祿山的大軍，已攻陷唐都長安，奔向西面追擊，距馬嵬坡只有百餘里路，玄宗李隆基已强烈感到生命的危機了，他唯一的出路只有向西蜀逃竄，捨此別無他途。而唯一能令他安全逃抵西蜀的力量，便是護駕的「六軍」，假如「六軍不發」，便即宣告玄宗李隆基的死亡。因此「六軍」此時的任何要求，比皇帝的聖旨更具力量，連皇帝本人亦不敢違抗。

玄宗李隆基的臨時「行宮」，很快便被憤怒的御林軍包圍了，驚惶的玄宗派高力士向御林軍打探，所知的訊息便是「先除妖妃，六軍後發！」

玄宗亦曾試圖挽救楊玉環的生命。他對高力士道：「貴妃深宮居停，不聞外事，何罪當誅？」

高力士回奏陳立禮的話道：「貴妃本來無罪，但乃兄楊國忠蠱君誤國已被誅殺，貴妃若留在皇上身邊，將士不安，望皇上割愛！」高力士一頓，又加了自己的意思道：「陛下，目下當務之急，乃安撫將士之心，將士安陛下則安，陛下安則社稷安。望陛下當機立斷，遲則恐有不測劇變也！」

玄宗李隆基尚在猶豫，外面嘩聲更激烈，幾乎要衝門而入了。

高力士頓首道：「軍士已闖進來了，陛下若不速決，彼等便要自己動刀殺貴妃了……」高力士隱住一半沒說，這便是「若動刀殺貴妃，進一步便是弒君之亂！」

玄宗頓足道：「朕也顧不得貴妃了，你替朕傳旨，賜貴妃自盡罷！」驚惶、傷痛、悔恨交逼之下，李隆基終於流出淚來了。

高力士領旨入內，引貴妃往佛堂自縊。貴妃楊玉環接旨，不由昏倒地上。好一會才醒過來，悲歎道：「全家皆亡，留我何用？但亦容我辭別皇上。」

高力士把楊玉環引到玄宗面前，玄宗掩面不敢相對，楊玉環拜別到玄宗，返回佛堂，向佛像跪拜道：「佛爺！佛爺！我楊玉環在宮時，哪想到有這等殘局？或是造孽深重故遭此難，今日死了，還望佛法開恩，超度陰魂……」說着泣不成聲，伏地大慟，長髮散了一地。

高力士此時只一心護君，他冷漠的牽起貴妃楊玉環，引至一棵梨樹下，解了羅巾，繫於樹枝上。楊玉環自知無望，跪下向北拜道：「妾與聖上永訣了！」拜畢，即用頭套入羅巾中，高力士一脚把貴妃脚下的青石踢翻，貴妃楊玉環雙脚懸空，嬌軀猛地一顫，登時氣絕身亡。

「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貴妃楊玉環，吊在梨樹上，雲鬢散亂，頭上的金釵玉飾不見了，脚上的綉花鞋也脫去，肉桂色的錦襪也失落，露出雪白的脚掌，俏臉歪斜中血紅的長舌吐出口外，她的屍身，亦恰好鋪放於一塊白毡上面，白毡上面，又恰只散放着玄宗賜祭的一千個銀錢。

十多年前，李梅花、郭子儀、李光弼五人，於馬嵬坡一塊被「赤光」燒焦的石上，發現了「警世讖語」，道：「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毡，毡上有千錢。」此時安祿山已於洛陽稱帝，國號「大燕」；馬嵬坡上，白毡上鋪放貴妃楊玉環的屍身，屍身旁邊，恰好散放一千個玄宗賜祭的銀錢。

「血煞天機」、「警世讖語」，竟如此詭秘迷離！

* * *

天寶十五年（公元七五六年）六月，經歷「馬嵬坡血煞天機」之劫的玄宗皇帝李隆基，在錦衣大將軍陳立禮統率御林軍的護駕下，終於安全抵達西蜀郡府成都。

劍南節度副使兼蜀郡長史崔圓，以西蜀最高地方官的身份，出城奉命迎車駕，並慰玄宗道：「蜀土豐盛，兵馬强壯，賊不敢犯，聖上安心留蜀吧！」李隆基這才稍稍安下心來。

玄宗痛定思痛，於蜀川成都下罪己詔道：「朕近年衰老，任相非人，以致逆胡作亂，勢甚猖獗，不得已遠避賊鋒，累及天下臣民，慘受荼毒，皆朕之過，自始當號令天下，奮勇抗賊，以保社稷，以安萬民。」李隆基經此磨劫，雖未至大徹大悟，尚隱去自己寵信胡兒安祿山之大錯，又略去自己沉迷酒色，不理朝政的內醜，但畢竟已知自己的錯處劫難的根源。因此這篇「罪己詔」，頒佈天下，替李唐朝廷挽回不少民心，奠定了天下大唐軍民抗賊的堅穩根基。

玄宗李隆基在頒下「罪己詔」後，又下詔討賊。詔令太子李亨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領朔方、河北、河東、平盧四鎮節度使，圖復東都洛陽和西京長安。又令永王李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四鎮節度使。令盛王李琦任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道、淮南、河南等路節度使。令豐王李珙任武威都督，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處節度使。李隆基此時才覺得兒子的寶貴，寄望李亨、李璘、李琦、李珙等四子，抗擊賊軍。不過，四子之中，太子李亨已先行赴朔方，李璘心有異志，赴江陵招兵買馬外，其餘數子均畏懼不去，尋藉口留在蜀川，因爲李隆基雖大封諸兒爲抗賊大將，卻無兵可用，不過是「空頭元帥」而已。諸子安逸半生，誰還有奮起抗戰殺賊的膽色勇

氣？

事實上，玄宗亦心知肚明，此時普天下唯一有力抗賊的，僅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江東節度使李光弼二人而已。天下的安危，已繫於郭、李二人的身上，郭、李二人才是大唐江山的中流砥柱！而給予天下軍民抗戰殺賊勇氣信心、精神力量的，則唯有他幸而册封的太子李亨一位王兒而已。

直到此時，玄宗皇帝李隆基，才徹底醒悟，當年九宮神尼的廷上警示，郭子儀、李光弼師兄弟投效大唐，太子太傅李泌（即李梅花的化名）辨察太子人選，等等先機的重大意義，原來一切均爲了今日力挽狂瀾而奠定根基！隱隱之中，似乎有絕世高人在暗中匡扶大唐國運，這絕世高人到底是誰呢？高高在上、身爲九五之尊的玄宗李隆基自然不知道，他也不可能知道。

不過，李隆基此時是否知道也無關宏旨了，因爲自唐都長安被安祿山攻陷，安祿山於洛陽稱帝國號大燕，馬嵬坡的「血煞天機」這一連串的重大變故後，李隆基的「開元、天寶」年代已然結束，李隆基作爲李唐子孫的運命亦已走上完結之路。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動蕩，大動亂之極點，便是另一個新的年代的誕生了。一切均不可逆轉，不可抗拒，天機大勢運行的軌跡，便是如此奇妙，如此詭秘！

就在玄宗李隆基的御駕，終於安抵西蜀成都時，唐太子李亨，亦在九宮神尼、寧彩兒師徒的秘密護送下，歷千里奔波，經無數艱險，終於抵達朔方的靈武（今寧夏的靈武縣）。寧彩兒奉師命赴井陘（今河北正定縣），召令正駐軍井陘的郭子儀和李光弼，赴靈武與太子李亨會面。

在此之前，亦即「安、史之亂」的前後，被任爲「橫塞（內蒙古西北）軍使」的郭子儀，與李光弼、徐琿赴任後，治軍精嚴，把轄下的一支「朔方軍」訓練爲名鎮塞外的「鐵軍」，因功升任左衞大將軍，李光弼、徐琿均爲郭子儀的左右副將。

及後郭子儀改任天德軍使（內蒙古五原），兼九原（內蒙古王原境內）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

第二年便發生「安、史之亂」了。這年的十一月，唐玄宗李隆基任命郭子儀爲衞尉卿、靈武郡太守、朔方節度使，李光弼爲朔方右兵馬使，由北路向安祿山的老巢范陽平亂。

郭子儀率朔方軍沿黃河東進，首先於振武軍（內蒙古托克托）擊敗叛軍，乘勝收復靜邊軍（內蒙古和林格爾），又南下進入長城之內，於河曲（今山西河曲）再敗叛軍，接而攻取叛軍的雲中、馬邑等地，向東進入東陘關（山西代縣），形如利劍，直插安、史叛軍的後方。

本來這對合擊安、史叛軍十分有利，但自安祿山在攻取洛陽稱帝後，玄宗李隆基嚇慌手脚，誤信楊國忠之言，下令郭子儀回朔方招兵買馬，速赴長安保駕。郭子儀深知此着失誤，但又不便違令，只好保奏李光弼出任河東節度使，領兵繼續東討河北叛軍，自己返回朔方。

不久郭子儀即率三萬朔方軍，開赴代州（山西代縣）。二月，李光弼率軍出井陘（河北井陘），進入河北中部，收復常山（河北正定）。史思明率二萬騎兵攻常山，與李光弼激戰四十日，相持不下。史思明斷絕常山糧通。李光弼向郭子儀告急。郭子儀深知李光弼是不可多得的將材，不容有失，於是暫緩開赴長安，率軍出井陘，與李光弼合共兵十三萬。郭、李二人，在常山西南大敗史思明，乘勝攻入趙郡（河北趙縣）。

安祿山聞史思明大敗，派兵馳援史思明，史思明與援軍合兵五萬，進攻郭子儀和李光弼的大軍，此時郭子儀和李光弼却已移師駐恆陽（河北曲陽），面對强敵，並不急於出戰，深溝高壘，嚴陣以待，並採敵來則嚴守，敵去則追擊的戰略，白天耀兵揚威，夜晚偷襲敵營，令史思明軍疲憊不堪，猶如驚弓之鳥，無法休眠，五日後，郭子儀時機成熟，斷然下令出擊。李光弼、徐琿親率大軍，於恆陽嘉山大敗史思明，殺敵四萬，俘敵千餘，僅史思明及十數親兵逃掉，郭子儀趁機揮軍進圍，又大敗史思明於博陵（河北定縣）。

這是祿山造反以來，所遭受的最沉重打擊，一時間令安、史驚慌不已；唐軍則軍心大振，各地紛起兵抗賊。假如當時李唐朝廷指揮得當，極有機會一舉滅安、史叛軍，也決不致有大唐兩京陷落的慘酷局面。

當時郭子儀已窺透安、史叛軍後防虛弱的弱點，正欲乘機直插安祿山的老巢范陽，迫安祿山回防北撤，而於中途把安祿山的主力殲滅。「以逸待勞、圍魏救趙」的戰略，充份體現了郭子儀的雄材偉略、膽識勇氣。

此時就連安祿山也懾於郭子儀的威名，又擔心後方被斷，糧草不繼，一度想放棄洛陽，回走范陽保老巢。唐都長安之危，也就可不戰而定。

可惜玄宗李隆基此時已深受「武則天血煞」的侵擾，他作爲李唐子孫血脈的「龍氣」，已被「煞氣」消磨殆盡，再無當年的雄心大志，他竟然爲求保命，聽從楊國忠的「誤

國之議」，下令帶病在身的老將哥舒翰，率士卒十萬未經訓練臨時招募的烏合之衆，於潼關出擊安祿山的廿萬大軍。結果哥舒翰全軍覆沒，哥舒翰本人也被俘，安祿山揮軍長驅直入，攻陷了唐都長安城。玄宗李隆基本人也只好西逃蜀川，於馬嵬坡再歷「血煞」磨劫，此時他作李唐血脈的「祖宗龍氣」，也就蕩然不存了，他的「天子運命」也告終完結了。

郭子儀、李光弼接潼關失守，長安陷落，玄宗西逃的訊息後，他在軍中向李光弼、徐琿兩將歎道：「大唐江山、天下百姓危矣！」

當下李光弼、徐琿問計於郭子儀，郭子儀沉吟半晌，方斷然道：「唯今之計，只好先行固守，保存實力，再圖追擊！」

於是，郭子儀、李光弼率十萬大軍，悄悄退入井陘(河北北境)，河北郡縣又重陷安、史叛軍之手上，這是天寶十五年六月前後的態勢，大唐國運的確已岌岌可危。

到是年七月，唐太子李亨，在九宮神尼和寧彩兒師徒的護送下，終於抵達朔方靈武(今寧夏靈武縣)。寧彩兒奉師命遠赴井陘，傳召郭子儀、李光弼到靈武與太子李亨會合商討抗賊大計。

寧彩兒此時身負「無極、九宮」當世兩大絕學、神功，又經十數年的苦練，她的進境驚人之極，因此這一路翻山越嶺，奔赴井陘，雖沿途橫跨山西、陝西、內蒙三省近二千里路，也並不在寧彩兒的眼內，九宮神尼亦深知徒兒的本領，才決定讓她隻身遠赴井陘。

寧彩兒在崑崙山時，本已輕功見長，再經九宮神尼的授藝，又歷十數年的苦練，她的輕功已達登峯造極的境界了。因此不到半月時間，寧彩兒便已越內蒙，出陝西，進入山西與河北交界地域，按寧彩兒的判斷，此地距河北井陘，已不足百里了。

忽見一座兩山夾峙的關城，聳立於前，關上扁額，上書「娘子關」三個大金漆字。關城後面便是河北地域，此關乃晉冀兩地出入的咽喉，地勢極為險要。此時但見關門洞開，關城上竟空無一人。

寧彩兒不由恨恨的歎道：「如此邊關重鎮，竟無兵扼守，大唐的武備果然鬆如散沙，如此江山，又豈能長保不陷賊手呀！」

「嘻！誰說此關空無一人？吾等男子漢，不正高挺娘子關上嗎？」寧彩兒歎聲未落，忽地一縷勁音，從關城門樓上傳了下來，雖然相隔近百丈，但寧彩兒功力奇高，那發聲一字不漏的聽眞了。

寧彩兒俏目一轉，心中一動，便故意問了一句道：「好大的口氣呀……那說話的男子漢啊，可知此關關名的由來嗎？」

那「男子漢」的聲音嘻嘻笑道：「嘻嘻……唐太宗李世民定都長安，他的妹妹平陽公主統領娘子軍駐此設防，因此命名為『娘子關』也！嘻嘻，你這俏麗女俠，進此娘子關，倒名符其實乃娘子進娘子關啊！」

寧彩兒一聽，俏臉竟一紅，也不知為甚麼，她竟然把「娘子」二字，與她心牽神往的「郭子儀哥哥」聯在一起，假若……那當眞是「娘子進娘子關」啦……寧彩兒心思微一蕩，隨即回過神來，格格笑道：「可笑啊！說話的自稱『男子漢』，可知你也是『娘子進娘子關』也，哈哈，你的行藏已露，還想瞞過本姑娘的耳目嗎？」

寧彩兒這麼一嚷，那「男子漢」的聲音忽然便靜了靜，一會後，才「咦」的一聲道：「姑娘瞧破了甚麼行藏？」

寧彩兒道：「嘻！你這『男子漢』內力雖然甚高，眞氣發音可傳百丈之外，且有男子的綿長不絕之勢，但其聲中有起伏，伏時沉如男子，起時尖如女兒，實女子而作男聲也！你雖然深藏不露，又怎能瞞過我寧彩兒的耳目？」

那「男子漢」的聲音忽地失聲叫道：「你！姑娘你眞的是寧彩兒嗎？」

寧彩兒又好笑又好氣道：「我自然是寧彩兒！這有甚麼稀奇古怪？」

那「男子漢」聲立刻道：「那你知道崑崙山、九宮山谷隱着甚麼高人嗎？」

寧彩兒格格大笑道：「可笑啊！我怎會不知道？崑崙山有我的爺爺師傅無極神僧，九宮山有我的師傅婆婆九宮神尼嘛！」

寧彩兒的話音沒落，娘子關門樓之上，已呼地閃出一位美男子，但見他俊美豐盈，教天下少女神魂顛倒，卻只是美男子忽發女兒之音，格格大笑道：「寧彩兒──四師妹，知道我是誰了麼？」

寧彩兒定睛一瞧，不由格格大笑，欣喜之極，呼地一下，無影無形、無聲無息，便已接近娘子關的門樓上，身法之美妙神幻，當世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好啊！梅花大師姐！你甚麼時候竟化作迷死天下女子的『男子漢』啦！」

關上門樓之「男子漢」，竟然是與寧彩兒分別十多年的大師姐李梅花，她此身已作男子打扮，不肯恢復她的女兒身份，李梅花目睹寧彩兒的身法，驚喜之下，也不及敘話，先就問道：「小師妹！你這是甚麼輕功身法？乖乖，竟比二師弟郭子儀的『蓮花幻影』神功更奇幻

也！」

寧彩兒笑道：「梅花師姐！你忘了麼？我在九宮神庫，於『各取所需』時，選了一套『無影指』的武功心法。後來九宮神尼把我攝走，又逼我拜她為師，我念在她與爺爺師傅的一段舊情，就算爺爺師傅知道了也決不會反對，於是便有意令她消除對爺爺師傅的怨恨，說拜她為師可以，但需在師傅後面加上『婆婆』二字，以便把她與無師傅爺爺併列。九宮神尼思想了半個月，竟然答應了！於是我便多了一位『師傅婆婆』啦！從此爺爺師傅便叫師傅爺爺啦！此時我才知道，師傅婆婆的武功比起師傅爺爺簡直可以併駕齊驅，特別是她絕頂聰明，任何武功招式，到她手上均會化凡為奇，例如一套『無影指』法，經師傅婆婆的指點，竟可演化為『無影神功』，就是師姐剛才所見的身法啦！師姐，你說師傅婆婆她是否太了不起呢？」

李梅花這才明白，當日寧彩兒的失蹤，原來是九宮神尼把她「攝」去為徒，九宮神尼脾氣的古怪，簡直教人哭笑不得，不過，九宮神尼既然接受「師傅婆婆」的稱謂，與無極神僧的「師傅爺爺」併列，猶如是寧彩兒的祖父、祖母，顯然九宮神尼已原諒無極神僧當年的「寡情薄義」了！如此看來，寧彩兒便無形中成了二人的和事老，當眞微妙之極！

李梅花此時已步入中年歲月，她一生奔波，對於兒女私情甚少涉及，至今仍是獨自一身，想到師傅和九宮神尼竟痴纏了數十年而未能復合，李梅花心中不由幽幽的歎了口氣，因為她心中依然抹不去二師弟郭子儀的影子，但又知郭子儀念念不忘的是小師妹寧彩兒，如今寧彩兒又突然出現，三人之間的恩怨糾纏就不知如何結局了！想到此處，李梅花不由又微歎口氣，暗道：罷了！國難當頭，天下屍骨遍野，又何必再去思想這等分不清、理還亂的兒女私情呢！

寧彩兒見李梅花半晌不語，神色似喜似悲、似幽似怨，不由大奇道：「梅花師姐？你又為甚女扮男裝作起美男子來呢？」

李梅花把當年她與郭子儀、李光弼一道，入長安赴武考，鬧出連串風波，殿試之時，竟被玄宗皇帝封為「太子太傅」，於是只好將錯就錯，裝扮下去，趁機勘點了一位太子人選，便是當今的唐太子李亨等的舊事，略說了。

末了李梅花道：「我以『太子太傅──李泌』的身份，在太子宮作客年餘，教了太子一些治國處政的要旨，眼見朝廷已被奸人所據，我的哥哥李太白又已辭官雲遊天下，我便決意棄官而溜走了！這十多年來，走遍大江南北、山川形勝，憑九宮前輩相贈的『九玄盤』，着實勘點了不少龍脈寶地，眼見百姓平民，消災解難，久病垂危的康復，絕子絕孫的有後，心中的喜悅感，簡直美妙極了……如此不知不覺的，便十數年過去啦！」

寧彩兒羨慕的笑了笑，忽然問道：「那師姐為甚麼忽然在此地出現呢！」

李梅花道：「半月前，我碰見師傅他老人家正與我哥哥李白在酒館痛飲，但師傅不許我喝酒，說天機演行，已到劇變之期，能否蕩滌妖氣，消弭血煞戰禍，便在此關鍵時刻，着我速赴河北井陘，與正率軍抗賊的二師弟郭子儀、三師弟李光弼會合，並助他們一臂之力。師命難違，我便只好趕來了……對啦，師妹你又怎會到此？」

寧彩兒格格笑道：「你奉師命，我亦是奉師命，彼此彼此吧了！」接着，寧彩兒把她與九宮神尼護送太子李亨從馬嵬坡抵靈武的事說了，末了忽地醒悟道：「怪不得那太子李亨當日會化偈詩為笛音，又能於十多年前受封為太子，原來是師姐你的鼎力扶持，你這『太子太傅』的官兒，實幹得美妙極了！」

李梅花畢竟已步入了中年，她的心性已無復當年的嬌野了，只見她淡淡的笑笑，便對寧彩兒道：「既然是當世二大高人──無極神僧、九宮神尼的同一判斷，想必決無差錯，這便趕去井陘，與師弟他們會合吧！」

從娘子關到井陘，已不足五十里，這在李梅花和寧彩兒二大高手的腳下，自然不費甚麼時日，二人一路併肩掠行，不消半日，便已進入河北井陘地域，二人未抵井陘城，在郊外的三面環山中，便突見一座龐大的軍營，遍佈數十里，當中一座軍帳，上豎兩面帥旗，一為「郭」字帥旗，一為「李」字帥旗。原來郭子儀與李光弼情同手足，於此艱難時刻，早已分兵休整，只待機出擊。

李梅花和寧彩兒毫不猶豫，迅速掠近，正欲向把守外圍的軍將報明來意，那軍將卻已含笑拱手道：「二位請進，郭將軍、李將軍已恭候多時矣！」

李梅花和寧彩兒一聽，均暗奇道：為甚麼他們會知道自己來臨呢？這等先知先覺的本領，可是仙神一類的大神通呢！他們怎能達至？

二人進入中軍帥帳，才恍然大悟，原來中軍帳中，除郭子儀、李光弼、徐琿三人外，尚端坐二人，竟然是半月前在酒館痛飲的無極神

僧和謫仙人李太白！李梅花一見，便笑道：「好啊！師傅和哥哥串謀騙我獨自走了半月冤枉路……」

謫仙李太白笑道：「梅花，無極大師本來打算與你同行，但我恐怕你已無心插手國家大事，只顧着去尋那潛龍地脈，便借報訊之機，騙你先趕赴井陘，與郭將軍會合罷了！這次非大師之意，倒是爲兄誤會了妹妹心思也。」

李梅花淡然一笑，不再說話。

此時郭子儀、李光弼卻已站起來，向李梅花拱手道：「小弟拜見大師姐！請恕軍務在身，未克遠迎！」

李梅花半嗔半笑的瞥了郭子儀一眼，道：「二師弟、三師弟目下皆朝廷的重臣，李梅花草野之身，豈敢勞駕遠迎？」

郭子儀笑道：「不然，大師姐是『太子太傅』的身份，於太子李亨有提携之恩，你若肯在太子面前露面，只怕立刻便相位加身也，吾等皆在大師姐的轄下，豈敢怠慢？」

郭子儀這半開玩笑話，令在座衆人均樂開了，但李梅花卻皺眉道：「不妙！若那太子李亨，眞的以相位强加於我，這可大大不妙；我這『太子太傅——李泌』的化身，從此便煙消雲散啦！」自此之後，李梅花果然回復了她女兒之身，不再以男裝現世了。

寧彩兒一直默不作聲，盯着郭子儀，神色似怨似喜。

李梅花見狀，不由微笑道：「二師弟，你只顧和我說話，可知你冷落了誰啦？師傅請先別說破，讓二師弟猜猜！」李梅花此時見無極神僧目注寧彩兒，神色欣然，便知他目力超人，早已認出她是誰了，便連忙加了一句。

郭子儀此時才仔細瞧一眼寧彩兒，只見她俏麗如青春少女，神色似怨似喜，偶爾頑皮的眨了眨眼，這輕微的動靜，令郭子儀立刻勾起了十多年前的往事回憶，他不禁失聲叫道：「啊！光弼弟，這是小師妹寧彩兒啊！師妹，我和三師弟多年來均牽掛着你的安危也！」

寧彩兒含嗔帶笑的瞪了郭子儀一眼，這才格格笑道：「二位師哥皆貴爲大唐封疆大將，怎還記得我這小師妹？」說罷，寧彩兒才正式拜見了「師傅爺爺」無極神僧，又與郭子儀、李光弼執手相見，吱吱喳喳的說個不停，就連她赴井陘的重任也忘記了。

謫仙李太白眼見無極神僧五師徒，於此困難時刻相聚一堂，每一位身繫大唐國運的安危，不由十分感慨，他忍不住擊掌放歌道：「趙客縵胡纓，吳鈎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閒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鎚，邯鄲先震驚。千秋存壯士，喧赫動乾坤。縱死俠骨香，不愧世上英……崑崙生五傑，天地萬世情！」

李太白慨然高歌，在座中人均聳然動容，偏寧彩兒卻忽然叫道：「太白哥哥！所唱有遺漏呢！」

李太白微笑道：「吾有甚遺漏？」

寧彩兒道：「並非『崑崙生五傑』，而是『崑崙藏六人』哩！你知道我那師傅婆婆九宮神尼，數十年來，爲大唐國運、天下安危，付出了多少代價麼？她所做所伏的一切，均是爲了化解目下肆虐天下的『血煞天機』啊！」

李白亦曾親眼目睹九宮神尼於大唐朝廷現身向玄宗皇帝示警，他一聽寧彩兒說的話，便深信不疑，聳然動容道：「不錯，不錯，九宮山亦屬崑崙地脈，加上一位高人九宮神尼，自當是『崑崙生六傑』也，呵呵，大唐國運，有崑崙六傑扶持，任他妖魔鬼怪肆虐横行，亦必可蕩滌，令天宇重復昇平！」

當下寧彩兒把九宮神尼的佈局，向郭子儀等傳報了。衆人透析天下大勢，均認同九宮神尼的神機。

於是，第二天一早，郭子儀留李光弼、徐琿二人，在井陘暫統軍務，他與無極神僧、謫仙李太白、寧彩兒等三人一道，赴靈武去了。李梅花已復女兒身份，她只當當年的「太子太傅——李泌」的身份已逝去，決不肯前去與太子李亨見面，因此亦留在井陘，協助李光弼、徐琿二將統領軍務。

在路上，無極神僧才向寧彩兒詳細打探九宮神尼的情形，當無極神僧知悉九宮神尼終肯欣然接受「師傅婆婆」的稱謂時，他長長的吁了口氣，積數十年的悶氣終於最後消去了，因爲他深知九宮神尼的脾氣，若非她已原諒了無極神僧當年的「負情」，怨氣未消，她又怎肯領受與「師傅爺爺」併列的「師傅婆婆」呢！自獲知這一訊息後，無極神僧一路上欣喜歡悅，竟忘了自己神僧的身份，形如初涉情場的少年郎君，急不及待，亟欲早赴靈武，與一別數十年的九宮神尼相會叙情！

＊　＊　＊

天寶十五年七月（公元七五六年），郭子儀、無極神僧、李太白、寧彩兒四人，趕抵靈武。衆人拜見了太子李亨，又與護送李亨靈武的九宮神尼見面。至此，崑崙六傑，正式滙聚，遂成一股强大的中堅力量。

經一番密議，九宮神尼、無極

神僧均推斷，當今天下大勢，平賊靖亂重任，已不能寄望於玄宗李隆基身上，而落在太子李亨的身上了。

於是在衆人的安排下，在七月十九日，唐太子李亨，於靈武城南樓即帝位，是爲肅宗，又遙尊玄宗李隆基爲上皇天帝，改年號爲「至德」。

肅宗李亨，封郭子儀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同丞相），仍兼朔方節度使。又封李光弼爲同平章事官銜，兼領河東節度使。李亨欲封寧彩兒爲「靈武女都統」之職，負責臨都靈武的防衛重責。

寧彩兒格格大笑道：「皇帝啊！你欲封我官職，並非愛我而是害我呢……我若做了官啊，只怕不出三日，便悶也把我悶死啦！」

李亨知寧彩兒與無極神僧、九宮神尼均玄道中人，決不肯沾染塵世的俗氣，只好打消了封贈三人的念頭。

李亨在靈武即帝位，非常寒傖，城樓上只有弱守兵，文武官員不足三十位，李亨的帝位其實仍岌岌可危。

郭子儀見狀，斷然決定，把屯駐井陘的朔方兵分二路，一路五萬大軍開赴靈武，由他統率，負責護衛靈武，及從北面向南壓逼安、史叛軍，另一路五萬大軍，則由李光弼統領，留守井陘，尋機從東面突入安、史叛軍的腹地——洛陽、長安。

徐琿親率五萬大軍開赴靈武，他自己亦重歸郭子儀的帳下。徐琿跟隨郭子儀十多年，南戰北蕩，早已成爲一位英勇善戰的將領了。

肅宗李亨，廷上接見徐琿，知他已把五萬朔方軍帶到靈武，十分喜悅，當即封徐琿爲左金吾大將軍，仍歸郭子儀統領。

自郭子儀的朔方軍抵靈武，肅宗李亨的根基才算初定，及後各地唐軍將領，紛派人來靈武，表示效忠李亨，以李亨爲首的大唐朝廷，才逐漸立穩脚跟。

無極神僧、九宮神尼、寧彩兒三人，留在郭子儀的中軍大營，負責護衛主帥之責，郭子儀有此絕世高人爲後防，便再無後顧之憂，全力調整各地的軍事部署，準備反擊安、史的叛軍，指揮天下兵馬的統帥大任，實際上已落在郭子儀的身上了，雖然肅宗李亨任命他的長子廣平王李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郭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大元帥，但眞正指揮唐軍作戰的，卻是郭子儀，李俶作爲皇室子孫只是掛一虛銜而已。

九月，安祿山內的將領阿史那，率騎兵數萬，進抵經略軍（今內蒙抗錦旗南），企圖從北線進攻靈武。

郭子儀率軍出擊，與阿史那大戰於榆林，殲敵三萬，俘敵一萬，大獲全勝，保住了大唐臨都靈武的安全。

十一月，安祿山令史思明統兵十萬，於河北分東、南、北三面進攻山西重鎭太原。太原是李唐的發跡地，若太原陷入敵手，則軍心、民心必受慘重打擊，剛剛立穩脚跟的肅宗李亨朝廷，必遭受沉重打擊，甚至有崩潰的危機。同時，太原亦是克復洛陽、長安兩京的戰略要塞，若太原落入安史叛軍手上，則叛軍所據的洛陽、長安，以及其「大燕國」，便穩如磐石，極難克復了。

郭子儀接叛軍史思明統十萬大軍進犯太原的訊息，即決然的道：「太原一戰，事涉大唐國運安危，吾決不可坐視不救！」無極神僧、九宮神尼、寧彩兒、徐琿等人，亦十分贊同郭子儀的見解。但肅宗李亨，卻擔心靈武的安全，不放郭子儀統軍赴救太原。郭子儀無奈，只好把五萬大軍留在靈武，由徐琿負責鎭守，再留下無極神僧、九宮神尼二大高人，保護李亨的安危，李亨才勉强答應，但仍憂心忡忡的對郭子儀道：「郭將軍一身繫天下安危，萬望早去早回，免朕擔憂！」郭子儀答應待太原平定，便馬上趕回，李亨才無話可說。

＊　＊　＊

郭子儀只帶了五千兵馬，由寧彩兒隨行，第二天一早便飛馳太原援救。另一方面，郭子儀又派出飛騎，東馳井陘，報知李光弼，着其分兵馳救太原。

郭子儀、寧彩兒領五千兵馬，抵達太原時，李光弼和李梅花，亦由井陘率五千騎兵趕來，於是，崑崙神僧門下四師兄姐弟，展開了一場令天下震驚的「保衞太原大戰役」，一場關乎天下安危的激戰。

當時太原的兵力，郭子儀和李光弼合兵，加上太原的數千兵卒，不過是萬餘守軍。但史思明的三路大軍，兵力合計超過十萬。雙方兵力懸殊之極，太原的原守軍將領十分驚懼，主張趁敵未至，先行修城自固。

郭子儀卻對部將道：「太原城方圓四十里，賊將至而勞兵，乃未戰先敗也！不必猶豫，速於城外挖壕溝阻敵，以挫賊軍銳氣！」

郭子儀令下，李光弼、李梅花、寧彩兒三人，親自率領兵士、百姓掘據壕溝，並做了幾十萬個土坯。

待史思明的大軍進攻太原時，即用土坯修築營壘，營壘被打壞，又再用土坯隨時補修，史思明攻城

受阻，月餘不能取勝，又選精銳士卒爲游兵，進攻城南，再轉攻城西，自己親率士卒攻城北，又再轉攻城東，試圖尋找郭子儀、李光弼軍防守的漏洞，然而郭子儀有李光弼、李梅花、寧彩兒三人全力協助，分守東、南、西、北四城，猶如鐵壁銅牆，史思明根本無懈可擊。

史思明見郭子儀堅守不出，便親自上陣，來到城下，辱罵挑戰郭子儀、李光弼、李梅花，寧彩兒大怒道：「這史賊可惡，不如輕騎而出，把史賊斃了！」

郭子儀卻從容一笑道：「吾等不必去與史賊作口舌之爭，否則必中其聲東擊西，分吾兵力之奸計，吾自有辦法令他乖乖住聲！」

郭子儀下令從城中挖掘一條通往城外的地道，待史思明派人在城外辱罵時，唐軍從地道中突出，拖住叫罵賊兵的脚，拉入城中，綁上城頭示衆。這可把史思明的將士嚇得半死，連走路也低頭看着地上。

太原被史思明圍攻了月餘，城中萬事不缺，獨弓箭消耗過巨，已漸感吃力，此時寧彩兒卻自告奮勇，說要製造一種神工利器，管教賊軍聞風喪膽。郭子儀欣然同意，派了一千工匠，歸寧彩兒調度。

七日後，當史思明派出近萬兵力攻城時，城上忽然推出近百座古怪的武器，把巨石放在上面，拉動繩索，巨石便會拋射而出，一次射出的巨石可以砸死二、三十人，近百尊拋石炮齊發，登時砸死了史思明明軍二、三千人，史思明嚇得不敢再毅然攻城了。

但史思明自恃兵力强大，依然重重圍困太原，漸而太原城中的糧草已呈不足了。

李光弼對郭子儀道：「如此被困下去，我軍勢必不攻自破矣！但如何才能打破賊軍的圍困呢？」

郭子儀與李光弼、李梅花、寧彩兒三人商議，終於定下一個破敵的妙計。

兩天後的傍晚，史思明在軍中大營，忽接探子來報，說唐軍郭子儀元帥，派人前來接洽投降。史思明半信半疑，着人把來使押進，原來竟是一位俏麗姑娘，毫不畏懼，昂首而進。史思明示威厲喝一聲道：「來者何人？報上名來！」姑娘神色從容，呵呵笑道：「吾即郭元帥的師妹寧彩兒，奉元帥之命，前來通報受降之意。」

史思明一聽，不由暗吃一驚，因爲郭子儀與李光弼的本領，他已領教過了。若單打獨門，他決計並非郭子儀的對手。這姑娘家既然是郭子儀的師妹，本領之高，自然不在他史思明之下，郭子儀既有師妹相助，爲甚麼來受降呢？史思明心中狐疑，大喝一聲道：「哼！你敢是來詐降，欺騙本座嗎？」

寧彩兒笑道：「我姑娘家孤身一人，若無降意，豈敢身入史將軍的龍潭虎穴？不是嫌命長嗎？」

史思明嘿嘿道：「你知道就好！」他一頓，才又沉聲道：「你家郭元帥，定於何時出城投降？」

寧彩兒道：「因要勸服軍中將領，因此郭元帥答應三十日後的月圓之夜，必率軍出城投降。」寧彩兒說罷，又歎了口氣，喃喃的自語道：「哎！城中糧草已殆盡矣，不降亦不成啦……降了或許尚有一條生路！」

寧彩兒意眞言切，不由史思明不信。他果然與寧彩兒約定，三十日後的月圓之夜，只要出城唐軍手持白旗，不帶兵器，便可直抵他的中軍大營投降。

寧彩兒答應了，她拒絕了史思明派人護送，就在史思明的中軍帳中，施展她的驚世絕藝——無影神功，身形一晃，便無影無踪、無聲無息的不見了。到史思明驚駭之餘，回過神來，派人追踪，才知寧彩兒已在太原城樓上了！

寧彩兒露了一手，更令史思明不得不信，因爲若對方並非糧草殆盡，不得不降，郭子儀有如此高手相助，大可潛入自己營中殺人，又何必費如此一番詐降的功夫？況且他若投降，必須出城，赤手出城，赤手空拳前來他的大營，自己尚有八萬大軍在手，又何懼之有哉！

寧彩兒返報郭子儀，她判斷史思明已深信不疑，更因要到他中軍大營投降，他必定有恃無恐，打後他必定放鬆警覺。

郭子儀接報大喜，他毫不猶豫，當即下令，把原來已挖的地道向城外推進，一直挖到史思明的中軍營帳下面。地道頂上留下薄土層，用木頭支撐待用！李光弼欣然領令，親率二千精銳士卒，前去挖地道。

三十日後是三月十五，果然是月圓之夜。但見天際明月如盆，銀光灑遍山野大地，顯得格外凄清冷寂。

此時，太原城西城門忽地洞開，數千唐軍手執白旗，沒帶刀槍武器，魚貫出城，到離城五里，將近史思明的中軍大營時，大隊唐軍不再前進，肅立原地。

唐軍的動靜，早有人報知史思明，史思明不由大笑道：「唐軍果然糧草殆盡矣，彼等已再無鬥志，不降更待何時？不必懷疑，着其出降將領赴吾中軍大營議降罷了！」史思明令下，早有軍將馳馬而出，通傳史思明的令旨。

出降唐軍隊列中，應聲躍出四位男女將領，分別是唐軍元帥郭子

儀、大將軍李光弼，以及身穿平服的李梅花和寧彩兒，四人毫無懼色，越過史思明的禁軍人叢，昂然直進中軍大營。

史思明親自坐鎭中軍大營受降。他一見四人，即轟然大笑道：「好！識時務者爲俊傑，連唐軍大元帥亦乖乖降服，吾大燕國行將一統天下矣！傳令下去，着四人進營！」史思明此時心道：你四人獨自出來，就算你武功蓋世，也難擋吾千軍萬馬的夾擊，何足懼哉！

郭子儀、李光弼、李梅花、寧彩兒四人，走到距中軍十丈遠處，即肅然而立，不再移前。

史思明嘿嘿道：「郭元帥久違矣，既來降吾大燕，怎不跪拜示誠？」

寧彩兒一聽，不由格格大笑道：「好啊！果然是『燕燕飛上天』也！好一個『大燕國』啊！可惜史將軍再無福消受此榮華富貴矣！」

史思明神色一凜，正欲喝令禁軍把四人擒下，就在此時，在他後面三丈環列護衛近千禁軍所站的地面，突然轟隆的一聲，陷落下去，塵土飛揚，把整座中軍大營罩住，片刻連史思明也不見了。

郭子儀、李光弼、李梅花、寧彩兒四師兄姐弟，崑崙門四傑，趁叛軍驚惶失措，施展神功，空手入白刃，在叛軍營中大開殺戒，片刻便擊傷擊斃叛軍近百將領！後面唐軍數千將士，把手中的白旗一拋，摸出藏於身上的武器，擂响戰鼓中奮勇衝殺過來，以一擋十，勢如破竹，眨眼便把叛軍大營方圓十里的地蕩平了！

這一役，史思明的中軍大營萬多精兵，除史思明武功甚高，從地道中破土而出，在十餘親兵的拚死保護下，逃出中軍大營外，其餘叛軍全數被殲！這一役驚天地、泣鬼神，成爲蕩平安史叛軍的關鍵之戰。

史思明隻身逃出，驚駭之下，也不敢再與郭子儀、李光弼的唐軍對壘，率其餘數萬叛軍，狼狽逃回老巢范陽去了。

太原之圍既解，郭子儀和寧彩兒即返回靈武，李光弼和李梅花馳返河北井陘，各統五萬大軍，從東北兩面，向安、史叛軍發動反擊，經數月的浴血奮戰，於唐肅宗李亨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九月，收復大唐二都——洛陽、長安。

唐肅宗李亨返回長安，郭子儀、李光弼、李梅花、寧彩兒於城外相迎，李亨下馬，雙手扶起跪近的郭子儀，萬分感慨的道：「吾之家國，皆卿等崑崙六傑再造！卿眞乃國家棟樑啊！」

肅宗李亨說罷，親邀郭子儀、李光弼、李梅花、寧彩兒四人騎馬進城。長安百姓夾道相迎，萬衆歡呼：「崑崙六傑，重復天下安寧，千秋萬世，青史留名！」

不過此時「崑崙六傑」之首，無極神僧和九宮神尼，二人已不知所踪，這一對痴纏近百年的玄幻俠侶，大概已雙雙携手，雲遊天下去了。

（全文完）

新派湖海恩怨錄／石 破 天・文
可 飛・圖

鷹飛龍騰

上文提要：「飛鷹堡」大少冷雲與老黑由長安來到北京，據說是「打不死公子」邱曾見邀約他來北京城相親，易君小姐正是邱大公子的表妹，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稱……冷雲在第二十天與易君赴別莊「打不死公子」酒筵，六盞酒下肚，邱曾見帶冷雲至「風閣」看稀罕景兒，結果看見其弟寫給邱公子的一封信，內容是……



恩怨消解　歸隱山林

「有我們主人在大火前作客莊中。」老黑道。

「哦，是貴堡上什麼人？」

「要緊的人。」這話等於沒有回答一樣。

甘化雨找到了下台的階石，道：「這就不怪朋友你心焦急了。甘某不知，朋友躭待，對湖光別莊突遭火焚的事，的確已由官家着手偵查中，不巧的是出事之夜，甘某另有公事留守兵馬司，所以知之不甚詳細。」

老黑並不是在想和甘化雨過不去，他也順水推舟改變語調道：「大人可還有消息給在下指示嗎？」

「這麼辦，我立刻親自調查內情，一有發現立即知會朋友你，但不知朋友你落脚在……」

「珠寶市的『天福店』八號。」

「好，多則五日，少則三天，必會有可靠的消息，不過，朋友似乎應該直言，貴府作客的是那一位，這樣查起來較為方便，你說是嗎？」

「大人恕過，老黑目下還不能說，不過，可以告訴大人一句話，這人設若不幸，足可以引使長安『飛鷹堡』千百好手，齊下京師！」

這話身為兵馬司副司的甘化雨，實在不便答覆，僅是一聲吁嘆遮過。

老黑心中暗笑，話却好聽，道：「如此一切煩勞大人，適才在下冒失之處，亦望大人海涵。」

「小事，小事，不爭不吵不成相識，朋友，甘某別莊大門，隨時為朋友打開。」

「是是，短不了總還要拜叩大人的，告辭。」老黑在拱手為禮下，坦然轉身大步而去。

* * *

甘化雨在目送老黑眞的去遠沒了影子之後，雙眉立即緊緊的鎖起，臉寒如同嚴冬，轉對六旬老者問，道：「這件事以先生看，該如何才好。」

師爺模樣的老者悄然道：「解鈴還須繫鈴人，是他消息失靈，冷雲帶有隨從高手竟不知道，咱們惹不起這個黑小子，推給他們是上上之策。」

甘化雨也低聲道：「但是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推給他們合適嗎？」

「東翁，他們疏忽，他們應該『亡羊補牢』！」

「好，目下也只好先走這步棋了。」

說着，甘化雨微微嘆了一口氣，搖着頭，轉向宅中走去，甘寧也不知何時已到了門口，並且，緊上兩步恭敬而低聲的說道：「大人，他能找到此處，事不平常。」

話中有話，甘化雨怎會聽不出

來，停步威稜說道：「你究竟想說些什麼？」

甘寧道：「他曾去過易姑娘家。」

甘化雨一楞，低沉的說道：「講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事情過後的第二天，大人不是吩咐小的陪同『關係方面』來的『任爺』，去易府上為任爺取東西嗎，可巧正趕上這個報名叫老黑的敲門，任爺急快的抓起一身蒼頭衣服，穿好應門，把他應付過去，所以……」

甘化雨神色一變，接口道：「姓任的可有交代？」

甘寧遲疑道：「話有一句，不過……」

「好狗才，有話竟敢回府後隱瞞不報……」

甘寧提聲道：「大人息怒，只為了那話不好聽……」

「講！一個字都不許遺漏的講清楚，快！」

「是，是，任爺應付過去了這黑小子之後，回來直擦汗，對小的說他剛剛是打發去了個追命閻王，要小的告訴大人，立即遠走高飛，否則事情如被黑小子弄明白的話，有一個算一個全活不了，大人您想這種話小的怎敢當眞的回給您聽？」

甘化雨猛一跺脚道：「好一羣過河拆橋的匹夫，快備馬，我非問問他們究竟是存着什麼心的。」

那六旬年紀的師爺眼珠直轉，吩咐甘寧道：「快去備馬，兩匹，快！」

他不待甘化雨開口，接着又道：「東翁，任爺他們是學生引介的，學生論公論私，都不能置身事外，所以要陪東翁一道前去一趟。」

甘化雨含笑頷首，道：「也好，有先生在場，遇事也可有轉圜餘地。」

「東翁。」師爺壓低聲調說：「殺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請東翁換身勁衣，並請暗中帶好兵刃以及暗器。」

甘化雨認為很對，頭一點疾步回轉後宅，師爺也沒閒着，乘甘化雨準備當空，回轉他的私室，等甘化雨一切裝束整齊重回府門外時，師爺已先一步等在一旁。

雙雙上馬，縱鞭疾馳，飛奔出了西直門，馬行十里，轉向一條小路，小路彎繞，又三里，已然看到遠遠的樓閣，是個十分龐大的山莊，莊前箭遠建有一座豪華的牌樓，沒停，不過甘化雨在馬上抬頭掃過牌樓上面，那三個大金字：「天王坊」！

「天王坊」高大豪華的石牌樓，剎那間莊門已迎馬而立。

「天王坊」高有六丈的莊牆上，遍插着鋒利不亞於利刃刀鋒的「竹槍」，竹槍都是用桐油泡過，雨不沾濕，日晒難枯，四季長綠，多到難以計數的長槍，使六丈高牆變作了六丈二尺。

竹槍橫出尖枝，漆以碧綠，日間不覺它的詭計險惡，入夜，却成了夜行人的殺身尅星。

甘化雨和那位師爺的兩匹馬，在「天王坊」巨大寬厚的兩扇夾鋼重門前停蹄，坊丁只是問了姓名來歷，就揮手出現一面綠旗，坊門頓開，雙馬齊馳入。

甘化雨這兩匹馬，考究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馬是一匹純蒙古的千里名駒。這沒有錯，馬頸間及雙腿前，有特殊的護頸皮革，馬的雙肋，皮革遮護長過金蹬五寸，看來神駿威武至極。

這種護馬的配備，本是大將疆場搏敵所不可缺少的，如今甘化雨改良了這些配件，使能有大用又不礙輕靈。

由於他這匹馬上的特別配備，使人一望即知他不僅是位身懷功力的緝捕官，並且也能馬上逞雄。

他馬鞍左側垂革上，斜釘着一個筋皮囊套，微直着十三支金亮銅頭，渾圓，大如鴿蛋之物，其餘部份隱插套中，從囊套長度推側，所插不知名的十三支物件，大約每支長尺八左右，因為他向不輕露的十三支物件，所以誰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要人性命的傢伙。

馬停在前大廳外，下馬後，接待的人已恭敬迎前施禮道：「家主人已在廳中恭候甘大人大駕，請！」

甘化雨笑了笑，下馬時順手一抖，竟將插有十三支無名傢伙的囊套抖落，腕子一翻，背向背後，那套正有四根筋帶，恰好緊扣前胸，並及左腰。

接待人神色微楞，目光卻看着師爺，師爺趁甘化雨在前，對接待人微一頷首，閃過一旁，師爺已下馬，含笑向前悄聲對甘化雨道：「東翁，這樣不太好吧！」

不太好的意思，自然是指着囊套而言，雖說不知所插何物，但總是個能殺敵傷命的兇器，沒有錯！

誰知甘化雨淡笑道：「先生也許不清楚，這是聖上所賜之物，就算上殿面君，這東西也不摘的。」

言下之意，一是解釋了東西的來由，再就是聲明「天王坊」總比不上金鑾殿，面聖也帶，何況目下。

師爺沒有開口，只好笑笑，二人遂在接待人肅請之下，登階過門進入大廳。

廳中，坊主早已在座，是位五旬年紀的紅面老者，甘化雨和這位坊主很熟，連業已坐成燕尾的兩側

坊內三五十位高手，也認識了過半，主人起迎，客人稱謝，客套了一番，賓主落座。

獻過茶後，侍者退向遠遠一旁，甘化雨不待坊主問，首先拱手道：「請問坊主，那位『任三賢』任朋友如今何在？」

坊主含笑反問道：「大人是有要緊事找他？」

甘化雨臉上笑容依然，道：「正是，有幾句話要向他請教。」

坊主一聲哈哈，道：「大人有話請對我說就是，任三賢已離開了『天王坊』！」

「哦！」甘化雨微楞之後，笑容消失，肅色道：「請問他去了何處？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大人！」坊主的笑容也消失了，有些不悅的反問道：「莫非老朽還不能爲大人分憂？莫非那幾句話除任三賢外，別人不能代答。」

「坊主，」甘化雨久經官場，老於江湖，焉有聽不出這位紅臉坊主話中之意，掃了坊主一眼，霍地把臉一板道：「恰如坊主之言，別人難以代答，也難以替甘某分憂，所以坊主最好能請他出來……」

「甘大人，老朽說過，他已遠行！」

「總有個目的之地吧！」

「抱歉，那地方太遠。」

「遠到他今生不能回來了？」

「大人又說對了，任三賢去的地方，正是他今生已不能回來的地方！」

甘化雨懂了，心頭也寒涼不已，眼珠一轉，一聲長嘆，說道：「既然如此，也只好一切作罷，冒失之處，坊主多多擔待，告辭了！」

他說走站起來就走，紅臉坊主沒有攔他，反而是他一向視若親信的師爺，突然起座到了他的身前，伸手阻住了他的去路。

他不由一楞，師爺已開口道：「大人，當眞就這樣的回去？」

甘化雨仍然沒有多想什麼，點着頭道：「回去吧！任朋友既然不在，不如早回去商量一下該怎麼辦好！」

「甘大人，」師爺的神色和話聲全變了，道：「只怕回去沒有什麼用的，別忘記那個老黑已經找上了大人！」

甘化雨心頭猛驚，不用多想什麼，業已明白這位師爺究竟是何來路了，由不得暗中悔恨交迸。

甘化雨既已悔恨，更知厲害，心中電旋般下了決定，臉上不現形色，作出仍未發覺師爺來歷的樣子，道：「這不要緊，一問三不知，諒他一個江湖人，莫非在這京城之內還敢殺官造反不成？」

「殺官造反」這一句，似是有心說給坊主和師爺聽的。

那知這位師爺絲毫不怕，臉一冷，頭一搖道：「甘大人你錯了，江湖人和平常人不同，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如果找不到冷雲，別說殺一個像大人你這樣的官，就算直闖禁宮，他又有何懼！」

「放心，先生。」甘化雨強壓着滿胸怒火道：「他殺我沒有那麼容易！」

「不是老夫說話沒有顧忌，如果他眞的一刀一劍殺了甘大人你，那倒可以『滿天雲霧散』沒了問題，怕只怕他生擒了你甘大人，而你甘大人又受不了某種罪過，說出內情，甘大人，天王坊不是容易建立起來的，斷然不容如此葬送。」

此可忍孰不可忍，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甘化雨就算是個泥人，也有土性，何況他平日就沒有受過這種窩囊氣，聞言雙眉猛挑，冷冷地哼了一聲道：「于毅，你是『天王坊』的人？」

于毅，正是師爺的名字，是他當甘化雨的師爺時用的名字，如今甘化雨一聲于毅，喊醒了整個大廳中的人。

那紅臉坊主，這時哈哈狂笑着道：「甘大人，事到如今，咱們已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了，所謂于毅……」

甘化雨沉聲接了道：「本大人知道，所謂于毅，應該是這『天王坊』眞正的坊主，江湖人稱『追命奪魄』的『鬼先生公孫子彤』！」

公孫子彤神色微微一變，接着一聲哈哈道：「我說甘大人，你大概也就是剛剛想明白的吧。」

說着，先前的師爺如今的公孫子彤，大馬金刀坐上了坊主的寶座，紅臉人退坐於次。

甘化雨臉無懼色，話鋒一變，道：「公孫子彤，你可是有心殺我滅口？」

公孫子彤悲嘆出聲道：「甘大人啊！你我賓主一場，按說總有香火的情份，只是如果留下了你，可就危害了我，俗語說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甘大人，你何不索性成全了老夫？」

「很好，動手吧，甘某是不會束手待斃的，並且萬一不幸，殺官的罪名也足以叫爾等輩天涯亡命，寸步難行。」

「當然當然！」公孫子彤陰森一笑，道：「不過那要有人證物証才行，現在你甘大人一死，誰又知道死在什麼地方，誰又明白是死於老夫之手呢？」

甘化雨冷哼連聲道：「本大人早有安排，不信你就動動本大人看！」

＊　＊　＊

公孫子彤突然地右手高擧，握

着一黑皮小册道：「甘大人，你可就是憑仗府中所留的『日誌册』，看，已入老夫之手了！」

甘化雨怒目而視，原來凡是「兵馬司」的官員，因緝捕罪犯，難免突遭不測，都有「日誌」的規定，將外出的目的、地點詳列册上，註明時日，萬一不幸，官家可憑此而獲綫索，爲之捕兇復仇。

如今「日誌册」已落到公孫子彤手中，可見公孫子彤已存殺己滅口之心，事到現在，甘化雨反而放落了心，看開已是必死局面，他立即全心待敵，準備一搏生死，多殺幾個惡徒。

公孫子彤收起了册子，突然溫和的笑道：「我說甘大人，你仍然有第二條路走。」

「謝了，甘某已經認命了，不走第二條路。」

老江湖自有他可圈可點的地方，既知與虎謀皮，遲早是個死字，苟安偷活而定城下之盟，就不是英雄人物了。

公孫子彤似乎也沒有想到甘化雨會如此回答，微一猶豫之後道：「甘化雨，好死不如惡活。」

「住口，給甘爺滾下來，甘爺要命你開刀！」

「甘化雨，你當眞要找死？」

「公孫老兒動上手，死的未必是我。」

公孫子彤獰笑出聲道：「老夫十招之內要破你肚腹，斬你四肢，你準備好。」

「好」一出口，沒看見公孫子彤閃動，人已站到了甘化雨面前五尺地方，只憑這份輕功身法已使甘化雨亡魂喪膽。

適時，大廳外突然有人冷冷地說道：「夠威風，不含糊，可惜我老黑早與甘大人有約，等他代我緝凶破案，所以閣下這十招，我老黑代甘大人接下了。」

話聲落，人影現，老黑已站到甘化雨並肩處。

公孫子彤暴退七尺，兩旁匪徒猛地起座，老黑視如無物，笑對甘化雨道：「我說甘大人，你可是小長白金家集出身？」

甘化雨一見老黑現身，眞是久旱逢甘露，臉上頓時現出安慰的笑容，道：「黑朋友，你怎麼知道？」

老黑一指囊中十三支物件，道：「你背着的是老金頭的看家活計，能瞞過我？」

甘化雨城府夠深，道：「黑朋友和家師是……」

「怕你不信，是老兄弟！」

一句「老兄弟」，安頓了甘化雨的懸心，道：「我感激朋友仗義……」

「且慢，別看我和令師是老兄弟，橋是橋，路是路，除非你現在點點頭，事後把陰謀暗算這位冷公子的經過說出，否則……」

「放心，我有什麼會說什麼，半個字不減。」

「那好，退！」

一聲「退」，甘化雨已躲回老黑身後，一步一步退向門口。

公孫子彤一聲獰笑，手一揮，數十名高手飛身閃影攔在門前，恰將老黑和甘化雨包圍在正中。

老黑視如不見，臉上笑容依然，對甘化雨道：「你自己量力，能敵對方好手幾人？」

甘化雨豪放的說道：「你能纏住公孫老兒的話，其餘全交給我。」

他倆對答，使天王坊上上下下都動了怒氣，紛紛怒叱中攻上，老黑果如甘化雨所說，身形突起，直撲向公孫子彤。

公孫子彤早知老黑是何許人也，也曾思忖自非對手，並且暗中已和副手紅臉老者姜成招呼過，暫避第一招後，即雙雙合手纏住老黑，使手下兄弟先得機殺了甘化雨，使他無後顧之憂。

因之老黑暴起猛撲，公孫子彤和姜成雙雙飛身突退丈八相避，詎料上了大當，老黑身形自空中突地旋飛回頭，超過了甘化雨，撲迎上十數天王坊中好手，誰也沒看清老黑的招法和所使兵刃，身邊只聽到了一片悲號慘叫，腥血四濺，殘肢飛下，十數好手無一倖免，俱皆仆臥地上，動也不動。

得此良機，甘化雨怎會怠慢，猛破廳門飛闖出去，一連兩次拔身飛縱，已到了前院廣場上面。

老黑一招得手，震住羣匪，人隨甘化雨身後，站於廣場靜待第二次血搏。

公孫子彤百忙中檢看地上死者傷痕，似皆爲利刃斷腹殘肢而死，神色一變，面前倏忽多了一人。

公孫子彤突見人影，立即揮手出掌，直插這人胸口，公孫子彤一身功力該說是一流高手，那知現在卻碰上了專制一流高手的超絕人物，腕脈倏忽已爲這人抓住，驚駭之下方始注目，來者竟是一位奇醜而臉上滿生膿疱的漢子。

公孫子彤一掙，不但未能掙脫，全身勁力突失，揚聲欲叫，來者二指輕彈，已封了他的穴道，然後沉聲道：「帶路，到『天王秘室』！」

天王坊有幾座天王閣，天王閣就是僅有姜成和他公孫子彤知道的「天王秘室」，不料來者竟知道這個地方，公孫子彤已有不祥的感覺了。

他本不願帶路，無奈人已身不由己，力不從心，何況明着是他帶路，其實等於來者押着他前往。

進入天王閣，來者鬆脫了公孫子彤的腕脈，却又突出二指按在公孫子彤「期門穴」上，道：「聽明白，本公子話不說兩次，你現在功力盡失，並已被我『錯手血指』點了經脈，每隔盞茶時間，要受一次難忍受的活罪，而你啞穴被封，偏偏呻吟無聲，所以休想有人能夠救你，不過你若合作，在發作前用暗號通知『秘室』中人打開門戶，本公子就解開你的身受痛苦，願否在你，本公子現便靜待消息。願意時，可以連點三次頭。」

公孫子彤心中雖怒恨交迸，無奈一切皆如來者所說，口難出聲，功力被封，已比個平常人不如，空有恨怒又何補於事。

但他對所謂「錯手血指」的功力並不相信，他行走江湖多年，根本沒聽說過這門功夫，那知道心頭才犯疑慮，突覺痛自心頭，接着一身筋骨似遭大力擠壓般收縮，那種奇酸痛苦癢痲的滋味，正如來者所說，是人難忍受，又苦出聲不得，只痛得一身上下暴抖不已，約盞茶之後，痛楚突失，人也萎頓不堪坐在地上。

這奇醜的來者這時冷冷的說道：「你可還想嘗試第二遍滋味？」

公孫子彤搖頭不迭，接着想起來者的吩咐，並一連點了三次頭。

來者一笑，扶起他來，他只好掙扎着，帶路到一座巨大佛堂座前，手叩座下硬木拜墊，一連三快三慢兩次，佛座突然中分，出現一道門戶。

奇醜的人好大膽，坦然邁步和公孫子彤進入門內，走末三步，門戶自封，下有石階，直達秘室門外。

公孫子彤再次以暗號叩門，門聲嗡嗡，竟像鐵造。

道過暗號，秘室門開，這次奇醜的人暴然將公孫子彤推入，他緊隨其後一閃站於牆角。

果如其料，公孫子彤暴然撞進，被人兜胸一掌飛出，那人在看清被傷的是公孫子彤時，也發現奇醜人的身形，立即沉聲喝道：「是你封住我徒兒穴道？」

奇醜人不答此問，面色一正道：「是你一心要用陰謀毒手計算飛鷹堡的？」

秘室中，明珠照亮，看得清楚，室中人是個年過花甲的禿頭斷失一隻左手的老者。

老者右手齊腕斷失，但却換上一隻爪形鋼鈎，乍看似是鷹爪，實則較鷹爪多出兩支彎鈎的尖鋒。

奇醜人的目光掃向地上公孫子彤，暗暗有些懊悔，自怪老人左手鋼爪上的血漬來看，公孫子彤十有八九早已喪命。

想到這裡，奇醜人有了主意，道：「老丈可願意先聽我幾句，然後動手？」

怪老人嘿嘿陰笑着說道：「講吧！門已封，老夫如果不告訴你開啓方法，你今生今世休想出去。」

奇醜人對怪老人的威脅無動於衷，道：「公孫子彤既然是你的弟子，請先探視一下他的傷勢才對，也許他還有救。」

怪老人冷冷地接道：「他沒救了。」

奇醜人雙眉一皺，才待開口，怪老人已接着道：「不過這沒有關係，老夫殺了你替他報仇。」

話剛說完，怪老人已大步逼上前來。

奇醜的人擺手道：「且慢，請聽清楚以後動手不遲。」

怪老人陰哼一聲，道：「你的廢話眞多，說吧！」

「老丈可否賜示姓名？」

「你是眞心問？」

「在下像開玩笑嗎？」

「好，聽清楚，老夫名叫『死榜餘生』，也叫『餘生丈人』！」

「死榜？」奇醜的人不由駭然重覆一句，並有所回憶的說道：「我好像曾經聽人說起過，只是一時之下想不起來那人是誰？」

「哼，那人是你那早就該死的父親，劊子手『冷天冰』！」

「啊！老丈知道在下是誰？」

「笑話，你變成這個樣子，是老夫策謀，『飛鷹堡』發生逆倫之變，那冷浩一反常態，下手弒親生父母，也是老夫的巧妙安排，你功力盡失……」

怪老人話鋒突然自動停下，這奇醜的人正是冷雲，立刻接口道：「老丈怎不接說下去了？」

「怪？」怪老人搖頭不解的說道：「你既然變成這個模樣，應該已經功力全失才對，又怎會……」

冷雲開朗的笑了，道：「老丈果已自承陰謀暗算寒家及在下，現在再請問一次，可是實情。」

怪老人厲聲怒叱道：「你敢不信老夫的話？」

冷雲笑道：「既是事實，在下就請老丈看上一次奇妙的變化了。」

說着，冷雲忽然身形一旋，當再次面對怪老人時，那奇醜的模樣果已消失無踪，換上他那本來瀟洒而英挺奇俊的笑臉。

怪老人猛吼一聲暴然撲上，冷雲身形飛移，怪老人撲了個空，駭然止步道：「你……你竟學會了『大風天』的『天風八法』！」

「不敢欺瞞老丈，這是師門傳授。」

怪老人咬牙切齒道：「你是說那『風雲天』是你的師父？」

冷雲臉上出現嚴肅的一面，道

：「正是。」

怪老人恨聲道：「如此說來，冷浩的『失心』症狀，也是矯作出來的了？」

冷雲正色道：「舍弟失心疾症，出自老丈毒丸陰謀，並非矯作，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被敝恩師看破，雖然廢却百日工夫，總算救得舍弟，進而知道老丈陰謀，我兄弟方始矯作不知，故意上當。」

怪老人暴吼道：「這又爲什麼？」

冷雲皺眉道：「老丈這話就問得奇怪了，以陰謀毒策對付寒家，企圖使寒家逆倫弒父，使在下不成人形的是你老丈，我兄弟如不矯作上當，今朝又怎會找到老丈，找不到老丈，對老丈作爲的目的和原因，豈不是更不明白。」

「住口！難道風老兒看破端倪，救好冷浩，就沒告訴你老夫與你冷氏一家結仇的經過？」

「恩師只說要在下兄弟自己去想辦法，獲知眞相。」

「冷天冰也沒有對你兄弟諭示什麼？」

「不瞞老丈說，家父早在三年以前，因習功走火，自散一身功力成了個普通人，將家業賜傳在下後，已永不出面隱於他處。」

「他想歸隱？除非老夫已死。」

「老丈，家父自散功力，僅僅換取了步履安詳，就算和老丈昔日結仇，今朝也該得放手時且放手。」

「冷雲，你不知昔日情仇，空言無補，老夫索性叫你明白，明白這恩仇由來，然後你說句公道話，看老夫這仇能否罷休。」

說聲一停，怪老人閃身到了角落處的書橱旁，拉開橱門，取出一卷文件，猛地抛向冷雲，道：「你自己看。」

文件由空冉冉飛下時，冷雲心中一動，念頭一起即落，伸手由空中接去了那卷文件，緩緩展開。

那是一張羊皮，以珍珠末配以硃砂而寫成的字，最前兩個大字，赫然是「死榜」，再看下面，寫的是——即接此榜所列人物，於三十日內搜而誅之，不得脫漏一人。

再看下去……冷雲的臉色變了，變作一片茫然，一片蒼煞，當他全部看完之後，帶有歉意的問怪老人道：「家父就是榜上所列的『金吾總緝』？」

「不是他又是那個混蛋。」

冷雲眉頭一皺，道：「然則死榜之上，可有老丈的名字？」

「當然有，緊靠着大學士下面的。」

「原來前輩就是『神奇人猿』車老英雄。」

「哼！現在你全弄明白了吧？」

「車前輩，彼時各爲其主，家父只是奉旨秉公，雖說手段辣一點……」

「住口！什麼各爲其主？究竟誰才應該是主，那個眞是叛逆？朝議削藩，並非良策，那老賊非但不遵朝旨，並以『清君側』莫須有的名義，盡起燕趙雄兵，叔謀侄位，自封爲帝，弒殺異己，誅大學士十族，劊子手就是你父，老夫護主，落得斷手而逃，此仇此恨，老夫永生難忘，志在必報。」

冷雲想了想道：「前輩可容晚輩說幾句話？」

怪老人車軒沉聲道：「有屁快放。」

冷雲道：「前皇健文，過份懦弱，令上雖說總不該叔謀侄位，但這多年來的作爲，足證這位是最好的皇上……」

車軒怒叱道：「住口，老夫不是和你談論宮中是非。」

「是是，前輩教訓得是。」

「教訓個屁，雖然老夫多年心血，被風老兒一手破壞，但是老夫只要此心不死，總有復仇之一日，就目下來說，冷雲，你已是死定了。」

冷雲早知究竟，故作不解道：「前輩，當知若動上了手，在下是不會束手待斃的，如此，前輩所說在下死定之事，就很難預知了。」

車軒哈哈一笑道：「老夫不必動手，你就會自化一灘臭水而亡。」

冷雲嗤笑一聲道：「前輩可是會些兒妖法？」

車軒手指握於冷雲手中的「死榜」道：「此榜之上，塗有奇毒藥物，人若觸之，半個時辰之內，化爲臭水，你握着它多時……」

冷雲突然開朗的笑說道：「前輩專會唬人，這榜是前輩抛給在下的，若說中毒，前輩你……」

「老夫是以左手鋼爪抛給你的，何曾觸及？」

「就算如此，現在在下如果將此榜觸及前輩呢？」

「老夫自有解藥。」

「車前輩，在下有備有防而來，否則，焉能獨闖龍潭虎穴，說實在，在下並未實握此榜，而是以『大乘凌虛攝物』神功翻看，所以……」

話鋒停，手臂抖，一聲震响，羊皮的「死榜」變作鋒利斧刃般，直插入石牆之中，僅僅外露一角，這手功力，頓令車軒改容相向。

也因爲冷雲現露出了這手功力，使車軒激動的心情平靜下來，人一靜，靈智明，車軒想起了很多事情，最後，終於笑了，說道：「冷雲，看樣子你不像對老夫毫無所

知。」

「不敢相瞞，在下知道一切有關前輩的事情。」

「對老夫出身和功力這方面呢？」

「知道的不多。」冷雲一笑，接着又道：「不過已夠在下應用了。」

「老夫相信也是如此，否則，你沒有膽量獨闖虎穴來見老夫。」

冷雲沒有回答，報之醉人的微笑。

車軒殘眉微皺，眼睛一轉，道：「老夫認爲你除了必須偵知結仇內情外，另有事情要跟老夫說，可對？」

冷雲十分恭敬的說道：「前輩料事如神。」

車軒冷冷地說道：「別虛套，更別忘記老夫無時無刻不在想要你的性命。」

冷雲長嘆一聲道：「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不過前輩若能提個變通的辦法，在下必然遵行。」

車軒突然盯了地上的公孫子形一眼，目光又重現出狠毒的怒火，搖頭道：「血還血，命償命，再無其他辦法變通。」

冷雲作個無可奈何的樣子沒開口。

車軒忍不住道：「復仇事暫放片刻，你講，另外還有什麼事情？」

冷雲想了想，道：「事情很多，讓在下從『湖光別莊』那場大火說起吧！」話鋒一頓又道：「一條條一件件講，這樣較爲清楚，第一件是昨夜初鼓到三更，在下已與舍弟同心合力清除了敝府的叛徒。」

「好，老夫想像得到，說下去。」

「第二件，舍弟保存了那『打不死公子』邱曾見的性命，這本是準備萬一時作人證用的。」

「此人薄情寡恩而無恥，留之害多於益！」

「感謝前輩的指示，不過他總是在下未來妻子的表哥，一點手足情是要留的。」

「說到你那尚未過門的妻子，冷雲，只怕這才是你獨闖龍潭虎穴的來意吧！」

「在下願候前輩再進一步的賜示。」

「可以，她好好的。」

「前輩，可容在下和她見上一面？」

「不行，這要等我們恩仇清了的時候再說。」

「車前輩，車、冷兩家的恩仇怨恨，與易府何干？」

「這你就不清楚了，易三冬老兒，當年正是你父的左右手，地道的幫兇。」

「前輩，恩仇清了前，要如何才能放出易君？」

「老夫說過，不行，任何辦法都不行。」

「如果在下說，以『天王坊』所有的性命交換，也不行嗎？」

車軒一楞，沉聲道：「老夫幾乎忘記，他們怎樣？」

「敝府白先生、兵馬司甘大人及舍弟，時正斬殺彼等，也許生擒了不少。」

車軒突然哈哈的大笑起來，道：「冷雲，天王坊上上下下，除了公孫子形外，都是老夫爲復仇安排的工具，死盡斬絕，老夫不會掉半滴眼淚。」

冷雲突然低聲地問道：「前輩，對南宛那戶『車』姓人家的安全……」

車軒突地衝冠暴怒道：「你敢！」

冷雲道：「在下確是不敢，只請前輩以易君交換雙方的安全。」

車軒沉思良久，猛一跺脚道：「算你贏了，不過冷雲，父債子還，老夫和你的一場生死較搏，你怎麼說？」

冷雲誠摯的說道：「前輩可容在下至誠爲當年事賠罪？」

車軒又復冷靜下來，道：「一搏之外無他策。」

冷雲低下頭去，刹那後，慨然道：「好，前輩釋放易君，在下保証南苑車氏的安全，當見過易君後，願領前輩賜教的時地。」

車軒正色道：「大丈夫。」

冷雲也正色道：「死無悔。」

車軒大踏步走向秘門，觸動機關，秘門忽啓，道：「走，止住外面的爭鬥，辦正經事。」

冷雲頷首，緊隨車軒身後，步出「天王閣」到達大廳前的廣場。

廣場上，甘化雨已然受傷，由飛鷹堡趕到的冷浩護守，老黑獨力搏鬥十數名高手，看上去如同兒戲。

冷雲和車軒的露面，中止了打鬥，車軒告訴了冷雲，可至易府相待，夜二鼓，他必携易君前往，然後就是冷雲和他的生死之戰。

冷雲慨然承諾下來，立即告辭，和甘化雨、老黑離開了天王坊。

原來遠在長安的「飛鷹堡」，不是不知業已遭人暗下毒手巧使陰謀，多虧了武林奇俠「大風天」風雲天看破冷浩異於常人的地方，暗中注意，並治愈冷浩的「失心迷」症。

冷天冰認爲應該想個辦法找出幕後元兇，才使冷浩矯作依然未復神智，進而偵知元兇所在。

巧的是元兇這時又進行了第二步計劃，以易君的名義騙誘冷雲京師赴約，於是，風雲天和冷天冰設好牢籠，使冷雲冒險走進對方陷阱，然後虛與委蛇的等待良機，一網打盡對方。

老黑更奉有密諭，一切皆係矯作，冷浩及飛鷹堡高手，在風雲天暗中領率之下，和冷雲同日抵達京中，暗地裡偵探一切，終於瓦解了對方陰謀，並借機焚毀罪源的「湖光別莊」。

風雲天爲了警告甘化雨，才暗示老黑前往生事，如今反而和甘化雨成了朋友。

內中最最出乎風雲天意料之外，是主謀人車軒的問題，尤其是牽出了多少年前冷天冰的一段往事，令風雲天深感難三全其美。

現在風雲天和冷雲、冷浩、老黑及飛鷹堡數十高手，已回到易府，原來風雲天正是易君的舅父，這也是邱曾見之所以不死的原因之一。

冷雲說出車軒會面談話內情，風雲天大爲難了，論功力技藝來說，冷雲未必就會怕了車軒，只因爲以情以理來講，冷雲無法和車軒動手。

可是事情已然約好，武林中人，信譽勝過生命，何況還關聯着一位無辜紅顏易君的生死。

老黑很少開口，這時突然說道：「風爺，老黑生晚，沒能夠和這位車爺交交朋友，不知道這位車爺，究竟爲人作事怎麼樣？」

風雲天一伸拇指，道：「手段辣，心不狠，是個講信義的好漢，要不大學士又怎會看中他？」

老黑突然莫名其妙的說了句話，道：「這樣說來，他的腿不慢，大學士竟受十族之誅，他却能夠逃得活命，僅僅失去一隻手掌，太過僥倖了。」

話中之意別人不懂，風雲天却十分明白，搖頭道：「那是你們主人有心放他生路的。」

冷浩開口道：「風叔，你說車前輩會不會有同道朋友助拳？」

這個問題風雲天早就想過，正怕車軒不是單獨應戰，車軒明知已方人手衆多，並且功力深厚，如果一切祇是車軒在暗中策劃，似乎不會週到如此，不僅巧爲利用了邱曾見，並且還有甘化雨。

設如車軒另外還有同路的人，這人是誰就很難推斷出來了，根據昔日事端仔細思索，似乎「死榜」之上現尚生存世上的，只有一個車軒，當然，「死榜」上那些人的親友不少，如果也參與此次事件中，結果只怕非流血千里變成武林一場大的爭搏不可了。

最後商妥，不論車軒有多少接應，冷雲用前約扣住車軒，以他二人的一場搏鬥，來了斷了多少年來的所有恩怨，設若變生意外，則由風雲天、老黑和冷浩及飛鷹堡中此刻在場的好手應付。

爲了晚間可能發生龍爭虎鬥，冷雲晚飯後就開始調息，這一戰關係至深，不容他掉以輕心。

正二更，有人擊門，風雲天聞聲放落了一半懸心，磊落而來，就算相搏也必光明正大無私，老黑開門，門外只有車軒和一位秀極美極的姑娘。

這人不用說，正是易君。

車軒大方的使冷雲先接過易君回房，然後聲明他本來是另有幾位同路同仇敵愾的朋友，現在經他們以約誓相勸，衆友已退出是非之地。目下只等他和冷雲一戰而分勝負後，了斷了一切。

冷雲再次現身，話已不容再說，車軒立東，冷雲立西，一聲請，誰也沒有留情，誰也不後退，倏忽相合各出全力，化作兩團影子攻殺不已，車軒已成名數十年的「七柔爪」進襲，冷雲以「天風八式」回手，那勁風捲飛起細砂幼石，沙石不外散，緊隨着動手的飛捷身法，發出厲嘯，風雲天暗中搖頭，捉對兒的兩個人一上來就各自施展出陰柔內力的吸壓功力，這要比內功抵掌還危險十分，再加上被捲起飛旋的沙石越來越重，石沙互磨厲嘯凜人，誰若一個抵敵不住，休說被對手陰功壓實，只說那些重有千斤的砂石旋風暴然撲落，也必體膚盡裂，肢斷飛殘而亡。

雙方的功力發揮到絕頂，一人之力業已無法中止是戰，又十招，風雲天已看出不對，外裡的砂影已成洪流，遮住人影，而動手的人擊出十成功力，非但不能如願擊到對方身上，反而全被洪流吸盡，於是洪流重量越大，飛旋越疾，雙方有一不支，結局必係皆亡，老黑也看出變生不測，和風雲天不約而同暴喊出聲，雙雙以全力撲上，對旋飛的砂石流擊去，一聲巨响，沙流散落，四人俱皆倒地，萬幸失力而無傷。

車軒目光四移，一聲長嘆，猛頓足，飛身去，臨行話聲入耳。他要風雲天告訴冷天冰，即時退隱告老武林，飛鷹堡速傳冷雲，免招奇禍。

風爺聽從了，果然在事後月餘，飛鷹堡傳出消息，冷雲成婚並接手爲飛鷹堡的主人，而冷天冰、風雲天和老黑同時告老退出武林，遠隱山林之間，而「鷹飛龍騰」故事至此終結了。

（全文完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天王傳奇



天王戰敗匿秘道　俠侶償願鑄劍忙

翡翠城，本是「惜玉天王」葉璧天創下的錦繡江山。

但東海七幫十一會總瓢把子鍾海嘯，聯同神秘組合，悍然突襲翡翠城。

這是江湖中屢見不鮮的爭殺！爲了權勢，誰都可能成爲血口利爪下的犧牲品！

鍾海嘯是「無敵獅王」。

他手下最强悍的是怒獅！

怒獅殺至琴橋，終於遇上了三大高手的猛攻！

這一戰，怒獅死！

但怒獅死，並不等於大局已定。

大局非但未定，形勢更見混亂可怖。

這一戰之三大高手，即鐵艷初、琴琬及葉璧天！

鐵艷初武功是三人中最弱的，但這一戰若沒有他，怒獅決不會敗，更不會死！

＊　＊　＊

斷橋上，鐵艷初初會葉天王。

鐵艷初面色蒼白。

但葉天王比他更蒼白。

蒼白得不似一張活人的臉。

一斧擊殺怒獅後，葉璧天竟蹲跪在斷橋上，不停的在喘着氣。

鐵艷初奇怪地望着這人，望了很久很久，終於忍不住問：「你是葉璧天？」

璧天立刻點頭，說出了一個字：「是……」

只是吐出這一個字，人已經頹然倒下，滿嘴都是濃濃的血！

翡翠城中，依舊殺聲震天。

城中若干高手不甘遇襲，暗中整頓佈陣之後，又再與東海羣雄展開生死血戰。

然而，城中高手雖多，却陷入羣龍無首之局。

葉城主沒有親自指揮麾下精銳戰士，「智霸」石夢舟被發現死於明珠殿中，其餘刀、斧二霸也不知所踪……

亂局更亂，但「無敵獅王」鍾海嘯也急着要召回怒獅，穩住陣腳。

可是，怒獅何在？居然也沒有人知道。

直至琴橋被毀，再三追查之下，始有人發現怒獅竟已伏屍湖水之下。

鍾老太爺又驚又怒，傳令下去：「殺葉璧天者，賞銀三萬兩。」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葉天王目下身在何處？

＊　＊　＊

城中有秘道，而且縱橫交錯，機關重重。

此一佈置，由隴中巧匠「千臂生」軒轅狡兔精心策劃，親自炮製。

軒轅狡兔曾受葉天王相助，甚至有救命之恩，論情論理，也該感恩圖報，全力以赴。

葉璧天曾笑言：「能一輩子用不上這等秘道，方始是好事。」

軒轅狡兔嘆道：「城主是用不着的，但鄙人仇敵滿天下，只怕早晚也得躲了進去。」

但軒轅狡兔錯了，葉城主的仇敵遠比他更多，而且也更厲害。

因此，要躲入秘道的並不是狡兔，而是天王。

葉天王甚至不是自己進入秘道的。

玉閣琴橋一戰，怒獅雖被巨斧斬殺，但葉璧天蓄銳一擊之後，已然全身功力散渙，甚至氣血不繼，頹然暈迷在鐵艷初脚下。

未幾，琴琬負傷而至。

她只是給怒獅一刀震在斧上，竟已給內力無匹的刀勁震得肺腑欲裂，經脈嚴重受創。

恐怖的怒獅，駭人的一擊。

這恐怖的人雖已伏誅，但那駭人一擊却永遠嵌入琴琬體內，再也化解不出來。

葉天王、斧霸，還有一度自命風流，胸懷大志野心勃勃的鐵艷初，這三人在聯手殲滅怒獅之後，悄悄隱沒。

海鏡大師死了，死不瞑目，死無全屍。

智霸死了，他死於風流快活的一刻間，同樣死不瞑目。

刀霸失踪了，她也和葉天王般，在擊殺强敵之後，悄悄隱沒。

明珠殿上的主宰，不再是武功蓋世、富可敵國、憐香惜玉的翡翠天王，而是「主上」。

主上，永遠高高在上。

縱使在「無敵獅王」鍾老太爺面前，主上仍然高高在上，集所有權威勢力於一身。

但鍾海嘯並不以爲忤，而且好像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　＊　＊

夜幕就像是來自穹蒼宇宙邊際，但每夜都張口吞噬大地萬物的妖獸，它遽爾而來，然後在五更之後遽爾而去，周而復始，夜夜相同。

但在翡翠城下的秘道，根本就沒有日夜之分。

在秘道之下，還有秘道，一條又一條綜錯複雜的地下秘道，有如蜘蛛網般四處伸延。

這種蜘蛛網般的地下秘道，根本沒有開始，也沒有盡頭，有的只是無窮無盡的陰森、神秘和血淚史。

這秘道不但重重疊疊，而且還有它的心臟地帶。

是地下宮殿嗎？

不！絕不是地下宮殿！

在翡翠城，所有宏偉的建築，奢華的宮殿，都只建造在地面之上，風景絕佳的山坡湖水之間。

地下的一切，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

軒轅狡兔曾對葉璧天說過：「翡翠城的地下世界，是死地！」

死地！死地！死地！

葉璧天明白「死地」的意義。

兵書有云：「死地則戰。」

惟死中以求生！

昔有張巡守睢陽，住居死地而戰，名垂千古。

但那一戰，却是戰將哀歌，令人神傷黯然。

張巡，唐南陽人，爲開元進士，官拜清河、眞源二縣令。

及後，安祿山造反。

安祿山，本姓康，名軋犖山，乃胡人血統，後隨母嫁而冒姓安，更易名爲祿山。

唐玄宗時，安祿山備受天子寵信，更諸般巴結楊貴妃，不惜厚顏自請爲貴妃之養子。

玄宗昏庸好色，一切唯楊玉環主意是從，竟准許安祿山成爲貴妃之養子，也因此而種下了可怕的禍根。

終於，安祿山在逆謀大計部署成熟後，舉兵反唐。

張巡奉命起兵討賊，激戰連場後退守睢陽，被圍數月不解，糧食盡罄。

張巡爲振士氣，不惜殺愛妾以饗三軍，於死地堅守抗賊。

但最後，城陷兵敗，張巡大罵安祿山而被殺。

這是「死地之戰」！惟死中以求生之一戰！

然而，張巡終於還是敗亡，只留下英烈氣節，名垂千古。

葉璧天的命運，是否也會步上張巡之後塵？

＊　＊　＊

綜錯複雜的地下秘道，不但隱藏着翡翠城主，也隱藏着另一個秘密，另一個與地面上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地下秘道的深處，永遠暗無天日，只有火光。

顏色妖異，長年累月永不熄的火光。

火光在烘爐內不斷燃燒，這是一座冶煉兵器的大鐵爐。

鑄造兵器的，是一對年紀已很老邁的夫婦。

這一對老年人，也許早已應該老死，但爲了要償還一個心願，他倆咬着殘缺不齊的牙齒，一天一天地活下去。

他倆活着，並不是爲了自己，也不是爲了任何人，而是爲了鑄劍。

老人是邪雲，老婦是異火。

邪雲手、異火天嫗，一對早在

六十年前便已名震天下的江湖俠侶。

六十年前，邪雲是魔宗最大叛逆，異火是天一宮十大聖姑中，唯一能在喋血大屠殺後活下來的「最後聖女」。

都是驚天動地的男女。

在那十年內，邪雲不斷被人追殺，他也不斷追殺別人。

他的仇敵、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姊妹，一一爲他流血、丟命、喪盡一切。

他也流血，但却死不了，而且一直擁有當代武林最令男人傾慕的異火聖女。

雖已是六十年前的初夜，邪雲異火至今仍戀戀不忘。

烘爐烈火，可以燒毀一切，但也可以冶煉出鑄劍人畢生渴望着的「夢」。

每種人都有他們不同種類的「夢」，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天會夢境成眞。

但「夢」有未來的夢，也有已成爲過去的夢。

爐火不斷地在燃燒，熊熊火光彷彿正在把當年的夢境再度衍生，再度重現。

當年……暮春三月，細雨霏霏，螺髻山上，他搭起了簡陋的帳篷，然後在帳篷下堆火，置釜，齊集八九種醬料，以釜煮鴨。

他對釜中熱騰騰的肥鴨道：「久仰鴨兄肉質肥美，以是攔途截刦，先行還爾淸白之身，去盡一身扁毛，再塗九款混醬，炊火恭候，至今已歷兩個時辰，料想火候已臻化境，當以上好高粱與鴨兄匹配，亦不負此『安哈波』暮春之勝景也。」

「安哈波」乃屬彝語，即指邪雲置身之螺髻山。

螺髻山，支脈四佈，以主峯高聳狀如螺髻得名。

螺髻山又有大螺髻與小螺髻之分。大螺髻由大石包山、三鍋樁、牛頭山、雲霧山、羅融背山等組成。

螺髻山景色雄奇，危巖陡起，時而雲霧瀰漫，時而一望千里，萬木葱蘢，奇嵐如畫。

邪雲，其時年方二十，幼失怙恃，入魔宗，以魔童之身苦練十二魔功，年十九，不滿魔使無辜殺害嶺南獵戶一百七十餘口，於臘月火併七大魔使，七殺其六，完全叛離魔宗，孑然一身踏上江湖不歸之路。

魔宗雖然損折六大魔使，但勢力依然强大可怖。

邪雲以魔童之身，竟然膽敢背叛魔宗，一旦爲魔宗擒拿，定必飽受殘酷折磨，生不如死。

但邪雲生性豁達，更沒埋名隱姓，唯恐魔宗羣魔所捕殺。

他在細雨霏霏下，螺髻山峯上煮鴨飲酒，居然也頗不寂寞。

鴨是好鴨，酒是好酒。

半隻好鴨下肚，一瓶高粱已盡，邪雲豪興發作，正欲在峯頂獨自演試武功，忽聽山峯之下，傳來陣陣金鐵交擊之聲，顯然是有武林中人正在亡命地火併。

邪雲抓住半邊熟鴨，飄然下山，一看究竟。

半山山坡間，奇景倏現。

所謂「奇景」，實在是指十個人。

都是女子，但却九醜一妍。

九個極醜陋，也極兇殘的女子，聯手圍攻一個青衣少女。

少女貌美，眉宇間頗有孤傲跋扈之氣。

她手綽一劍，劍招帶起颯颯嘯聲，竟似可響傳九陌。

其餘九女，不是濃脂紅粉，東施效顰，便是獠牙青面，有如妖怪。

九個妖女，九種兇器，竟全都淬上奇毒，鋒刃藍芒閃動，歹毒莫名。

其中一醜女，左手持刀，右手握鑌鐵短棒，衆稱之爲「大師姊」。

此一大師姊，年紀最長，容貌最可怖，更眇去左目，頸有刀疤。

人醜惡，猶未及其心。

她對其餘八醜女下令：「這賤種平日恃着師父寵愛，對咱們九位師姊全不放在眼內，咱們既已把老虔婆殺了，這賤種更萬萬不容她活在世上！」

一呼八諾，九個醜女人人奮勇爭先，誓殺這小師妹而後快。

邪雲聽見此語，已明大概。

以衆凌寡，已是可惡可恨，如此鄙毒心腸，更是可誅可殺！

不再猶疑，拔劍相助，與少女並肩作戰。

少女身陷重圍，性命危在旦夕，乍逢援手，理當精神大振，感激萬分才是。

孰料恰恰相反。

少女絕不領情，更揮劍怒刺邪雲。

邪雲驚詫，尚未啟齒開腔，肩上已中了一劍，劍鋒透體而過。

少女更不留情，又是左腿疾踢，竟在出其不意間，把武功絕頂的魔童邪雲踢開三四丈遠。

「狗拿耗子，天一宮的事，幾時輪得着無名小卒來管！」少女厲言疾色，把邪雲臭駡得七葷八素。

邪雲仗義出劍，豈料並未幫忙，反遭少女一劍在左肩上刺了個透明窟窿！

若是換上別人，定必氣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駡。

但邪雲不但沒有嘔氣，反而仰天大笑：「刺得好！好劍法！好耗子！」

最後一句，雖不是駡，却諷刺得少女一臉紅霞。

邪雲不理肩上創傷，抓起半隻混醬熟鴨，竟然吃得津津有味。

少女不再理會他，他是個瘋子。

九個醜女再展殺着，件件兵刃都淬了劇毒，人人眼睛都像是妖魅。

少女劍招變幻無定，身法更是飄靈疾迅，有如羚羊掛角，無迹可尋。

九個醜惡師姊一一倒下，不是咽喉中招，便是心臟中劍。

這是生死相搏，誰不狠下心腸，誰便必死必敗，絕無倖理。

直至邪雲把熟鴨吃得乾乾淨淨，山坡間只賸下二女。

一妍一醜。醜陋的大師姊用獨一無二的眼睛惡狠狠地盯着少女，彷彿要用這惡毒的眼神把小師妹活活射死。

但眼神並不是枝箭。

要殺小師妹，還須親自出手。

大師姊出手了，她未出手，邪雲已立判雙方勝負之數！

大師姊用心狠毒，一直以來，她根本沒有全力出手，只是任由八個醜陋但却愚蠢的師妹，一一喪命在小師妹劍下！

她這是一石二鳥之擧。

她一則留而有待，留待小師妹苦戰之後，筋疲力竭之際始全力擊殺！

除此之外，她更要借刀殺人！

她是存心假借小師妹之劍，把八個醜陋的師妹全部殲滅。

直至只賸下二人的時候，少女已明白過來了。

她終於震驚，爲了大師姊這可怖陰謀而震驚。

她的劍仍在她玉掌之中，但劍鋒已不再穩定，劍尖在霏霏細雨中不住的在顫抖。

眇去一目的大師姊忽爾嘆了口氣，悲天憫人地告訴小師妹：「妳的力氣已用盡，『倚天』已不再聽妳使喚啦……」

少女掌中劍，竟是名動五湖四海的「倚天」！

「倚天」當然是好劍，但劍好，人不好。

少女的手，無法再把劍鋒穩定下來。

沒有穩定的手，不能拏穩劍刃，劍刃顫抖，劍招未曾發出已見散渙。

少女焉能不敗？少女焉能不死？

大師姊獰笑，殺着終於在她雙手中左右同時爆發。細雨霏霏，淬毒刀鋒已劃在她的胸前。

鑌鐵棒隨即閃電般向少女頭頂擊落，絕不留情地重重擊落。

少女力氣已衰竭，雖急閃，無奈身形已慢了一線……

大師姊殺小師妹！這種事，在武林中並非罕見。

但大師姊先假借小師妹殺了另外八個師妹，然後才再把小師妹擊殺之同門喋血，却絕無僅有。

在此螺髻山坡，蒼靄奇幻，朝觀暮異，本是人間仙境，幽深秀美之地。

但天一宮十女同室操戈，却在此山坡間廝殺得鬼哭神嚎，兔鹿不寧。

此地並無家畜，不見雞犬。

却有花豹、黑熊、野牛、山豬、獐、鹿、兔、狼、猴等野獸出沒。

只是，在此十女殺聲喧天之下，鳥獸早已四散。

唯獨還賸下一個啃咬着鴨腿骨的少年。

邪雲。

魔童邪雲。

＊　＊　＊

少女刺他的一劍，仍使他在流血。

血流出來的速度已漸緩慢，但血漬早已染紅他大半邊衣衫。

但這並不要緊，流血歸流血，吃鴨比包紮傷口還更重要。

他身上的血還有很多，但如此美味的混醬煮鴨，只賸下了半隻。

權衡利害輕重，吃鴨比流血更要緊。

他一面吃鴨，一面看那十個女子在拚命。

少女以一敵九，太不公平了，但他還沒有眞正插手，已給「倚天」在肩胛上刺穿了一個洞。

幸好這個洞並不比他手裏半隻煮熟了的鴨更大。

因此，可以不理。

他久歷江湖風險，別的事情學不懂，却學會了「血淚自乾」這一套謬論。

無論是血也好，是淚也好，只要流乾了便不會再流，根本毋庸大驚小怪。

＊　＊　＊

醜陋歹毒且獨眼的大師姊心頭痛快淋漓，她成功了，眼看一切將大功告成！

八個愚不可及的師妹都已一一了帳，餘下這恃寵生驕，十年來一直在師父面前不可一世的小師妹，也立刻就得腦袋開花，死於鑌鐵短棒之下！

她早已暗自佈下奇謀妙計，早已在天一宮外勾結心愛情郎，她要成爲天一宮的主宰，但却也同時要推翻天一宮以往的傳統。

毒殺師父，是第一着。

殺掉九個師妹，是第二着。然後，還有第三着、第四着……每一着都是她的夢想……她一定要完成……

小師妹死定了！一定一定死定了！

但一根鴨腿骨突然從天而降，飛插入她的心臟！

大師姊愕然，繼而駭然。

她擊殺小師妹的歹毒招數，也在她愕然和駭然之際完全停頓。

仍是細雨霏霏，微微小雨並未能迅速把她胸脯上淌出來的鮮血沖洗乾淨。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大師姊捫着胸，臉色如蠟般慘淡昏黃。

她緩緩地，吃力地把鴨腿骨抽出，她快要死了。

在她臨死之前，她悲愴地叫了一句：「我從不吃鴨！」

然後，她就抓碎了鴨腿骨。

再然後，死了。

小師妹的臉色也很難看，她的臉色不蠟黃，而是雪般蒼白。

她回眸瞪視着邪雲，嘶聲在叫：「狗拿耗子……可惡……」

她還想罵，但大師姊那一刀有毒，毒力已發作。

她口硬腿軟，終於軟綿綿地倒下。

但她沒有倒在地上，他抱住了她，審視她的刀傷。

刀傷不深，但刀鋒淬毒。治傷容易，解毒艱難。

怎辦？

邪雲不懂解毒之法，只好用最直接也最危險的法子，用嘴把她身上的毒液吮了出來。

他解開了她的衣衫。

她並沒有昏迷，只是渾身虛軟乏力。

她要掙扎，但嬌軀完全不聽使喚，她動不了。

她要罵這少年，但張開嘴巴後，却只發出了無奈的呻吟。

不是不拒絕，不是不抗拒，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他已解開了她的衣衫，甚至解開了她的褻衣。

若不是這樣，他不能爲她吸出毒液。

衣衫解開，邪雲立刻呆了一陣。

他是魔童，他練的是魔宗童子功。

他從沒親近過女色，也沒見過女子的胴體。

他不是沒有幻想過的，但那是胡思亂想的幻象，並不眞確。

他已二十歲，他已發育成熟。

但他沒有接近女子，更尤其是像她那樣動人的女子。

她的傷口不深，只是輕輕一劃，這一刀，絕不影響及她乳房的美麗。他吸吮了，吸吮在她刀傷之上。

一口一口地吸吮，專注地爲了解毒而吸吮。

他是抱着她纖腰而吸吮的，她的身體柔軟而燙熱，令他感到很難受。

事實上眞的很難受。

螺髻山細雨霏霏。

他沒有想入非非，他只是情不自禁，他很想永遠這樣摟抱着天一宮的小師妹。

但事情並不怎麼妙。

小師妹沒有起色，臉色越變越壞，而且氣若游絲，瞳孔翻白。

吸吮了毒液的邪雲，也漸漸感到不妙，大大的不妙。

他的舌頭不斷腫脹，腫脹兼且痲木。

他的眼睛漸漸視物模糊，不但模糊，而且「睹物成三」。

他看見少女有三顆腦袋，六個乳房！

不妙了！眞的十分十分不妙！

少女和他都快要死了，除非有神仙打救，否則雙雙性命不保。

但神仙沒有出現，却忽然有一個「死人」走了過來。

是小師妹的六師姊，她中了一劍，流了一身鮮血，但還沒有嚥氣。

六師姊並不是個好人，她自私、她陰損、她狠毒。

九個師姊兵刃上的劇毒，都是她一精心處置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她一切都是白費心機，而且只差一點點便讓大師姊佔盡了一切便宜。

最後，六師姊省悟了。

她後悔，但後悔已太遲。

她唯一還可以做的事情，便是保存天一宮最後一位傳人；她本來一直處心積慮要毀滅掉的小師妹。

她爲小師妹解毒，也爲邪雲解毒。

她臨死前道：「我爲妳解毒，是不想天一宮傳人悉數畢命於此……但……但我仍然恨妳……今生今世恨妳，來生來世也……恨……恨妳……」

這是不是眞心話？

小師妹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她只知道，自此一役，整個天一宮，幾乎就只賸下了她一個人。

那種孤單的感覺，有如隱藏在她肺腑中的白蟻，漸漸把她整個人蛀空。

空虛得只賸下空殼，甚至空蕩蕩得連空殼也不存在。

邪雲一直在她身邊。

邪雲帶着她，由大螺髻山走到小螺髻山。

小螺髻由葱鹿山、堯山、大箐

山、馬鞍山、尖頂山、紫禁山、瀘山等組成，其勢浩瀚嵯峨，蜿蜒迤邐直達安寧河東岸。

小螺髻以瀘山爲主峯，氣勢雄峻，在峯上縱目遠望，但見羣山風光旖旎，麗色秀美如畫。

但小師妹一臉木然，更不時渾身發抖。

邪雲雖在她身邊，她一直視若無睹。

邪雲心中有氣，忍不住在瀘山之上問：「究竟妳是個死人？還是我是個死人？」

小師妹苦笑：「我們都死不了，因此，我們的路途是遙遠的，也是痛苦的。」

「胡說！我不要痛苦，我要快活。」

「也許你和我不同，你是個快活的人。」

「我一個人快活，不如陪着妳一起痛苦。」

「胡說！」她倣傚着邪雲說話的口脗：「你不要痛苦！你要快活！」

邪雲憤怒了。

這少女頑固，她要痛苦，她要孤獨！

但邪雲就在她身邊！他絕不容許她在自己身邊一直痛苦和孤獨下去。

他突然在樹下緊抱着她。

大樹下，綠草如茵，天色是那樣地醉人。

正值黃昏，太陽漸漸西下。

她一臉抹上了艷麗的紅霞，他要在這紅霞底下抹掉她心裏的所有哀傷。

「小師妹，看着我。」他輕輕呼喚。

她答：「我不是你的小師妹。」

她的語氣還是充滿着頑固，但她的眼睛已望向邪雲。

邪雲的眼神並不邪，他的眼神一片明亮。

她的手，仍是有點發抖。

她顫抖着把蒼白的手滑入他的衣襟，她觸摸及他結實而溫暖的胸膛。

她的唇也在顫抖。

她要抗拒，她要推開邪雲！

邪雲是魔童……

他是魔中之魔！正邪不兩立，她不能和這種人在一起！

師父雖然已亡故，但師父的訓諭，她一輩子都不應該忘記。

要推開一個人，可以是易如反掌的事，但也可以是難乎其難，難比登天。

箇中道理，一言難盡。

她已決定要推開邪雲，而且決定全力推！盡力推！她甚至決定把這人推下山谷深淵之內，把這可惡的人跌個粉身碎骨，永不超生。

但她的決定，始終只是決定。

她的決定再堅決，最後還是抗拒不了情慾的誘惑。

她憎恨邪雲，她認爲這魔童是邪惡的。

可是，她憑什麼去憎恨邪雲這個俊美的少年？

他再邪惡，說到底也沒有傷害過自己，不但沒有傷害，而且還冒險救了她的性命。

若不是那根鴨腿骨及時釘入大師姊的心臟，天一宮的小師妹還能活到現在嗎？

還有，他更冒險去吸吮她身上的毒液……雖然不成功，但他確然是爲了自己，而毫不保留地豁了出去。

她只是他初次相遇的陌生少女。

他竟能爲她付出這許多，甚至已包括了他僅有的一條性命。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她不能因爲他是魔童而背棄他。

再說，他若存心隱瞞，她又怎知道，他是來自魔教的魔童邪雲？

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但他對她，絕對絕對不是這樣。

再想一想，她的九個師姊，她一直以爲親逾同胞姊妹的九個師姊……九個師姊，用十幾種淬毒的長刄，同心合力去殺排名最末的小師妹。

想到這裏，她的心碎了，碎成一片一片。

她的腿在發軟，她的身體更緊貼着邪雲。

她再也推不開邪雲。

不但推不開，而且强烈地感覺到，她不能沒有眼前這一個人。

不管他是少年也好，是男人也好，是妖魔鬼怪也好，她極需要他。

他的嘴，忽然印在她的兩片朱唇上。

她被吸住了，掙不開。

她也不是眞的要掙脫，她感到，這反而是最寧靜的時刻。

她心無旁騖地接受了邪雲的一切。

邪雲把她按在柔軟的草地上，他的手纏住她的手，他的腿纏住了她的腿。

她在微風中裸露了清白的軀體，她默默地承受着。

這是不是人生中最美妙的夢境？

好像不是，但也好像比想像中還更美妙得多。

他正在汲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種經驗。

夕陽已漸漸在西山背後隱沒。

但她的瞳孔却更明亮。

邪雲的動作，終於在夜幕初垂

之際停頓。

自從這一晚之後，武林中就出現了一對令人羨慕的年輕俠侶。

男的是邪雲，女的是天一宮的小師妹。

她叫異火。

異火，敢愛敢恨，爲了邪雲，她無懼入龍潭闖虎穴。

邪雲亡命天涯，她也亡命天涯。

兩情相悅，濃情似漆，就連亡命天涯歲月也是美好的。

但世事殘酷，美好的歲月往往也最短暫。

* * *

半年後……

已是深秋，長安城外，景象一片蕭瑟。

長安古城，歷史悠久，城內城外勝景林立。

但任何名城大都，往往也是罪惡淵藪。

長安城外，不知何時，有人在官道兩旁紮起巨大營帳。

在官道旁邊駐紮巨大營帳，雖然奪目，却也不見得是一椿壞事。

但這偏偏是一椿壞事，而且壞得不能再壞。

這巨大的營帳，裏面有多少人，沒有人曉得。

但一連半個月，凡是有漂亮的女子經過官道，一律都給營帳裏的人抓入去，然後先姦後殺！

這是駭人聽聞的刦色命案！

數天後，衙門中人前來搜捕兇徒。

結果統統被殺！

又過了數天，六扇門中大名鼎鼎的「金眉神捕」皇甫追命親自出動，殺入營帳內。

結果慘被分屍，屍身四分五裂地被拋出營外。

此事震驚長安，但再也沒有人斗膽向這神秘帳營挑戰……

這一天，營帳內慘案再生！

三個途經官道的異鄉人，一男二女，男的早已遇害，額上中了一枝沒羽箭。兩個女的，一老一嫩。

老的年逾五旬，給抓入營帳後，也很快給殺了，但屍體被拋出營帳的時候，渾身赤條條，怵目驚心。

還有一個嫩的，十七歲還不夠，是個黃花閨女。

她是個沒見過世面的鄉村姑娘，跟着父母到長安，本欲投靠一個親戚，並且締結一段早已訂下的姻緣。

但命蹇時乖，未到長安，已遭逢慘變。

營帳內，原來只有一人。

一個面罩銀面具的男人。

這男人並不十分高大，但却孔武有力，全身上下毛茸茸的，有如一頭野獸。

少女遇上了野獸，那是註定了的悲劇。

她身上的衣衫全給這人撕破，她哭得像個淚人兒。

但野獸不懂得什麼叫憐香惜玉，只知道獵物已在胯下。

少女的身體很快已滿佈傷痕。

那是一幕恐怖的强姦，絕非風流韻事！

這少女的命運，看來也和以前的遇害者沒有任何分別。

都是先姦後殺，那是一個女子最悲慘的結局。

但就在這時點候，挑戰神秘帳營的人出現了。

那是一男一女。

魔童邪雲、天一宮小師妹異火，雙雙殺入營帳中。

「放開她！」邪雲冷冷喝叫。

面罩面具的男人桀桀一笑，他的手抓住少女的咽喉。

邪雲大怒，欺身撲前。

魔宗魅影，有鬼神莫測之詭秘，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快速。

邪雲輕功，在魔宗之內，堪稱屈指可數高手之一。

但邪雲身法詭秘，蒙面人比他更詭秘。

邪雲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衝刺先發制人，但蒙面人竟不似是一個人，而是像一道無法捉摸的幻影。

邪雲撲了個空。

這是他從未遇過的怪事。

異火的劍早已出鞘，但劍刃只出鞘及半，她已驚呆至不知所措。

那無辜少女，竟在那眨眼之間，以頸抹劍！

是少女不想活下去了？

不，是那個蒙面人，他腕勁一吐，那少女便身不由己，一頸栽向異火的劍刃。

血怒激，噴泉般射向異火的臉龐。

蒙面人兀自在冷笑嘲諷：「劍鋒未全露，已殺人於電光石火間，果然不愧是天一宮第一號人物。」

邪雲心中一凜。

這蒙面淫賊，竟早已知道異火的來歷。

邪雲大喝：「你是誰？」

蒙面人冷笑：「魔童，你在外面，眞是風流快活得緊，竟連我是誰你都認不出來了！」

「七大魔使之首？」

「嘿嘿！好說！正是『魔中尊者』萬冰寒！」

「當日七大魔使之戰，那個逃脫了的萬冰寒，根本不是你？」

「當然不是，要是赤某也在陣中，豈容你如此放肆！」

「今天，寃家路窄！」

「江湖路，不歸路，尤其是魔宗一路，永遠只有一條，只要走上了，咱們無處不相逢的！」萬冰寒的聲音，不但十分詭異，而且冰冰冷冷的，簡直可以把人活活凍死！

是役，邪雲、異火聯手火併「魔中尊者」萬冰寒。

萬冰寒，是七大魔使之首。

以往邪雲甚少機會可以遇上這魔王。

但在這長安城外的官道上，狹路相逢！

唯有戰！

邪雲已把七大魔使殺了六個。

這是第七個，却也是最恐怖的一個。

已經伏誅的其餘六大魔使，遠遠不及這萬冰寒可怕。

邪雲、異火聯手盡力拚搏，終於還是敗陣下來。

敗，往往等於死！

武林中，無數拚搏，拚的都是性命，唯有勝利的一方，才能繼續生存下去。

原野上、森林中的野獸，莫不如此。

野獸如此，人亦復如此。

但萬冰寒並沒有讓邪雲死。

他只是廢了邪雲的武功，挑斷他半邊身子的筋脈，使邪雲變成一個「活死人」。

如此活着，活着等如死！

但邪雲還是繼續活下去。

他不讓自己的生命提早完結，是因爲萬冰寒仍然活着，異火也活着。

萬冰寒佔有了異火。

但他却故意留下邪雲的性命，讓邪雲親眼目睹他心愛的女子如何慘遭獸性的蹂躪。

就在當天晚上，萬冰寒在帳營內鋪滿了美酒和烤肉，眼前還有兩個人。

男的是邪雲，他半邊手腳的筋脈已被挑斷。女的是異火，異火的衣衫已被撕破，她那玲瓏浮凸的胴體盡現在萬冰寒眼前。

她不能動。

她已給這惡魔點住了身上八個穴道。

但她還可以說話。她問：「爲什麼不把我的啞穴也一併封點？」

萬冰寒陡然大笑：「妳太愚蠢了，要是妳不能開口呻吟呼叫，那又有什麼樂趣？」

他是獸性十足的！他不是人！

邪雲眼睜睜地看着異火給這魔頭污辱，但他無能爲力，只能陪着異火一起呻吟！

世情殘酷，惡魔冷血。

邪雲、異火本是一對金童玉女，但自此之後，他倆的日子將會怎樣渡過？

萬冰寒喜歡姦殺女人。

但他沒有殺異火，而且對她越來越是寵愛。她逆來順受，目的也和邪雲一樣。

兩年過去了。

日子是一天一天熬過去的，每熬過一天，邪雲的心都在滴血！

但他只是在心裏滴血，並沒有在任何人面前淌下過一滴眼淚。

他已喪失了一身武功，而且半邊手腳的筋脈被挑斷，幹起活來，比一個普通的莊稼漢還更不如。

他成爲了萬冰寒背後的一條狗，而且還是殘廢了的！

萬冰寒對他，倒是很老實很老實。

「賤狗，你要記住，一輩子都得記住——我是你的仇人！天大的仇人！你的所有一切，都是我一手侵佔，一手毀滅的！只要有機會，你不妨向我報復，無論用怎樣惡毒，怎樣卑鄙的手法，只要有效用，儘管施展出來！胡……胡……我等着你！胡……胡……我等着你這條殘廢狗的報復……哈哈哈……」

他每說一句，邪雲都點一點頭。

他知道，邪雲一定向自己展開報復！

但他絕不打算「斬草除根」。

他喜歡在自己的背後，有這麼樣的一個仇人牢牢地盯着自己！

如是者又過了兩年。

異火在這兩年內，先後三度懷孕。

當然都是萬冰寒的孽種。

萬冰寒不但是魔宗七大魔使之首，而且更是一個絕得不能再絕的人。

他每次知道異火懷孕，都花費一大堆功夫，親自上山採藥，然後謹愼地把藥材分配得毫厘不差，再然後命令邪雲把藥煎好。

但這是安胎藥嗎？

不，恰恰相反，都是可以令女人流產的藥料。

但萬冰寒也沒有强逼異火非要服下此藥不可。

藥煎好後，他親自把藥端放在異火面前，說得坦坦白白：「只要喝了它，腹中肉塊立刻烟消雲散，但妳若想做娘親，大可以把它潑掉！」

異火每次都立刻把藥一仰而盡，也不管才煎好的藥有多燙熱。

萬冰寒獰笑着望住她，一次比一次笑得猙獰，更可怖。

在這數年間，萬冰寒並沒有回到魔宗總壇，彷彿根本並不屬於魔宗。

但很奇怪，前後四年，邪雲並沒有暗算過萬冰寒一次。

他只是跟着萬冰寒，也跟着他今生唯一至愛的異火。

就算是瞎子，也可以感受到邪雲的仇視和嫉妒，但四年過去了，

他只是萬冰寒背後的一個廢人！

甚至連廢人也不如！

他怪，異火更怪。

她對任何人都變得冷冷冰冰。

她對萬冰寒冷冷冰冰，她對邪雲冷冷冰冰，就算在照鏡的時候對着自己，也同樣冷冷冰冰。

異火已不是當年的異火，邪雲，也不是當年的邪雲。

不但邪雲怪異，異火怪異，萬冰寒同樣也變得怪異之極。

他本是色慾狂魔，但自從橫刀奪愛把異火據爲己有之後，他再也沒有殘害其他女子。

偶在途中，或在客棧酒肆茶館之地，遇上天香國色般的女子，他竟目不斜視。

四年來，他還是戴着面具做人，但殺性大減。

四年之內，他只殺了六人。

而且都是在無可選擇情況下方始大開殺戒。

直至有一天……

這怪異絕倫的兩男一女，拖着疲倦的身軀，來到了陝西渭南。

渭南有名店，店名「水晶」。

水晶店最著名的是水晶餅。

萬冰寒還沒坐下，已扯着嗓門大叫：「來五十個水晶餅。」

小二愕然。

只是三個人，怎吃得下五十個水晶餅？

但顧客至上，只要人家肯付帳，就算一下子要五百個、五千個水晶餅，還是要滿足顧客要求的。

水晶餅是陝西名點，特色是金麵銀幫，起皮掉酥，入口甜潤清涼，略帶韌勁，十分可口。

據說，宋朝著名宰相寇準，有一年從京都回鄉探親，正逢五十大壽。壽宴間，有人捧來五十個晶瑩奪目，如同水晶石般的點心。

點心上更有一張紅紙，紙上寫道：「公有水晶目，又有水晶心，能辨忠與奸，清白不染塵。」乃是讚揚寇準公明廉潔，爲官持正忠義。

其後，寇準便把這種點心命名爲水晶餅，成爲渭南著名之名點。

五十個水晶餅，很快就放在桌上。

萬冰寒一言不發，抓起水晶餅，一個又一個塞進嘴裏。

異火看着他，邪雲看着他。

異火和邪雲沒有吃水晶餅，他倆只是看着萬冰寒把水晶餅一個又一個塞進嘴裏。

店小二心中冷笑。

他在想：「從來沒有人能吃得下二十個水晶餅，除非是一頭河馬。」

他只知道河馬的嘴巴又闊又大，但河馬到底有多大，河馬喜歡吃什麼東西，却是懵然不知。

可是，這個戴着面罩的人雖然並不是一頭河馬，但却能一口氣把五十個水晶餅吃掉。

店小二呆住了。心想：「這廝若不是個瘋子，便是個趕着去鬼門關的無主孤魂……吃得飽飽去做個飽鬼，總比做個餓鬼好一些……」

心念未已，萬冰寒已對異火說道：「很好吃！很飽！妳下手吧！」

店小二吃了一驚，暗忖：「下手？什麼意思？莫不是打劫來着？」

異火却問萬冰寒：「你不後悔？」

萬冰寒冷冷一笑：「妳太瞧不起萬某人了。」

異火目中寒芒閃動，雪白玉腕一翻，掌中已亮出了一把鋒利無匹的匕首。

小二驚呆至臉無血色。

他想呼叫，但喉頭似有大石堵塞，連半個字也叫不出來。

萬冰寒一笑再笑，面容却越笑越是森冷。

異火把匕首抵在他的咽喉上。

匕首鋒利，他的喉頭在呼吸起伏間，已給匕首尖刺得沁出了血。

血不多，但怵目驚心。

小二的臉已在發青，甚至是發綠，他的牙齒上上下下叩個不停，一雙手顫抖得像是發冷。

他只是旁觀者。

既不是他去殺人，更不是在匕首下的生命。

要殺人的人，極鎮定（最少表面如此）。

甘願引頸受戮的人，更鎮定（事實確然鎮定得紋風不動，穩如泰山）！

除了小二之外，還有另一個旁觀者——邪雲。

他更是無動於衷，彷彿這裏是否有人要殺人，和他是完全無關。

異火的手極穩定，匕首尖銳的尖鋒，一分一分，極緩慢極緩慢地刺入了萬冰寒的咽喉。

殺人，殺得越快越痛快，殺得越慢越痛苦。

異火用極慢極慢的手法刺殺眼前的男人。

這男人，在這四年以來，一直佔據着她整個人的肉體。但她的心中已給掏空。

她的心早已飛走，飛到遠遠的遠方……然而，邪雲却也偏偏一直在她身後。

他已變成了一個廢人。

甚至是一條殘廢的狗！

自匕首寒鋒邊緣滲出來的鮮血，越來越多，也越流越快。

異火的手仍然穩定，眼神更堅定仿如千年磐石。

（未完・一）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虎雙雄

上文提要：岳秦嶺押送蕭逸飛上京，途中，蕭逸飛請求岳秦嶺放他自由離去，岳秦嶺表示自己此次雖得蕭救回一命，但不會改變立場。蕭明白自己到京見到奸臣魏忠賢定九死一生，便對岳秦嶺說欲將多年的積蓄交岳辦理：一半捐贈當地孤兒，餘下一半由岳分配，但岳表示分文不受。岳秦兩人在巢湖隱居時搏鬥，正激鬥中另有敵人殺到，於是二人聯手對付……

職責所累死追擒　義氣爲重不介懷

樑上有一排雕花的木牌，上面雕着許多山水花草，虛實佈置有緻，人伏其後可透過空孔看到外面情形。蕭逸飛伏在木牌後，雙手各扣着一支小巧的鋼弩，見有人逾牆而進，手指一動，兩根弩箭自空孔處射出！弩箭去勢極強，兩個大漢立即自牆上跌下去！

蕭逸飛立即換了一個地方，那邊又架着兩具弩箭，原來他的弩具放在承塵上，剛才取下六具，各自安置好，便等敵人來送死。

蕭逸飛在角度允許下，便用弩箭，若敵人已衝至脚底下，或角度不允許，便以飛刀解決之，羅綉春見自己手下倒了六七個之多，其他人都趦趄不前，不由怒道：「你們誰敢後退的，便自己提着腦袋來見老子！」忽又提高聲調，呼道：「後門的弟兄聽着，正式攻擊！」

蕭逸飛回頭呼道：「老哥，你那邊如何？擋得住麼？書櫃內尚有飛刀！」他不敢遲疑，拉着弩弓，又搭上了三支弩矢，可是敵人已竄至脚底下來，竟有人挽弓對着他。

蕭逸飛當機立斷，飛身躍下，右手長劍舞得像風車一般，那斯發出的長箭被其撥掉，正想轉身逃跑，蕭逸飛大喝一聲：「那裡逃，吃我飛刀！」

那斯一聽飛刀兩個字，魂飛魄散，忙不迭閃開。蕭逸飛之飛刀却射向另一位！他沉身之際已看到，門口又湧進幾個大漢來，是故脚尖在地上一點，人又竄回樑上，扣動兩支弩弓，又解決了兩個大漢，然後再次躍下，揮劍衝進人叢中。

「老哥，你那邊到底擋不擋得住？咱們換個位置！」

岳秦嶺道：「沒問題，你殺你的人，這邊有我在，他們休想攻得進來！」

「不！你我還是換個位置，快來！在下在後房內殺人方便得多！」

岳秦嶺料他在後房裏有機關，是以竄了出來，揮刀殺過去，替他擋住敵人。「你快過去！」他見地上已躺着七八具屍體，脫口道：「不知他們一共來了多少人！」

蕭逸飛摸出兩把飛刀來，也不見他聳肩揮臂，兩把飛刀已射了出去，正中一個大漢，一中其心房，一中其咽喉。「先替你解決一個！」

岳秦嶺脫口讚道：「好手法！」一回頭，蕭逸飛已閃進後房。

＊　＊　＊

蕭逸飛一進房便見房內已多了兩個大漢，後窗已被打掉一半，他脫手又發出三柄飛刀，竟只射中一個大漢，他微微一怔，揮劍撲前，那斯紮定腰馬，兩手握着一柄大刀，全神準備。

蕭逸飛身子突然一偏，左腿一

勾一掃，地上一張椅子已飛了上來，那斷大刀一揮，椅子「喀嗤」一聲，裂成兩爿，也在此時，一柄小飛刀已悄沒聲息地釘在其左胸上！他只覺心房一陣疼痛，接着又是一陣收縮，雙眼發黑，雙脚發軟，水牛般大小的軀體，便慢慢地攤軟下去！

蕭逸飛動作極快，立即伏在窗旁，刹那間，一個大漢躍了進來，可是他人未落地，心房上已中了蕭逸飛一劍！

他雖然頻頻得手，但心中始終惦掛着屋瓦上的那個高手！這些飯桶，他才不怕，擔心的只是那一位非常沉得住氣，至今尚未露面的高手！可惜自己剛才跟岳秦嶺已惡鬥了近一個時辰，消耗了不少體力，對付這些飯桶自無問題，但高手比武，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那是半分差錯也不能出現的！

他是殺手，與岳秦嶺不一樣，岳秦嶺在前面可以寡敵衆，發揮其威力，但在這種狹窄的空間更適合他！

心念未了，又有幾個大漢一起躍進來，蕭逸飛一柄劍只能傷一個，飛刀也只能傷一個，共殺兩人，他們不等他再摸飛刀便撲了上來，緊緊纏住他。「這斷被咱們纏住，快進來！」

蕭逸飛猛地一聲大喝，雙脚一頓，筆直躍起，左臂在樑上一勾，人便翻了上去。同時三柄飛刀射了下去，他一頂開承塵，伸手一掏，掏出一具弩弓來，他左手提弩弓，右手提劍，躲在樑上，冷冷地道：「你們都乖乖出去，否則老子可要下毒手！誰不怕死？」他猛地再一聲大喝，那幾個大漢大吃一驚，居然乖乖由窗口爬出去。

蕭逸飛又自樑上躍下，轉出後房，見尚有人在圍攻岳秦嶺，便對準一個大漢，手指一扣，弩矢直射進其胸膛！

與此同時，外面傳來一陣竹哨聲，那些尚在纏糾的大漢，有如在海中抓到救命稻草，發出一聲喊，放下岳秦嶺，都跑了出去！

「老哥，你沒事吧？」

岳秦嶺道：「只手臂上受了一點皮外傷，你如何？」

「髮膚未損！老哥，你先到臥室裡包紮一下，我還得準備一下，恐他們去而復返！」

岳秦嶺邊走邊道：「在下一天未吃過飯，餓得雙脚發軟，只怕家裡沒有能吃的東西！」

蕭逸飛道：「這倒讓你猜着了！稍候咱們到外面好好吃一頓吧，順便慶祝咱們第二次聯手作戰又成功了！」

岳秦嶺邊包紮邊問：「這時候還有東西吃？那家飯館？」

「我自然有辦法讓你吃得好又睡得好！」蕭逸飛安好了弩箭，又回後房料理了一下，再走回大廳，把那些大漢的屍體埋疊起來。「可憐你們只懂聽羅綉春的命令，否則又怎會死在我這裡？」

岳秦嶺道：「想不到你剛才居然寧願冒險，也不肯出賣我！」

「你以爲蕭逸飛是個殺手，便不講義氣？盜亦有道！殺手也有殺手之原則！收了錢，自然要殺人，所謂受人錢財，替人擋災！」

「你殺人有原則麼？誰給你錢，你都會去殺人？」

「忠臣義士、孤兒寡婦我不殺，其他人便視心情了！你呢？你所抓的人便一定是該抓的？其中沒有冤枉者？」

「我職位卑微，只聽命令，審判的事便與我無關！」

「如此也可能會助紂爲虐呀！像這一次，魏忠賢的走狗崔呈秀要你緝拿我，只因我不肯替他們殺楊漣楊大人，你抓我歸案，到底是替天行道，還是助紂爲虐？」

岳秦嶺一呆，半晌方道：「但你殺了不少人，緝你歸案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之事！」

「但對魏忠賢、崔呈秀來說，他們是達到目的了，誰不聽命令，誰便沒有好下場！」

岳秦嶺吸了一口氣，反問：「你說了這許多，是希望我放你一條生路？」

蕭逸飛哈哈笑道：「在下並無此意！我相信經過此役，你我之間，均不會暗算對方，若明刀明槍，你抓得了在下麼？當然，若被你這種一板一眼的人纏上，在下這輩子也沒有好日子過！」

岳秦嶺輕輕一嘆：「與你這種人爲敵，也不是件舒服的事，早知道我不該接此任務！更可惜的是以你這種人，更不應該去當殺手！」

「在下不當殺手，應以何爲業才適合？」

「不談這些了，你弄好了否？洗了手去吃飯吧！」

蕭逸飛道：「你得先有個準備，在下料羅綉春不會甘心失敗，一定匿藏在附近等候咱們！不要忘記，他們還有一位高手尚未出手！」話音剛落，外面突然拋進幾紮乾草，接着一陣箭雨射了進來！

蕭逸飛反應極快，立即躍向大廳，道：「快由後窗出去！」岳秦嶺忙尾隨其後。

不料後房早已起火，兩人再回身，但見一陣火箭射了進來，乾草燃燒起來，而且還有許多乾草不斷拋進來。蕭逸飛喝道：「事不宜遲，咱們硬闖！」兩人立即衝前，準備躍牆逃逸。

不料牆頭上有人向他倆潑油，

那一桶黑黝黝的油當頭淋下，岳秦嶺急道：「快閃開，莫沾上油！」兩人又忙分開向兩旁躍去。

那黑油落地之後，立即蓬地一聲，冒起熊熊烈火！與此同時，廂房亦着火了，牆頭上也被淋上黑油，火光熊熊，把四周照得纖毫畢露！

這邊火一起，隣居都驚醒了。只聽「走水，起火」之聲，此起彼落，呼爹喚娘，夾雜着孩子的哭聲，不絕於耳，岳秦嶺大怒，喝道：「羅綉春，岳某的命在此，你儘管來取，快着人撲火，莫殃及池魚！」

只聽羅綉春哈哈大笑，笑得好不開心，道：「岳秦嶺，你今夜是死定了！此刻就算你把腦袋割下來，也都太遲了！哈哈……」

蕭逸飛亦怒道：「羅綉春，你到底是不是人？」

羅綉春冷冷地道：「誰叫你護着岳秦嶺！老子與岳秦嶺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一日不死，老子便食不知味，我只要他的命，才不管其他！」

蕭逸飛怒道：「你比殺手還不如！」

岳秦嶺道：「羅綉春，岳某答應你，你立即下令救火，不讓火舌捲及隣居，岳某寧願將首級奉上！」

羅綉春陰惻惻地道：「你先割下腦袋，老子自會救火！」

蕭逸飛道：「老哥不要聽他的！」此時火勢已滅，外面已無人射箭，同時烟火瀰漫，看不到敵人，蕭逸飛伸手向上指了一指。

岳秦嶺明白，連忙與他飛身躍上横樑，蕭逸飛雙掌成托塔天王狀，用力向上一拍。只聽一陣「噗噗」聲響，屋瓦碎裂，磚石横飛。蕭逸飛瞇着眼睛，飛身躍了上去！

他脚尖剛落地，一股凌厲之掌風壓體而至，不由吃了一驚，連忙偏身讓開，同時道：「小心，屋頂有敵！」他長劍未曾出鞘，掌風又至。

蕭逸飛再扭腰一閃，同時左腿飛踢對方下胯，將其稍爲迫退半步，直至此刻方有機會觀察對方！

襲擊他的人是一位六十多歲，鬍子花白，身穿一件寬灰袍，但人却又瘦又乾，顯得甚是滑稽之老漢！

那老漢袖管一捲，分兩路襲擊蕭逸飛！蕭逸飛急退，同時抽出劍來，喝道：「報上名來！」

「老夫來替徒兒報仇！」

「你是羅綉春的師父？好了，想不到你還能調教出這樣的徒弟來！」蕭逸飛劍出如風，爭取先機，他自知功力不如對方，只能以快制敵！

此時，岳秦嶺方自屋頂破洞爬了上來，高聲道：「殺死『惡娘子』孟長雄的便是在下！」

那老漢猛地回身，右袖如刀向岳秦嶺胸膛劈去。「原來你才是岳秦嶺！老子幾乎認錯人！」

蕭逸飛長劍絲毫不慢，出言提醒岳秦嶺：「這老兒也不知從何處鑽出來的，功力不同凡響，老哥可得小心！」

兩人一前一後，一刀一劍居然仍落在下風，心頭不由駭然。蕭逸飛向岳秦嶺打眼色，示意脚底抹油，可惜岳秦嶺窮於應付，沒有看見。

那老漢恨透岳秦嶺，十招有六七招是攻擊他，是故岳秦嶺的形勢比蕭逸飛危險多了！

蕭逸飛摸出兩柄飛刀在手，他不斷改變位置，面對老漢之後背，老漢亦害怕其快劍，同樣不斷換位，如此一來，岳秦嶺方抵擋得住。

蕭逸飛問道：「前輩尚未見賜大名，不知如何稱呼？」

老漢呵呵笑道：「老夫也不怕你們尋仇，因爲今夜你倆都得死！聽清楚，老夫龔仙踪，外號『大漠神仙』！」

岳秦嶺脫口道：「原來你是『大漠惡魔』！」他想不到羅綉春既是此魔頭之徒弟！

「惡魔？笑話！許多人視老夫爲神仙，不信你到西北關外問一問！」

蕭逸飛道：「視你爲神仙的，大概都是些奸惡之小人，此點在下相信！」言畢大笑起來，笑聲一起，他手中兩柄飛刀已脫手射出！

笑聲蓋住飛刀破空之聲，待得龔仙踪發覺，飛刀已經臨身，來不及閃避，只好蹲身，可惜只避過上面那一柄，下面那一柄，射中其肩胛！在千鈞一髮之際，龔仙踪運起內勁，袍子漲起，卸去不少飛刀之力，是故飛刀入肉不及一寸！

只聽他怒哼一聲，右臂一抬，飛刀便被震飛！

說時遲，那時快！龔仙踪右掌穿袖而出，發出一股凌厲之掌風，將岳秦嶺逼退，再來一個風車大轉身，右袖如刄，向蕭逸飛面門砍去！

這幾個動作，又疾又急，威風凜凜，使得蕭逸飛和岳秦嶺後退閃避不迭！

「往那裡逃！」龔仙踪對蕭逸飛恨之入骨，勢如奔馬，向蕭逸飛撲去！

岳秦嶺大驚，一退即進，呼叫道：「蕭兄小心！」正想自背後向老魔頭施襲，風聲一響，屋頂上已多了一個人來，可不正是羅綉春？

羅綉春使的是一對判官筆，急

奔過來，道：「姓岳的，你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管得了別人？」他雙筆一揮，便將岳秦嶺攔住。

岳秦嶺幾番衝不過去，深知蕭逸飛獨力難支，急道：「蕭兄，此事與你無關，快逃！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小弟衝不過去！」

蕭逸飛苦笑道：「岳兄你太不了解在下了！適才已說過，拋開你我之間的恩怨，共同對敵，豈有叫我獨自逃跑之理！」他說話分神，長劍給龔仙蹤的袖管纏住，再一彈，長劍脫手飛起。

此時，曙光剛起，日光照在劍刃上，就似一道彩虹，好看煞人！

好看歸好看，性命却已在須臾！因爲龔仙蹤之右掌已當胸印至！

千鈞一髮之際，只聽一聲暴喝：「掌下留人！」同樣一位蓄着灰白長鬍，身穿寬袍的老漢，妨似飛將軍般，自天而降！不同的是這位老漢身穿白袍，一掌猛擊龔仙蹤之頭頂！

龔仙蹤那一掌若繼續印向蕭逸飛，他自己必死在來者掌下，權衡厲害，他自然不肯做蝕本生意，是以略退半步，手臂一圈，改向上擊。

「蓬」地一聲，兩掌相交，白袍老者凌空打了個觔斗，斜飛落瓦，只見他抽出長劍來，手腕一抖，挽起幾朵劍花，將龔仙蹤罩住！

只這一劍，已顯出來人之功力，絕對不在己方之下，龔仙蹤驚詫地問道：「老兒，你是何人，報個名來！」

白袍老者動作瀟灑，就像是位風度翩翩之年輕人，他出劍如風，其速度之快，連蕭逸飛也自嘆不如！只聽他長笑一聲，道：「正邪不兩立，你還不配問老夫之姓名！」一句話說畢，他已攻出七劍！

龔仙蹤之內力比對方稍勝半籌，奈何對方出劍實在太快，使他根本來不及運足勁，是故變成挨打之局面！

白袍老者道：「姓蕭的小子，你還楞住作甚？快去助小岳！」

蕭逸飛聞言方如夢初醒，連忙繞道跑過去，揮劍戰羅綉春。岳秦嶺一來右臂受了傷，二來一天一夜沒吃過飯，又經過連番大戰，氣力衰竭，他的武功本來稍勝對方，但此消彼長，反而落在下風。正在岌岌可危之際，幸好蕭逸飛趕到，他才有機退後喘息。

屋下不時傳來慘叫聲，岳秦嶺心頭詫異，走至屋簷處望下，只見下面一片混亂，居民都在潑水救火，寨兵們不時去阻撓，而有兩個人正在攻打寨兵，一男一女，男的年紀已不輕，女的大概十八九歲。男的動作輕捷，使一柄單刀，女的則使劍，劍出如風，威力甚大！

此時蕭逸飛之居所已成一片火海，腳底下一陣熱氣傳上來，看來屋頂遲早要塌下去！他喘了一陣氣，便躍了下去，助那一老一少殺寨兵，好讓鄰居救火。

待他躍落地上，才發現那老的竟是昔日沈鷹的手下，「飛鴿」郎四！不由歡呼一聲：「郎四叔，你怎會來此？」

「說來話長，咱們稍候才詳談！先殺了這些臭賊！」郎四輕功極好，對付寨兵大佔便宜，不時憑自己快速之身法，施偷襲而奏效！

蕭宅「卜卜啪啪」地響着，火舌直捲上屋頂，羅綉春見戰不下對方，又見師父亦沒能佔到便宜，便心生退意，道：「師父，此處已成火海，先離開再作打算吧！」

蕭逸飛的銀票藏在後屋裡，此時大概已成灰燼，他數年之刀頭舔血生活，所獲得之酬勞亦化爲烏有，心頭震怒，忘了疲累饑渴，長劍越攻越快，恨恨地道：「今日你不留下性命，便休想離開！」

他怒火塡膺，氣勢極盛，羅綉春越鬥越是心寒，又苦無妙計脫身，恰在此時，蕭逸飛猛地一劍刺去！腳下用力較猛，但聞「喀嗤」一聲，腳下屋瓦倏地陷下，原來下面之樑柱已燒得差不多，吃不住其腳力便下陷！

羅綉春見他那一劍來得猛，急忙後退，再見他陷了下去，心頭大喜，立即發出哨聲，通知下面的手下撤退，同時道：「師父，屋頂下陷，快走！遲則不及！」他顧不得乃師死活，向屋後方向躍去！

再說蕭逸飛下身陷了下去，但覺雙腳一陣灼痛，他急中亂抓，左臂碰及未塌之牆壁，右臂同時展開，以兩臂之力架住身子，再微微用力，身子再度挺起！

他的身子雖離開陷阱，却亦不敢太過用力，是故躍起不高，來不及運氣，凌空一個翻騰，側飛五尺，左掌再在屋瓦上一按，挺腰平射，向屋前飛下去！

與此同時，白袍老漢及龔仙蹤亦同時感到危在眉睫，不約而同分開，一個往屋前跳，一個往屋後跳！

蕭逸飛落地後方發覺褲管已着了火，連忙伏地打滾把火撲熄，岳秦嶺奔了過來，道：「蕭兄受傷否……」話未說畢，忽然雙腳一軟，「咕咚」一聲，跌倒地上。

郎四大吃一驚，急忙奔過來，將他扶起，蕭逸飛爬上來道：「不打緊，他是餓暈了！」

＊　＊　＊

待岳秦嶺醒來時，已躺在床

上，一睜開眼睛便見到郎四。郎四示意他不要說話，捧起桌上的一碗豆乳餵他。「先喝下去，等會兒再吃飯！」

岳秦嶺一口氣便將豆乳喝完，問道：「郎四叔，還有沒有？」

郎四含笑遞了一根油條給他，道：「孩子，你餓壞了，慢慢吃！」他出去再取來半碗豆乳，讓他送油條。

俄頃，蕭逸飛推門進來，走動不甚俐索，岳秦嶺問道：「蕭兄你腿上受傷？」

「被火燒着了，起了幾個水泡，休息幾天便無礙了！岳兄你也沒事了吧？」

岳秦嶺道：「適才又疲又餓，見那些賊子散掉，氣一鬆，便支持不住了！」

郎四道：「好好吃一頓，再睡一下便沒事了！小岳，這位是誰？」

蕭逸飛抱拳道：「在下蕭逸飛，是位殺手，也是岳兄緝拿之犯人！尚未請教前輩大名，救命之恩，不敢或忘！剛才另一位前輩替晚輩紮傷擦藥，也不肯賜告姓名，眞教人遺憾！」

岳秦嶺道：「這位便是昔年家師之同僚，『飛鴿』郎四叔叔！」

蕭逸飛輕呼一聲，郎四一對眼睛却望着他倆，心中大是不解，何以寃家居然會互相關懷，還生死與共！

岳秦嶺輕咳一聲，道：「蕭兄雖是殺手，却是一條漢子，重諾守信，更講義氣，只可惜不同道……」

蕭逸飛道：「岳兄也是位好漢，他身在六扇門，吃公糧，掛公職，緝拿在下是職責，是以在下並沒怪他！更何況彼此之間並無私仇！」

郎四怔了一怔方哈哈笑道：「老夫也在六扇門內混了不少年頭，像你倆這等襟懷，還是頭一次遇到！」

岳秦嶺問道：「郎四叔，那位白袍前輩到底是誰？小侄覺得有點面善，却又想不起來！」

郎四含笑道：「你還是當面自己問他吧，他肯答便算是你之運氣，他若不說，愚叔也不敢越俎代庖！」

話音剛落，房門又被推開，進來的却是白袍老者，他關懷地問道：「岳侄，你身子如何？能否下床？小女已煮好了飯！」

「小侄已無恙，不知前輩如何稱呼？」

白袍老者哈哈笑道：「想不到你竟然認不出老夫了！且考考你，老夫本姓皇甫，今改姓歐陽！」

岳秦嶺脫口道：「您是皇甫雪皇甫伯伯！」

「難怪你認不出來，當年老夫見你時你才七八歲，如今怕已有二十六七歲了吧？」

「小侄已二十六歲！」

「歲月眞快，老夫老矣，不過故人有佳徒，也令人安慰！」白袍老者道：「咱們出廳吃飯再聊！」

原來此人便是昔年名震武林的「千面笑鷹」管一見的四大愛將之一，「快劍」皇甫雪，難怪劍出如風，連蕭逸飛也佩服得五體投地了。他昔年時，英俊瀟灑，好穿白衣，如今年紀大了，仍改不了。

衆人出了客廳，只見一張八仙桌上放着五六個菜，剛才那少女已換了衣服，含羞站在桌旁，皇甫雪爲他們介紹：「此是小女，雙名一香。這些菜都是她燒，只恐不合兩位胃口！」

蕭逸飛連聲客氣，抬頭望見皇甫一香，只見她生有沉魚落雁之貌，嬌美之中不失端莊，心如鹿撞，忖道：「我蕭逸飛活了二十多年，從未見過這等佳人，還同住一城，居然一點也不知道，眞是混帳之至！」

衆人依次入席，皇甫雪問道：「岳侄可猜得出小女名字之含意否？拙荊姓梅，此乃提示。」

岳秦嶺抓抓頭皮，道：「小侄只會推測案情，從未猜過人名，這個……」

蕭逸飛道：「晚輩猜着了，若有說錯，尚望前輩指教！前輩名字一個雪字，尊夫人姓梅，敢情這一香是取自盧梅坡詩『雪梅』之句：『梅雖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前輩以一香爲愛女命名，一是伉儷情深，表示對夫人之敬意，二是希望女兒能更勝前輩，以光門楣，不知然否？」

皇甫雪不由深深看了他一眼，却見他望着自己的女兒，他年輕時，以風流自賞，見狀並無不樂，拊掌道：「想不到殺手中，竟也有這種人材！不知令師是何高人？」

「家師隱於山野，從不在江湖露面，武林中無人認識，他自號『半廢老人』！」

皇甫雪輕輕唸了幾遍半廢老人，終搖搖頭擧杯道：「菜粗酒劣，不足爲敬，奈何匆促之間，難盡人意，此杯乃老夫之道歉酒！老夫先飲爲敬！」他一仰脖便將酒乾了。

蕭逸飛喝了酒，連呼好酒，不由問道：「前輩，此酒在何處沽來的？小侄在巢縣住了年半，怎地未曾買到這種好酒？」

皇甫雪輕嘆一聲，道：「此乃拙荊所釀，所餘不多，平日不捨得喝，今日得逢故人之徒，快慰平生方取出來助興！如少俠喜歡可多

喝！」

岳秦嶺道：「伯伯為何不請伯母出來，也好讓小侄拜見。」

皇甫雪長嘆一聲，道：「人謂恩愛夫妻難白頭，果眞不虛，拙荊病歿已四年矣，如今只剩我父女相依為命！二十多年來，一家三口不問世事，只在家裡靜享清樂，惜老天爺不造美，讓我老來失伴！」

皇甫一香忙慰之：「爹，女兒不是說過陪您一生麼？客人在此，還是說些有趣的事吧！」

皇甫雪突然一醒，忙道：「是極是極，諸位請恕老夫失態，請動箸！」

岳秦嶺吃了幾口，忍不住問道：「郎四叔，你是幾時來此的？」

郎四道：「愚叔天生勞碌，到處雲遊，前天來到巢城，無意中遇到你皇甫伯伯，承他念舊情，邀我在此盤桓幾天，昨夜起火，我們出去探察，聽見那廝在呼你之名，因此暗中留意，後來你們上了屋頂，愚叔認出你來，故請你皇甫伯伯拔劍相助，也是有緣！」

蕭逸飛道：「這叫做天無絕人之路！錯非如此，晚輩與岳兄安能坐在此聆聽教誨！」

那皇甫一香見他說話斯文有禮，也不覺暗中瞧他幾眼。

皇甫雪道：「老夫已多年沒與人動手，今日差點敗在那魔頭手中！也幸虧平日不敢荒廢武事！」

蕭逸飛道：「前輩出劍之快，誠為晚輩平生所見之第一人，以前坐井觀天，只道自己出劍速度難覓對手，直至今日方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眞乃慚愧！」

「你年紀尚輕，不必過謙，當年老夫在這個年紀時，還不如你呢！」

岳秦嶺問道：「郎四叔近來可曾見過沈爺爺？」

「我已兩年沒見過頭兒了！」昔年沈鷹及管一見之手下，均以頭兒呼之，事隔二十多年，仍改不了口。

岳秦嶺問道：「皇甫伯伯可知端木伯伯，夏叔叔及高伯伯等人之情況？」

「偶有來往，不知詳情，都跟老夫一樣，在家裡授徒打發時間。不過咱們頭兒，每隔兩三年總會來一趟，但咱們却不知他住在何處！」

岳秦嶺所問全是昔年管一見之愛將，其實他與他們大都只有一兩面之緣，不過他進入六扇門之後，對這些前輩更為敬仰，常思拜見，盼得教益。

皇甫雪道：「兩位身子疲累，不可吃得太飽，最好能好好地睡上一覺，晚上再詳談！一香，你先去收拾客房！」

皇甫家客房只有兩間，其一已為郎四所用，是以岳秦嶺和蕭逸飛便只好同睡一床同蓋一被。兩人的確疲困，一躺下去，便呼呼地睡着了。

待他倆醒來時，經已紅霞滿天了，皇甫家僱了一位老僕，捧着面盆進來，讓他們盥洗。「岳少俠，老爺請你到書房一下，他有話問你！」

岳秦嶺匆匆洗畢便跟老僕去書房，直至晚飯時，兩人方携手而出。

* * *

蕭逸飛和岳秦嶺在皇甫雪家住了三天，兩人身體都基本復原。而皇甫雪父女和郎四對他倆之關係亦弄清楚，對蕭逸飛這個殺手，不由刮目相看。

這天吃過早飯，蕭逸飛易了容，悄悄跑到家裡去。只見那裡已成一片廢墟，還波及兩旁之民居，許多小孩子在火場裡撿破爛。

蕭逸飛走到後房那個位置，用脚掃開垃圾，但灰燼滿地，原來之地板已難以辨認，甚至許多紅磚都被燒裂。那些孩子看到他，都投以奇怪之眼神。

蕭逸飛暗中觀察四周，不見有人偷窺，估計羅綉春的人不在附近。他信步走到菜市場，買了些豬肉、活魚，然後再回皇甫家，將情況告之衆人。

皇甫雪道：「那龔魔頭武功非同小可，連老夫都未必能勝之，兩位今後若遇到他，千萬要小心！尤其是岳侄，他們是衝着你來的。」

岳秦嶺忙道：「多謝伯伯好意，小侄會小心。」

郎四問道：「岳侄，你準備去何處？」

岳秦嶺轉頭問蕭逸飛：「蕭兄行止如何？」

蕭逸飛打了個哈哈，道：「蕭某早知你遲早有此一問，你還要緝我，在下能將行止告知你？哈哈，那不是自討苦吃？」

皇甫一香訝然問道：「岳師兄還要緝拿蕭壯士？」

「當然，職責所在，不能因私徇公！抓了他之後，萬一他被斬首，在下願意每年去他墳頭拜祭，以酧知己！」

皇甫一香問道：「那你為何不立即動手？」

「這又不行，待他逃掉之後，愚兄再去緝他，這才是道理！他為了護我，居所被毀，愚兄若在此緝他，便理虧了！」

皇甫雪讚道：「這才是好漢子！」

郎四問道：「難道你這一輩子一定要緝他歸案？抓不到便絕不罷休？」

岳秦嶺斷然道：「不錯！」

蕭逸飛道：「這一仗我一定輸，因為我敬他是條漢子，對他下不了手，而他却非抓我不可，你們說我還有倖理麼？」

皇甫一香輕嘆道：「你倒不如去自首吧，也許官府能從輕發落！」

蕭逸飛笑道：「那是不可能的！我公然抗令，魏忠賢那批狐羣狗黨，豈肯放過我？像他及其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殺了多少忠良？佔了多少財寶？他犯下之罪，危及社稷，尚且可活得逍遙自在，在下所作所為絕不會危及社稷或武林，相較之下，猶如小巫見大巫，何足於死？」

岳秦嶺道：「只要犯法、殺人，一定沒有好下場，所謂不是不報，只是時辰未到！殺一百個人要死，殺一個人也得死！」

蕭逸飛道：「有理！是故在下準備重操舊業，再殺些人！」

岳秦嶺雙眼精光暴射，沉聲問道：「此話當眞？」

「自然不假！哼，岳兄只是吃定在下而已，實際上，若崔呈秀沒有下令給你，你會來緝捕我麼？武林中意氣之爭，無日無之，死的都是無辜，為何岳兄不去追緝他們？說到底，你也怕權貴，也為了保住自己那頂小小的烏紗帽！」

接着，蕭逸飛笑嘻嘻地道：「岳兄，你說小弟說得有理否？嘿嘿，不過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小弟也不怪你！只希望你不要把話說得太慷慨、太堂皇冠冕！」

他這一席話，句句有理，只聽得岳秦嶺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久久作不得聲。

郎四乾咳一聲：「岳侄，此人並不太壞，反正你已交了差，已無須負責任，又何必斤斤計較？算啦，大家做個朋友就是！」

皇甫雪含笑道：「老夫不表示任何意見！豺狼當道，天下大亂，人心惶惶，武林九大門派凋零，邪魔氣燄高漲，此亦是吾等昔日退隱山林的一個原因！」

蕭逸飛接道：「在下若要殺岳兄，易如反掌；因為暗殺本是在下之本行，而且我可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相反岳兄對我可不能如此！不過，在下不會殺岳兄，起碼兩三年內不會殺你，若要殺你自會事先知會！但在下却歡迎岳兄隨時動手！」

岳秦嶺不敢正視他，蕭逸飛再問：「岳兄，若你又陷入羅綉春之重圍，不巧又讓在下救了出來，不知會否改變主意？」他大笑起來，道：「你不必答覆在下，不過相信你這幾天都睡不着覺！」

蕭逸飛長身而起，向皇甫雪父女及郎四行了一禮，說道：「多謝救命之恩，晚輩若有機會，自當報答，今日就此別過，後會有期！『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吟哦完畢，人已在門外。

皇甫雪道：「這廝果然灑脫，非常人也！」

郎四瞥了岳秦嶺一眼，接道：「是極，連我都有點喜歡他！」

皇甫雪道：「他若重操舊業，老夫擔心他會死於非命！」

皇甫一香問道：「爹，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他身上之殺氣，一日淡於一日。他說得沒錯，他沒有殺岳侄之心，是故他若不是被人殺死，便是會落在岳侄手中！」

郎四道：「一個殺手沒有了殺氣，就等於一個人失去了一條胳膊一般，他重操舊業，能成功麼？」

皇甫一香不由深深地看了岳秦嶺一眼，只見他一直低着頭，不吭一聲。她忽然覺得殺手比捕快還可愛，芳心一陣煩悶，便告辭回房。

* * *

又是一個冬天，有沒下雪，但山上寒風刺骨，脚底下，夾着泥沙的江水洶湧奔騰而去。

白帝城就長江瞿塘峽口上，江水到了狹窄的峽口，倏地湍急起來，江面上漩渦處處可見，白帝城面對的江面十分寬闊壯觀。

白帝城規模很小，只因此乃蜀國劉備託孤之處，因此馳名。蕭逸飛至此之後，頗為失望。他自巢湖來此，跋涉一個多月，在此已十天，每日都坐在望江樓上望江。

望江樓是家飯館，菜燒得辣，連酒也特別辣。幸好這已是隆冬，江風又是凜烈，吃辣喝辣，頗為適時。

白帝城是山城，山就聳立在江邊，望江樓就在最臨江的山頂，下面就是碼頭，因此來往的人馬、船隻，會逃不過蕭逸飛雙眼。他在此有所期待，天天失望，而又天天一早便坐在此樓，直至晚上飯館關門。

飯館的掌櫃及小二都十分奇怪，不時問之，蕭逸飛只答以「等人」兩個字。幸好他出手豪爽，是故飯館的人到後來都歡迎他，若有一天蕭逸飛來晚了一點，都覺得有點失望。

這天，小二端菜上來，因沒有其他食客，便與他搭訕起來。「客官，你若要回家過年的，這兩天就得動身，否則要等到明春了！」

蕭逸飛問道：「這是什麼原因？」

「船老大也要過年，過此三峽，一來一回可得半個多月呀！算算日子，明天是最後一天的船期

了！錯過了，您便得在此多住近月長哩！咱們店再過十天也停爐歇息了！」

蕭逸飛想了一下，道：「那好吧，您去替我留下位子，明天就走！」言畢長長嘆了一口氣。

「瞧客官似乎有許多心事般，不知……」

店小二還要嚕嗦，却讓蕭逸飛揮手攔住。「弄一壺好酒來，再加一碟炒辣椒！」

吃過午飯，蕭逸飛忽然覺得不該等下去，該到城內轉一轉，順便買點土產什麼的，當下會賬出店，拾級而下，到鬧市去逛。

年近歲晚，街上比平日熱鬧，貨色也多，但以土產爲多，蕭逸飛轉了一下，暗自問道：「我該買些什麼？」抬頭一望，目光觸及一個人，便再也挪不開。

那少女剛自客棧出來，倏地見到一個陌生男人，死死盯着自己，又羞又怒，白了他一眼，扭頭便走。蕭逸飛連忙跟了上去。

恰在此時，那店小二跑過來，道：「客官，小的已替你訂好船位了……」

蕭逸飛一把將他推開，道：「讓開，我不走了！姑娘……」他快步追上去。

那少女住步轉身，臉罩寒霜，冷冷地道：「你再跟來，本小姐可不客氣了！」

蕭逸飛行了一禮，道：「皇甫姑娘，是在下蕭逸飛！在此不期而遇，喜出望外，若有失態，尚請原諒！」

姑娘臉上之寒霜溶化了，換上一副羞容，期期艾艾地道：「蕭壯士怎會在此？」

蕭逸飛心中暗喜：「她分明是聽了我吟的詩，猜出我來此處，是故悄悄跟來，看來她對我是有意思了，只是姑娘家面皮薄，可不能說破！」當下乾咳一聲，問道：「姑娘吃過午飯否？」

「剛吃過。」

「這山上有個好地方，可飽覽長江景色，咱們上去瞧瞧如何？」

皇甫一香點點頭，隨他上山，又至望江樓，蕭逸飛着小二送上一壺當地名產：沱茶，然後問道：「姑娘是剛到此處的？」

「昨天到的，準備明天溯江而上，繼續遊覽大江景色。你呢？你爲何會在此？」

「蕭某久有遊長江之志，是故家居既毁，無處爲家，便乘此良機來暢遊一番了！不想在此遇到姑娘，眞是天公作美，咱們倒可作個伴了！」蕭逸飛邊說邊拿眼瞧她。

只見伊人雙頰微紅，輕聲道：「我也料不到會在此遇到你……啊，你可有遇到岳師兄？」

蕭逸飛忖道：「她倒關心我。」嘴上道：「沒有，他也有志遊長江？」

皇甫一香忖道：「我能自其詩中，猜出其去向，岳秦嶺是有名的捕頭，他能猜不出來？」嘴上却道：「我只是隨便問問而已！」

蕭逸飛問道：「姑娘，聽說明天是今年最後一天船期了，錯過明天，便得在此處過年，不知你想去何處？咱們預先訂船位！」

「你不是說千里江陵一日還麼？」話說出之後，皇甫一香羞紅了臉。

「好好，咱們明早便順水而下，過三峽到江陵去過年，荊州古城，古往今來，多少英雄逐鹿於斯，更加不能不去！」

蕭逸飛把店小二招來，道：「請速去再加訂一位，明早是兩個人順流下江陵！這錠銀子，你拿去！」再回頭道：「姑娘，在下在府上叨擾多日，今晚無論如何須讓在下作個東，回敬一下！」

皇甫一香含笑點頭。

（未完・三）

鐵手無敵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蕭越與余莫塵遭青竹山人與張青風設謀陷害，危在旦夕之際，得蘇小羽提醒並揭穿其陰謀，蕭越一怒之下殺了張青風。蘇小羽與江玉竹均樂意跟隨蕭越，江玉竹並拜蕭越爲師父。蘇小羽領蕭越去小孤山，蕭越在「孤堡」殘墟中悲嘆不已時，突有幾個紅衣人衝出，爲証實蕭越是「孤堡」後人，要帶引他去見一人……

尋回堡主大慶祝　重振聲威下金陵

龍天南道：「沒錯，你身上不僅有一顆硃砂痣，而且還有老堡主用『奉天令』在你背上烙下的標記！」

蕭越穿好衣衫，問道：「龍伯，我是不是有一個同胞哥哥，與我長相極相似？」

龍天南怔了怔，道：「不錯，當年夫人是爲堡主產下雙胞胎，你是弟弟，堡主起名爲『蕭越』，你大哥叫做『蕭文』。」

蕭越道：「既然如此，這堡主之位應該是我大哥的才對呀！我爹又怎會爲我烙下這奉天令圖案，指定我是日後的堡主呢？」

龍天南不由長嘆一聲，道：「這是因爲當年不知何故，老堡主與夫人不和，夫人獨自帶走了大公子。記得當年夫人想將你和大公子一起帶走的，但是老堡主非要留下一個來不可，以便繼承堡主之位，做孤堡第八代堡主。」

「所以我就被留下了？」

「不錯。」

蕭越心疑道：「我爹跟我娘爲什麼要分開呢？」

龍天南道：「其實夫人與老堡主一向很恩愛的，只是事情發生前一個月才經常爭吵，甚至還動過幾次手。」

蕭越聽罷，道：「這內中一定有秘密，我發誓一定非查清楚不可。」

龍天南道：「堡主，當年之事太久遠了，不易查清。現在終於找到你了，我們大家從今以後也就有帶頭人了。哼，孤堡的血海深仇就要報了！」

「龍伯，你知不知道，之前不久曾有人冒我『凌越』之名當武林盟主之事？」

龍天南道：「怎麼會不知道，武林中發生的大小事情，我們都查得清清楚楚，這人自稱『蕭文』，不知是不是大公子？」

蕭越道：「我從幽靈教中人口中得知，他的確是我大哥蕭文。」

「哦！」龍天南驚道：「這消息可靠嗎？」

「應該不會錯。」蕭越道：「不管怎麼說，我一定要找到他。」

「當然了。」龍天南道：「對了，堡主，我帶你去見見大家。」

「好啊！」蕭越高興道。

龍天南執着蕭越的手，大步走出木屋，他臉上笑意盎然。

是的，他終於找到了以爲早已死去的二公子，他將作爲孤堡第八代堡主，帶領衆位兄弟討還當年那筆血債了，這一天，他和孤堡子弟不知盼望了多久。

那名領着蕭越前來的漢子已知蕭越身份，他已將林中所有孤堡子弟都召集到草坪上，等待着龍天南和蕭越了。

蕭越此時已將蘇小羽和江玉竹的事告訴了龍天南，老頭自然立刻派人去把他們接來。

龍天南拉着蕭越登上草坪前的土台上，他朗聲道：「衆位兄弟姊妹，今日我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咱們孤堡第八代堡主——二公子蕭越當年大難不死，如今回來了！」

他話音才落，下面的人羣就已歡呼起來，這歡呼被壓抑了二十年，如今發自他們內心深處，聲震雲霄。

蕭越不禁被這場面感動，激動的淚水模糊了他的眼睛，這種誠摯的擁護是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的。

龍天南大聲道：「各位靜靜，這位便是咱們的堡主蕭越！」

隨着他的聲音落下，台下的衆人「噗」地一下全部跪在地上，他們歡呼着：「堡主！堡主！」

蕭越抱拳朗聲道：「各位兄弟姊妹，在下蕭越能夠受到大家如此擁護，全是我爹的安排，孤堡上千弟子慘死在六大門派手中，他們都是各位的父輩，與我們大家都有密切關係，在這個世上，他們就剩下我們這些親人，我們如果不爲他們報仇，那麼試問誰來替他們報仇呢？」

「我們要報仇，要六大門派血債血償，報仇！報仇！」

「有了蕭堡主，咱們大仇可報了！」

「堡主！蕭越！堡主！蕭越！」一片歡呼之聲迴蕩在空中。

從密林中走出一幫人，就是七名紅衣人和蘇小羽、江玉竹，他們乍看到這個場面，全被怔住了，但是他們很快便加入了歡呼的人羣。

龍天南又將蕭越領回木屋，又召來大小頭目與蕭越見面。

那名領蕭越來的中年漢子是當年孤堡外院飛龍旗下的弟子，如今他已成爲飛龍旗的旗主，名喚鍾劍來。

外院共分三旗，飛龍旗、飛虎旗、飛豹旗，內院則分爲三堂，有風堂、雲堂、雷堂，另設有飛鳳旗、刑堂、快劍堂。

快劍堂是專門執行追殺任務的，堂主是當年四大總管中風總管之子風無忌，此時，快劍堂所有高手全部不在這裡。

外院飛虎旗旗主是林如海，飛豹旗旗主鄺亞成，內院風堂堂主尚斌，雲堂堂主曹若威，雷堂堂主鄭人杰，飛鳳旗旗主則是龍天南之女，也就是方才在木屋外與蕭越動手的紅衣少女龍小影，刑堂堂主也是當年四大總管的後人，虎總管胡天豪之子胡克强。

龍小影仍爲蕭越撕衣之事耿耿於懷，向蕭越行禮之時也是雙眼望天。

蕭越知她心事，但當着這麼多人的面前，他也不好向她道歉，當下也裝作不覺。

蕭越笑道：「各位爲復興孤堡做了許多事，本座先行謝過各位，這裡我人事生疏，報仇之擧，復興大業以後都要仰仗各位，希望大家同心協力，爲重振孤堡聲威共同奮鬥。」

衆人異口同聲道：「堡主放心，屬下當克盡職守，絕不辜負堡主期望！」

蕭越微一頷首，將蘇小羽和江玉竹介紹給大家認識。

這一夜，孤堡弟子都歡慶着找回了堡主，從此報仇有望。

雖然大家對於蕭越不是十分了解，但從他能成爲六大門派結盟的盟主這一點上，也就看出這位新堡主值得他們信賴。

更何況長時間以來，就少個人來領導他們，雖然龍總管一直領導着他們，只是他畢竟不是堡主，此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

蕭越望着狂歡的人，心事重重地走開了，才走出人羣，便見龍小影獨自一人走回一幢木屋。

蕭越立時追了過去。

門是虛掩的，才到門口就聽到小影一人在房中嘆息道：「完了，他眞是蕭越，如今他是堡主了，我是他的屬下，這個仇可報不成了。」

蕭越一驚，暗忖：「想不到她竟這般恨我！」

心念動間，他伸手敲了敲門。

「門開着呢，自己進來吧！」

蕭越推門而入。

小影實在沒有想到來者居然是蕭越，立時站起身來，道：「堡主，是你？」

蕭越道：「怎麼？是不是很奇怪？」

龍小影沒好氣地道：「哼，有什麼好奇怪的？你不就是堡主嗎？」

蕭越走上前道：「小影，爲了今天的事，我向妳鄭重道歉！」

龍小影冷哼一聲，走向一邊道：「我是你的屬下，你是堡主，你做什麼事也用不着向屬下道歉！」

蕭越道：「小影，今天的事我眞的不是有意的……」

龍小影幽幽的嘆道：「有意跟無意又有什麼區別？反正我已被你輕薄了。」

蕭越心下有些着急，可是又不知該怎樣才好，只得道：「小影，如若我不是堡主，妳打算怎樣報復我？」

龍小影盯了蕭越一眼，背過身去，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呢？何況你是堡主這一點是否定不了

的。」

蕭越一呆，道：「小影，既然這樣，我無話可說，不過，我希望不要因爲這件事傷了大家的和氣。」

說罷，他便轉身走出了木屋。

龍小影氣極地看着蕭越離去，恨道：「壞蕭越，死蕭越，我不會放過你的！」

蕭越出了木屋，才走出十步遠，身後便傳來一個聲音道：「蕭大哥，你果然這般多情，才到這裡便惹上了龍小影。」

蕭越心中猛然一震，回過頭來，竟是蘇小羽。

蕭越苦笑道：「蘇賢弟不要取笑我了，我與龍小影不過……」

「又何必向我解釋呢？」蘇小羽的聲音竟有些幽怨：「蕭大哥英俊瀟灑，風流多情，天下無人可及，若我是個女子，只怕也會愛上蕭大哥的，只不過蕭大哥未必肯眷顧我呢！」

蘇小羽說完轉頭便走。

蕭越好生納悶，正要追上去問個明白，身後却傳來龍天南的聲音：「堡主，原來你在這兒，大家正等着你，都要向你敬酒呢！」

蕭越只得隨龍天南回到人羣中。

* * *

狂歡漸漸散去，人們帶着醉意各自回木屋休息。

蕭越也被兩名孤堡弟子扶到爲他與蘇小羽、江玉竹三人準備好的木屋裡。

這是間有兩間房的木屋，玉竹一人已獨自在外屋熟睡了。

蘇小羽見蕭越大醉而歸，不由皺了皺眉，上前扶住蕭越，兩名孤堡弟子獨自離去了。

蘇小羽將蕭越扶入房中，蕭越當初愁苦之時想一醉而不能，却不料今日心中高興，反倒喝得大醉了。

他挨着蘇小羽走到床前，仰身便睡倒了。

蘇小羽替他除去鞋襪、外衣，然後轉身欲走，却被蕭越拉住了。

「玉潔，妳別走，陪陪我……」

蘇小羽身形猛然一震，淚水從他臉上滑落，忖道：「原來他心中愛的是玉潔！」

在他心念動間，蕭越猛然一拉，蘇小羽也許沒有站穩，或者是他自己根本不想站穩，他倒在蕭越身上，被蕭越緊緊摟住。

燭光映在蘇小羽的臉上，兩顆晶瑩的淚花掛在紅紅的臉頰上，蘇小羽一掌將燭火打熄了。

整個房間陷入一片黑暗……

黎明，所有木屋中的人們都還在酣睡中，可是蕭越却已醒了，當他感覺到懷中有一個柔軟的身軀時，他不由大吃一驚！

蕭越藉着微弱的陽光，看清懷中之人竟是蘇小羽，而且他竟然是個女兒身，他心頭狂震，目光凝注在蘇小羽嬌美的臉容上。

這時，他才明白何以她竟然長得那般秀美，爲什麼她對自己總是關懷備至，而且昨夜，因爲自己與龍小影單獨在一起談話，蘇小羽顯得那麼生氣，那般嫉妒，所說之話分明是帶有醋意，而自己居然未能瞧出來。

蕭越心頭好後悔，自己昨夜竟將她當成了玉潔，這將使他不得不負起責任。

蕭越輕輕地起身下了床，穿好衣衫，又爲蘇小羽蓋好被子，獨自走出木屋。

他怔怔地望着手中的寶劍，這是玉潔留給他的，一想到玉潔，他就覺得自己有一種罪疚感，伸手掏出了衣袋中的一個小包，他打開它，裡面宛然便是玉潔的髮束，髮香猶在，伊人却已去。

蕭越久久無語，玉潔爲了他，不得已進入了神秘的「蘭花敎」，再也不能和他在一起了，而他更是無法找回她。

天又亮了許多，已有些弟子早起練功了。

蕭越收起髮束，提劍返回房中，只見蘇小羽擁被而坐，臉上淚痕依舊。

蕭越心中內疚，走到床前坐下道：「小羽，我……我以爲……」

「你以爲我是玉潔，是不是？你就只知道玉潔，可是你瞧……」

蘇小羽掀開了被子。

蕭越早已瞧到，他心中大感歉疚，伸臂摟住蘇小羽，道：「小羽，我知道，妳是個好姑娘，正因爲如此，我心裡才會不安。」

蘇小羽幽幽道：「只要你心中有我，又何必感到不安呢？」

蕭越心中忽然泛起個疑問：「小羽，妳……妳是怎麼知道玉潔的？」

蘇小羽道：「我早就知道了，是寒雪兒和冰清告訴我的……」

「妳……妳認識她們兩個？」蕭越更是驚奇了。

蘇小羽嘆了一口氣道：「其實我是西域索薩藍國的公主，我原名叫蘇菲兒……」

「妳……居然是……一國的公主！」

蘇小羽回眸瞪了蕭越一眼，道：「你不要打岔，我都會告訴你的嘛！」

說着，她語聲頓了頓道：「我雖是索薩藍國的公主，但我自小便有一位師父，她是中原人，她教會我武功、漢話以及易容術等許多本事。有一回，我出外打獵遇上了雪

兒、冰清她們，當時我就問明她們事情，而且我還憑着她們的描述，爲你畫了一幅畫像，像畫好後，我就生出找你的念頭，那時雪兒、冰清她們已經離開了。

「我四處尋你，不想讓我巧合碰見了你，於是我一路多次改換行裝，最後才跟你來到了中原，還和你成了朋友。」

蕭越聞言，心中暗道：「可憐她用情如此之苦，僅因爲看了我的畫像，便傾心於我，萬里追踪，難道我蕭越果眞對女人有如此大的魅力嗎？」

蘇小羽半晌未見蕭越答話，一揚臉，瞧見蕭越正自出神，不由嬌嗔道：「蕭大哥，你原來沒有在聽我說話？」

蕭越忙道：「我在聽，我在聽，一直在聽。公主，你……給我畫的像可帶在身邊？」

蘇菲兒(蘇小羽)秀眉一皺，道：「我不要你叫我公主，在你面前，我只是蘇菲兒，一個很普通的女孩！」

蕭越苦笑着點頭道：「普通？憑着一幅畫像，萬里跟踪我來到中原，這可不是普通女孩能做得出的。菲兒，妳要是帶着畫像的話，不妨給我瞧瞧，欣賞妳的丹青妙手也不錯啊！」

蘇菲兒伸出珠圓玉潤的粉臂取過布囊，從囊中取出一個畫軸交給了蕭越。

蕭越將畫軸展開，不由一呆，畫中人極似他本人，而且那眼神都像極了，只是要比他實際上瀟灑得多。

蘇菲兒問道：「怎樣？」

蕭越慨嘆道：「菲兒，想不到妳有這樣一手絕技，像極了，眞有過之而無不及。」

蘇菲兒道：「你胡說，畫像怎會比本來面目有過之而無不及呢？如果是這樣，豈不是不像了嗎？」

蕭越一呆，道：「不錯。」

說着，他收起畫軸遞給菲兒，道：「要好好地收藏哦！」

蘇菲兒臉上一紅，嗔道：「人家才不要呢……」

「那好，我扔了……」蕭越說着，便要擲出窗外。

蘇菲兒一急，叫道：「別扔！」伸手搶過畫軸來。

蕭越微笑道：「好了，快起身吧！否則，玉竹闖進來可不太好。」

說完，給蘇菲兒一個微笑，起身走出房去。

蘇菲兒看着蕭越走出房門，怔了半晌，才起身穿衣梳洗。

蕭越才走出屋門，迎面玉竹走過來，躬身道：「師父，早！」

蕭越見他額上有汗，知他剛剛練完功，笑道：「練功別累着了，凡事不可操之過急！」

江玉竹笑了笑，道：「師父，什麼時候再傳我新武功？那套『落月刀法』弟子已演練純熟了。」

蕭越道：「『落月刀法』博大精深，不是練熟就可以了，要好好體會刀法的細微之處，須知出刀時毫釐之差，就可能置敵於死地，也可能被敵置於死地。」

江玉竹眨眨眼，道：「那好，我再去練！」

說完他轉身跑開了。

蕭越不禁搖了搖頭，正要回房看看蘇菲兒，却見龍天南急步而來。

龍天南向蕭越施了一禮，道：「堡主，飛虎旗弟子來報，不知什麼人請了許多工匠，想在咱們孤堡地面上建莊院……」

「龍總管，那是我吩咐找來的工匠，怎麼他們都到了嗎？」蘇菲兒從屋中走出，身上已換了女裝，一襲淡綠的衣裙，纖腰處紮了一根彩色絲帶，臉上不施脂粉，却顯得淡雅脫俗，如出水芙蓉。

蕭越目光不由一凝，這是他第一次見蘇菲兒穿女裝，給他一種賞心悅目的感覺。

而龍天南見狀，却怔住了，他心中暗道：「原來這位蘇兄弟竟是個女子，昨日居然連我也瞞過了。」

龍天南咳了一聲，道：「蘇姑娘請那些工匠，莫不是想要重建孤堡？」

蘇菲兒含笑道：「不錯，孤堡從前乃武林第一大門派，一向行事光明磊落，以行俠仗義爲本，若要復仇也該堂堂正正。孤堡沉默了二十年，也該恢復當年的景象，何況衆位兄弟住在這林中，也非長久之計。」

龍天南點點頭，道：「其實老夫早有此想法，只是一來財力不足，二來六大門派勢力極大，近來雖被幽靈教攻擊得支離破碎，但其勢力仍不容忽視，更何況幽靈教控制江湖，本堡若在此時公開重建，勢必遭到這兩股勢力的夾擊，那時本堡只怕便無法在江湖立足了。」

蕭越微一頷首道：「龍伯說得是，幽靈教勢力極大，又與本堡有滅教之仇，本堡重出江湖，將與幽靈教勢不兩立，所以幽靈教一定會不惜一切代價，趁本堡立足未穩之時除去，以我的看法，應該暗中發展本堡，伺機一舉消滅幽靈教，重立本堡第一大派的聲威，然後，再向六大門派索回血債。」

龍天南道：「如今本堡雖已有些規模，可是與六大門派比起來尚還不如，若與幽靈教相抗衡，那更是無異以卵擊石，本堡弟子中眞正

算得上是一流高手的不足百人，而高手中的高手更是鳳毛麟角。據本堡弟子偵悉，幽靈教中各地四十二處分壇的正、副分壇主及七名護法都是一流高手，而總壇中此類高手還不知其數目，但總壇十大護法都是江湖上威名久著之輩，據說韓威雲尚有一批高手沒有在江湖中露過面。除此之外，韓威雲更有兇名震天下的『陰風柔雨』暗器，只要他有此物在手，想要滅幽靈教，更是難上加難！」

蘇菲兒嘆聲道：「既然如此，重建孤堡之事還是暫緩一下吧！」

接着又道：「龍伯，這裡有二千兩銀票，你派弟子把它遞給宿松縣城西『望江客棧』的許掌櫃，要他把銀兩分給衆工匠，就說建莊之事暫緩，待日後再建時，還要將這些人請來。」

龍天南心道：「這位蘇姑娘到底是什麼來頭，一出手竟然就如此闊氣！」

心念動間，他接過了銀票，向蕭越道：「堡主，稍時早膳後，還需帶你去見一個人。不過她在金陵，屬下已備了船隻，早飯之後便可起程。」

蕭越奇道：「她是什麼人？」

龍天南道：「是『遠香閣主』。」

龍天南又道：「她與老堡主當年是好朋友，本堡今日有此規模，也多虧有她相助，她若是知道你還活着，一定很高興的。」

蕭越點頭道：「好吧！既然龍伯說她是我爹當年的朋友，我自然要去見見她。」

蕭越稍一頓，又道：「不過，我不能去太久。」

龍天南問道：「堡主還有別的事嗎？」

「不錯，我與『拚命三郎』余莫塵有個約會，十四天後在洛陽碰頭，他要爲我引薦一些朋友。」於此同時，蕭越又將余莫塵之事細說了一遍。

龍天南疑道：「這余莫塵可靠嗎？他引薦之人只怕武功也未必很高。」

蘇菲兒道：「我早就跟他說過，余莫塵在江湖中不過是二流角色，能認識什麼高手？如眞能夠認識到一些高人，那麼，他自己的武功也不於這麼差了。」

蕭越含笑道：「本堡當前面臨兩大勁敵，一個是六大門派，另一個是幽靈教，不論哪一個單獨與本堡相拚，咱們都不是對手，所以與其多樹仇敵，不如多交一些朋友，俗語說『多個朋友多條路』就是此理。」

龍天南點頭道：「既然堡主已有約在先，那是該去的，咱們還是早去早回。」

*　*　*

從小孤山坐船順江直下至金陵，行程很快，不到兩日，蕭越一行便已到達金陵了。

六朝金粉，秦淮風月。

金陵，的確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好去處。

蕭越一行到達金陵時，已是夜幕降臨，華燈初放了。

此刻，但見十里秦淮河上燈火輝煌，輕歌遠揚。

「越哥，那裡是什麼地方，這麼熱鬧？」

蘇菲兒畢竟是久居塞外，自然對這樣的燈紅酒綠的場面從沒見過。

龍小影聽了，不由鼻中發出一聲冷哼，聲音雖小，但蕭越却聽清楚了。

蕭越側臉瞧向龍小影，而龍小影却將臉轉向別處。

龍天南接口道：「那裡是秦淮河，是有錢人的銷金之所。」

蘇菲兒的目光盯着那片燈火，頭也不回地道：「原來那就是十里秦淮，我可是從書上看過。」

一名中年漢子迎上來，向龍天南施了一禮，道：「總管，弟子奉閣主之命前來迎接堡主。」

龍天南指着蕭越道：「這位便是堡主了，你前面帶路！」

中年漢子瞧了蕭越一眼，躬身一禮，道：「屬下張子雲見過堡主，請堡主隨弟子前往。」

說完，轉身在前帶路。

蕭越一行四人隨着張子雲穿街過巷，來到一處高牆大院的府邸前。

張子雲上前叩開大門，道聲：「堡主駕到！」

開門之人是個三十餘歲的婦人，聞言急忙閃身讓衆人進了大門。

張子雲向門房前的一名四旬婦人道：「徐姊，堡主和總管到來，妳引他們前往吧！」

說罷，又轉身向蕭越施了一禮，道：「堡主，弟子告退，這位徐姊將引堡主前去。」

蕭越心道：「這『遠香閣主』未免架子擺得太大了。」

心念動間，臉上却不動聲色的隨那四旬婦人穿過重重庭院，來到一處桂花環繞的小樓前。

一名青衣女婢攔阻道：「閣主有令，只見堡主一人。」

蘇菲兒不由冷哼道：「這位閣主好大的架子，就算她曾是老堡主的故友，也不能對堡主這麼慢待！」

四旬婦人目光凌厲地掃了蘇菲兒一眼，道：「姑娘說話最好還是小心一點！」

蘇菲兒不由忿道：「本姑娘想

說什麼就說什麼，倒還輪不着妳指點我。」

蕭越冷聲道：「菲兒，妳何必爭一時之氣呢？」

蘇菲兒哼了一聲，不再言語了。

四旬婦人道：「龍總管，你們三人先在這樓下客房中稍息。」

蕭越隨青衣女婢上了樓，走進一間房中。

青衣女婢道：「啓稟閣主，堡主來了。」

說完，便轉身退出房去，將房門關上。

蕭越凝目注視着憑窗而立的一名女子，默默無聲。

這身裹青紗的女子緩緩轉過身來。

蕭越倏地呼吸不由一窒，他實在估料不到這女子那麼年輕，完全不像是與爹爹同輩之人。

青紗婦人盯着蕭越看了良久，緩緩一嘆，道：「你的眼睛很像你爹，不過……」

她的話音頓了一下，深吸口氣接道：「不過，你實在比你爹還要英俊瀟灑，這大概是秉承了你娘的優點吧！」

蕭越瞧着這名美婦人道：「閣主眞的是我爹舊友？」

「遠香閣主」微微一笑，右手輕輕撫了一下鬢髮道：「你是不是認爲我太年輕了？」

蕭越點點頭。

「遠香閣主」仍含着笑道：「這是因爲我珍惜自己的容貌，駐顏有術的結果，其實我與你娘的年齡相若。」

蕭越道：「所以，妳連樓也少下了，我專程來拜見妳，可是妳居然安排繁文縟禮來接待我。」

「遠香閣主」微微一怔，走到桌前，斟了一杯酒，端起來送到蕭越面前道：「原來你在生我的氣。來，這杯酒算我向你賠罪。」

蕭越只覺得第一眼看見「遠香閣主」時所感覺到她身上的幽怨，在這時，似乎已完全消失不見了。

蕭越接過杯，手觸到「遠香閣主」的玉手，好像被電殛了一般，手一抖，險些將酒潑了出來。

「遠香閣主」倏地扭身奔至榻上，失聲哭了起來。

這個舉動可眞是大出蕭越意料之外，他把酒杯放在桌上，走到榻前道：「妳怎麼了？」

這一聲才一出口，「遠香閣主」的哭聲更響了。

蕭越大驚，不由心亂如麻，在榻邊坐下，伸手按在「遠香閣主」肩頭，柔聲道：「妳到底怎麼了？莫非想到了什麼傷心事嗎？」

他的話音才落，「遠香閣主」支起身子，淚光閃閃地凝注了蕭越一眼，倒身撲入蕭越懷中，低聲哭了起來。

這一着，更是蕭越未料到的。

蕭越心中雖對女孩子柔情萬種，但懷中婦人畢竟是他的長輩，他怎可越禮呢？

蕭越忙扶開「遠香閣主」，問道：「閣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啦？」

閣主泣聲道：「你又是這般問我？你自己不知道嗎？從不來看我……」

話聲未了，她又倒入蕭越懷中。

蕭越心道：「莫不是她將我當成爹爹了？」

心念動間，正要推開她，房門猛然推開，蘇菲兒一脚踏了進來，她本來要說什麼的，但話到了口邊却似乎被堵住了，整個人都呆住了。

蕭越急忙推開「遠香閣主」，站起身道：「菲兒……」

他剛一開口，蘇菲兒猛然叫道：「住口！你什麼也不用解釋，我……我眞後悔喜歡上你，你的心……」

她說到這兒却再也說不下去了，她猛然轉過身，衝出了房門。

蕭越急追上去，才到門口，却被迎面而來的龍天南、龍小影阻住。

「堡主，發生什麼事？」龍天南急問道。

蕭越奪門而出。

「回來再說！」聲音傳來時，他人已掠下樓去，直追蘇菲兒。

龍小影望着蕭越的背影消失在桂花叢中，這才回過頭來。

只見「遠香閣主」臉上淚痕宛然，眼睛微紅，龍小影詫然暗道：「奇怪，閣主好像哭過，她爲什麼要哭呢？難道蕭越與她……」

且不說龍小影暗自揣測所發生的事，此刻，蕭越已在江邊追上了蘇菲兒。

「菲兒，妳聽我說……」

「夠了，蕭越！」蘇菲兒回過身來盯着蕭越。

她內心不平的道：「你無需多做解釋，一切都怨我自己自作多情，傾心於你，對你付出了那麼多，到頭來却是這種結果。蕭越，我蘇菲兒今天總算認識了你！」

「菲兒，妳別誤會，我不過見她哭得傷心，才……」

「不錯，你是很會憐香惜玉，也許正是因爲如此，才會有這麼多女孩子喜歡你，才會讓我爲你付出一切，但是從今而後，我蘇菲兒不會再看你一眼了。」

「妳若執意認爲我與『遠香閣主』有什麼的話，我也無話可說了，不過，我對自己做過的事一向都負責任，我不希望妳離開我。」

「你不必假惺惺，我已經說過，我是已看透你了，我不會要你負責的！」

蘇菲兒身形急掠而去，話音却仍在蕭越耳邊繚繞着。

蕭越心頭悵然地望着遠去的蘇菲兒，思緒難平。

「也許眞是我做錯了，從香雲開始，直到今日，我每遇到個女子，都要留下情絲，難道我心中都愛她們嗎？」

蕭越一直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直到今日，才被蘇菲兒的舉動所觸發了。

「因爲我的多情，武功被毀，同樣是因爲多情，我的武功又重復了，到底是該多情，還是不該呢？唉，眞是剪不斷，理還斷，還是做正事要緊。」

蕭越心念動間，返身而行，但他却站住了，因爲在他面前，亭亭玉立着一位少女。

她正是讓他半年來牽掛心懷的楚香雲。

「香雲，眞是妳，我不是在做夢吧？」

楚香雲走上前來道：「我第一眼望見你立在江邊時，也以爲是在夢中，不想這竟是眞的，眞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越哥，我……我找得你好苦啊！」

蕭越輕扶着楚香雲道：「香雲，妳瘦了……」

楚香雲這一年來尋遍大江南北都未找到蕭越，心中相思之苦是可想而知的，今日突然遇上了朝思暮想的心上人，而他又說出這段體己的話來，香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下子便偎入蕭越的懷中，傷心的哭了起來。

良久，蕭越扶開楚香雲，道：「妳怎麼也來到這裡？」

楚香雲道：「我找了你一年，大江南北全都尋遍了，就是沒有你的踪跡，我只好獨自回江南，看看我家『龍虎山莊』的遺址，之後，我便要到塞外去找你了。」

蕭越心頭激動地道：「香雲，若是一直沒有我的消息，妳會天涯海角地去尋找我，對嗎？」

「不錯，我就是這個打算。」

蕭越嘆了一聲，道：「眞苦了妳，香雲，我們走。」

「走？去哪裡？」楚香雲疑聲道。

蕭越笑道：「難道妳沒有聽到江湖上傳言，我本姓蕭，我是『孤堡』的後人，也是『孤堡』第八代堡主，我帶妳去見我爹過去的一位朋友。」

「『孤堡』？原來你竟是『孤堡』堡主！最近，我一直在鄉間，江湖上的事很少聽見了。」

「對了，咱們快走！他們一定在等我呢！」

＊　＊　＊

當蕭越帶着楚香雲出現在衆人面前時，把衆人全都驚住了，而最吃驚的莫過於龍小影。

「你……怎麼？她是……」龍小影說起話來竟然有些語無倫次了。

蕭越道：「各位，這位便是拙荊，我與她已失散了一年多，楚香雲，這個名字想來大家都不會陌生吧？」

「遠香閣主」聞言微笑道：「越兒，適才之事眞是不好意思。楚姑娘是你的妻子，這一點大家都是明白的，不過適才那位蘇姑娘呢？」

楚香雲奇道：「越哥，哪一位蘇姑娘？」

蕭越道：「稍時我會告訴妳。」

說着，向「遠香閣主」道：「閣主，那位蘇姑娘她已經走了。」

蕭越已是一堡之主，他既然這般說話，屬下們自然不會說什麼，而「遠香閣主」又因爲自己的失態而內疚，自然也無話可說。

「遠香閣主」道：「越兒，天色也不早了，你們的房間早已準備好了，等過了夜，明日再議江湖之事！」

「好，一切都由您安排吧！」

＊　＊　＊

夜幕初張，微風中送來縷縷桂花香，令人感到神清氣爽。

「香雲，這就是一年來我所經歷之事！」蕭越已向楚香雲講述了一遍所發生過的一切。

楚香雲嘆了一聲，道：「你要我說什麼呢？我們之間的夫妻之名不過是當時爲了對付江雲楓的權宜之計，如果你心中不愛我，這也沒有關係。」

蕭越絕沒有料到楚香雲會說出這樣一番話。

他怔了半晌，才道：「香雲，自從我知道了自己身世後，就決定要掃滅幽靈教，爲『孤堡』血仇向六大門派索討，重建『孤堡』，這三件事都不是輕易能夠達成的，目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滅掉幽靈教，等到這件事完了，我會做出選擇的。」

楚香雲道：「越哥，我會等你的，一年時間我都可以等了，再長一些也沒關係。」

「楚姑娘，妳眞是太痴心了，堡主最喜歡拈花惹草，妳對他這樣一往情深，只怕也會像今日蘇姑娘一樣，含恨而去的。」龍小影推門而入。

蕭越道：「小影，妳這是何意？」

龍小影哼了一聲，道：「沒有什麼意思，只不過我心中爲蘇姑娘

大感不平，也爲楚姑娘不值而已，像楚姑娘這樣的人品，要什麼樣的人沒有，爲何會選中你這種輕薄之徒呢？」

楚香雲有些不悅地道：「龍姑娘，妳怎麼可以這般對堡主說話？而且，我喜不喜歡他，與你又有什麼關係呢？」

龍小影點頭道：「不錯，他的確是堡主，不過我並不在乎，隨便他怎樣處置我，我都不在乎，因爲我恨他。」

「妳恨他？」楚香雲有些不解。

蕭越道：「小影，爲了一件無心之過，妳眞要恨我，我也沒辦法，不過，我仍認爲不要因爲這而傷了和氣。」

楚香雲愈聽愈是好奇，問道：「你們之間到底有什麼事？」

龍小影拉着楚香雲道：「楚姑娘，我也不怕妳說出去，就是這麼回事。」

當下，龍小影將她與蕭越初次見面的事說了一遍。

楚香雲聽罷，看着蕭越道：「越哥，你的確很會拈花惹草！」

蕭越知道多說無益，索性不說，只是苦笑了一下。

楚香雲回頭對龍小影道：「龍姑娘，這件事的確很麻煩，記得當初我也是如此被他輕薄了，而且比妳的情況還要嚴重一些呢！」

說着，俯在龍小影耳旁，將往事說了一遍。

龍小影聽了，顯得有些失望，她瞧了蕭越一眼，幽幽嘆道：「香雲姊姊，妳是可以嫁給他，可是我呢？我……我只有讓他就這麼給白白地佔了便宜。」

說完，轉身奔出了房門。

楚香雲嗔怪地看着蕭越道：「越哥，這又是一件麻煩事，你要是處理不當，只怕……」

她那兩泓秋水滿含深情地盯着蕭越。

蕭越心頭一動，道：「香雲，妳的美麗眞是不能夠用筆墨來形容，若能得妳爲妻，一定是天下間最幸福的人啦！」

楚香雲哼聲道：「難道我不是你的妻子？」

蕭越笑道：「有其名而無其實……」

楚香雲白了蕭越一眼，道：「想要得其實，可要看你是否誠心了。」

楚香雲說完，晃身出房而去。

蕭越心神一顫，暗忖：「誠心，誠心！冰清、雪兒、玉潔、菲兒、香雲，這五個女孩子都需要我的誠心。可是，我到底該對那一個誠心呢？」

想着，他不由自主地摸出了包着玉潔髮絲的小包，望着那根根青絲，不由地痴了……

＊　＊　＊

洛陽，白馬寺。

這個有名的古刹，一直都很平和、寧靜，可是最近以來，却有些異樣了。

都已經二更天了，大雄寶殿之上仍燈火通明。

殿內密密地坐滿了人，少說也有一、二百名，而整個白馬寺內，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暗處都有高手埋伏。

這裡防範極爲嚴密，這是些什麼人？

站在人前的兩人，一個是三旬漢子，另一個是一位慈眉白鬚的老和尚。

這老和尚正是白馬寺住持——空晦大師。

只見他雙手合什，高暄佛號道：「阿彌陀佛！各位能夠前來會聚本寺，乃是我老衲之福，足見各位都是血性漢子，都能不甘臣伏於幽靈教！」

他頓了頓，柔和的目光掃過大殿。

接着續道：「各位想必知道此次聚會是敝師侄秉承蕭堡主之意召開的，各位都是同老衲一樣，當年都受過蕭老堡主的恩惠，『孤堡』被六大門派血腥剿滅，大家心中都藏着一股怨氣，只是六大門派勢大，非我等能與之抗衡，如今少堡主蕭越大難不死，欲重振『孤堡』當年雄風，這正是我等回報蕭老堡主，一出二十年之怨氣之時。」

「不錯。」一名五旬老者站起身來。

他看了一眼大家，接道：「少堡主蕭越武功蓋世，神武過人，連六大門派都曾推他爲盟主，我等豈有不輔佐他重振『孤堡』之理呢？」

一名錦衣中年人站起身振臂呼道：「陳掌門的話不錯，請余老弟轉呈少堡主，只要他一聲令下，我等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他話音剛落，立即激起全場羣雄的豪氣，殿中一時間熱血沸騰，大有立時掃滅幽靈教之勢。

驀地，數聲嘯聲揚起，羣雄全是一怔，一條人影撲入殿內。

空晦大師急問道：「伍施主，發生了甚麼？」

這人中等身材，年約五旬，滿臉紅光，手中倒提着一柄緬刀。

他就是二十年前名震湘西的「鬼爪毒刀」伍天時，不知何故，十五年前在江湖上銷聲匿跡。

「鬼爪毒刀」伍天時道：「幽靈教突然來襲，高手不少。」

適才那名錦衣中年人揚聲道：「來得好！大夥多年未動兵刃，今日正好活動活動筋骨！」

話音才落，他已電射而出，隨

後而出者絡繹不絕。

空晦大師見狀，道：「阿彌陀佛！說不得老衲今夜也要大開殺戒了！」

說罷，與伍天時雙雙奔出了大殿。

此時，寺內已是殺聲一片，黑暗中刀光劍影，慘叫聲接連不斷。

空晦大師微一皺眉，立刻派人將燈火挑起，以便看清敵人的虛實情況。

燈火剛一挑起，一條人影瀉落在空晦面前道：「空晦！你竟敢聚衆反對本教，想是活得不耐煩了。」

空晦抬眼一瞧來人，不由冷笑道：「冷面快刀客是素來不喜歡多言的，可是今夜怎麼一下變得如此囉嗦了呢？想來是要我老衲超渡於你……」

他話音未了，冷面快刀客已然出手，一刀十八斬，的確是夠快的。

但是，空晦大師比他還快，身形晃動間，將一十八刀盡數避過，反手欺身而上，一對判官筆迅捷無比地點向「冷面快刀客」的兩肋。

冷面快刀客大爲吃驚，身形連變幾個方位，但仍未快過空晦大師的判官筆。

一聲慘嚎，冷面快刀客嘶聲道：「鬼影判官梅若山！」

他倒下了，他的確可以死得瞑目了，能死在二十年前江湖十大殺手中排行第四的「鬼影判官」梅若山的手裡，他的確是應該可以死而瞑目了。

空晦大師合筆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梅老四，想不到你居然出家做起和尚了，莫不是眞想立地成佛不成？」一個矮瘦老者閃到空晦大師跟前。

空晦心頭一沉，道：「簡無血，是你？」

「不錯，咱們這對寃家總算又碰面了。」「血雨金鈎」簡無血乾笑兩聲，雙鈎一掄，攻向空晦大師！

這場廝殺的確夠慘烈，「幽靈教」有備而來，且援兵不斷趕到，人手衆多，已形成了三對一的局面。

天早已亮了，廝殺仍在繼續着。

空晦大師這邊已剩下一百來人，這些人若不都是當年曾叱咤一時的人物，也絕不可能支持到現在。

空晦大師以一敵三，他與「血雨金鈎」簡無血的武功本就在伯仲之間，如今又有兩人從旁牽制他，使他對「血雨金鈎」簡無血已構不成威脅，相反的，「血雨金鈎」簡無血却是他最大的威脅。

倏地，西北角一陣混亂，慘聲不絕。

空晦大師一驚，抬眼望去，只見八名女子躍入人羣，見到幽靈教人便殺，他心頭方自一寬。

就在這一疏神間，「血雨金鈎」趁隙而入，鈎中了他的左臂，一下子鈎下一條臂肉，鮮血噴灑而出。

空晦大師一陣昏眩，眼見「血雨金鈎」雙鈎又到，他猛一咬牙，大喝一聲，雙筆直取「血雨金鈎」的胸膛。

這是一招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招式。

「血雨金鈎」大驚，身形急速倒躍而出，另兩名高手已襲到空晦大師身後。

兩聲慘嚎，空晦大師一回頭，一名絕代風華的白衣少女站在身後。

空晦大師道聲：「多謝女施主相救之情。請問，爲何援助我等？」

白衣少女道：「都是爲了『孤堡』！」

空晦大師無暇多言，略一包紮傷口，又撲向了「血雨金鈎」。

白衣少女也揮劍殺向幽靈教徒，她劍法精妙之極，往往出人意料，所到之處，無一人是她的對手。

「好厲害的女娃兒！」一名六旬老者飄身攔住了白衣少女。

「芳駕是何人？爲何相助這些人？」

白衣少女冷笑道：「寒月門主！蕭越之妻！」

六旬老者一呆，「寒月門」這個名字從沒聽過，不能不令他一呆，此次幽靈教的行動便是由他指揮，他在幽靈教名列十大護法之首，「天魔居士」之名早在三十年前就威震武林了。

這白衣少女正是剛從塞外趕回中原的寒雪兒，她在塞外打聽到蕭越返回中原，她便立時帶着屬下和冰清趕回來了。

寒雪兒一見「天魔居士」就已知此人武功高絕，自己能否勝他還在未定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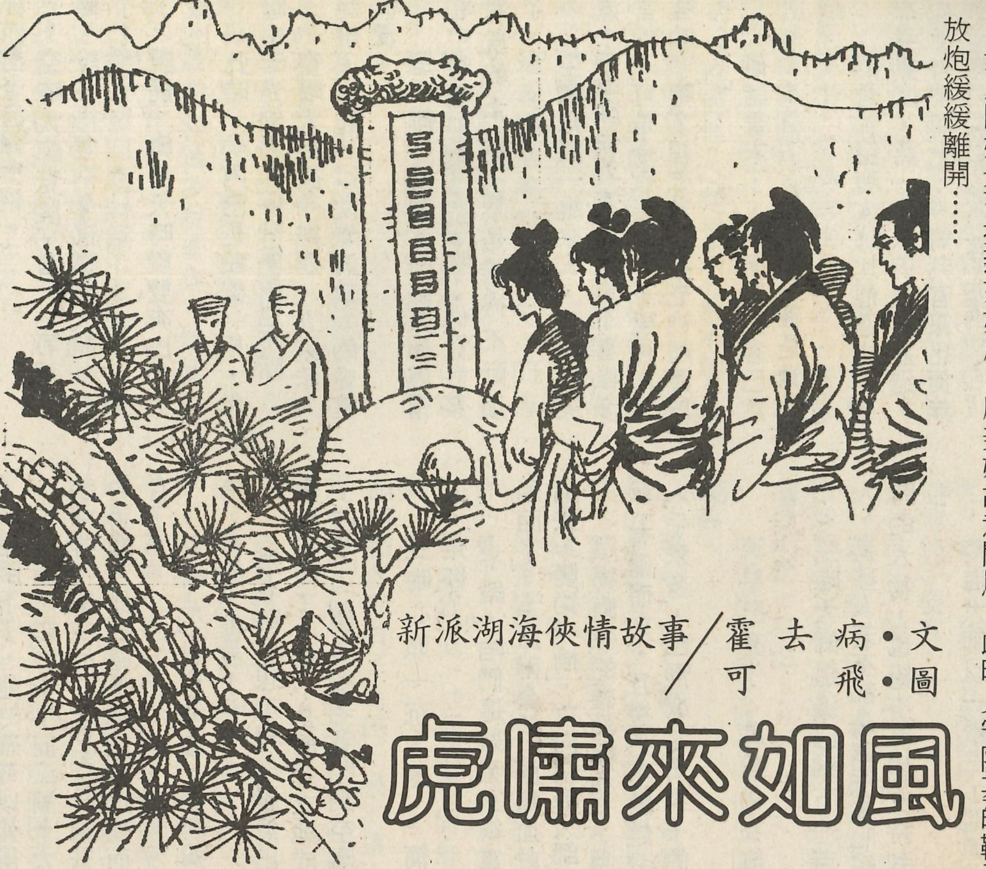
「天魔居士」不言不語，揮掌攻向寒雪兒，寒雪兒身形飄忽不定，劍尖伸縮不已，但始終不離「天魔居士」的全身大穴。

這麼十幾招過後，「天魔居士」再也不敢小視這名絕代風華的女子了，他要速戰速決，掌勢立時加强。

寒雪兒八人的突然出現，打亂了幽靈教的佈署，寒雪兒的六名屬下全是寒月門的一流高手，六人的「寒月梅花陣」所向披靡。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大花與二花跳完扭腰裸體舞後，要陪來如風睡覺，來如風果然非常人，臨急勒馬。第二天他與席美姬急趕老爺嶺，路上提起昨晚之事，來如風忿而奔前，席美姬沒追上他，却發現鵲巢鳩佔的萬小彩與梁上青在蔴袋裡……席美姬回到峽谷口，衆人問她是否找到來如風，席美姬故意開罵，此時見守陵墓的韃子放炮緩緩離開……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貪圖墓中寶　被困空餘恨

是沒多少時間了，快要三更天了。

萬子才厲吼一聲，他對身邊的人吩咐了。

「白相凡何在？」

有個壯漢忙走近前，道：「堡主，屬下在！」

萬子才指着和本初對姓白的道：「咱們同對方動上手，你率你的三人去殺了那老傢伙。」

白相凡重重的點點頭，道：「是！」

袁天行幾人當然聽見了。

袁天行急忙問道：「咱們誰去保護和老？」

席美姬道：「我！」

她對姓白的四人斜目一瞧，立刻拉着和老走到大樹下，打狗棒擱在她的肩上了。

萬子才往袁天行走去，三環砍刀斜指地，他冷沉的道：「袁天行，久聞你『鐵膽飛刀』乃江湖一絕，今日倒要見識你的絕藝了。」

袁天行道：「我定不令你失望！」

這二人正在錯步側身，準備出刀了！

成青便在此時找上了大管事萬全，江彩雲鬥上「快活鏢」郭正。

小脚和尚却向張大力與齊萬斗二人招手，道：「來吧，佛爺送你們二人上西天。」

張大力火大了。

「娘的，老子送你下地獄！」

刹時間，雙方的人馬幹上了。

* * *

這才剛開打呢，突聽得和本初大叫道：「快呀，晚了光影一過，又得等來年了！」

他這是提醒衆人，盡快的殺出個結果來，當然……

當然雙方都完蛋。

大樹下，和本初叫了之後躲在席美姬的身後不走了，萬子才派的白相凡等四個大漢掄四把砍刀圍攻上來了。

席美姬的打狗棒掄起一道棒影，生生把白相凡四人逼在兩丈外，氣得四人哇哇怪叫。

他們再也想不到一個女子會如此的難以對付。

姓白的發了火，他厲吼如虎，道：「三面包抄，先砍了那老頭兒。」

「老頭兒」當然是指和本初，只聽得和本初大叫：「唉唷，我命休矣！」

席美姬却冷冷的一哂，道：「你死不了，因爲我還沒有死，你站在樹下別擔心。」

白相凡四人揮刀猛衝間，空中響起「叭叭」聲不斷，便聽得四個大漢噢噢叫着退出三丈外。

三個大漢抱頭呼痛，白相凡似

乎痛得流眼淚。

席美姬道：「還以爲甚麼厲害人物吶，全是三流角色嘛！」

她說着忽的拔身而起，半空中便響起「叭叭」之聲，仔細看，白相凡四人已抱頭往外奔去。

對於席美姬的表現，和本初驚惶的道：「席幫主，我怕呀！」

席美姬道：「有我守在你身邊，怕甚麼！」

和本初幾乎要拉着席美姬了。

突然，小脚和尚大叫了。

「席美人呀，你要不要及時上山吶！」

席美姬見小脚和尚以一敵二，張大力與齊萬斗二人的武功雖不及小脚和尚，但二人合力，小脚和尚一時間也對二人奈何不得！

席美姬看看被她打跑的四個惡漢，便對和本初道：「你站着，我幫小脚和尚收拾那四個惡漢去。」

和本初道：「要快，時辰快到了。」

席美姬點點頭，拔身直往小脚和尚那面撲去。

小脚和尚的混鐵禪杖剛沾上齊萬斗的刀，張大力一腿掃過來，小脚和尚側身閃，差一點中了張大力的一腿掃，席美姬的打狗棒疾如矯龍般已打在齊萬斗的肩上。

「叭！」

「哎呀……」

張大力見席美姬一棒打得齊萬斗號叫，橫着一拳打過來，席美姬一聲冷笑錯身而過，打狗棒反手敲在張大力的手臂上。

「噢！」

張大力甩甩手掌，開口罵：「操妳親娘！」

席美姬却冷笑，道：「再挨吧！」

「叭！」

「唷！」

張大力的頭上挨一棒，剛閃身要退，却被小脚和尚掄起禪杖，打得他口吐鮮血往地上倒。

張大力尚未着地，齊萬斗回頭砍一刀，他救了張大力，二人掉頭就逃，因爲他們早就膽怯了，這兒的人均是江湖高手，一幫之主，他們佔不到便宜。

佔不到便宜又何必把命丟掉？

大管事萬全與快活鏢郭正迎戰成青與江彩雲二人，四個人成兩對厮殺，可也夠熱鬧的。

西陵堡中，除了萬子才之外，郭正與萬全二人的武功可算是一流。

江彩雲與成青二人殺火了，成青高聲吼道：「彩雲，咱們下重手，狠宰！」

他們本不想眞要人命，因爲他們不打算與西陵堡結上深仇大恨，他們西陵堡殺的是袁天行的鏢師，他們只要打走西陵堡的人便不再殺了，想不到萬全與郭正二人不好對付，尤其是郭正，幾乎一鏢打中江彩雲。

就在成青狂吼中，江彩雲白衣振飄中斜着一刀切過去，正遇上郭正二次出鏢。

太快了，郭正不及打出手，只得以鏢去阻來刀。

「噹！」

「咻！」

好長的一道血口子從郭正的小臂劃到上臂，怕有半尺那麼長！

郭正往外跳，而萬全也在此時被成青一刀切下半個巴掌那麼大的一塊頭皮，鮮血順着髮絲往下流，痛得萬全大叫着往外就逃。

萬子才還在與袁天行狂幹呐！

袁天行的鐵膽運出陣陣狂風，却也只與萬子才幹了個平分秋色。

袁天行幾次欲揮出飛刀，均被萬子才的妙手勁力撥打得他無暇取出飛刀來。

就在這時候，小脚和尚在一邊大叫：「加油啊！袁總鏢頭，快呀！時間不多了。」

袁天行突然拔身半空中，他的左手已抖出三支飛刀，直往萬子才打去。

萬子才左撥右擋，突然發出一聲尖嗥：「啊！」

他旋身，左手已自肩頭拔出一把飛刀。

萬子才不等袁天行落地，抖手以敵人的飛刀打向袁天行，却被袁天行一把撈住。

萬子才便在此時直往林中逃去。

袁天行大叫：「你還想逃？」

他這就要追殺了，却被小脚和尚攔住。

「別追，上山要緊。」

上山，當然是上山尋寶，袁天行站住了。

另一邊，大樹下的和本初直叫可惜，只不過他在心中叫，而沒出聲。

* * *

袁天行站得並不甘心，就如同萬子才一樣，萬子才逃得也不願意。

是的，萬子才心中明白，如果不是他的人全逃掉，如果這兒的人是關洛鏢局的人而非幾個梟霸人物，他絕對不會敗在袁天行的手中。

倘非事情出乎意料之外，他當然也就不會逃，而且還帶傷而逃。

袁天行忿然的高聲罵：「萬子才這個老匹夫，你跑吧，老夫看你跑得多久，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我袁天行會率人找去的。」

萬子才當然聽到了，而且也聽得清楚。

萬子才當然不回答，但小脚和尚開口了。

「嗨，袁總鏢頭呀，你的比喻不太好，怎麼把和尚扯進來呀！」

袁天行道：「別放在心上，原是俗語一句。」

他抬頭看當空，立刻化悲憤為急躁，對和本初道：「和老，咱們快呀，晚了又要等一年。」

和本初道：「我在等你們呀！」

成青道：「快，咱們快往峯上走。」

江彩雲道：「這兒有一條捷徑，大家跟我走。」

到了這時候，大家還有什麼可以隱瞞的？

其實每個人的心中都明白，每個人都暗中窺探老爺嶺的形勢路綫多次。

此刻，江彩雲這麼一提，大家並不覺得她不應該，反而微微笑着跟在江彩雲的身後往深谷之中走。

* * *

二更天的深山中，陰森森的很難行，但對於這幾人並沒有任何困難。

和本初走在成青的身後，當江彩雲走到一處山林峭壁下，和本初也覺得驚奇了。

他暗中抬頭看，不相信這兒還有往山峯上的路，但當江彩雲繞過一道石樑又撥開一片長草，立刻就見一條小小山徑露出來。

其實這條不是山道，這條是獵人踩踏出來的上山捷徑，不熟悉的人永遠也看不出來。

一行人就在江彩雲的帶領下，沿着一條山脊往嶺上攀，這一攀就有三里遠，明月已快當頭照了。

江彩雲正在前面匆匆的走，袁天行已急問：「江幫主呀，還有多遠？」

江彩雲站住了。

她伸手指着上面，道：「七丈多的上面就是平台，七王爺的陵墓也就在上面。」

小脚和尚道：「上呀！」

江彩雲道：「當然上，但咱們要先等兩人上去看一看上面還有韃子兵沒有。」

小脚和尚道：「我去。」

他的動作快，雙臂箕張，「颯」的拔身往山上躍，別以為他生了一雙小脚，那動作比大脚的人快多了。

* * *

大伙在崖下等，小脚已站在上面的平台上了。

他看看五丈遠的正前方那八尊石像，再看看月光照射下地面的石像影子，看不出如何才連成一條綫。

陵園的墓石已閉住墓口，有隻大香爐却仍然裊裊升起一縷香煙。

小脚和尚向四周看了一遍，他來到斷崖邊擊掌三下，低頭道：「各位，快上來。」

山崖下响動了，下面的人一個個的躍上平台，只有和本初，是由袁天行扶他上去的。

袁天行一直扶着和本初到了七王爺陵正中央，他指指左又指指右，兩邊一共八個大石像，每一石像高丈二，擺着不同的表情。

「和老，咱們折騰這多天，我一共死了十個手下，打從此刻起，咱們大伙看你的了。」

他特別說他兩次守谷口死了的鏢師，還露出一副貪婪的眼神，和本初立刻看出來。

成青指着地上石像倒影，叫道：「你們看，這影子快要接上了。」

和本初已站在石像倒影前面，他指着地面影像，道：「你們大伙仔細看，影像就快相連接了。」

江彩雲道：「我奇怪，這兒是你設計的，為什麼一定要觀看倒影才明白？」

和本初道：「我不說你們當然不會明白，當初設計這機關，一共有生死兩道門，機關設好以後尚沒啓動過，這第一次就必須按照設計的啓動生門，如果弄錯了，裡面處處是陷阱。」

席美姬道：「咱們怎樣信得過你的話是真的？」

「席幫主，我要帶各位進去呀！」

小脚和尚道：「生死門又如何分辨，這兒看不出有什麼石門嘛！」

和本初微微笑了。

「如果有石門，那就簡單了，各位只要找上門便可以探身進去了。」

袁天行道：「這陵墓深逾幾十丈，外面巨石堵得緊，想要盜墓不容易，沒有三兩百人動土挖，實在難進去，當然要有機關了。」

席美姬道：「各位，就快三更天了呀！」

和本初道：「各位，我直接了當的明說，生死只有一個門，生死同門。」

他此言一出，幾人又如墮五里霧中了。

袁天行沉聲道：「和老，大家的心血在此一舉，你少來使陰謀。」

笑笑，和本初道：「我怎麼敢呀！」

江彩雲道：「你休想動歪主意！」

袁天行道：「那有生死同門的！」

和本初道：「這就是咱們西域的機關與你們中原的不同地方。」

小脚和尚道：「你詳述。」

席美姬也緊張了。

席美姬幾乎是豎起耳朵聽。

和本初道：「我必須加以詳述，各位，我到了此刻，當然不願把老命留下來。」

成青道：「咱們等你解說吶！」

和本初緩緩的道：「當生死門找到之後，是生門或死門，全在石像的倒影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西域的機關連天象，也和自然行運有關，我設計此陵墓，早已算就了天象，那就是八尊羅漢石像的倒影連成一綫的時候，其一端所指的地方便是生門，一個洞口就在那裡。」

江彩雲問：「為什麼又是死門？」

和本初道：「生死同門，妙在倒影，看着倒影移動到那地方堵着的石壁，進去之後洞中的機關仍然封閉的，不會啓動，如果不按倒影所指應如何移墓石，必然在移墓石的時候把洞中的機關啓動了，進去便休想再出來。」

他如此解釋，大伙立刻驚呼了。

這真是堪稱一絕，生死同門，關鍵却在那倒影了。

和本初見大伙驚服，心中還真得意，但他十分會掩飾，只急急的又道：「那石頭是長方形，但取出一半，後邊是圓形，只要加以轉動，把長方形立成菱形，就會看到附近有洞口出現了。」

他說着，急忙撥開衆人，低頭觀看地上的倒影。

江彩雲與成青二人就在和本初身邊觀看。

果然，月光的銀色光芒洒在八尊石像上，左邊石像的倒影併排。

映像倒下緊接着右邊的一排倒影，果然慢慢的形成一條綫了。

再看右方的倒影，倒影指在陵墓半圓的石壁上，只見和本初匆忙的奔過去，自懷中取出一根炭條在石壁上做記號。

袁天行五人急得搓着手，眼睛也睜大了。

和本初看着映在石壁倒影，他一共畫了二十多條黑綫在石壁上。

回頭，那地上的倒影成一綫了。

和本初點着頭站起來，他對袁天行幾人道：「各位，可以了。」

江彩雲道：「為何又畫黑綫？」

和本初道：「各位，墓中無寶，機關何用，今夜之後，此處與一般墓園已無分別了。」

是的，如果寶物被他們盜光，當不會再引人前來了。

席美姬道：「和老，快啓動呀！」

和本初道：「必需大力才行，老漢無此大力。」

小脚和尚道：「我來！」

和本初道：「一人的力量不夠呀！」

成青道：「我也來！」

和本初道：「最好袁總鏢頭也加入。」

袁天行道：「好，咱們三人夠了吧！」

和本初道：「你們三位夠了，但得聽我指示，我叫停，三位要馬上停，否則生死門便難分了。」

袁天行等三人直點頭。

和本初再仔細看石壁上畫的黑綫，他抬頭看附近的石壁，先用脚量，再用手量，半晌，他對袁天行等三人道：「你們三位準備了。」

成青道：「石頭嵌在石壁中，無法用力呀！」

和本初微微笑了，道：「奧妙就在這裡。」

他拍拍石壁之後又道：「三位快把雙掌按在石頭上，用力往裡面推。」

袁天行等三人依言，六隻手推那塊大石壁。

三人推了十幾次，和本初只叫再用力。

小脚和尚暗中運內功，大吼一聲：「哈……」

袁天行也是一聲：「咳！」

而成青的臉色也泛青了。

這是使盡力氣才會有的現象。

嘍，果然有了效果，這效果嚇人一大跳。

先是有一種怪怪的聲音傳出來，聽起來宛似石磨盤輾乾豆發出來似的，還帶着刺耳的味道。

江彩雲抬頭看去，忽見由三丈高處有「隆隆」之聲傳來，不由拉住身邊的席美姬，道：「上去看看。」

和本初道：「上面什麼也沒有，洞口不在上面。」

便在這時候，袁天行與小脚和尚、成青三人原本用力往裡推的，却突然遭遇反彈之力，那石壁猛力外彈，剎時間石壁兩邊移動了。

於是沙沙之聲更响了。

和本初似是緊張的伸頭看去，他的雙手忽張又合，胸膛似也挺起來了。

看上去和本初似是變了個人，他在暗中咬牙了。

「彭」聲起處，石壁移出一個大洞，那足可以讓一個人進入而有餘。

袁天行突然回身疾抓，狠狠的抓牢和本初，道：「和老，勞你駕了，請帶路吧！」

和本初雙肩扭動沒掙開，無奈的道：「各位，我自當為各位帶路的。」

他說完便往那洞口行去。

裡面似有光，但洞口附近是黑的，而月光……

月光已快對着洞口的正面照過來了。

小脚和尚自懷中摸出火種，袁天行的火摺子已燃上了，他把火摺子交在和本初手中，道：「陷入機關中是大不幸，咱們是來取寶的，和老，你舉火帶路吧！」

和本初接過火摺子回頭看看身後五人，道：「各位，咱們都對不起七王爺，只不過但求各位得寶之後，千萬要放我回塞外。」

席美姬道：「若有人損你半根汗毛，我就敲爛他的頭，和老，你放心吧！」

和本初果然帶着火摺子往洞中走去，袁天行緊緊的跟在他後面，小脚和尚跟定了袁天行，江彩雲拉了成青的手，二人走得十分小心。

席美姬一人走在後面，一行人走了三十多丈遠，前面已有長明燈，照得石洞光潔明亮。

突然間，遠處傳來碰撞聲，聲音似巨石之墜落，袁天行立刻問和本初，道：「什麼聲音？」

和本初道：「沒什麼，沒什麼。」

他仍然往前走，於是，又走了五十丈遠，眼前豁然開朗，一大片石廳的正中央，停放着一口巨型玉棺，在八盞長明燈照射下，袁天行幾人立刻歡呼起來了。

袁天行大笑，道：「不錯，咱們會隨七王爺進來觀看過，正是這裡。」

那玉棺前面，有玉桌與供品，那全羊一共有兩隻，羊身抹了香料，一時間是不會腐爛的。

除了全羊，玉棺兩邊更放了不少晶瑩玉件，果然看得衆人驚嘆不已！

袁天行在驚嘆之餘，搓着雙手，道：「老夫忘不了七王爺的至尊至寶『萬寶星醉』、『大羅心法』，那確實天下至寶，何止價值連城啊！」

小脚和尚雙目一厲，低吼道：「各位，那是佛門至寶，早該還我佛門中了！」

他此言一出，袁天行幾人不由忿怒的直咬牙！

小脚和尚對袁天行道：「袁總鏢頭，你難道忘了你曾答應大伙的諾言？」

「甚麼諾言？」

「我們爲你助拳，前往萬家莊爲你解恨報仇，而你也答應取寶之時輪在後面，這話……」

袁天行仰天一聲嘿嘿笑，道：「不錯，袁某是曾答應過，但我請問各位，各位幫袁某前往萬家莊討回公道，不但沒成功，而且鎩羽而回，你們並沒幫我討回甚麼呀，諾言當然也不算數了！」

他此言一出，小脚和尚等都啞口無言。

袁天行的話也不錯，如果幫他幹掉萬寶山，再殺了萬小彩或梁上青，他們就有話可說了。

袁天行哈哈一笑，又道：「各位，面對大批珍寶，咱們應有心理準備！」

江彩雲道：「本幫主發現你袁總鏢頭老謀深算，似早已有一番籌謀呀！」

袁天行道：「好說，好說！」

席美姬道：「袁總鏢頭，籌謀可以，陰謀少來，小心咱們合力對付你一人！」

袁天行道：「席幫主多慮了，袁某只想把籌謀說出來，提供各位琢磨。」

成青道：「且過去玉棺前咱們再商議。」

五個人立刻往玉棺那面奔過去，和本初却坐在地上掩面哭泣了。

袁天行猛回頭。

小脚和尚也站住了。

席美姬又折回和本初身邊，道：「和老，你怎麼哭起來了？」

和本初更大聲的哭了。

他一邊哭，一邊泣道：「王爺，我無奈呀，我是個無義小人吶，我受你老恩寵多年，是你叫我爲你造這陵園，我貪生，我怕死，我把人帶進陵墓中，驚擾了王爺的安寧，也盜去你老的寶物，我……」

他又放聲大哭起來！

席美姬道：「別哭別哭，咱們等取了寶之後，總會送你一件爲酬！」

和本初道：「我不要，只求你們得寶之後放我回家鄉，行嗎？」

席美姬道：「當然，我說過，誰要想動你半根汗毛，我席美姬定敲爛他的頭。」

和本初道：「席幫主，妳眞好！」

席美姬道：「我不好，好人還來盜寶麼！」

和本初道：「至少妳在我心中是俠義之士呀！」

席美姬道：「好了，好了，這時候說這些幹甚麼，倒是那玉棺……」

和本初道：「玉棺共分兩層，放於地面下的乃是七王爺生前累積的寶物，放在地面上的正是七王爺屍身，我知道七王爺棺內也有寶！」

席美姬道：「玉棺既高又厚，怕不有兩千斤重！」

和本初道：「要利用機關移動，如是人力，即使再多的人也推不動，因爲有機關栓子卡在兩側。」

袁天行哈哈一笑，道：「又得煩和老動手了！」

和本初道：「各位當家的，不是我和某人多口，我以爲你們五位應先商議如何分配寶物，因爲……」

他拭淚而起，又道：「七王爺的寶物，件件精品，件件世上罕見，一旦五位面對寶物，難免會有人起歹念，我不願各位在七王爺的陵墓之中流血，我和本初就難在地府見七王爺了！」

席美姬點頭，道：「和老說得極是！」

袁天行道：「袁某早想到了！」

小脚和尚急問：「總鏢頭，你就快說吧！」

袁天行道：「我的方法極簡單，文武而已！」

江彩雲道：「甚麼叫文，甚麼叫武？」

袁天行道：「如是武比，咱們在手底下見眞章，生命全拚上了，殺剩最後一人，至於文比嘛……」

忽見他自腰袋中摸出兩粒骰子在手掌上，又道：「咱們擲這玩意兒，誰的點子大，誰先撿取。」

席美姬道：「然後呢？」

袁天行道：「咱們大伙把順序排定，然後輪流取寶，不許挑撿，挑撿就會亂，輪到甚麼取甚麼！」

成青點頭，道：「好，我同意這方法！」

江彩雲道：「那就擲骰子吧！」

袁天行把骰子往地上一放，道：「那個先擲？」

小脚和尚道：「我先擲！」

他拾起兩粒骰子問道：「點多的先取，還是點少的先取呀？」

袁天行道：「當然是點數多的先取！」

小脚和尚哈哈笑，搓搓兩粒骰子叫着：「多多的來呀，哈！」

大伙低頭，也一齊在數點，嚄，一個一，一個四，加起來是五點！

小脚和尚一頓禪杖不言語，他看成青擲。

成青抓起兩粒骰子在掌中搖又晃，然後往地上猛一擲，口中叫道：「對子吧！」

成青與大伙看骰子，一個二，一個四，他的點數是六點，他笑了！

小脚和尚罵：「娘的！」

江彩雲跟着擲，她對於成青擲六點，十分愉快，至少壓過了小脚和尚。

搓搓手，吹了一口氣，江彩雲用力一擲，嚄，她竟然擲出一個三，一個六，加起來是九點！

江彩雲笑了！

成青更是笑開懷，只有小脚和尚在跺脚。

輪到席美姬了。

只見席美姬接過骰子看了又看，笑問袁天行道：「袁總鏢頭呀！我有個提議，你是否同意嗎？」

袁天行一怔，道：「妳請說！」

席美姬再看看那一對骰子，笑道：「咱們兩人對換，你看如何？」

「甚麼叫對換？」

席美姬道：「我爲袁總鏢頭擲，等一會袁總鏢頭爲我擲，不論幾點，我不怨你，如何？」

袁天行心中一驚，只稍一想，便也明白了！

因爲席美姬乃花子幫當家，自小與花子羣爲伍，而花子幫中有不少是擲骰子老手，席美姬耳濡目染之下，必是此中高手。

袁天行心念間，撫髯哈哈一笑，道：「不必，妳席幫主的運氣與袁某人的運氣各有不同，還是憑各人運氣，如何？」

席美姬心中想笑，眞叫老奸巨猾。

她淡淡一笑，道：「說得也是，各人有各人的運氣，不如這樣吧，我與袁總鏢頭打賭，你擲的點子必在我們之上，否則……」

袁天行心中不快，席美姬怎麼同他攪和了？

哈哈一笑，道：「誰不希望擲出大的點數呀，如果擲出大點，那也是袁某的運氣佳。」

席美姬一笑，搖晃着掌中的骰子，「嘩啦啦」的響，道：「袁總鏢頭，兩個骰子的點數，何者爲最大呀？」

袁天行道：「那有兩種解釋。」

「請你解釋。」

「一種解釋，乃是紅點一對爲大，這中間又分大紅點與小紅點，大紅點一對只兩點，小紅點一對兩個四，再就是以黑點比多少了。」

席美姬道：「咱們今天如何比？」

袁天行道：「不論黑紅點，但求以多爲勝。」

席美姬道：「好，你看我擲。」

她抖出嫩白俏美的右掌，兩粒骰子已往地上滾去。

大伙圍上看，嚄，竟然是兩個五點。

五點加五點，一對梅花十，看得人都瞪眼了。

席美姬却對江彩雲、成青、小脚和尚道：「唉，我是第二了。」

江彩雲道：「我以爲席幫主定是第一了。」

就見袁天行抓起地上的一對骰子，他微微笑了。

小脚和尚道：「你快擲呀！」

忽見袁天行衝着七王爺的玉棺叩了個頭，他似禱告的道：「王爺，念在我關洛鏢局爲你老守護谷口死了那麼多鏢師的份上，但求你暗中助我一把呀！」

緊接着他又頭碰地的叩了三個響頭。

小脚和尙叱道：「七王爺不是糊塗蛋，你這是來盜取他的寶，他沒變厲鬼找我們已算大量度了，還保祐你先對他的寶下手呀，你放狗屁！」

袁天行不聽小脚和尙的，他雙手合着那一對骰子，上搖三次，再下搖三次，「嘩」的一聲擲出手。

等到骰子出手，大伙圍上去一看，嚄，竟然是六一對，六加六就是十二，這是最大的點子。

袁天行哈哈笑，跪在地上再禱告，口中直叫：「謝謝，謝謝，謝謝王爺！」

衆人還有什麼話可言？

席美姬就笑哈哈的道：「袁總鏢頭呀，你眞高明！」

袁天行道：「不是高明，是運氣。」

便在這時候，忽聽得右面石壁的一盞長明燈下面，和本初高聲叫道：「各位，我這就移動玉棺了，各位輪流取寶吧！」

衆人看過去，十幾丈遠處，和本初在搬動那盞長明燈的燈座了。

立刻，玉棺下面發出咯咯聲，又把衆人的目光引到玉棺上。

猛古丁一聲巨響，那玉棺果然上升半尺高下，但如果想推動，仍要一番工夫。

袁天行幾人血脈賁張，雙掌均已出汗了。

這一刻誰會大聲透氣呀，大廳中立刻靜下來了。

就在燈光的照射下，玉棺下面金光已現，看上去宛似旭日金光，照得人半瞇起雙眼不敢正視。

倏然間，遠處的長明燈一閃又滅，而石壁上突現一個長方形地道，和本初一聲大笑，人已走入那石道中了。

緊接着，就聽得「咚」的一聲響，石洞已閉起來了。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令袁天行幾人大吃一驚。

席美姬已大叫：「和老，你去那裡呀？」

江彩雲大吼：「不好，咱們上當了！」

成青頓足道：「忘了跟牢這老狗了。」

袁天行咬咬牙，道：「我們都被這老東西騙了。」

小脚和尙道：「別急，咱們取了寶馬上出去。」

一語提醒另外四人，袁天行道：「先推開玉棺再計較。」

那玉棺蓋得十分緊密，五個人合力推了半天，才慢慢的把棺蓋錯開來。

袁天行第一個伸頭看，不由大吃一驚。

玉棺之中並無屍體，却有一張洒着鮮血的白紙條，袁天行吃驚的取在手上。

這時候席美姬幾人也圍上來瞧。

袁天行驚慌的唸道：「本王自知天下行將大亂，却不得不爲本朝謀國盡忠，當今禍源不在外邦入侵而是江湖之士，爾等更是江湖梟霸之最，汝等必欲覆滅朝廷而後分取各路，此陵專爲爾等設計，願爾等長眠此地，來生再做我大元朝的善良子民吧，哈！」

袁天行把紙上之言唸完，不由跺足大嘆，道：「我們上了忽必顯的大當了。」

席美姬道：「我的來如風呀，你要救我呀！」

江彩雲拉住成青道：「怎麼辦，咱們怎麼辦呀？」

成青氣得已臉泛青了。

小脚和尙道：「別管是生是死，且推開玉棺看下面，娘的抱住寶物而亡，也是一樂也。」

袁天行道：「對，何況咱們還不打算就此死在這裡。」

於是幾個人合力推，慢慢的，玉棺錯開一丈外，地下果然有個方形地窖，只不過裡面並沒有什麼寶物。

地窖四周石壁也是用玉鋪設，有兩隻金黃色大箱子，那金光便是從這箱子發出來的。

袁天行幾人合力把兩個金色大箱子提到上面，急忙打開箱子，嚄，箱子裡面裝的是……

壽衣！

還有兩套女裝的。

不錯，兩隻箱子裡一個是男用壽衣，藍緞大褂配黑長褲、黑呢帽、黑布鞋，那鞋子上還有一塊玉，玉上刻有四個小字：「早登極樂」。

再看女的，除了這些外，還多了兩條白布巾，纏頭白花共四朵。

箱中有明確的分配，因爲有紙條夾在每套壽衣上，紙條上分別寫着：萬子才、江彩雲、席美姬、袁天行、來如風、成青，果然大師，這一共是七個人了。

眞齊全，一切都有了，因爲齊往神位看，上面可不是刻七王爺忽必顯的靈位。

上面分別刻着袁天行幾人的名字，剛才袁天行幾人就是忽略了仔細查看這靈位牌上的字了。

此刻，五個人看着自己的靈位，心中着實驚怒交加。

袁天行咬牙，道：「三年多來咱們當忽必顯的座上客，原來他是在使陰謀耍咱們呀！」

小脚和尙道：「我死不甘心吶！」

袁天行道：「快，從原路出

去。」

他當先往原路奔走，成青幾人緊緊的跟上去，這一刻，他們早已忘了七王爺忽必顯的寶物。

這一刻他們只求盡快的走出這座騙死人不償命的陵墓，那已心滿意足。

*　*　*

五個人衝出一大半石道了，忽然前面發出「轟」的一聲響，直覺得天搖地動，彷彿天要塌了。

天當然不會塌，倒是墓中不少石塊在移動，五個人發現灰暗中兩邊石壁要落下來了，便立刻退往停棺地方，這光景誰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席美姬忽然奔到供台前，她抓過供品，道：「咱們一時間也許不會死。」

袁天行道：「至少還不會馬上餓死。」

是的，供台上還放着兩隻全羊，乾果也放了不少，祭用的酒也有兩罈，除了香火之外就只是這些了。

*　*　*

突然間，石壁中傳來一聲哈哈怪笑，聽得幾人大吃一驚，面面相覷。

聽聲音可知那人笑得十分得意。

「各位，王爺爲各位修造這座石墓，也算費盡心力了，人死埋骨此處，你們應該安慰了。」

這是和本初的聲音，袁天行大聲吼道：「和本初，咱們把你看走眼了。」

「哈……」他正是「西域巧匠」和本初。

他笑着，高聲道：「你們看走了眼，正是我最高興的地方，哈……」

席美姬道：「和老，我們有活的機會嗎？」

「沒有，一點機會也沒有。」

席美姬道：「那麼請告訴我，七王爺還活着嗎？」

和本初道：「七王爺當然健在。」

席美姬道：「七王爺盡有許多方法取我們的命呀，何苦費這麼大的工夫？」

和本初道：「妳怎不多想想，當今天下不靖，南邊有人造反，而你們每人在江湖上的勢力不容忽視，欲出兵南方，這後方就不能亂，別的方法殺了你們，那會引起多少人的反抗呀！」

袁天行道：「所以他把我們坑在這裡了。」

「不錯，行此一着，是因爲你們貪心，一心要盜七王爺的寶呀！你們死後誰會爲你們叫屈？」

袁天行道：「和本初，你眞是一位奇才呀！」

「好說好說。」

袁天行道：「如果袁某猜得不錯，你的武功必也是一流的了。」

和本初哈哈狂笑了。

席美姬道：「你會武功嗎？」

和本初道：「足可與你們之中任何人放手一搏。」

小脚和尙大吼又罵：「娘的，咱們全是瞎子呀，都被他這個可惡的老小子騙了。」

成青怒道：「我非殺了他不可。」

江彩雲道：「怎麼殺？咱們永遠也別想出去了。」

和本初大笑，忽聽得他一聲大吼：「都到齊了嗎？」

只聽得有人大聲道：「回稟和總管，侍衛軍已在後山林中備妥了，只等總管一到便拔營。」

和本初沉聲道：「走，血洗西陵堡去。」

這吼聲，陵墓中的五個人全聽到了，每個人的臉上更是流露出吃驚的表情。

他們再也想不到那些韃子兵會去而復回，又來到老爺嶺這面來了。

席美姬大叫：「和老，和老……」

她叫了十幾聲，但那有和本初的回音，不由氣急敗壞的道：「來如風呀，你知道我被困死在這裡面了呀，你……你在那兒呀？」

小脚和尙道：「妳哭吧，就算哭壞了一雙眼，只怕那來如風也救不出咱們了。」

席美姬突然雙目一亮。

她微微點着頭，這動作被袁天行發現了。

「席幫主，你想到什麼了？」

席美姬道：「我想到了來如風。」

小脚和尙道：「這時候只有想情人，那會想父母呀！」

席美姬叱道：「我不想同你打架。」

袁天行突然大吼一聲，道：「不要吵了，這是什麼時候了，還有什麼好爭吵的！」

他的口胳不留情面，聽得席美姬不愉快。

小脚和尙也一樣的發出一聲冷哼。

袁天行怒道：「咱們大漢之家，源遠流長，數千年的華夏盛衰中，均是在大家不團結和自我意識高漲下，才會淪爲異族統治，今次已有八十多年了吧，令人不耻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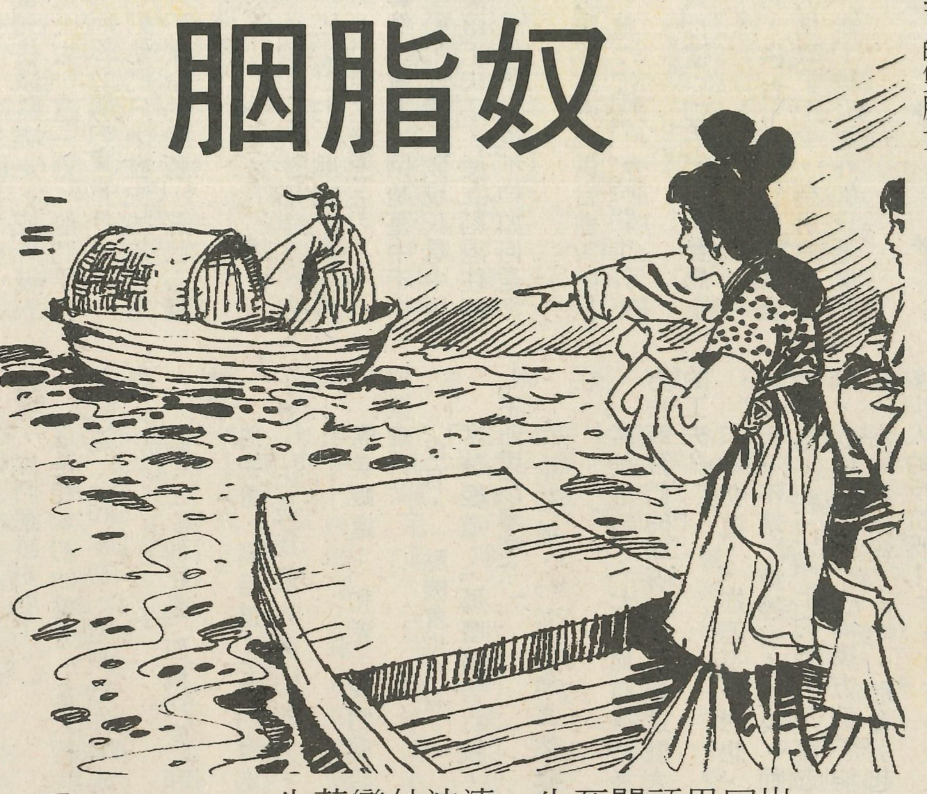
江彩雲嘿嘿道：「嚄，你袁天行却在此刻憂國憂民了，幹什麼的？」

（未完・十）

上文提要：花氏姐妹在周相公陪伴下，出遊甘露寺，再遊歸燕坡，目的是想找武林才子林浩然霉氣，一路上姐妹倆的艷麗傳爲佳話。適遇林浩然外出未回，其兩子林頂立與林維立兄弟爲好奇出去觀看，不幸中了花氏姐妹的圈套被捉，林浩然爲尋子到相國寺，道出花氏姐妹特徵原由，却原來花氏姐妹乃廣仁大師二十年前失去了的雙胞女……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胭脂奴



一生苦戀付波濤　生死關頭思回岸

毛幹鬥雞眼一望花氏姐妹道：「花家兩位姑娘再傻，也不會受你蠱惑，而陪你喪命的。」

周相公一聽毛幹所言，不由大怒，雙手托起兩隻鋼丸，緩緩移向毛幹，一面冷冷的咬牙切齒道：「禍從你處起，本來我們好端端的開了一間人頭店，一開始就被你這狗東西從中攪和，至今未再有生意上門而壞了大奶奶的大事，你既闖了這般大的禍事，總以爲你老小子會找個地洞躲起來呢，想不到你却仍然各地興風作浪，壞我們的好事，今天被本相公遇上了，絕饒不了你……」

突見他雙手鋼丸未出手，身子先在船板上一個斜步旋轉，雙臂賁張兩隻鋼丸就在旋身中爆發出一溜黃光金芒，如同天外兩顆交叉流星般，竟是那麼的快不可言，分繞向林浩然與毛幹二人，同時口中大叫道：「兄弟們，殺！」

也就在他的叫聲裡，一場血戰就此展開……

別小看秦川幫只有那麼十五六名藍裝大漢，可是他們好像都有武功基礎，出手有板有眼，不像蔡龍王的手下，他們除了在水面上有能耐外，全與小叫天那幫土匪一樣，憑人多與一股子狠勁。

才一交上手，就被迎面劈倒四五個，所幸他們人多，五六個圍住一個殺，一時間眞的是驚天動地，附近一大早起來的各船，一見有人開打，而且已是血肉橫飛，早斬斷纜繩，揚帆而去……

這時候蔡龍王與他的十二金剛，早團團圍住大船後面的那間小艙房，而使得花氏姐妹進退兩難，持刀楞在一旁，看上去是一種對峙局面。

毛幹的牛耳尖刀迎着流星般的鋼丸一撥，「彭」的一聲，撩起一溜碎芒冷焰，只見他就地一個翻身，早脫出那金錢威力之外。

周相公才一聲：「那裡逃！」不想林浩然橫裡一劍，快不可言的刺到，一面冷冷道：「在這條大船上大概你就是領頭的。」

距離不比在岸上，彼此是那麼的近，林浩然的屠龍十八劈就在金芒波波，聲聲刺耳，威力勇猛的揮出三十六劍，却在第三十七劍上，被鋼丸纏上劍身，空氣中有了冷笑，笑聲裡青霜冷焰與金錢波光，交合着迸發着散碎的星芒，兼帶着刺耳的『沙沙』聲！

也就在這『沙』聲中，周相公的左手鋼丸在逼退毛幹後，竟神奇的從另一個方向繞向了林浩然的頸項，如被纏上，一顆血淋淋的人頭，立刻就會滾落地上……

蔡龍王老遠的已在大叫：「林大俠小心啦！」

毛幹也是吃驚，準備再度衝上……

但一切全都太晚了，因爲周相公的左手鋼丸，像一粒天外流星般已閃耀在林浩然的後腦。

那不像是以金錢去繞下林浩然的人頭。

更不像有其他的企圖！

而是敲向林浩然的腦殼，既勁且急！

然而，就在四周刀聲正濃，哀號喝罵不斷的緊張時刻，林浩然的那串佛珠却悄無聲息的自左耳邊後套，而且眞的那麼神奇的套個正着。

也就在林浩然後腦附近只那麼一陣糾結！

也就在林浩然向左一個大翻身，緊接着與周相公二人各自奮力掙拉中，只聽周相公「啊唷」連聲，一根中指立刻鮮血淋漓，洒落在甲板上……

林浩然一聲冷笑，沉聲在空中冷喝道：「哀莫大於心死，你已經是無可救藥，留你不得！」

於是就在林浩然的右手青霜狂劈怒斬中！

就在周相公的右手鋼丸二次出手尚未控制住力道的時候，那幾乎與朝陽一色的鮮豔奪目鮮血，像暴石投潭激起的浪花般，怒洒在四週人們的身上，周相公的一顆人頭，像巨石擲地，「咚」的一聲，落在甲板上！

毛幹認得準，一個箭步衝前，一腳踢倒周相公那倒而未到的無頭屍體！

於是，刀聲漸漸的稀疏了！

於是，蔡龍王高聲怒喝道：「把所有的死人堆起來，大夥開船了！」

太湖水寇本來是拚命的搏殺，雖然他們也死傷了二十幾個，但在蔡龍王的吆喝下，大家立刻解纜揚帆，因爲誰都知道，樊城與對岸的襄陽，全都是漢江的水旱大碼頭，不定這種拚殺會惹來官家追問。

終於太湖的五艘船與秦川幫的雙桅大船全離了岸，而使得碼頭上又恢復了一片寧靜。

收起尺半柳葉尖刀，花圓圓緩步走至林浩然面前，輕施一禮，道：「我姐妹就因爲林大俠是位俠義之士，不會哄騙我們，所以才遲遲未出手，如今局面逆轉，只有靠林大俠的呵護，領我們見那可憐的父親了。」

哈哈一笑，林浩然收起青霜劍，這才又把花家姐妹仔細端詳一遍，捋髯笑道：「如果妳們跟在老夫後面，一切安全無慮，就在這三五天內，我一定把妳姐妹二人領到妳們父親面前，使妳們散離二十年的父女團圓一起。」

花巧巧早緩步走到花圓圓身邊道：「林大俠剛才曾說我們姐妹稱謂不對，不知怎麼分辨，還請詳加指正……」

林浩然道：「老夫曾聽花大俠言及，在掌心有黑痣的是妹，左耳下有痣的是姐，妳們那個左掌有痣……」

花圓圓摸着左耳，道：「難道我就是姐姐？」

花巧巧早叫道：「姐姐，眞委屈妳叫了我二十年的姐姐！」

輕輕一嘆，林浩然道：「亂世離散，大禍臨頭，二十年後能有這麼一個結果，也算天可憐見了，二位也該高興才是！」

於是，花氏姐妹笑了……

終於，林頂立與林維立二人也出現了……

花氏姐妹笑得並不自然，那是一種含有各種複雜的笑，林浩然却視若不見的道：「兩位姑娘且請暫時回艙休息，船到上游老河口，咱們先上岸去，老夫立刻帶領二位去一個安全地方！」

花巧巧立即道：「我姐妹信得過林大俠，但最好還是先見見我們的父親，離散二十春，我們急不及待。」

林浩然點頭道：「老夫答應妳們！」說着雙目含威的又對站在一旁，手足無措的林頂立與林維立兩個兒子怒瞪一眼，沉聲道：「畜牲，我是怎麼對你們講的！」

兄弟二人垂手而立，滿面惶恐，不敢正視一眼正在發怒的老父。

早見毛幹嘻嘻笑的走過來，道：「林大俠就別罵他們了，要知小兄弟倆這麼一來，反倒使得花大俠他們父女三人得以團圓，認眞說來，也該是功過相抵了。」

船行江中，毛幹又來到花氏姐妹艙中，笑道：「過去，妳姐妹是假戲眞做，我毛幹却是眞戲假做，千里追殺，總算沒有被妳姐妹把我這顆機伶人頭捧上鎖龍嶺，如今陰差陽錯的大家又面對面的在這漢江之上，談笑生風起來。」

花圓圓一笑，道：「江湖上的事情本就變幻莫測，昨日敵人，一夜之間就會變成朋友，那裡會有眞正的朋友？誰又是永遠敵人？」

毛幹撫掌大笑，道：「此言入木三分，句句鏗鏘，字字擲地有聲！」

淺淺一笑，花巧巧道：「說來道去，毛大俠終還是對我姐妹有恩，眞不知如何報答你老才是！」

毛幹一聽大樂，笑道：「當年『大閃刀』花大俠，那可是人中之龍，毛幹能替花大俠辦這點事，也算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光榮事，指望着你們父女團圓，大家同心協力

滅了秦川幫，共圖個江湖太平。」

這時候林浩然與蔡龍王也走入艙中，花氏姐妹起身相迎，大家就在這艙中坐下。

林浩然先是看看花氏姐妹，微微含笑，道：「老夫原約定與妳們的父親，以及『中原大俠』方溫中，三人在長安附近的灞橋相會，不想老夫誤打誤撞的攔住妳們，經過我與蔡當家的一商量，覺得領着妳們西去，倒不如先送妳們折回汴梁，因為一逕走入秦川，那就是秦川幫的勢力範圍，對妳姐妹而言，就太過危險，不知妳們意下如何？」

花巧巧道：「會見失散二十年的老父，已是急不及待的事，我姐妹願冒險入秦川一行，還望林大俠成全！」

林浩然望望蔡龍王，又看看毛幹，稍作沉吟……

突聽蔡龍王一拍大腿，道：「我看這麼辦，不如由我護着她姐妹二人，暫去潼關，把她們留在船上，我這一幫人與丁醜魔的那幫兄弟結合一起，足有個一二百人，我不信秦川幫的人敢到河面上找我們的麻煩。」

毛幹早笑應道：「這眞是妥善之策，再說我毛幹也在，眞要拚起來，他們不見得就能撿到多少便宜。」

林浩然輕點點頭，道：「在沒有良策之下，這也不失為一種可行的辦法，不知妳姐妹意下如何？」

花巧巧看了毛幹一眼，抿嘴倩笑！

花圓圓如今已「調升」為姐姐，當即道：「林大俠替我姐妹作主好了。」

哈哈一笑，林浩然道：「既然妳姐妹不反對，事情就這麼決定，船到老河口，妳們就上岸去潼關。」

匆匆一天又過，蔡龍王已把所有的船停靠在老河口，領着一幫水寇，以及毛幹與花家姐妹，急急的穿過伏牛山區而趕往潼關。

林浩然則僱了一艘風船，親見兩個兒子南下，要他們盡快走水路而回鎮江歸燕坡，自己却在樊城上岸，因為他的坐騎尚在樊城的碼頭附近拴着呢！

* * *

如果說，天有不測風雲，那這種風雲變的也太快了。

如果說，人有旦夕禍福，那麼誰也不願兒上大禍！

然而，事實上當大禍臨頭的刹那間，不少人尚不自知，而懵懵懂懂的去承受那令人斷腸的大禍！

遠在龍門峽的「斷劍老人」白不光，那夜送走了林浩然以後，回到岸邊岩洞的時候，他却大吃一驚，因為在他洞中哀號連連，痛苦不堪的封相公與三姑娘，竟然消失影踪不見，尤其那封相公的左腕已斷，血流如注，他怎麼還能遠走高飛，難道他二人已經……

「斷劍老人」白不光心念間，立刻躍身出洞，登上洞口大石上望向滾滾如奔雷的黃河，只見河中浪濤翻滾，岸邊水花四濺，那有人影？

於是，他迷惘了，不知這兩個人又去何方，他們絕不會躍身在滾滾的黃河，因為秦川幫的人在屈仙姑的調教下，血是要流在敵人前面的，他們拋頭顱，洒熱血，為秦川幫而生，為她屈大奶奶而死，如此而已！

就在此事發生後第四天，那是一個悶熱的日子，「斷劍老人」白不光一整天在他那洞中煉爐旁！

他揮汗如雨，却又頻頻的往爐中加炭薪，好大的一個風箱，在他的拉動中，發出「噗嚕噗嚕」的響聲！

於是，一處原本可以避暑的山洞，却變得如同蒸籠般烤熱無比！

* * *

只見不久之後，白不光自那熊熊的烈焰中，挾出一個被燒得通體透紅的生鐵盤子，那盤子足有半尺圓，盤中央一個海碗大的凹槽，金黃的流汁，就在這槽中晃動。

然後，就見他挾向一個大鐵碗邊，極小心的把金色流汁傾入鐵碗，然後又自一隻木箱中，取出各種零零碎碎金屬樣東西，小心翼翼的加添到裡面。

立刻間，原本黃金般的流汁，表層上立刻出現厚厚一層雜物。

除去雜物，白不光把金黃流汁灌入一隻細管中，很快的走出洞外，把細鋼管的一端連在一根鐵索上，然後沉入滾滾的黃河……

外涼內熱，熱却緩緩消失，然後變成透體冷寒，可使冶煉的東西韌堅無比。

「斷劍老人」白不光繫好鐵索，自言自語而又滿面憂慽的道：「七天之後，又是一把上好寶劍，只是該把藥送來了吧？」

就在他一翻身之間，不由一怔，因為面前不知何時，竟然站了一人，那個人他是認識的——屈思仁！

「你怎麼來了？你娘也來了嗎？可是給老夫送藥嗎？」

冷然一哼，道：「怎麼每次看到我，你總是先問我娘，人都入土大半截了，還在叨唸着幾十年前的一段情，你可眞固執！」

白不光一嘆，道：「你們年輕人又如何會體會得出個中辛酸？幾十年歲月折磨，如果沒有一股力量加以支持，恐怕一天也支持不下去。」一頓之後，又接道：「你來可是要提取那縛龍索？」

微搖着頭，屈思仁那冷酷而秀氣的臉上，散發出一股懾人的寒意，道：「白不光，我是來替你收屍的。」

呵呵一笑，白不光道：「可是因為封相公與三姑娘的事？」

「小部份是的，但大部份却是你出賣了秦川幫。」

白不光一聽大怒：「老夫既不是秦川幫人，又沒有聯合別人坑陷你們秦川幫，你這『出賣』二字從何說起。」

屈思仁道：「眞的要我指明嗎？」

白不光道：「那是當然的事。」

屈思仁手往崖上面一指，冷笑道：「那天你為何放着三姑娘他們受傷不顧，却去同那江南來的林浩然在上面的樹下細訴衷腸，而且那姓林的手上拿了一件可以尅制縛龍索與鋼丸的佛珠，沒有幾天，已傷了我人頭店幾個相公，這些你知不知道？」

白不光甚為不悅的道：「你不要忘了，老夫只在此冶煉武器，而且這幾年又全力為你們秦川幫效老命，我不信令狐玉會不清楚。」

「我娘當然清楚，也就因為清楚，所以才讓我來替你收屍。」

哈哈大笑，聲震河谷，白不光道：「如果老夫不想死，難道你還想與老夫交手？」

「如果有必要的話……」

白不光臉一寒，雙目精芒逼視，道：「鳥尚未盡，你們就要弓藏不成？」

屈思仁嘿然道：「既然鋼丸並非絕對制勝武器，而我們秦川幫已有足夠的縛龍索可用，為了保持成果，更為了不使你為他人獻寶，所以也只好委屈你了。」

白不光淡然一笑，道：「這麼說來，老夫是看不到明日陽光了！」

「這世上看不到明日陽光的人，又不是你一個，有什麼值得一提的！」

白不光戟指屈思仁，道：「多年前自從你知道老夫與令狐玉有過婚約，你就對老夫產生着一種仇視，也由於你不接納老夫，使老夫在你那兇殘如狠的父親死後，無法找到你娘，直到五年前你們有求於我……」

屈思仁怒喝道：「我是來替你送終的，可不是來聽你閒話當年！」

「沒有當年，那有現在，老夫自認這一生栽在一個『情』字上，可是老夫總得知道，要取老夫性命的是誰？」

屈思仁道：「你在囉嗦着拖延時間？」

白不光「呸」一聲，道：「老夫年過甲子，死了也不算短命，但老夫一定要你知道，如果是你小子的主意，今天咱們就有得拚的，但如果是……」

雙眉一揚，屈思仁道：「如果是幫主的意思呢……」

白不光猛力搖着頭，抖動着腮幫上白髯，高聲道：「不，絕對不可能，老夫為她而終身不娶，為了她而自囚在這波濤如雷的龍門峽，濤聲使我不再去聽那江湖上的各種卑鄙齷齪事，滾滾黃濤，充滿了老夫雙目，而不再看到那殘忍的殺戮，老夫的一切，難道她令狐玉點滴也看不出來嗎？」

屈思仁左手兩隻鋼丸一分為二，踏前一步，道：「老頭兒，你有完沒完？」

白不光道：「老夫只是不甘心！」一面目注屈思仁手中兩隻鋼丸，又道：「老夫更不甘心死在自己一手製造的鋼丸上。」

屈思仁道：「你的人頭不值錢，但我却沒帶別的兵刃來取你性命，白老頭，你就委屈些吧！」說着，右手暴舉過頂，正要擲出鋼丸，突然，白不光搖手喝道：「你等等！」

「還有什麼話說！」

白不光沉聲道：「既然你說我的人頭不值錢，而老夫在『情有獨鍾，難獲垂青』，落花『無』意，而我這流水却『有』情的光景下，活得也夠辛酸的，再經你這不通人性，凶殘如你老父屈大勇的一而再的刺激下，眞的有些活膩了……」喟然一聲長嘆，似是吐出多年胸中苦悶一般，又道：「老夫只想問你一個問題，希望你對一個垂死的人實話實說。」

屈思仁冷冷的道：「你問吧！」

白不光引頸沉聲，而又字字有力的道：「要取老夫性命的，是你？是令狐智？還是令狐玉？」

神秘的一笑，屈思仁道：「有分別嗎？」

白不光突然提高聲音，道：「有，當然有分別，而且有着太大的區別！」

屈思仁微微一怔道：「什麼區別？反正總是要取你老命！」

白不光不屑的道：「不論是你小子或是那『巧諸葛』令狐智，皆沒有資格來取老夫性命，而且如果老夫全力一拚，勝負之數尚難以確定，但是……」

屈思仁不等白不光說完，立刻道：「那我就不妨實話實說，要你老命的，是我娘的意思。」

「你小子敢發個重誓？」

屈思仁道：「其實這件事你應該想得到的，三姑娘與封相公受傷以後，娘發了脾氣，隨手把她用了多年的白玉茶壺摔碎，聲聲要先把

你殺了，她才能稍出胸中之氣，那時候……」

「你不用說了，老夫只要你小子發誓，小子，你可要弄清楚，老夫是以命換一誓，難道你不敢？」

屈思仁一聲冷笑，道：「如果我發過誓以後呢！」

「老夫自行了斷！」

屈思仁道：「好！你可聽仔細了，如果我屈思仁說謊，就叫我萬鈎掛身而亡！」

什麼叫萬鈎掛身？大概就像賣牛肉的屠案上掛的鐵鈎，每個鈎子上全掛着血淋淋的肉塊吧！

於是，就見白不光捧腹狂笑，聲震峽谷而壓過滔滔浪聲，不旋踵間，只聽他狂喊一聲：「令狐玉——」玉字出口，他人已彈離巨石，光景至少也有五丈高，垂直的落入滾滾黃河中……

連一點漣漪也未激起來，因爲浪激太大了。

當然也未聽到水聲，因爲奔雷般的河水，壓過了一切！

於是，一代冶劍巧匠，武林中的「斷劍老人」，就這麼含恨而投入黃河自盡了。

於是，就聽岸邊的屈思仁一陣狂笑……

「叭！」好大一聲清脆的耳刮子，打得屈思仁眼冒金星。

屈思仁橫移三步，雙手互挽前撩，這才看清「奉送」自己一巴掌的竟然是老母親。

「娘！」

「跪下！」屈仙姑聲色俱厲，白髮抖動。

「娘！」屈思仁邊跪邊抗聲道：「咱們秦川幫可不要脚踏兩頭船的人，不爲我用就是敵人，這話娘不是常說嗎？」

屈仙姑冷哼一聲，叱道：「白不光並未走出龍門峽半步，如今又在爲我秦川幫出力，怎可因爲三丫頭的一句話，就把他逼入黃河！娘只晚來一步，你就鑄成大錯，似此作爲，你怎可領袖秦川，又如何繼承父志，橫掃武林？」

屈思仁拗倔抗聲道：「殺白不光以立威，就是殺鷄儆猴，也沒什麼不對。」

屈仙姑怒道：「畜牲！你舅舅叫你主持人頭店，你却先拿我的花奴開刀，一開始就不吉不利，開張三天，就惹來連串痲煩事，到今天你還未把毛幹偸兒的人頭割下，反而把氣出在白不光的身上，難道你眞的也是個糊塗虫？」

伸手止住屈思仁欲開口說話，屈仙姑低聲道：「殺白不光不如用白不光，這話可是你舅舅說的，再說……唉！」

屈仙姑長嘆一聲，接道：「放眼江湖，又有誰年過甲子仍然被人朝思暮想的？有時候娘在深山中，想到這世界上竟然還有人仍在癡情的望風懷想，那種一往情深，看來直如『天若有情天亦老』的生之無味死之不甘樣子，娘在睡夢中會笑醒過來，而對於白不光這種既可憐復可笑的人物，你又何苦逼他跳入這滾滾河流，唉！往後這世上再也沒有仰慕我屈仙姑的人了！」

屈思仁稍感愧疚的道：「是兒子不好，惹娘生氣！」

屈仙姑拂袖道：「鎭江那邊的事，你辦得怎麼樣了？」

「照娘的意思，姓林的兩個寶貝兒子已被弄上船，就這一半天也該有消息了，不是要把他倆殺掉嗎？」

「起來，咱們得快些回去，娘走了一趟八斗山，那兒連個鬼影子也沒有，眼看着距離七月十五不遠了！」

屈思仁爬起來，雙手扶着屈仙姑，母子二人登上山坡，早有四個姑娘快步走過來，圍在屈仙姑四週，小心的扶屈仙姑登上馬車，一行人就在車聲轆轆，蹄聲得得中，離開了龍門。

而白不光縱身在滾滾的黃河中，看來「似」是難逃大限，他眞的死不甘心！

即使是屈思仁當面發誓，是他娘的意思，但在白不光想來，總是比不上親耳聽到屈仙姑說出口來得確實，更何況自我「作繭自縛」幾十年，早已認淸他們母子的爲人！

於是，「死有重於泰山」的古訓，就在白不光即將入水的刹那間，就在他狂叫「令狐玉」的名字以後他終於醒過來了。

他覺得自己太傻，也太癡……

太傻是自己固執的副產品，它造成自己一生痛苦！

太癡却是固執的氾濫，而氾濫足以成災，終於毀去一生，毀去也許是輝煌的一生！

爲什麼一定要春蠶到死絲方盡呢！

也就在他全身已被滾動的黃水吞噬瞬間，他作了個決定，「我不死了！」

要知道世上有許多自殺的人，他們在衝動之下，不顧一切，總以爲兩眼一閉，下輩子再見，但在他們大錯鑄成，發覺「死不如生」的時候，往往悔之晚矣！

如果說，上吊的人，他們能自己在死的中途，還有力量把繩索解開，大概就有不少上吊的人會活過來，有幾個會水的人跳水自殺？

而「斷劍老人」白不光長年生活在這滾流岸邊，爲了查看他放入水中的鋼管是否被水冲斷或在水下不端正，他也常常把自己縛在一根繩子上，潛入水下查看一番，當然對

於這一帶的水勢，就會瞭如指掌，如今他不想死的意念一經產生，人已被冲到數里之外了！

但他終於還是爬到岸邊，登上懸崖，回到他那簡陋的洞穴時候，已經是二更天了。他以畢生功力逼壓着身上毒癮！

白不光進得洞中，竟毫不珍惜的毀去冶煉火爐，搗毀一切能搗毀的，算是發洩了胸中的悶氣。

於是，他把自己的臉抹黑灰，手持竹杖，看上去似是個無依而又可憐的流浪老人一般，踽踽而離開了洞穴，離開了龍門，往東方走去，光景是朝着鎭江甘露寺走去了，因爲他估計智圓和尚也許會治他身上毒癮！

* * *

且說那「中原大俠」方溫中躍馬中原，已經連絡許多江湖志士，約定在七月十五日共赴八斗山十八盤嶺，與那野心勃勃的秦川幫以決勝負，如今又與大相國寺的廣仁大師，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分道三路，預定十日後相會於長安以東的灞橋。

他在離別林浩然與廣仁以後，走方城，過寶豐，却在繞向盧鎭途中，大山裡他遇上了小叫天那幫土匪。

這時候的小叫天雖然在鎖龍嶺那邊損兵折將，大敗而回，但他却在敗中求得靈感，所以他的神情是快樂的。

如今他在見了方溫中以後，像接待林浩然一般，兩個人找了一處僻靜的山邊，喝着小叫天那鹿皮袋里的燒刀子，邊撕吃着烤熟的半隻羊腿！

「方大俠，你這趟又準備往那兒去呀！」

方溫中一擦油膩嘴巴，道：「江南林大俠的兩個兒子被秦川幫誘騙，如今生死不明，方某正爲此事繞道往秦川追去，正要問你閣下可曾遇上可疑的人嗎？」

「鳥毛也沒有看到一個，倒是前些時我攻了一次鎖龍嶺，他奶奶的好像一脚杵進稀泥巴坑裡一般，幾乎拔不出脚來！」

方溫中一怔，道：「你閣下想逞一時之快呢，還是想獨自幹，不過聽口氣好像閣下並未撈到便宜！」

小叫天那茅草大鬍子一陣抖動，咬咬油膩膩的嘴唇，雙手捧起酒袋，一連灌了三口，這才豹目一翻，道：「我操他奶奶的熊，殺了半天，老子連鎖龍嶺那個大門有多高，朝那個方向開，全都沒有看到，就已經死傷了幾十人，還算我機伶，苗頭不對，我急忙拉桿扯呼，想不到那些王八蛋還敢追來，可眞是一場好殺……」

方溫中道：「結果如何？」

小叫天一拍大腿，怒吼道：「沒有結果，娘的，他們殺了我的手下大將成剛，我也放倒他們相公，這檔子事我已同秦川幫沒完沒了，方大俠你等着瞧，要搏殺屈仙姑那老妖婆，就看我小叫天了。」

方溫中道：「閣下的意思，正準備二次殺上鎖龍嶺？」

小叫天眼一瞪，道：「誰說的！」

「難道不是？」

小叫天搖頭，道：「不！不！鎖龍嶺是不會去的，但八斗山那邊可少不了我的份，這是林大俠前些時特別到我這兒交代的。」

如果這時候小叫天說的是實話，那才是十成十的傻鳥一個，因爲他早就有了打算，而打算當然可稱之爲如意算盤，在事情未開始之前，如意算盤往往是不會輕易示人，而小叫天自然也不會把心中秘密吐露出來。

不過他却指望着八斗山十八盤嶺上一戰，能一舉消滅秦川幫，當然，這也是天下武林人物共同心願。

方溫中一笑，道：「秦川幫既有野心吞噬整個武林，力量自是不可小覷，閣下還是把力量拉到八斗山，咱們共同扭結一起，也許有制勝把握，如果單獨出戰，各自爲政，那可是屈仙姑與令狐智他們最歡迎的，閣下想到人頭店了嗎，那正是企圖挑起武林仇殺，而逼使各路英雄單獨找上他們，然後再被他們個別吃掉，他們的陰謀如今未能得逞，閣下又何故非獨自一戰？」

小叫天咧着毛嘴一笑，道：「說得是，說得對！」

緩緩站起身來，方溫中道：「在下這就要上路，千萬記住，大家一定要把力量團結一起，才能一舉打敗秦川幫。」

於是，中原大俠在小叫天殷殷相送下，離開了小叫天盤踞的這個山區小村。

不過，當方溫中順着山道繞向盧鎭不久，小叫天咧着毛嘴，捧腹大笑起來……

這時候他的隨身大將鐵豆子，涎着一張大板臉，蹭到小叫天身邊，低聲問道：「頭兒，你怎麼又在發笑了！」

小叫天眼一瞪，手指着遠去的方溫中，道：「你看看，鐵豆子你看，那就是被人稱做『中原大俠客』的人物，他們平日罵我們這些道上朋友見利忘義，一錢不值，窮兇極惡，盡是些魑魅魍魎之輩，而不屑於同我們爲伍，那種來清去白，目無餘子，大義凜然，但却又擺出一付道貌岸然的樣子，看了眞是叫人好笑……」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康雪梅因誤交惡少，又遭遺棄，私生一子，取名康少峯，本想隱跡遁世，但事與願違，被白龍莊莊主衞道趕得走頭無路，逼得求老父收容，先找總管何三清告知苦況，但三清也不敢將眞情向飛雲堡堡主康世澤呈報，準備接濟銀兩叫他們母子離去，不料被康世澤撞見，要用家法懲治女兒，叫三清取出家傳寶劍，雙膝面北而跪……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堡主盛怒逐千金　總管擋駕被斷臂

咬一咬牙，橫一橫心，康世澤接着又道：「十六年前妳就早該一命歸陰，是被妳娘拚死救下，始免一死，如今妳娘已經被妳氣死，看還有誰敢再替妳討饒求情！」

寶劍乍現，抖出萬縷寒芒，以雷霆萬鈞之勢斬向雪梅頸項，眞是命在旦夕之間。

手中劍乃康家世代相傳的家法，康雪梅縱有一千一萬個死不得，也不敢稍有閃躱，暗暗叫了一聲苦，閉目等死。

康少峯忽然失聲大哭道：「媽是好人，不該死，小峯情願替娘死！」

不管三七二十一，挺身撲向劍鋒。

他快，何三清更快，左臂攔住小峯，右臂猛架來劍，聲淚俱下的哭訴道：「老堡主，你老人家只有這麼一個獨生女，千萬要爲康家留一點骨肉，小姐從小嬌生慣養，不諳江湖風險，以致吃虧上當，自已早已悔悟，且已知錯認罪，尚請老爺子高抬貴手，寬恕三分，否則，老堡主百年之後，誰來披蔴戴孝，誰來祭掃廬墓？誰來承繼香火？誰來……」

康世澤不待他說完，便截口道：「閉嘴！康家寧願絕子絕孫，也不要這個忤逆不孝的女兒，與來路不明的孼障！」

見何三清抱着劍柄不放，不由怒火上升，猛然一抖臂，將追風劍俠摔出五六尺遠，喝道：「何三清，你在飛雲堡已三四十年，本堡主的脾氣難道還不清楚？如再一意孤行，休怪老夫不念舊情！」

何三清聽得一怔，呆若木鷄，眼巴巴的望着雪梅母子二人，不知如何是好。

隆中俠隱康世澤心意已決，毫不遲疑，振劍再度斬向女兒的頸項。

何三清驚呼一聲，連滾帶爬的撲過來，道：「康家對我何三清恩重如山，老奴但有三寸氣在，就不忍眼見康家斷了香煙，老奴願以這條殘命代替小姐。」

這話說得慷慨激昂，康世澤氣得全身發抖，當下心一橫道：「也好，你死了更乾淨，看還有誰再來攔阻？」

盛怒之下，不遑多想，手起劍落，血光暴湧，可憐忠心耿耿的何三清的一條左臂被齊肩斬了下來。

這，的確出乎小峯母子的意料之外，相顧愕然，一臉惶悚。

就連康世澤本人，也爲眼前血淋淋的事實看傻了眼，懷疑會是自己所爲。

何三清一條左臂齊肩斷落，鮮血遍地皆是，人已痛暈在血泊之中。

久久，隆中俠隱康世澤方從極端憤怒的巔峯清醒過來，望着血肉模糊的何三清，老淚盈眶，忽見他猛一跺腳，扔去家法寶劍，奪門而出。

門外，隨即響起一陣老人的嗚咽聲，聲聲斷腸，令人聞之鼻酸，不久便告遠去消失。

小峯早已被這一切嚇呆了，此刻才如夢初醒般問道：「娘，外公哭啦？」

「……」康雪梅頷首不語。

「娘，外公會不會再殺咱們？」

「……」康雪梅依舊一言不發。

「這位何爺爺昏死過去了，咱們救救他吧。」

「唉！」長嘆一聲，雪梅無計可施。

「外公到那裏去了？」

「不知道！」

康雪梅傷痛欲絕，六神無主，呆呆傻傻地如瘋似痴，滿面淚痕，一臉茫然，陷入痛苦的深淵中，彷彿一隻待宰的羔羊。

沒多久，步履聲起，康世澤去而復返，手中拿着兩粒一紅一綠晶瑩剔透的丹丸，將紅色丹丸納入何三清口中，綠色丹丸則不停的在他左肩傷口處敷搽。

康雪梅遲疑一下，壯着膽子說道：「爹，你老人家息着，讓女兒幫何大叔上藥吧！」

老堡主充耳不聞，連頭也沒偏一下，已將何三清的血止住。

這兩顆靈藥顯係絕世妙品，頓飯工夫不到，追風劍俠何三清已甦醒過來。

康世澤原也是性情中人，慨然一歎，熱淚盈眶道：「三清，眞抱歉，老夫一時急怒攻心，差點傷了你的性命，自覺愧疚萬分！」

何三清不愧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失去一條膀臂，依舊面不改色，肅容滿臉道：「老堡主快別這樣說，只要你老人家肯答應寬恕小姐，收留他們母子，老奴即使身首異處，也會含笑九泉。」

斬斷何三清的一條臂，康世澤的內心受了極大的衝擊，沉吟片刻後，忽然喊了兩聲：「罷了！罷了！」伸手拉着小峯母子，奪門而出。

這突如其來的舉措，令雪梅、小峯莫名所以，但又不敢出言追問，只有任由老堡主擺佈，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何三清似是猜到了康世澤的心意，俯身拾起那三個小元寶，歪歪斜斜的跟了出去。

老堡主一言不發，來至堡門之前，親手打開大門，語冷如冰道：「以康家家法論處，你們母子理當處斬，看在三清的情面上，姑且暫饒爾等一死，滾出飛雲堡去吧，從今以後，老夫沒有你們這樣的女兒、外孫，不准打着飛雲堡的旗號四處招搖，以免康家蒙羞，辱及祖先！」

話完，頻頻揮手示意二人速去，好像在攆仇家的悍婦惡少似的。

康雪梅此次厚顏重返家門，主要是想爲愛子找一個安身立命之所，好安心教養成人，不料事與願違，老父不肯恕宥倒也罷了，還白白的斷送了何大叔的一條左臂，被趕了出來。

左思右想，深感前途茫茫，生趣全無，母子二人往後眞不知該如何度日？爲了活命，康雪梅咬一咬牙，拉着小峯，跪倒在老父腳前，厚顏道：「爹，女兒知錯，不敢奢求你老人家收回成命，但求念在父女一場的情份上，可否接濟一點銀兩，好扶養峯兒長大成人，不然，爹雖然饒了女兒一命，我們母子還是會凍餓而亡。」

言語間，磕頭如搗蒜，比眞正的乞食婆還要可憐三分。

卻打動不了鐵石心腸的老堡主，報以一聲冷哼，道：「哼，簡直把康家歷代祖先的人給丟盡了！」

何三清連忙代爲求情道：「老爺子大慈大悲，就可憐可憐他們母子的不幸遭遇，接濟一點銀錢吧，老奴這裏準備了三錠銀子，你老人家如果嫌少，我再去取。」

不管康世澤是否答允，自作主張，將三個小元寶交在雪梅手中。

詎料，老堡主不以爲然，强行奪了回來，取出其中一錠，以食、中二指用力一夾，硬生生的夾下一兩多重的一小塊來，沉臉道：「打發叫化子，用不到那麼多，飛雲堡不是救濟院！」

手腕一揚，將碎銀拋至堡門之外，接着又雙掌齊出，將雪梅、小峯震退出堡門外四五丈遠，摔倒在雪地上。

這一來，使康少峯幼小的心靈中又蒙上一層仇恨的陰影，一骨碌爬起身來，怒視着飛雲堡主吼叫道：「你的心太狠太毒了，一點人性也沒有，我恨你，我恨你，我……」

康雪梅急忙伸手堵住他的嘴，責備道：「小峯，不可以這樣跟你外公說話，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其錯在娘……」

彭！康雪梅話說一半，堡門已重重關起，母子二人又置身大風雪中。

關門之前，老堡主已老淚盈眶，足證康世澤內心的悲苦絕不在雪梅母子之下，只是乍現即隱，動作太快，別人不會察覺罷了。

重重的關門聲，等於關閉了小

峯母子的希望之門，康雪梅一下子像是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苦難歲月，顯得格外蒼老、頹廢、失魂落魄的樣子，豆大的眼淚一顆接一顆的滾下來，很快便凍結成冰。

看不透小峯才十五六歲的年紀，骨頭卻蠻硬的，抬頭挺胸道：「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娘，咱們走，孩兒就不信眞的會餓死活人！」

康雪梅「嗯」了一聲，俯身拾起雪地上的那一小塊銀子，唉聲嘆氣道：「爲娘的原指望給我兒找一個舒適安定的生活環境，想不到反而使你受了不少委屈，唉！」

康少峯氣虎虎地道：「哼，我一想到他六親不認的樣子就有氣，娘，這一點點銀子是打發乞丐的，我們不是乞丐，不要！」

從母親手中搶過銀子，用力一丟，擲出去十來丈遠。

康雪梅的想法不同，生活是現實的，沒有銀子就會餓肚子，急忙拾了回來，道：「小峯，別使性，銀子雖少，用處甚大，省着點花，足可維持一二個月的生活，沒有它咱們娘兒倆馬上會凍死餓死！」

小峯的想法不同，小眼一瞪，翻腕打落了母親手中的銀子，惡狠狠地道：「娘，我求妳，求求妳，把它丟掉，把它丟掉吧，我們寧願餓死凍死，也不吃嗟來之食，不要這種臭錢！」

這一舉措，令康雪梅十分氣惱，臉色一沉，叱道：「峯兒，你今天是怎麼啦，心浮氣躁，行事莽撞，須知錢數雖少，卻可以救我們母子的命，沒有它眼前就活不下去，娘多少年來忍辱偷生，爲的是誰？孩子，可憐的孩子，娘要你挺着胸膛走路，瞪着眼睛看人，殺盡所有欺凌過咱們的人，闖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做給他們看！如果連現在的這一口氣都嚥不下去，怎麼能夠成大事立大業？當年韓信可以受胯下之辱，張良可以忍納履之耻，你爲甚麼就不能忍這一口氣？你使爲娘的太寒心了，早知如此，倒不如早死掉來得乾淨……」

康少峯聽到這裏，霍地撲倒在母親脚前，淚流滿面道：「娘，原諒我，原諒妳可憐的兒，小峯是私生子，是孽障，除娘之外，沒有親人，也不要任何親人，情願凍死餓死，也不願看別人的冷眼，受別人的施捨，娘，忘掉外公，忘掉飛雲堡，忘掉一切，也丟掉銀子，丟掉屈辱，丟掉一切吧！」

雪梅聽愛子說得悲壯，感動得淚下如雨，哽咽道：「孩子，你說得固然有理，像個頂天立地的漢子，然而，生活是現實的，眼前食宿都成問題……」

小峯打斷母親的話，振振有詞道：「娘，妳老人家儘管大放寬心，孩兒但能不死，就會盡心盡力奉養母親的，我們過去沿門乞討，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嗎？今後何嘗不可以再托缽爲生，從今以後，大可不必再把別人的羞辱放在心上，有朝一日，峯兒終會有出頭三日，所謂天無絕人之路，我就不信會倒楣一輩子！娘，請相信我，小峯會挺着胸膛走路，會瞪着眼睛看人，會殺盡所有的渾帳王八蛋，更會闖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讓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人刮目相看……」

苦難的煎熬，長年的流浪，使康少峯顯得早熟，以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來講，與同年齡的人相較，他的確懂得太多太多。

這一番話說來慷慨激昂，感人肺腑，康雪梅悲感的臉龐，第一次展露出笑容，撫摸着愛子的頭髮道：「峯兒，難得你這般有志氣，娘依你，不要這錠銀子，咱們走！」

話一說完，這一對可憐的母子既沒有回頭看看飛雲堡，也不會俯首瞧瞧地上的銀子，肩併着肩，手拉着手，昂着闊步的踏雪逆風而去。

茫茫人海，何處是吾家？康少峯說得好，只聽他一邊走一邊振振有詞道：「娘，從此咱們天涯海角，到處爲家，那裏有財富可發，就往那裏走，那裏有武功可學，就往那裏跑，可以吃任何苦，受任何氣，不必再躲躲藏藏，不理會人情冷暖，羽翼未豐時，勿以忍辱偷生爲耻，一旦學成絕技神功，便大開殺戒，血洗江湖，讓那些仇人家破人亡，灰飛湮滅！」

康雪梅聞言十分欣慰，覺得自己十幾年的含辛茹苦總算沒有白費，笑容滿臉道：「好孩子，你能這樣想，爲娘的就放心了，將來一定會有出頭之日……」

言未盡，突聞一個清脆、森冷又尖酸刻薄的聲音接口道：「哼，雜種也會出人頭地，簡直是在做白日夢，趁早自殺算啦，別再給飛雲堡主丟臉！」

母子二人聽得甚覺耳熟，只見從左側松林內走出一位花枝招展的中年婦女，和一個二十餘歲的錦衣少年來。

康少峯目光一瞥，認得是曾經羞辱過自己母子無數次的黑虎莊主鐵掌趙峯女兒趙婉君，以及乃子「玉面郎君」楊明。

康雪梅深知來人難纏難惹，暗叫一聲苦，伸手拉着愛子，道：「小峯，咱們走，別答理他們！」

康雪梅趨避猶恐不及，楊明母子卻偏要找碴，擰身一掠，勢如電奔，擋住二人去路，玉面郎君流露出一臉兇狠邪惡之氣，陰惻惻的冷笑道：「小雜種，既然遇上了就別

急着走。」

一句「小雜種」惹惱了康少峯，雙眼一瞪，吼道：「姓楊的，你再張口罵人，當心小爺剝你的皮！」

玉面郎君楊明豈肯退縮，連喊了三聲小雜種，大呼小叫道：「小雜種，你待怎地？」

「我要殺你！」

「你敢？」

「殺！」

急怒攻心之下，康少峯不管三七二十一，「追魂奪命」劈面就是一掌。

康雪梅覩狀嚇得臉如死灰，忙不迭地伸手去攔，誠惶誠恐的道：「小峯，別胡來，你不要命啦，鬼谷律令天下，不准尋仇鬥毆，一旦犯戒，必將死無葬身之地，同道中爲此喪命者已不知凡幾。」

這話好似春雷貫頂，冷水澆頭，非但小峯膽顫心驚，不敢再輕舉妄動，趙婉君母子同樣相顧失色，連退三步，眸光滴溜溜地四下偷睨，深恐鬼谷的人就在附近。

康雪梅遲疑了一下，牽着愛子悄然離去。

趙婉君卻不肯就此罷手，翠眉雙挑，臉罩寒霜，血紅的唇角掛着一絲淫笑，橫身擋住去路。

康雪梅不敢造次，忍氣吞聲道：「趙婉君，妳一再爲難我們母子，究竟目的何在？」

趙婉君嗤之以鼻，冷言相向道：「哼，少裝糊塗，老娘目的何在，妳心知肚明，妳這個賤貨到底把我丈夫藏到那裏去了，除非立刻交還，否則沒完沒了！」

康雪梅強忍住滿眶熱淚，幽幽怨怨的回說：「那個惡徒離開我們母子已經十幾年，行方不明，死生未卜，這話早已坦誠相告，何必明知故問，藉詞糾纏。」

「好啊，妳這個不要臉的女人，分明是妳搶走了我的丈夫，窩藏起來，還敢說老娘明知故問，藉詞糾纏，簡直無恥已極，一派胡言！」

「雪梅言出肺腑，句句實情，不信就算了，請勿出口傷人。」

「笑話，妳養漢子，偷男人，橫刀奪愛，搶走明兒的爹，還怕人罵？哼！妳不愛聽，姑奶奶偏要罵，無恥！下流！不要臉！無恥！下流！不……」

這話太刻薄，宛若萬箭穿心，聽得康雪梅頭皮發漲，渾身顫抖，掩耳呼喊道：「求妳口下留德，別欺人太甚，當初是那惡棍千方百計的勾引我，而且根本不知道他已有妻室，事後木已成舟，回頭已晚，空餘一身悔恨，我受的傷害比妳還深。如知他的行止下落，非剝他的皮，抽他的筋，喝他的血不可，怎會窩藏起來？求妳高抬貴手，給我們母子一條生路吧！」

說着說着，就要屈膝下跪，康少峯卻強將母親拉住，不許她跪下去。

趙婉君人稱蛇蠍美人，果然狠毒，報以一聲冷哼道：「哼，就算妳跪下磕頭也沒有用，只要明兒他爹一天不回到我的身邊，妳就休想過一天安寧的好日子。」

刀鋒也似的眸子掃了康雪梅一眼，又道：「妳這個狐狸精想當年艷賽羣芳，不曉得迷昏了多少少年俠士，不料會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吧？飛雲堡就在眼前，是準備去求妳老子慈悲收留？還是被康堡主趕出來了？想那康世澤一生譽滿天下，望重武林，怎會生出一個淫娃魔女來，武林中人眞爲他叫屈，更爲妳這個不要臉的賤人感到臉紅！」

這言詞，這神態，令小峯忍無可忍，徒然間，不知從那裏冒出來一股怒氣，破口大罵道：「住口，敢再信口雌黃，小爺就要你的命。」

蛇蠍美人趙婉君是何等樣人，豈會被他唬住，變本加厲的詛咒道：「淫婦！魔女！狐狸精！無恥！下流！不要臉！小雜種你能把祖奶奶怎麼樣？」

康少峯忍不住心頭怒火，乍然發出一聲悲嘯，人掌齊進，猛撲而上，擺出了一副拚命的架式。

康雪梅深知趙婉君母子懾於鬼谷谷主的律令，不敢輕舉妄動，故而設計激將，意欲借刀殺人。眼見愛子年輕氣盛，墜入彀中，忙驚惶萬狀的攔阻道：「峯兒，別莽撞，聽娘的話，不要上他們的惡當。」

小峯年紀雖小，苦難使他早熟，比一般人懂得多，早在母親發話之初，已硬生生的將雙掌收回，聞言朗聲回應道：「娘，別說啦，峯兒知道，爲了娘，爲了我自己，更爲了復仇雪恨，我們要忍辱負重，含恨偷生，直至孩兒功力大成，足以獨霸天下，威震羣豪，再也沒人敢插手阻擋時，再放手大幹，殺個痛快！」

話落人起，勢如瀉電奔雷，立與母親振袂向南飛奔而去。

煮熟的鴨子當然不能讓牠就此飛走，玉面郎君楊明母子互望一眼，拔腿就追。

康雪梅、康少峯偷生，把希望寄託在未來，詎料，冤家路窄，疾奔二十餘丈，正欲穿林而遁，突聞步履聲起，從林內閃出來四條彪形大漢。

康少峯一眼便認出，正是連日來一直窮追不捨的黑虎莊主鐵掌趙峯，和長子金扇銀筆趙一德，以及次子一明，三子一清，亦即蛇蠍美人趙婉君的父兄。

楊明母子二人已是難纏難惹，如今半路上又殺出四個對頭來，可謂險上加險，插翅難飛，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黑虎莊主鐵掌趙峯已如風馳電掣而至。

接着，趙家三兄弟和女兒趙婉君，外孫楊明也相繼趕到，將小峯母子團團圍住。

趙家父女兄妹不期而遇，暗中竊喜，相互行禮問候；康雪梅卻憂急如焚，如坐針氈，忙斂衽爲禮道：「晚輩飛雲堡康雪梅拜見老莊主。」

趙峯臉帶獰笑，一臉煞氣，拂一下胸前銀鬚，語冷如冰道：「賤人，休再把飛雲堡三字掛在嘴上，汝父康堡主早已有言在先，不承認有妳這個寡廉鮮恥的淫婦逆女，再多禮也救不了妳的命。」

袍袖一抖，足下生風，大踏步的朝雪梅母子立足之處行去。

康少峯聽黑虎莊莊主辱罵親娘，心火又發，本待有所行動，雪梅卻懾於趙莊主的名頭太大，不敢造次，拉着愛子向後倒退不迭。

蛇蠍美人趙婉君一揚柳眉兒，煽風點火道：「爹，這個無恥的狐狸精，搶走女兒的丈夫，奪去明兒他爹，把我們母子倆害得好苦，你老人家今天無論如何要爲女兒出一口氣，把他們母子除掉。」

眼見老父吹鬍子瞪眼睛，氣得鼻歪口斜，行將動手出招，忙又補充道：「不過，鬼谷主君臨天下，號令武林，不准江湖上尋仇滋事，違者必死，絕不寬貸，你老人家萬萬不可動手，以女兒愚見，可將他們困在此地，活活凍死餓死方爲上上之策。」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正中下懷，揚臂一揮，三子一女一孫一陣走動，立將康雪梅母子二人緊緊包圍起來。

康雪梅耳聞目見，心膽俱裂，母子倆衣裳襤褸，不足禦寒，身無粒米點水，難耐饑渴，黑虎莊的人如執意圍困，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有心訴諸一拚，又怕觸怒鬼谷，惹禍上身，再者眼前六人俱屬一流高手，眞的打起來，也是九死一生。

她死不足惜，卻丟不下苦命的弱子小峯，爲了兒子，已經忍受了十六年的苦難煎熬，爲了他，她必須繼續苟延殘喘的活下去。

小峯的想法跟母親不謀而合，爲了娘，他情願承受任何凌辱，爲了娘，他決心堅强的撐下去。

於是，母子二人在一股强烈的求生慾的衝激下，精神大振，豪情大發，雙雙振臂而起，欲突圍而出。

然而，他倆實在太虛太弱了，根本不堪一擊。

衝至黑虎莊主鐵掌趙峯的面前，一推，倒啦！

衝至趙家大少爺趙一德的面前，一推，倒啦！

爬起來，再衝再闖，亦非趙一明、趙一清以及趙婉君母子的對手，宛若殘枝敗葉，不堪一擊，做了倒地葫蘆。

玉面郎君楊明好狠的心，揚起一腳，彭！彭！二聲，踢得小峯母子在雪地上骨碌碌地滾出去丈許遠，神氣活現的譏誚道：「小雜種，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識相的就該認命，飛雲堡雖然近在眼前，但康堡主以你們母子爲羞，不可能出面搭救，何不趁尚有一口氣在的時候，刨一個洞自行了斷，免得曝屍荒郊，被狠啃狗吃！」

小峯聞言大怒，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呼地一躍而起，大發雷霆道：「臭小子別欺人太甚，我跟你拚啦。」

楊明存心借刀殺人，煽風點火道：「媽的，想死就上呀，別光說不練。」

小峯以行動代替了答覆，劈面就是一拳打過去。

康雪梅卻不以爲然，死命的拉住兒子不放，以近乎哀求的語調道：「孩子，我可憐的孩子，別上他們的惡當，別中了人家的借刀殺人之計！」

小峯簡直氣瘋了，咬着牙，瞪視着母親，忿忿不平道：「娘，逃生無路，拚死又犯了鬼谷的律令，難道只有眼睜睜的等着餓死凍死的份？」

「唉！」

康雪梅報以一聲長嘆，愴然淚下，無言以對。

蛇蠍美人趙婉君窮追猛打，毫不放鬆，冷嘲熱諷道：「不要臉的女人，妳嘆甚麼氣？受不了羞辱，禁不起饑寒，就別偷人養漢，擺在你們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條，自掘墳墓，自作了斷是最佳選擇，凍死餓死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爲了自己的奇仇大恨，爲了愛子的遠大前程，康雪梅決意忍辱偷生，趙婉君的話儘管令人惱怒，恨不得將她碎屍萬段，卻未敢貿然行事，眼巴巴的望着飛雲堡的方向，若有所待。

康少峯見母親如此，也不約而同的將目光投向飛雲堡。

明明知道老堡主已經不要他們了，値此危急之時，偏又多麼渴望康世澤能夠回心轉意，助他們一臂之力。

結果，大失所望，但見大雪紛飛，沒見隆中俠隱的一影半踪。

那位忠心耿耿的老總管，追風劍俠何三清也杳如黃鶴。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有點按捺不住了，嘿嘿冷笑道：「飛雲堡早已與妳恩斷義絕，就算再等上三天三夜，康大俠也不會現身相救，與其凍餒而亡，倒不如自殺來得乾脆痛快。」

康雪梅衡情度勢，自知必死，仰天長嘆一聲，忽然改口說道：「趙堡主，晚輩一時糊塗，被那惡棍所欺，鑄成千古難贖的大錯，早存一死之心，何敢偷生苟活，康雪梅死後，但盼老前輩能高抬貴手，放過我兒小峯，給他一條生路。」

原以爲犧牲自己的性命，或可助愛子逃過此劫，不料，趙峯心堅如鐵，決意趕盡殺絕，陰森森的冷笑道：「妳想得倒美，淫婦孽障，全在誅殺之列，不願自行了結就凍死餓死好了，休得討價還價，欲以汙穢將死之身來換取那小雜種的狗命。」

話甫落地，忽聞一個熟悉的聲音接口道：「趙老莊主的心也未免太狠了，須知我家大小姐也是被害人，要怪應該怪那個人面獸心，風流成性的惡魔，趙大俠有本事爲何不找他算賬？處處跟一對弱母幼子過不去，也不怕貽笑武林？」

發話之初似是很遠，話落已至眼前，左臂齊肩斷去，正是追風劍俠何三清。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先是一怔，繼而堆下一臉陰笑，道：「哦，原來是飛雲堡的何老總管，幸會，幸會，不知此來有何貴幹？」

追風劍俠何三清淡淡一笑，道：「好說，老夫此來一則是爲我家大小姐送點銀子，再則是想請老莊主手下留情，別再爲難雪梅母子。」

話完，不管黑虎莊的人反應如何，逕自走向小峯母子二人。

何三清的出現，好似及時雨，母子倆簡直把他當成了救星，滿肚子的委屈總算找到一個發洩的對象，雙雙疾奔數步，熱淚盈眶的投入何三清的懷中。

追風劍俠何三清好言安慰一番，探懷取出早先被康世澤劈落在地的那三錠元寶，小聲道：「小姐，老奴原是爲送錢而來，沒料你們又遇了麻煩，快把這些銀子收好火速離開吧。」

康雪梅以貪婪的眸光望着何三清手中的小元寶，道：「何大叔，這銀子可是我爹叫你送來的？」

「不，是老奴自己的主意。」

「那我們不要！」聲音堅定，昂揚，出自小峯之口。

「唉！」康雪梅長嘆一聲，轉對何三清道：「家父現在在那裏？」

「在書房。」

「做甚麼？」

「不知道。」

何三清環顧一眼，又肅容滿臉道：「老堡主含淚把你們母子逐出堡門後，便把自己關在書房內獨自困坐愁城，老奴敲了好幾次門，他老人家都不會答理，想必是因爲看到你們母子倆的落拓模樣，使老爺子傷心欲絕，說不定正在對着老夫人的遺相落淚哩。」

康雪梅聽在耳中，痛在心中，滿眶熱淚登時滾滾而下。

小峯爲人至孝，見母親傷痛逾恆，也陪着落淚不止。

這邊三人淚眼相對，那旁六人卻欣然色動，喜上眉梢，彷彿雪梅母子的遭遇越悲慘，趙家的人才越高興似的。

何三清沉默半晌，這時一本正經的道：「小姐，事已及此，傷心無益，還是拿着銀子趕快上路吧，這兒的事全由老奴一人承擔。」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聞言冷哼一聲，舉步行來。

蛇蠍美人趙婉君等五人眉目傳語，亦蠢蠢欲動。

康雪梅遲疑再三，終於伸手接過銀子。

小峯劍眉雙挑，忽道：「娘，咱們……」

何三清知道他要說甚麼，忙截口道：「小少爺，你很有骨氣，老奴以你爲榮，但是，骨氣不能當飯吃，銀子卻可以塡飽肚皮，不管是爲了活命，或修練武功，都少不了它！小少爺，你別以爲老堡主把你們母子趕出家門，就認定他老人家冷酷無情，實則老爺子心裏的苦比你們母子還要强千百倍。」

言來義正詞嚴，感人至深，康少峯欲辯無詞，啞口無言。

康雪梅見此情景，心下稍安，這才將元寶納入懷中，正容道：「謝謝何叔叔的教誨，峯兒他日如有出頭一天，一定不會忘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

話畢，拉着小峯就走。何三清及時說道：「小姐快別這樣說，老堡主對我恩重如山……」

一語未畢，玉面郎君楊明已堵住去路，喝道：「小雜種別走，閻王叫你三更死，絕不留命到五更，今天就是十個何三清也救不了你。」

何三清瞪了楊明一眼，滿臉不屑道：「這位小友是誰家的娃兒，怎麼一點教養也沒有？」

這話不輕，趙峯臉上一熱，方待出言，三子趙一清搶先開罵道：「何三清，你少指桑罵槐，當心爛掉你的舌根子，黑虎莊說不讓淫婦雜種走，就不讓他們走！」

何三清態度强硬，毫不退讓，一字一句道：「何某衝南闖北，東征西討，刀裏來，劍裏去，還不曾怕過那個，不信咱們走着瞧！」

（未完•二）

上文提要：七巧賭坊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浪人小川與田野的騷擾，令哈大姐的手下死傷不少，哈大姐發誓定要以牙還牙……古照今和丘大元的小師叔，從鄉下來到上海找活幹，正逢倭寇又來搗亂，小師叔于不悔見義勇為，使出了惠州柳逢春的三絕刀與飛梭的本領，立了大功，哈大姐這古井不波的春心也被打動了……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賭坊求救抗倭寇　悔失高手訂計謀

哈大姐看看每個人，她重重的道：「別以為這是有王法地方，有王法地方更糟糕，靠官家不比靠自己，咱們已經兩次被倭寇找上門來殺人了，還能再忍嗎？」

佟大川吼道：「兄弟們早就忍不下這口氣了！」

杜老三道：「對，當家的妳吩咐，咱們上刀山下油鍋絕不皺眉頭。」

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也聽得直點頭。

哈大姐道：「咱們應計劃去找小川與田野，扯下他們的假面具。」

她轉而問米太郎與方浩二老，道：「米大叔，方大叔，你們二老有什麼意見？」

方浩道：「由妳分派吧，我們二人不落人後，娘的，這是什麼世界呀，咱們按時送捐，按月報稅，官家却不能保護咱們，這是官逼民反嘛！」

米太郎道：「咱們不是造反，咱們是討回公道。」

他十分佩服古照今的功夫，聽說于不悔的功夫更高，立刻又道：「咱們如今也算高手如雲吧，等着挨宰不如去拚個結果來，操那娘的，樹長十年劈柴燒，人活百歲也是死，如今我們二老是快七十的人了，早他娘的活膩了！」

哈大姐忙道：「米大叔，你們二老要好好的活過一百歲，千萬別說洩氣話。」

方浩道：「操那娘的玩鳥喪志，也誤了大事，我要不是人鳥分不開，早把牠捏死了！」

他等於白說，他還是愛護他的畫眉鳥。

＊　＊　＊

便在這時候，大門口奔來一個人，這人有些氣急敗壞的樣子。

七巧賭坊門口的十一層大台階他只跨了三大步便到了台階上，只見他舉起拳頭猛打門，口中大叫：「開門，開門吶！」

聲音大，第三院中的人也聽得清，哈大姐冷冷的道：「會是誰？」

于不悔猛一起，道：「大姐，我去瞧瞧。」

哈大姐一笑，道：「這事由兄弟們去辦。」她話音一落，立刻有個伙計奔出來。

大伙等着看看門外來的是何人，為什麼三更天跑到賭坊中來。

佟大川道：「大姐，咱們準備，別又是那些倭寇前來尋仇，小心咱們措手不及。」

於是古照今與丘大元這師兄弟二人守在大廳門口了，想衝進來再殺人，那得經過他們二人那一關。

就在這時候，伙計帶着一個滿臉鮮血的人走進來了，這人一直來

到大廳上，哈大姐起初還未看清他是什麼人。

哈大姐吃驚的道：「快，先為他包紮傷處！」

兩個伙計走過去，又是搽又是上藥包紮，於是，這人的臉孔看清楚了，他可不是別人，水道生是也。

＊　＊　＊

水道生為什麼會如此凄慘？

哈大姐心中已有了計較，古照今與水道生總是有過那麼一段交情，見水道生這般模樣，立刻走過去，關心的道：「水先生，誰幹的？」

水道生放眼用力瞧，然後他一把抓住古照今，道：「兄弟呀，我還能活着看到你，眞是萬幸呀！」

古照今見水道生鼻青臉腫，臉上似乎少了一雙眼睛似的，不由咬牙道：「水先生，告訴我，誰如此狠心，下手好像要毀容嘛！」

哈大姐道：「別急着問他，先扶他坐下來，喝口熱茶緩緩氣，把咱們存放的好藥為水先生敷上。」

水道生抬頭用力瞧——他不用力兩眼睜不開。

只聽他先是罵了一聲：「操那的娘騷皮，眞不講理呀！」

哈大姐見水道生用力呷了幾口茶水，她才問道：「水先生，怎麼了？」

「我倒楣了。」

「請慢慢的說。」哈大姐一頓，又接道：「我明白，你找到我這兒來，必有重大事情。」

水道生道：「我去找三刀會的人，因為我明白三刀會同我們二人一樣，大船出海必完蛋，可是想不到半途上碰見小川那個王八蛋，他帶着幾個黑衣武士硬生生的把我架到龍華。」

哈大姐一怔，道：「眞大膽！」

水道生道：「他們把我架進那座大別墅，先是問我知不知道妳哈大姐出海之事。」

他身上痛看得直吸氣，晃了晃，又道：「我知道也不說，我當然說不知道。」

哈大姐道：「這就對了，要不然他們會殺了你。」

水道生道：「我說不知道，他們就開始動手揍我，我原本還手的，可是四把長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操那娘騷皮，他們先是打我的腿，然後出拳揍臉，鼻血流了四五回，一脚把我踢倒在地上。」

哈大姐道：「他們有沒有問話了？」

「打得我起不來，才問我。」

「問你什麼話？」

「他們問我是不是已同妳哈大姐勾結在一起了？」

哈大姐道：「多此一問。」

水道生道：「我也是這麼說的，像咱們中國人，寧叫洋人乾爹，不叫自己同胞兄弟，各有心事，各懷鬼胎，很不團結，那來的勾結。」

哈大姐道：「你的話完全正確。」

水道生道：「可是他們押我去我下榻的地方，他們眞不是東西！」

哈大姐一笑，道：「去你的地方幹什麼？」

「搜呀，他們搜得眞仔細，牆上地下也敲打，只差未拆屋子。」

「哈……」哈大姐笑了。

水道生嘆口氣，道：「我問他們搜什麼。那小川氣得又對我揍了一頓，還逼我……」

哈大姐眼一亮，道：「是不是逼問你，他們的十多箱寶物在什麼地方呀？」

水道生道：「到此刻我才明白，他們還以為我與妳是一夥的，那小川說，我的飛龍號上之人也回來了，也是你們救回來的，便一口咬定我與大姐合謀了！」

哈大姐冷笑，道：「拆爛汚的，小川他終於承認與荒島上的什麼黑龍會是一黨的了。」

水道生道：「我當然不承認，小川那小子搜不到任何証據，却對我咆哮着，叫我快準備四千兩銀子，因為我出海的大船又沒按期把貨送到，後天他找我取回訂銀再加上兩千兩罰銀。」

哈大姐道：「水先生，如果那天我送你一箱寶物回去，或是應你說的，見一面分一半給你或送你幾箱，只怕你此刻已不在這個世界上了。」

水道生嘆口氣，道：「又有誰會想到，東洋王八蛋們會找上我水某人呀！」

古照今火大了，他冷厲的道：「欺人太甚了，這口氣我就忍不下！」

哈大姐道：「水先生，你來我這兒的目的又是什麼？不會只是告訴我這件事吧？」

水道生道：「有目的，娘的皮，人爭一口氣，佛要一爐香，我水道生損失一條船還挨他們修理，這口氣我是一千一萬個嚥不下！」

「水先生，你打算怎樣？」

水道生這時眼睛又睜大了許多，他便也看清楚在座的幾個人物。

唉，七巧賭坊的主力打手都在座，只不過有個大漢貼着哈大姐坐，水道生還不知這大漢何許人。

水道生也知道，哈大姐是位女強人，女人強過頭，男人就會退避三舍，所以水道生知道哈玉芳至今還是「大姑獨處」而夜守空幃。

但這個大漢的表現，那分明就是哈大姐的入幕之賓呀，他是誰？

心念只是一瞬間，水道生道：「原來在座的人中除一人我沒見過外，七巧賭坊的高手全齊了！」

哈大姐道：「你來得也是時候。」

她主動的拍拍坐在一邊的于不悔，又道：「他是我的人，說他是我丈夫也可以，他叫于不悔。」

于不悔木然的不動，而水道生的雙目又開了一些，他驚訝的道：「大姐，妳結婚了？這是黃浦灘的大事，怎麼我不會知道呀！」

淡淡一笑，哈玉芳道：「會請客的。」

她衝着于不悔，又道：「也快結婚了，等我把這些惱人的事辦完了，自然會請客。」

水道生重重的看了于不悔一眼，他以爲姓于的粗壯高大，不知是什麼人物！

水道生正事不提，反而衝着于不悔抱拳一禮，道：「水道生先恭賀這位仁兄了。」

于不悔却粗聲道：「我叫于不悔！」

古照今已哈哈笑了。

他走近水道生，道：「我爲水先生介紹，他是我小師叔，叫于不悔，我們的功夫有一半還是我們小師叔教的。」

水道生聽得吃一驚，他看向哈大姐，道：「眞有妳的，又去惠州挖來一位高人呀！」

哈大姐道：「我沒有挖，有緣千里能相會。」

她還眞大方，彎臂摟住于不悔的腰。

忽的，水道生對古照今吼道：「你有個小師叔，爲什麼不會對我說呀！」

古照今笑了，道：「你可也並沒問我呀，水先生。」

水道生道：「我若知道你還有個小師叔，早用八抬大轎請他來了。」

他一頓，又問道：「你還有什麼小師叔或師兄弟的？」

古照今道：「惠州城除了我師父師母之外，已經沒有別人了，我師父師母是不會來上海的。」

忽聽水道生道：「我來是要告訴你們，小川已坦白的準備殺過來了，他們是不會就此罷手的。」

哈大姐道：「我們也知道，我們不一定以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爲手段，說不定我們還找上他們吶。」

水道生道：「放眼目前妳的這些人，哈大姐，妳有能力同東洋人一拚，但我不能。」

他起身欲走，臉色泛青的又道：「我去找三刀會，這損失應由三刀會來賠。」

哈大姐笑笑道：「這不正是你當初拖三刀會下水的原因嗎？」

水道生道：「我惹不起東洋倭寇，但三刀會不怕，只要我把眞實情況說給三刀會三位大當家，他們是不甘受損失的。」

哈大姐道：「水先生，你這一身傷，可要我派人送你一程？」

水道生道：「不用，我的另外兩條大船未出海，我這就先回船上去。」

他走了，但走到門外又喊叫。

水道生呼叫：「古兄弟，你出來一下，你應該送一送老兄吧！」

古照今立刻走出去了。

古照今走近水道生，淡淡的道：「水先生，我見你這一身傷，爲你難過。」

水道生叱道：「這是你這小子心裡的話嗎？」

「誠心誠意心裡話。」

水道生道：「要知你原本是我的人呀！」

古照今道：「那已是過去的事了，何必再提？」

水道生道：「如果有你，我少損失得多了。」

古照今一笑，道：「水先生，我送你。」

水道生忽的伸手抓住古照今的衣襟，沉聲道：「我不甘心！」

古照今不反抗，淡淡的道：「水先生，別衝動嘛！」

水道生道：「告訴我，你師父叫……柳……」

「柳逢春。」

「他喜歡什麼？」

古照今一怔，道：「幹什麼？」

水道生道：「別問，你只告訴我，你師父柳逢春喜歡什麼？」

水道生還雙目凌厲的逼視着古照今，還眞令古照今以爲他瘋了。

古照今道：「水先生，你別費心思了，我師父是不會出門的。」

「爲什麼？」

「因爲我師父太愛我師母了，他們老夫老妻情深義重，形影不離三十年，如今更是不會分離了。」

水道生道：「爲什麼如今更是不會分離？」

古照今道：「我師母身子不好，一年四季她有三季躺在床上，我師母生病，我師父自然是不會離開我師母而出門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其實我師母的功夫比我師父的只高不低。」

他拍拍腰上的飛梭，又道：「其實三十年前，江湖上的惠州俠女『飛梭黃鶯』的俠名，江湖上何人不知呀，只可惜師母得了重哮喘，她不想再出門了。」

水道生一聽，驚訝的道：「

喲，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太好了，哈……」

他笑得開心，古照今不開心，他重重的道：「水先生，千萬別去打擾我師父師母。」

水道生仍然笑，而且笑哈哈的走了，倒令古照今怔忡的站在院子裡。

古照今後來是被小雪拉進門去的。

* * *

由於水道生的突然出現，哈大姐便明白小川與田野已自荒島上歸來了。

其實，哈大姐早應該知道小川與田野二人回來了。

七巧賭坊第二次遭到東洋黑衣武士的突襲，就正是小川與田野二人策劃的，他們只想一舉殲滅七巧賭坊中人，然後再把寶物搜走。

這個計劃原是大膽而可行的，只可惜他們忽略了此時的七巧賭坊中已不只一個古照今了。

此時的七巧賭坊中除了古照今之外，丘大元與于不悔均是厲害人物。

小川與田野失敗了，卻在此刻遇上了水道生，他們當然不會輕易放過水道生。

於是，水道生慘遭此一頓修理。

* * *

哈大姐心中愉快，那不只是因爲水道生挨了揍，更令她愉快的，乃是水道生把三刀會拖下水了。

三刀會的勢力大，如果三刀會出手，太好了。

哈大姐也相信，水道生爲了銀子，他必會趕去三刀會的，而且非去不可。

哈大姐原是打算昨夜便率人去偷襲小川與田野的龍華別墅，但因爲水道生的關係，她按兵不動了。

哈大姐對大伙說得十分明白。

「各位，咱們暫時靠在一邊。」

佟大川道：「大姐的意思我明白，咱們先來個隔山觀虎鬥，是不是？」

哈大姐哈哈一笑，道：「不錯！」

杜老三道：「咱們在什麼情況下出手？」

哈大姐道：「當然是最有利的時候了！」

她得意的哈哈笑了。

* * *

雖然，哈大姐把七巧賭坊的報仇計劃延緩實施，但報仇工作仍然分派清楚。

那眞是談笑用兵，當然，哈大姐也明白，在時間上不能拖延太久，因爲短時間內她相信小川與田野二人會想辦法召集大隊武士前來偷襲，因爲他們這一回死了十多人在七巧賭坊，而且都是厲害人物。那麼，如果想再召來這樣的高手，他們短期內是無法做到的。

哈大姐也猜中一件事，那便是小川這批傢伙，他們絕對想不到哈大姐也會率人反撲。

哈大姐不但反擊，而且……

呵呵笑的在咬牙，看上去哈大姐在冷笑。

「咱們不但出手之後殺他們個雞犬不留，而且也要比這些東洋倭寇更心狠手辣，咱們放火燒。」

杜老三大笑，道：「好，我贊成，連窩燒掉，這才稱得上是斬草除根，哈……」

佟大川道：「也是我心中想的，就這麼幹！」

哈大姐道：「關叔有何意見？」

這是問關山河了。

關山河又受了傷，他就叫流年大不利，心中也氣忿，聞得大姐的話，他咬牙切齒，道：「以我的意見，咱們現在就殺去，趁他們人馬不濟，殺光他們！」

東方亮道：「對，現在就幹！」

哈大姐笑笑，道：「形勢上漸對咱們有利，何不等待最佳時機？」

她對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又道：「這次咱們攻打龍華別墅，我分派你們二位師兄弟作先鋒，一旦照上面，你們二人只管殺！」

古照今道：「當然，大姐放心！」

丘大元道：「只不過我也有個小小意見。」

哈大姐雙目一亮，道：「說。」

丘大元道：「我以爲咱們攻擊龍華別墅時，事先暗中由兩個人先放火燒。」

他看看古照今又道：「這二人由我同師兄二人擔綱，別人我不好說。」

古照今道：「先放火呀，不是叫他們有備了？」

丘大元道：「突如其來的放火燒，他們只有驚慌，然後咱們再由四面八方衝進去，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就殺一雙，必能一舉殺光他們。」

哈大姐已哈哈笑了。

哈大姐對身邊的于不悔道：「不悔呀，你看你的小師侄夠厲害的，你有什麼意見？」

于不悔淡淡的道：「在惠州我就沒有他們二人狡猾，有時候我也受他們的氣。」

古照今忙擺手，道：「小師叔，你可不能把我也拖上，我老實呀！」

于不悔道：「從老實堆裡挑出來的。」

古照今大叫：「冤枉呀！」

「嘻……」小雪反而笑了。

哈大姐笑道：「告訴大家，這幾天賭坊關門不招待客人，大家沒事別出去。」

他對關山河又道：「派幾個眼尖腿快的在外打探，一有消息就告訴我。」

關山河幾人站起來了。

* * *

米太郎這時開了眼也開了腔：「阿芳呀，妳同于小弟的婚事怎麼辦？」

方浩接道：「這才是我們二老最關心的事，妳把婚事辦好，我們二人也好去見妳爹了。」

哈大姐心中黯然，她卻笑笑，道：「你二老關心阿芳，阿芳當然知道，其實辦婚事也只是個形式，二老就當我們已拜過堂，算了。」

米太郎道：「那怎麼可以，這事非辦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不可！」

方浩道：「這是喜事，有了喜事便沖走霉氣，這事非辦不可！」

哈大姐道：「二老的心意我答應，但也要等這件事完了以後再辦也不遲，反正……反正我們……」

她沒說下去，但她的表現已說明了，因為她的雙手抓牢于不悔的一臂，臉也貼上去了。

「哈……」大伙也笑了。

* * *

水道生不往無錫去找三刀會的人，他匆匆的趕往惠州，水道生奔向惠州為的是去邀請使刀名家柳逢春。

水道生非得把握機會不可。

水道生就為了爭取古照今幾乎想盡一切辦法，他現在總算弄明白了。

古照今說他的師父與師母太恩愛了，師母有嚴重的哮喘病常年臥床，那好辦，鴉片煙抽上幾口，哮喘病就不會再犯了。

水道生怎知大烟有毒呀，那年頭如果人們知道大烟有毒，不少人是不會抽的。

那時候人們有了小毛病，抽幾口大烟便沒事了，但抽過幾次後再不抽，那就慘了。

水道生怎知這些，他還是聽人這樣說的，才會想到大烟也能治哮喘病。

他以為至少抽了會精神一振。

* * *

惠州柳家距離江邊不算遠，當年的惠州並非叫惠州，眞正的惠州有三處，但此惠州原名叫「會州」，只因為是兩省交界處，也是在鎮江對岸的江北地方，距灘江不太遠，但那兒也算是山清水秀了。

柳家村住了三十多戶人家全姓柳，那年頭江北人日子苦，而柳逢春又因妻子「飛梭」黃鶯常年多病，便也守住這片家園甘之如飴的，拋去那萬丈雄心了。

* * *

水道生來過這兒，那是由三刀會的大當家與他一同前來過，但柳逢春很淡泊，連招待一餐也不曾就分手了。

此刻，水道生又來了，而且他這一回帶來的東西可眞不少，如果排開去，可以用扁擔挑。

水道生請了個苦力帶着這些禮物來了，只不過他的傷還未好，也只是兩眼能睜開而已。

推開竹籬笆往那間屋走，迎面的灰髮老人抬頭看，忍不住的問道：「找誰？」

水道生哈哈一笑，道：「老英雄，怎麼不認得在下了？」

灰髮老人臉皮一緊，道：「陌生得很。」

水道生道：「忘了兩個多月前在下同三刀會大當家的來過這裡？」

老人正是古照今的師父柳逢春，他一聽之下，立刻冷淡的道：「我已說過，你們去上海找人，他們早不在我這兒了，當師父的傳了藝，怎的把人留在身邊？」

水道生一笑，道：「知道，老實的說，那古老弟，丘老弟，還有你師弟于……于……」

「于不悔。」

「對，于不悔，他們三人都在上海，而且日子過得好自在，無他，這些全是老英雄成全了他們。」

柳逢春仍然不為所動的道：「我知道。」

水道生道：「他們應該孝順你的。」

柳逢春雙目一亮，道：「你不會為此專程前來吧，如果你無事找我，我有事要做。」

水道生急忙一笑，道：「我是為黃女俠而來。」

柳逢春全身一震，他聽了有關妻子的事，立刻變得不一樣了。

他雙目一厲，道：「你說什麼？」

水道生重覆的又道：「我專程為黃女俠而來。」

「為我妻呀？」

水道生道：「不錯。」

柳逢春道：「你說清楚。」

水道生道：「聽說黃女俠身子不適久矣，常年臥病不起來，我聽了心中發酸呀。」

柳逢春道：「干你何事？」

水道生道：「柳當家的，至少我與令高徒是好友，他的事當然我會管。」

他乾乾一笑，又道：「柳當家的，我這是知道黃女俠的病情，而我又知道如何令黃女俠的病好轉起來，所以我兼程的趕來了。」

只這一句話，柳逢春微微笑了：「你……姓水……」

水道生道：「在下水道生。」

柳逢春道：「你眞能把我妻子的病治好？」

水道生道：「我不是醫生，但我帶來了能治哮喘的東西，黃女俠試試便知。」

柳逢春道：「水先生，請進。」

水道生立刻命苦力把帶來的禮物送進去，再打發那人走後，他才對柳逢春，道：「柳當家的，可以帶我進去見見黃女俠嗎？」

柳逢春道：「應該的。」

柳逢春未進內室先開口：「阿鶯，我帶來水先生，他可以為妳把病療妥。」

水道生隨之也跟進去了。

嚄，內室灰濛濛的，陰沉沉的一張大床掛着簾子垂到床下面。

柳逢春掀起簾子往床上低頭，他還沒開口吶，就聽一陣咳，再是大喘氣，於是，水道生走進來了。

水道生貼近一看，不由一怔，當年江湖上不可一世的飛梭女俠黃鶯，怎麼成了如此的皮包骨了？

黃鶯抬頭看，兩眼白多黑少嚇了水道生一跳。

這個披髮婦人會是黃鶯？

水道生立刻自我介紹，道：「在下水道生，與令徒古照今是好朋友，上次來得匆忙，未知夫人有病，如今帶來些東西，夫人可以試一試，好了，我把東西留下，以後我還會常送來。」

床上的黃鶯眨動雙眼，道：「謝謝。」

水道生立刻動手了，嚄，烟槍銀燈帶骨盤，黃裱紙包的黑磚有一斤那麼重。

他手法熟練的挑烟，拌烟膏，燈上燃，嚄，一股子濃濃的香味冒出來了。

水道生在烟燈火苗子上方撩呀捲的捏又搓，弄成黑花生大小的一疙瘩巧妙的安放在烟鍋上，他把烟嘴往黃鶯面前一送，笑道：「黃女俠，妳慢慢的一口一口往肚子裡吸，吸了這一鍋妳就會舒服多了。」

黃鶯抬頭看看柳逢春，只見柳逢春向她微微點頭。

於是，黃鶯把頭一偏，張嘴湊向烟嘴便吸了起來。

烟鍋上發出「絲絲」聲，水道生以一根銀槍在烟嘴上撥動着快燒盡的黑烟。

黃鶯吸完一聲咳，張口吐出一口痰，她的臉色變了，變得紅潤了。

她立即不喘了，而且挺起身子伸伸臂，道：「我好像精神好多了吧！」

柳逢春喜出望外，道：「太好了，太神妙了。」

他雖是使刀名家，怎知這大烟厲害，有些病可醫，但換來的是上癮，而且很會叫人產生依賴，不論這人是什麼英雄豪傑，上了癮就完了。

那年頭洋人剛把這鴉片弄進來，誰會防到有這些害處，那時候知道的人太少了。

水道生知道厲害，但水道生也知道七巧賭坊的哈大姐也免不了偶爾販賣這玩意兒。

* * *

現在，水道生變成柳逢春的嘉賓了，只不過水道生不能在此久住，他住兩天就要走了。

水道生非走不可，因為他忘不了去三刀會。

水道生寫了個地址交在柳逢春手上，他也送了許多烟土給黃鶯。

臨走，他對柳逢春道：「收拾收拾去吧，我那裡有人接待賢夫妻二人的，黃浦灘上也有名醫，不能指望吃這玩意把病醫好的，住我那裡，我請名醫為夫人治病。」

他關懷之情幾乎溢於言表，柳逢春大為感動，黃鶯就直說水道生是個大好人。

水道生也帶着些飄飄然了。

水道生自懷中取出一張銀票，他重重的塞在柳逢春的手上，道：「老英雄，一錢逼死英雄漢，收下。」

柳逢春道：「這怎麼可以？咱們江湖人，無功不受祿呀，何況不久前有人送來一千兩銀子，我才用不過百兩。」

那是哈大姐派人送來的，哈大姐要留住古照今，她非送銀子不可。

哈大姐的千兩銀子也把丘大元誘去上海灘了。

柳逢春攤開水道生送他的銀票，立刻怔住了，因為這可是一千兩銀子呀。

「水先生，這是……」

「留着，夫人治病也須要銀子。」

他看看屋內，又道：「我的地址你收好，三兩天我就會回去上海，你們到了我那裡，你們二位也可以天天看到古老弟他們三位，多好呀！」

柳逢春道：「我那兩個劣徒與你住得不遠？」

水道生道：「如果不是黃浦灘鬧哄哄，我站在門口大吼一聲他們就能聽得到。」

柳逢春道：「那麼近呀！」

笑笑，水道生道：「去了就知道。」

於是，水道生走了，他走得很自在，他心中在想，就不信你柳大俠逃過我的銀彈攻勢。

水道生得意的想，你哈玉芳弄去三個功夫高的在身邊，沒關係，我把老的弄在我身邊，說不定有一天妳身邊的三人都到我這兒。

水道生哈哈笑了，他得意呀。

＊　＊　＊

水道生過了江，也過了鎭江，他就快走到無錫了，忽然間他發現兩條大船行駛在運河上，看船上的風帆便知道那是三刀會的船。

三刀會的大船往無錫，水道生立刻快步走，他要在碼頭迎接兩條大船了。

「天龍刀」申方艮在大船上發現岸上站着個人，那個人他認識，而且還有來往。

申方艮站在船上揮手叫：「喂，水先生嗎？」

水道生立刻回應道：「申大當家的，我有重要事情來找你呀。」

申方艮道：「快跳上船來吧！」

水道生當然要上船，船在一段窄水道中，距離岸邊三丈多遠處，水道生拔身而起，「噗通」一聲落在船上。

申方艮已笑着迎上來：「我的船去東洋日本，應該回來了，我這是前來接他們的。」

水道生嘆口氣，道：「接誰？」

申方艮道：「雷子鳴呀，他帶船去日本，這是你點頭的呀。」

水道生當然知道雷子鳴去了日本，而且這也是他一心拖三刀會下水的妙計。

聽得申方艮的話，水道生道：「申大當家，對方未收到貨，而且期限已到，按規定，你申當家的要賠了。」

申方艮嘿嘿冷笑，道：「插上三刀會的旗子平安走天下，誰有那麼大膽子敢打劫三刀會的船？」

水道生道：「申當家的，我水道生也是因爲三刀會的招牌，才擔保把貨交由三刀會運送，如今貨失了，我也會與對方發生衝突。」

他指指自己臉頰，又道：「申當家請看，我也挨了對方修理，人家一定要索償，你說怎麼辦？」

申方艮道：「什麼樣的對方？想動粗呀。」

水道生道：「什麼樣的對方？當然是東洋人了！」

申方艮吼道：「奶奶的，在咱們地面上他們也敢出手打人呀！」

水道生道：「他們殺人！」

申方艮咬牙，道：「什麼東西，只不過兩千兩訂銀呀！」

水道生道：「他們沒收到貨，加倍還定銀。」

申方艮道：「走，咱們去會會他們，娘的。」

一邊的半灰髮大漢道：「大當家，咱們三條大船去不去杭州了？」

申方艮道：「不去，跟我去黃浦灘，看一看是什麼人如此囂張！」

嚄，水道生安心啦。

申方艮乃三刀會大當家，他出面那比七巧賭坊還厲害，惹了三刀會，這以後可熱鬧了。

＊　＊　＊

三刀會的大船原是去杭州裝貨的，海上絲路這兒有一份，杭州的絲綢織繡也有名，杭州烏龍茶中原人喜歡喝，當然，杭菊也馳名。

就因爲水道生中途攔住三刀會這三條大船，於是，申方艮一聲改道，他們不穿越太湖走吳興了，他們改道吳江去上海了。

＊　＊　＊

大船上，申方艮憤怒的向水道生道：「水先生，當初你委託三刀會送這一船宜興泥壺時候，爲什麼不明說是轉手委託？」

水道生道：「說與不說申當家應該明白的。」

「怎麼說？」

水道生道：「申當家應知我水某人也有大海船，我能委託這筆生意，當然就是轉託，商場上這樣的事情也不是新鮮事，對不對？」

申方艮一怔，道：「如是爲東洋人辦事，老實說便再多的銀子也不幹！」

他頓了一下，咬牙道：「三刀會不與東洋人打交道，他們太過奸詐了。」

水道生道：「申當家，我是以爲三刀會的勢力在江湖道上數一數二的，誰敢惹三刀會呀，所以才轉請貴會出這一趟力的，不料……」

申方艮道：「總得知道事情怎麼發生的，在什麼地方發生，海盜們的動向與手段，總不能憑他們一句話，咱們人也完了，船也完了，貨也完了，臨到後來還要加倍賠他們訂銀的。」

水道生道：「所以我在被揍之後，只有前來找申當家拿主意了。」

申方艮一聽完，笑了。

三刀會的大當家「天龍刀」申方艮，「地堂刀」霍元玉，「追魂刀」方傳中，乃是江南使刀名家，三十年江淮兩岸成立了三刀會，道上的兄弟們都捧場，三刀會運貨販物只憑一面旗子，行船走道平安至極，幾曾遇上這碼子的事。

申方艮當然冷笑了。

＊　＊　＊

水道生與申方艮登岸了，三刀會的三條大貨船一字排開靠在黃浦灘岸邊。

申方艮對水道生道：「水先生，咱們走，去找東洋人。」

水道生道：「申大當家的，你要帶多少人去？」

一怔，申方艮道：「帶人？幹什麼？」

「東洋人不講理呀！」

「他們敢動我一根汗毛？」

水道生道：「你看我這一身傷。」

申方艮道：「那是你，不是我，走！」

他老兄當先大步往大街上走，水道生暗暗叫不妙。

水道生想，如果此刻古照今在此，他非把古照今拖住一齊前往不可。

＊　＊　＊

申方艮與水道生二人一路往龍華別墅方向奔去，水道生的心中多少猶有餘悸，他如今身上傷未癒，但他也提醒申方艮，道：「申大當家，此去咱們得準備呀！」

申方艮冷笑道：「準備什麼？」

水道生道：「萬一雙方一言不合打起來。」

「他們不敢！」

水道生道：「防而不備總是好的。」

申方艮把外罩猛一掀起，冷冷道：「傢伙就在老夫的腰上。」

水道生一看，只見申方艮的腰帶亮光光，冷光閃動，刀有三寸寬，刀把彎在右腰際，有個金環扣得緊。

水道生道：「天龍刀？」

申方艮道：「不錯。」

水道生道：「酷似緬刀嘛！」

申方艮道：「此刀非緬刀，有削鐵如泥之威力，刀身上有雲狀，濛濛之中似有銀龍飛騰，是爲天龍寶刀！」

水道生道：「東洋刀長彎而鋒利，砍斬十分銳利，今見申當家寶刀，眞的開了眼界！」

申方艮得意的笑了。

＊　＊　＊

又見那座大別墅了，這時候剛過午不久，別墅的大鐵柵門關得緊，水道生與申方艮二人剛走近，「唬」的一聲奔來幾隻大狠狗，這些狠狗眞凶殘，隔着鐵柵齜牙咧嘴的伸直着狗脖子叫個不休。

光景如果不是鐵柵門攔住，水道生與申方艮就會被這些狠狗撕碎。

只不過申方艮看也不看這些狠狗，他看向裡面。

別墅裡面走出三個矮壯漢子來。

這三人走近鐵柵門，七八隻狠狗不叫了。

「是你呀，哈……」

水道生道：「小川先生在嗎？」

「在，你們來交款的，那就進來吧！」

另一矮壯漢子對申方艮道：「你是誰？」

申方艮沒開口，水道生道：「與我一起的。」

於是，兩個人直往別墅內走去，那是個不算大的小房間，有幾扇立地窗形紙花門，看起來很清爽。

紙門被拉開來，只見小川與田野二人正坐在一張矮桌邊沒起來。

人都已經打過了，此刻還客氣什麼？

其實，小川與田野二人正在憤怒之時，二人一直想如何再去七巧賭坊，倒不把水道生這回事放心上。

水道生只是倒楣，他早不來晚不來，偏在小川派人去七巧賭坊吃了大虧後才找來，於是三言兩語談不攏，水道生一人怎是他們對手？

水道生被打得鼻青臉腫，小川還限他在兩天內把銀子送來。

＊　＊　＊

小川怒瞪着水道生，叱道：「叫你兩天內還銀子，如今到期了，你果然不守信用！」

水道生道：「二位，我請來申大當家，且容我先介紹。」

田野一瞪眼，道：「不必，把銀子四千兩交出來，你們立刻滾！」

水道生看看申方艮，那申方艮火大了。

「什麼東西！」

他這麼一開罵，小川與田野「唬」的跳起來。

小川怒指申方艮道：「你罵誰？」

申方艮道：「你們知道老夫何人？」

「支那鬼！」

「放你媽的屁！」

申方艮回罵一句不大緊，小川手一拍，就聽一陣足音傳來。

小川冷冷道：「我這兒不想見血腥，出去！」

水道生忙搖手，道：「有話好說。」

小川道：「好話已說盡了，你的銀子呢？」

水道生道：「也不過是銀子嘛，何必殺人？」

田野叱道：「你們支那人都應死！」

申方艮忍不住的又吼罵：「放你媽的屁！」

他老人家好像就只會這句罵人話。

於是，小川怒指門外，吼道：「滾出去，滾出去挨刀去吧！」

申方艮嘿嘿冷笑，道：「你們這批王八蛋，太過囂張了，早就該教訓你們了！」

田野大怒，忍不住一聲罵：「八個野魯！」

他罵得快，聽起來像是八個

爺。

申方艮怒道：「出外較量？行，出去！」

他對水道生道：「刀下見個眞章，銀子也不賠他們了，水先生，咱們出去。」

水道生道：「出去就不好了！」

申方艮道：「怕什麼？他們殺不了咱們。」

他把粗大的身子一橫，已往外走去。

水道生發楞，却聽田野叱道：「你娘的，帶個火藥胥子來談判什麼？滾出去挨刀吧！」

水道生火了，他也是江湖人物，委屈求全他已到了極限，不是饅頭也要爭(蒸)口氣，更何況他已拖了三刀會淌這渾水了。

他基本上就是要三刀會替他出刀。

於是，水道生開罵了。

「操那個爛污皮的，把你家水爺當球踢呀，上一回水大爺當老實人，恁你們出拳不還手，怎麼的，看扁你家水大爺了，我呸！你們兩個小癟三，你們以爲老子不知是你們在暗中弄詭呀，告訴你們，七巧賭坊早把你們是黑龍會的人物之事告訴我了，是你們在一個荒島上幹的好事，叫老子賠了夫人又折兵呀，去做你娘的白日大頭夢吧！」

他這是豁出去了。

水道生也明白，只要申方艮出刀，三刀會就會全體出刀，他怕什麼？

小川與田野二人哈哈笑了。

他們二人好像變了樣，手一讓，笑道：「水先生，請。」

水道生一怔間，小川已拉開門了。

水道生已發現院子裡站了七八個黑衣武士，這些武士前面臥了七條大狠狗。

申方艮已把手放在他的腰帶上了，他沒立刻抽出刀子。

水道生的手上亮着刀，兩把尖刀是在他的小腿上拔出來的，小刀是好刀，森森泛藍芒。

小川與田野沒跳下門檻，他們二人雙手叉腰冷笑着。

忽的，小川把頭微微點，就見對面的八個武士中間那人大吼一聲：「上……」

這是對狗發號施令，顯然的，如果七隻大狠狗能咬死這兩個人，他們又何必出刀？

他們好像也習慣拉着狗咬人這種慘事。

於是，「唬」聲起處，七隻惡狗騰空撲咬過來。

只看那滿口的森森狗牙就叫人吃驚掉轉頭逃。

申方艮不吃驚，他好像根本不在乎，就在七隻惡狗中有四隻快咬上他的時候，嚄，一道激電閃自空中，申方艮來一個野戰八方，腿上的「天龍刀」一閃而過，「咚」聲響起，兩個狗頭已滾在地上了。

隨之他暴旋踢，再把一頭狗踢得滾出四丈外，只這份功夫就叫人懾住了。

三頭惡狗咬上水道生，却被水道生狠狠的刺死兩隻，另一隻咬緊了水道生一腿不鬆口。

於是，水道生回刀扎狗，七刀扎得那惡狗倒下地，但還是咬緊了水道生的腿。

他抖了好一陣才抖開。

於是，另一頭惡犬也被申方艮殺了個腰斷，院子裡遍地狗屍。

八個黑衣武士要出手，小川急忙用手制止。

小川在台階上道：「水先生，你們有備而來。」

水道生道：「閒屁少放，不是玩刀嗎？爺們接下了。」

他的腿已冒出鮮血來了，但他此刻不分神，他要拚了。

小川不理會水道生，他雙目直視申方艮，道：「水先生，你這位老兄是……」

水道生叱道：「原是要介紹的，娘的老皮，你們就是不要呀，現在問，幹什麼？」

小川道：「現在問也不晚呀。」

水道生道：「已見血腥了，殺吧！」

他還眞火大了。

小川又問：「不急，水先生，你還是先介紹一下你這位朋友吧！」

水道生立刻明白，小川是見了申方艮出刀凶狠，必是怕了，想找下台階。

水道生更想到，如果此刻放棄拚殺的念頭，說不定這東洋浪人又想出什麼鬼板眼坑人了。

水道生一念及此，厲叱一聲道：「少來這一套了，小川，你們眞是一羣狠，我早已在七巧賭坊中聽了你們的陰謀，娘那皮的，你們說是找咱們運送宜興泥壺，可是船到大海上就被你們攔劫，是不是？」

小川臉皮一緊，道：「又是七巧賭坊呀！」

水道生道：「怎麼了，說中你心窩了？」

小川道：「你聽他們的？」

水道生道：「難道不是？」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們把人船押往一個孤島上，人被押去爲你們開山挖洞，洞挖了，貨完了，銀子你們一個也不花還有得賺，操，天下的好處盡被你們佔光了，老子的飛龍號完了，嘿……」

他說得口沫橫飛，又道：「七巧賭坊的人攻上孤島之事，我對你們說得明白，我的人自孤島上救回

來，而且也在中途遇上你與田野，娘的，你不承認與孤島上的人有勾結，甚至是一夥的，反而揍我一頓，操那娘的爛污皮，你們打吧，老子不還手，老子這一回還手！」

田野早已火大了，他怒叱：「你想怎樣？」

水道生道：「連本帶利討回來！」

田野緩緩往台下走，似乎他也要出刀了。

小川立刻又問：「水先生，他是誰？」

水道生道：「也罷，叫你們死得明白些！」

水道生走近申方艮，他把胸一挺，道：「你們叫我太傷心了，也心寒了，我自知無法與你們交涉，只好求助於三刀會，我把這批貨交予由三刀會代爲運送，不想又被你們中途攔劫，也正是七巧賭坊暗中殺向那座孤島之時，哈……你們想不到黃雀在後吧，哈……」

小川臉皮一緊，冷冷道：「原來是這樣呀，那麼，這位老兄是三刀會的人物了？」

申方艮道：「老夫申方艮！」

不料申方艮三字沒有嚇倒小川與田野，這對申方艮是一種不敬。

申方艮就是天龍刀，自黃河以南到江淮，江湖上誰不對申方艮敬畏三分？

沒反應，水道生立刻道：「三刀會大當家申老爺子！」

小川道：「我們之事與三刀會何干？」

水道生道：「當然有關，你們找我賠銀子，我自然找三刀會索，那三刀會的大船必是被你們又弄去那個荒島上去了，我們來，是討公道的！」

田野道：「你們去島上討公道去！」

小川加一句：「你們找錯地方了。」

水道生道：「二位，事情到了這個時候，你們不承認也不行了。」

小川道：「承認什麼？」

水道生道：「承認你們是倭寇，承認你們與島上的倭寇串通一氣，也是一夥的……對了！」

他追上一步，又道：「你們是不是什麼黑龍會的人？黑龍會又是什麼組合？」

小川與田野，連對面的黑衣武士也變了臉色。

小川冷冷道：「你知道的眞不少呀！」

水道生道：「說中了吧，嘿嘿嘿！」

申方艮臉無表情的道：「回答老夫的話，我的大船眞被你們弄上海島了？」

田野叱道：「那是姓水的說的，媽的，你這老糊塗，姓水的拖你三刀會下水，你還不知道呀！」

申方艮道：「少扯，回答老夫的話！」

小川冷冷道：「你少在爺們面前賣老，這兒不是你的三刀會！」

田野戟指水道生道：「你今天還不了銀子那就死在這兒吧！」

水道生對申方艮道：「聽聽，這會是善良的人？他們心狠手辣呀！」

申方艮咬牙道：「好像這兒常殺人呀！」

田野冷笑了。

「嘿……」田野移動身子，道：「知道得晚了！」

申方艮却哈哈狂笑，道：「娘的皮，刀子戳在別人身上的肉愉快，刀子切上自己的肉，這個人就笑不出來了！」

小川道：「三刀會可以退出，咱們可以放棄不索，你老兄一邊可以看熱鬧！」

水道生立刻嘿嘿嘿道：「娘的，東洋小鬼多門道，又想分化爺們了，拿爺們當三歲娃兒呀！」

他對申方艮又道：「聽聽，他叫你在一邊看熱鬧，等他們圍殺我以後，你還能大搖大擺的退出去嗎？」

小川立刻對申方艮道：「老兄，你現在就可以先行離去，咱們很禮貌的送你出去。」

申方艮道：「你們不索償了？」

小川道：「咱們只索你這位朋友。」

申方艮道：「那麼我的大船與人呢？」

小川道：「咱們幫你打探，有了消息再找你……你是三刀會當家。」

申方艮道：「這話是眞的？」

水道生可急了，他眞怕申方艮一走了之，他就慘了。

「申當家，千萬不能與魔鬼和解呀！」

小川叱道：「王八蛋！」

不料申方艮刀指小川回罵：「你……你們都是王八蛋，以爲老夫會相信你們的鬼話嗎？」

田野大手一揮：「砍了他們！」

「殺……」

眞凶狠，狗死了還有人，人比狗更凶殘。

只見七八個黑衣武士分成兩批圍上來了，他們似乎早已按捺不住了，長長的彎刀舉在頭頂上，走路連一點聲音也沒有，雙目宛如下山野狗。

於是，水道生奮起雙臂直迎上去，他的口中發出他很少喊叫的「殺」字來。

（未完‧十四）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上文提要：賭場中小郭乃有「風流小皇帝」之稱，此次可遇上强手了，施毒能手巫春定要與小郭賭，不但賭錢，輸了還要吸毒，小郭輸了，正考慮吸不吸之際，發現蕭露含情脈脈對他點頭，霎時小郭認爲即使毒死，爲了蕭露而死也値得……小郭、哈巴狗與林小玲三人往金毛聖母城堡尋找毛小珠，在城下，小郭與堡主翁玉琴展開舌鬥……

聖母殺人欲滅口　神龍救命有機心

翁玉琴道：「他都知道我的甚麼事？別吹牛！」

哈巴狗道：「知道的很多，只不過有些事不便出口！」

翁玉琴冷笑道：「不要緊，如果眞知道我的秘密，自管說出來，要是信口胡扯，可要小心你們的狗命！」

哈巴狗道：「郭少俠，這是洩漏天機，我能不能說？」

小郭道：「既然翁女俠不在乎，你就先透露一點吧！」

哈巴狗道：「好！妳聽着。郭少俠利用他的大神通『天眼通』看到某人身上的毛，估計大部份爲七八分長度，某處有一尺長，呈螺旋狀鬈曲。」

翁玉琴微微一震。

只不過她有信心，她的秘密只有一個人知道，而那個人絕對不會告訴別人，更不會告訴這幾個毛孩子。

哈巴狗道：「這兩個肉球奇大而挺拔，但稍有瑕疵……」

翁玉琴驚悸不已，冷峻地盯住他，她似乎在問：「是甚麼瑕疵？」

哈巴狗續道：「左大右小，但不仔細看是看不出來的。」

翁玉琴大吃一驚。

她的奶子果然是左邊的略大，右邊的稍小。

其實就是她的面首到目前爲止也沒有發現這點小瑕疵。

除非欣賞她裸舞數次的人才會看出。

只不過她的面首每次臨幸總是緊三火四地，最多逗留一個時辰左右就走了，實在沒有時間發現這一點。

翁玉琴驚魂不定，這小子眞能具備「六通」的大能力。

按小郭不久前數度折辱一干高手來看，還眞不可太低估他。

哈巴狗道：「肚臍呈橄欖型，另外……」

翁玉琴大驚，這怎麼是信口胡說或巧合？沒有「天眼通」是絕對辦不到的，她立刻手一揮道：「請進來吧！」

哈巴狗道：「請我們進去，是交人還是問問妳的休咎？」

翁玉琴道：「交人！我留着她是因她口出不遜！」

小郭道：「據我所知，妳和毛子水有舊……」

「不錯，但也只是淡淡的交情而已。」

「即使如此，也不該囚禁她，你有甚麼目的？」

「不過是煞煞她的傲氣之後再放了她而已！」

小郭道：「我等有急事在身，無暇入堡，改日再入堡叨擾，請妳把毛小珠立刻放出，讓我們帶走！」

翁玉琴立刻就答應了，下令放人。

這麼痛快，也頗出三小的意料。

事實上却也在逆料之中，翁玉琴何等身份？她的私秘怎可被部下及賓客聽到，一旦傳播出去，那還得了？

果然，才不過盞茶工夫，城門大開，毛小珠走了出來。

小郭道：「小珠，妳沒有事吧？」

毛小珠這才知道是小郭來要人的，她却絕對想不通，小郭是以訂城下之盟的方式把她放出來的。

毛小珠道：「我還好，只是當時挨了她一記耳光。」

小郭抱拳道：「翁女俠，多謝高抬貴手，改日再登門拜謝，就此別過！」四人立刻離去。

四人離開了城堡上的監視範圍後，立刻向左前方狂奔十餘里，然後再向右奔出十餘里，這才慢下來。

林小玲道：「終於脫出了這女人的勢力範圍。」

「錯！」小郭道：「我們就是再狂奔一天，也脫不出她勢力範圍。」

林小玲道：「她有那麼大的勢力麼？」

小郭冷笑不語。

毛小珠道：「小郭，這個女人怎麼會放我？可眞是一張牛皮作了一個鼓——好大的面子呀！」

哈巴狗道：「這妳就永遠不會懂。」

「我是不懂才問你們。」

小郭和哈巴狗眨眨眼，在二女面前都不便說在「金毛聖母」城堡中所作的一些荒唐勾當。

哈巴狗道：「由於郭少俠亮了一手『瓊璣三盤賦』未卜先知的神通，翁玉琴驚爲天人，立刻放人。」

「小郭你會羅育吾的『瓊璣三盤賦』？」

小郭攤攤手，道：「皮毛而已。」

毛小珠道：「我才不信哩！」

哈巴狗道：「郭少俠自幼得異人『滄海洞人』傳授，不但學了『瓊璣三盤賦』，還有徐子平的淵海子平、劉伯溫的『滴天髓』以及張神峯的『神峯通攷』。」

毛小珠撇撇嘴道：「我才不信哩！那你給我算算命如何？」

小郭道：「倉猝間算命談不上，就爲你點點流年吧！」

「行，算算流年也成！」

小郭邊走邊唸唸有詞，稍後道：「小珠，妳的命太硬，只能作小，有兩個孩子，近來有一件影响妳一生的大事，必須小心抉擇……」

「甚麼大事？」

「天機不可洩露，看卦象和妳上一代的行爲及操守有關。」

毛小珠一怔，道：「你胡扯甚麼？」

小郭道：「不久的將來妳就知道我是不是胡扯了。」

毛小珠道：「你也不必說些不着邊際的話，你只要告訴我，我是幾歲喪母就成了！」說畢盯住小郭。

小郭笑笑道：「怎麼？妳居然以爲我連這一點也算不出來？」

毛小珠道：「如果能算出來，我就相信你眞有一套。」

此刻哈巴狗邊走邊踢石頭，且一連踢了六塊。

「是不是被我問住，穿了梆哩？」

「笑話！」小郭道：「按妳的卦象是六歲喪母。」

毛小珠一震，道：「看不出你還眞有一套。」

「好說！」

「以後該叫你郭半仙哩！」

「不敢，如果妳不忌諱這一點，我再奉送一卦！」

「好哇！是甚麼卦？」

「關於令尊的大限！」

「這……我爹的壽限？」

「對！妳要不要聽？」

毛小珠道：「如在十年以後就說出來，十年以下就不要說出來。」

小郭道：「沒有那麼多！」

毛小珠道：「好好，不要說了！」

小郭以傳音入密道：「小珠，我再奉送一卦。」

「不吉的我不聽。」

「妳這叫着諱疾忌醫。我告訴妳，令尊已經南下了。」

「我爹？你見過？」

「見過那還算是未卜先知嗎？」

「噢！你算出我爹來了？」

「對，而且還算出金駝子也來了！」

「他也來了……」毛小珠當然相信，因爲他們二人一向是焦不離孟，道：「他們南下幹甚麼？」

小郭道：「天機不可洩漏。」

「我以爲你算不出來！」

「能，只是說得太早是很不利的。」小郭又道：「如果我說他們南下有甚麼詭謀，妳信嗎？」

「我當然不信！」

「好！不管妳信不信，希望妳保密，就算將來証實我算得很準，也不要對令尊及金駝子提起。」

「爲甚麼？」

「希望妳能照我的話去做，除非妳根本不關心我的安危！」

毛小珠心驚不已。她雖然不承認父親和金駝子會有甚麼不軌的行為，但又不能不信小郭的話。

她對小郭表面上冷漠、不服，內心深處却不是這樣，他爲她吸毒之後，更爲不同。

她常常摸大腿根上被毒蛇咬過之處，一摸此處就想起了小郭。

毛小珠當然也是以蟻語傳音和他交談的。

林小玲走在最後面，因爲她討厭毛小珠。

此刻小郭忽然停下，道：「果然，我們仍沒脫出她的勢力範圍。」

前面有一乘小轎停在小路中央。

除了兩個轎伕子，站在兩旁外還有個小丫頭。

哈巴狗道：「正是『金毛聖母』翁玉琴吧？」

四人停在轎前約兩丈之地。

小郭道：「轎中可是翁堡主？」

「正是。」

「堡主似乎要來找我！」

「對，因爲我不信你會甚麼『天眼通』。」

哈巴狗道：「不信不要緊，我們還可以再奉送一些小秘密，直到妳完全相信，心服口服爲止。」

「小崽子！小心你的舌頭！」

哈巴狗道：「郭少俠不願洩漏天機，妳別逼他。」

翁玉琴道：「還有甚麼天機就洩漏吧！」

哈巴狗道：「眞的嗎？」

「當然，要不是眞正具有『六通』，能知道妳的一些隱私嗎？」哈巴狗道：「郭少俠就說了吧！」

小郭道：「堡主左股上有一痣，恥毛及膝……」

「住口！」翁玉琴一字字地道：「不管你有甚麼神通，老娘不殺你這個小雜種誓不爲人！」

轎幃一撩，「金毛聖母」走了出來。

這是白天，在光天化日之下來欣賞這個具有奇特風格的女人，也許，在某些人看來，她不能算美吧？

番女有番女的美，那是番人的審美觀。

中國人看番女，往往不喜歡她們的藍眼睛、奇高的鼻子、雀斑以及茸茸的黃毛等等。

外國人當然不排斥這些。

假如番女的眼睛不太藍不太陷，鼻子不太聳，臉上及身上也沒有長毛，或只有很短的毛，這番女也許是個美人。

這樣的番女往往也是東方人所喜愛的。

翁玉琴除了身上有金色的長毛之外，都合乎以上所說的條件。

所以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她既怪又美。

尤其是她那像個有血有肉的大葫蘆，似乎男人沒有不喜歡這體型的。

小郭迎了上去，哈巴狗也在移動。

「你們四人一起上吧！」翁玉琴道：「不齊上算我欺負你們！」

小郭道：「儘管你不信我的陰陽八卦，我還要再送上一卦。」

「你少胡扯！」

「妳有個相好的，但是他以統治者的姿態和妳交往，像帝王在後宮中臨幸一些妃嬪一樣……」

翁玉琴心頭大震，這小子居然也知道這個秘密。

要不是他眞的善知過去未來之事，這件秘密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第三者知道，這可眞是邪門了吧？

原因是愛犬阿黃已死，而且看不出是如何死的。

當時小郭披着皮筒子鑽入她的被窩之中，屋中無燈，而哈巴狗當時模仿阿黃的吠聲又十分逼眞。

因此，阿黃之死，沒引起她的疑心。

正因爲阿黃莫名其妙地死亡，翁玉琴對李澍就有點冷淡，她以爲可能是李澍爲狗治療下錯了藥，或者不小心在藥中混入了毒藥。

李澍當然不會那麼糊塗，自主人冷落他後，他立即告辭。

本來朱四姐和古浩告辭，李澍還不想走的。

翁玉琴自然一直沒想到在她被窩中不是愛犬阿黃。

小郭撤劍，翁玉琴似乎未帶兵刃。

「小子，你不考慮四個齊上嗎？」

「不攷慮！」

「你以爲能勝韋天寶等人就可以和我獨鬥嗎？」

哈巴狗道：「他是此中高手，一定能單挑戰妳！」

翁玉琴冷峻地道：「小王八蛋！有你受用的！」

哈巴狗道：「本國的受用過，番貨還沒開過葷！」

翁玉琴向哈巴狗抬抬下顎，小蘭撲上來。

只是三掌，就把哈巴狗砸退兩步。

林小玲立刻援手，二人雙戰小蘭，還是佔不到上風。

只不過小蘭一時也無法擊敗他們。

小郭道：「妳一定要動手？」

「笑話！你是不是以爲今天能活着離開此處？」

「根據本人的陰陽八卦，在下還能糟蹋七十年的大米。」

翁玉琴一把抓來，他們相距四步，掌風瞬間即至。

小郭一凜，全力一閃，掌風已是砭骨生寒。

小郭的樁步剛穩，翁玉琴又抓了過來。

小郭有點不服，不避不閃，以八成內功迎上一掌。

「啪」地一聲，小郭的右臂奇痛，退了一步。

翁玉琴半步也沒退。

「小子，這幾乎是奇蹟，但你仍要死在當場。」

小郭道：「在下深信自己的陰陽八卦！不過在下仍要再奉送一卦，妳的面首一年內有血光……」

翁玉琴再次撲上。

林小玲和哈巴狗雙戰小蘭仍然沒分高下。

毛小珠仍在觀戰，她似乎對小郭有信心。

翁玉琴似乎眞的動了殺機，出招狂烈狠毒，她像全身每一根筋骨都爆發着最大的潛力。

的確，小郭可以體會到，因爲他就是個靶子。

才七招半，小郭退了十一步。

毛小珠忽然出了手，她用的招數和小郭等人以前看到的完全不一樣。

這証明，她以前也藏了拙。

但是，加上毛小珠似乎還是差一點。

在十五招以後，二人已開始吃虧，每中一掌，好像翁玉琴手掌上有膠水一樣，一定會沾下一塊麋爛的衣衫。

所以不出半個時辰，小郭和毛小珠的上身幾乎全裸。

「金毛聖母」的身手已經顯露了出來。

「說，你們怎麼知道那些秘密？」

小郭道：「怎麼？到現在妳還不信我能未卜先知？」

「小崽子！你眞是不知死活！」

連砸七八掌，毛小珠一口氣被砸出五步，小郭也差不多，他也退了三大步，二人都噙着一口血。

「小子，你仍然可以糟塌七十年的糧食？」

毛小珠尖嘶着撲上，小郭立即予以配合。

「蓬啪」聲中，二人再次中掌，身子飛出，在地上滾動。

林小玲和哈巴狗想罷手過來支援，但小蘭却不罷手。

事實上他們二人援手的作用也幾乎等於零。

翁玉琴齜着牙款款走近小郭道：「是誰告訴你那些秘密？只要你說出來，我饒你不死！」

小郭道：「妳還是把我殺了吧！」

「爲甚麼？」

「因爲我說不出來，只能說是天告訴我的！」

「我才不信，你這小子眞是膽大包天，竟敢招惹我，我會叫你死不了也活不成……」提脚蹴去。

這一脚蹴下去，小郭這輩子必須過癱瘓的生活。

「翁玉琴……收回妳的脚……」

聲音來自後側，她可以聽出，人還在百步以外。

翁玉琴道：「如果不收回呢？」

「就會躺在這兒的可能是妳……」就在說話的工夫，人已到了翁玉琴的後側，快得翁玉琴不能答。

翁玉琴知道，這是個特殊人物，特級高手。

第一個感覺是，她的衣衫都在一種怪異暗動下飄浮起來。

翁玉琴疾閃三步，回過身來。

來人四十出頭，相貌平平，鬈髮虬髯，居然是陌生人。

這樣一個高手，現場上任何一個人居然都不認識他。

翁玉琴道：「尊駕何人？」

來人道：「還是不問爲妙！」

翁玉琴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來人冷漠而傲然地道：「問了又如何？」

翁玉琴已經夠冷傲，這人的倨傲簡直使她受不了。

越是驕傲的人越是無法容忍別人的傲慢。

翁玉琴道：「怎麼？你和這幾個小子有舊？」

來人冷笑道：「沒有，而是在下當上中原武林維持會會主之後，他們也都會是我的子民了，他們年少有爲，我怎能眼看他們死去？」

這話不但翁玉琴受不了，小郭也受不了。

此人要問鼎武林維持會會主。

翁玉琴道：「有沒有秤秤自己的斤兩，夠嗎？」

來人道：「沒有把握，怎敢惹妳？」

翁玉琴道：「原來你也有自知之明。」

「錯了！在下並不在乎，而是在乎妳那位相好的，所謂在乎他，却也不是怕他，而是暫時不願與他碰面。」

翁玉琴似乎心頭又是一動。

似乎他都知道她的面首，連這幾個小崽子都知道。

翁玉琴冷峻地道：「你到底是甚麼人？」

「『北海神龍』秦葆琪……」

翁玉琴心頭大震。

似乎不論是誰，她都不會在乎，只有此人例外。

近來風傳「北海神龍」要出而爭這武林維持會會主之位。

由於「北海神龍」眞像神龍見首不見尾，武林中人半信半疑，因爲到目前爲止，沒聽說誰見過此人。

現在，大家都見過了，却沒有一個人認識他。

翁玉琴道：「這幾個小崽子是我的仇人，我一定要帶走他們，尤其是這個姓郭的小雜種！」

哈巴狗道：「這世上的雜種不多，要搭配好才能生出雜種來，如果妳肯借種，倒是個……」

翁玉琴厲聲喝止。

「北海神龍」秦葆琪道：「在下相信，妳自恃一身技藝不凡，必然不肯服輸，對不對？」

翁玉琴含笑道：「不錯，你自稱『北海神龍』，却無人認識你，誰知道你到底是何方神聖？」

「好！妳盡管出手！」

翁玉琴忽然自袖內取出了丈八飛虹。

這是一根一丈八尺長的天孫錦織成的虹帶，寬只有半尺，呈暗紅色，翁玉琴賴此成名。

秦葆琪用的是烏金蠍尾鞭。

小郭對這個「北海神龍」並沒有好印象。

他救他，只是爲了顯顯他的威風，他似乎篤定能當上會主。

翁玉琴一抖手，丈八飛虹有如一條赤龍般捲向秦葆琪。

秦葆琪以軟對軟，連動也沒動一下。

丈八飛虹是軟兵刃，蠍尾鞭也是。以軟對軟是十分困難也極不易討好的事，這是難得一見的陣仗。

丈八飛虹有時直如鋼棍，有時柔如麵條。

一抖之下，有時會形成無數的圓圈。

秦葆琪有時好像被無數的紅圈套牢，但他的蠍尾鞭却能及時破解，而且使丈八飛虹施展不開。

「北海神龍」大概是以身法見長的。

正如神龍之興雲佈雨，見首不見尾一樣，才不過十招左右，丈八飛虹被秦葆琪的蠍尾鞭纏住。

翁玉琴掙了三次，紋風不動。

秦葆琪輕輕一抖，飛虹鬆脫收回，翁玉琴連退六七步。

如果再糾纏下去，那就是不自量力了。

哈巴狗拍手道：「翁玉琴，妳還要再練！」

翁玉琴收回丈八飛虹，匆匆入轎，小轎如飛而去。

小郭抱拳道：「謝謝秦大俠援手之恩！」

秦葆琪道：「你們和她有過節？」

小郭道：「她擄去了毛姑娘，我們去要人！」

「她爲甚麼要擄毛姑娘？」

「因爲毛姑娘罵他毒婆！」

「口出不遜，應該懲罰！」秦葆琪道：「你是何人門下？看你的身手，非一般泛泛的年輕人可比！」

「在下有兩位師父，他們都不說出姓名來。」

「不說姓名？他們是甚麼樣子？」

「普普通通，和一般四五十歲的人差不多。」

秦葆琪道：「你如果願意拜我爲師……」

小郭根本不讓他說下去，道：「拜師是一件大事，在下自跟那兩位師父學藝之後，從不再考慮跟別人學了！」

秦葆琪微微一楞，似沒想到還有人拒絕學他的絕技的。

不知有多少武林後進希望作他的門下，學他的絕藝。

「不學？」

「是的，這也是尊師重道的道理。」

「這當然也不能勉强，你們對未來的會主有沒有預定的人選？或者已經有了腹稿內定了？」

小郭道：「還沒有！」

秦葆琪道：「你們如要報恩，選我即可。」

小郭道：「這是將來的事，還言之過早。」

秦葆琪道：「你們會不會選我？」

小郭道：「這要看情形，如果還有更具實力，更能深得人心的白道俠士出頭的話……」

秦葆琪道：「當然，果眞有那種人物出而競選，你們是應該選他的，可是那種人物只怕沒有了。」

小郭道：「至少現任會主的風評不錯。」

秦葆琪道：「的確，儘管在下有意問鼎下任維持會會主，却仍然不能否認蕭松樵是個君子和俠士。」

小郭道：「正是，再找他那種俠士，只怕也很少了。」

秦葆琪道：「在下將來勢必與蕭會主競爭，但也必然是上而揖，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說畢，肩不晃，衣袂不飄，人已出去十丈以上了。

幾個起落就不見人影了。

毛小珠道：「這個人很倨傲，甚至有點跋扈。」

哈巴狗道：「但他能容忍他的對手，這一點却很難得。」

小郭點點頭，道：「不錯，正是所謂：上而揖，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他有此度量，確不失爲君子。」

* * *

稍後，在「金毛聖母」的城堡中來了位貴客。

當然，這位貴賓蒙了面。

下人把這位蒙面貴賓領入內院後退出。

翁玉琴往床邊一坐，正要寬衣。

按過去的經驗，他一來就作這件事，完了就走。

似乎雙方都基於需要，不知除了「需要」之外還有沒有別的？

只不過現在他阻止了她，道：「先不要脫。」

這倒是少有的現象，也可以說是破天荒頭一遭。

「怎麼？不要？」

「我想問你一件事。」

「那就問吧！」

「那幾個小崽子說的話可是眞的？」

翁玉琴絕沒想到他會單刀直入問這件事。

由於毫無心理準備，一時無辭，只好點點頭。

「這眞是一件怪事！」蒙面人道：「我和妳有一年以上的親密關係，還不知道妳的乳房一個大一個小，肚臍成橄欖型，大腿上有痣，至於體毛……」

翁玉琴愕然道：「這……這件事我也不知道。」

「妳不知道？這話能騙得了誰？」

「爺們，你居然不信任我？」

「我當然應該信任妳，可是妳爲我想想看，幾個毛孩子居然能鉅細不遺地說出妳身上的一些特徵，沒有一樣不對，試問，若說沒有人看到妳的胴體誰信？」

翁玉琴張口結舌，因爲她自己也說不出理由來。只不過，她却知道自己是絕對寃枉的，除了此人沒有第二個男人。

「你……你不能這樣寃枉我……你不該……」

蒙面人在冷笑，通常男人對這種事的涵養很差。

「你是不是以爲我另有男人？」

「除此之外，妳能不能找到其他理由來解釋一下？」

她不能，因爲她不知道爲什麼那幾個小崽子知道她身上的一些秘密，甚至還知道她和這蒙面人有一手。

她氣得發抖，暗暗發誓要宰掉那幾個小毛頭。

可是現在，他的一手按在她的肩上，她知道，他要殺她、廢她的武功，都能成爲必然的事實，反抗也沒有用。

「好！妳現在可以脫了。」聲音軟軟地，像往常一樣。

翁玉琴內心不由冷笑：「還是要吧！還以爲你不要呢！」

她放下了窗幃，很徹底地除了所有的衣衫。

她正要往床上一躺拉上被子蓋在身子上，蒙面人道：「不要蓋，讓我核對一下，那些小子說得對不對。」

翁玉琴心頭一涼，也不由一凜，這件事似乎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他站在床前，先看雙峯，「嘖嘖」地道：「果然是一大一小，這個人可眞是個細心的人哪！」

「這……這個人是誰呀？」翁玉琴問着。

蒙面人不出聲，因爲他全神貫注地在看她的胴體。

「這肚臍果然也很特別，呈橄欖型，也可以說是棗核型。」

邊說還一邊用手指觸摸着她的肚臍。

以前，他從未想到，她的身子和身上一些隱私之處會被第三者看到，這是絕對想不到的，現在他可以証明這些部位確被第三者看過，而且看得很仔細。

大腿上有顆痣。

這顆痣的位置，必然是和她有過親密關係的人才能看到。

另外還有那些毛髮，都和小郭及哈巴狗說的一樣。

什麼男人能忍受這種事情？

難道說，這個女人會啃嫩草？

若非如此，如何解釋？

「爺們……你不要用這眼光來看我。」

「告訴我，我該用什麼眼光來看妳？」

「我眞的沒有錯，我一直在想，這幾個小崽子怎麼會知道我身上的一些秘密？難道眞的有『天眼通』？」

「別找藉口。」

「我找什麼藉口？」

「妳想拿『天眼通』來掩人耳目。」蒙面人道：「像他那年紀能練成『天眼通』？大概只有白痴才信！」

翁玉琴忍無可忍，道：「我已經查明了一切，你不信又如何？」

她正要拉上被子蓋着胴體，蒙面人忽然向她的肚臍上吐了一口唾沫。

這一口唾沫吐得有力，她的肚皮奇痛。

要是普通人必受內傷。

在翁玉琴來說，痛是次要的，自尊却受了重傷。

蒙面人扭頭走了出去，翁玉琴雙目透出了火焰。

沒有人敢對她如此侮辱，只有此人例外。

* * *

此刻小郭等人在小溪中洗澡，溪水清澈涼爽，趕路出了一身大汗，泡在水中眞舒服。

這小溪不過五七丈寬，還有一條小木橋。

這工夫正是午後最燠熱的光景，小郭忽然聽到年輕男女邊走邊說笑之聲傳來，而且女聲極熟。

他立刻叫衆小藏在橋下。

兩個年輕人上了橋，那條橋因爲搖搖晃晃，發出聲音。

男的道：「小露，這次有半個月沒見了吧？」

叫小露的少女道：「差不多了。」

「如果以『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來計算，咱們多久沒見面了？」

小郭的五臟不由一陣翻騰。

小露道：「別那樣，自古多情空餘恨哪！」

小郭貼在橋板下，自隙縫中望上去，正好兩個人自橋的另一端走來，男在前，女在後，勉强可以看清。

這個男的大約不過二十五六，一表人才，腰掛長劍。

這樣掛劍的方式，算是名士的作風。

如果是殺手，不是背劍就是劍插腰部。

這個年輕人非但外型好，也像個年輕高手。

至於後面的少女正是蕭露。

小郭的眼睛望着她，腦中却一幕幕地映現在她的不同別墅中嗅她的體香，用管子看她的胴體之事。

「小露，聽妳的口氣，似要否定我們的婚事？」

「我說過這話麼？」

「雖沒說出來，却有過這樣的意思。」

「小虎，你眞會多心。」她居然跟上前，讓年輕人攬住了她。

小郭從來沒有爲任何女人吃醋，這是第一次例外。

誰在此刻都不能不想，我要接近她只能用管子，而且逐漸縮短，半年後才能抱她，而對這個叫小虎的年輕人，她居然能投懷送抱。

這麼一比，似乎蕭露對他的情感不夠深了。

小郭最初十分氣忿，但轉念一想，自己憑甚麼恨她？

她只是一個在賭桌上當作賭注輸給他的人，這樣的交情，又怎能要求它生死纏綿，銘心刻骨？

兩人漸遠，似乎一直相擁而去。

小郭心道：「是不是女人都有兩副面孔？」

他得到了一個結論：雖不是每個女人都賤，賤的女人却很多。

他發誓不再見她，見了她也視同陌路。

毛小珠道：「小郭，這兩個人你一定認識。」

「不認識。」內心却大叫「厲害！」

「我不信，至少有一個是認識的。」

小郭道：「本來那男的似曾相識，但想了半天還是想不起來。」

毛小珠居然被他騙過了。

林小玲道：「小郭，剛才那一對眞是金童玉女，天生一對！」

小郭本要頂她兩句，忽見毛小珠很注意他，似在看他的反應。

小郭的反應奇快，道：「的確，這二人要是不能成對，不是造物者太無能，那就是太惡作劇了！」

哈巴狗道：「怎麼？這一對很養眼，是不是？」

毛小珠道：「養眼是養眼，只不過和你比起來可就差得太多了！」

哈巴狗不以爲忤，因爲毛小珠常開他的玩笑。

他也能看得開，也可以說頗有自知之明。

四人在溪中泡了很久很久，才各自上岸穿衣。

本來應該林小玲和毛小珠一起更衣，但由於二人合不來，各自找個隱蔽之處更衣，小郭和哈巴狗也不在一起。

哈巴狗一直以爲自己的地位比小郭矮一截。

他以爲小郭是一名員外的獨子，郭員外文名甲於江南，却無意功名，雖和縣知事有來往，似乎和武林中的知名俠士也有往還。

自這家族出來的人，哈巴狗自然比他矮了一截。

只不過小郭從不對任何人擺架子。

此刻小郭剛剛穿上了褲子，上衣還沒穿好，突現敵踪。

兩個身影交叉撲擊，這種攻擊的特殊風格立刻就使他提高了警覺，甚至猜到是甚麼人。

急切中就地一滾，雙足撥起兩蓬細沙。

在此同時，他抓起了他的長劍。

由於他猜出了來人的身份，也就猜出他們可能用的煞招，必然是一招合擊的絕活，他過去接過。

「嗆郎郎」聲中，小郭身上有兩道創痕，但他在被動轉爲主動時還擊，也使對方手忙脚亂。

如果小郭沒猜出二人的身份，他可能死在二人的合擊之下。

他們正是關山月和崔心蓮。

小郭死裡逃生，不由怒極大罵：「姓關的和姓崔的，以前我敬佩你們用情至專，現在却發現你們十足是下三濫！」

關山月和崔心蓮一擊不中，就知道機會已失。

這工夫二人忽然又撲向毛小珠及林小玲二人。

（未完・九）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